寫給香港青少年的歷史小說

關於1925-26年驚世的省港大罷工



香港歸來的孩子

The Canton-Hong Kong Strike of 1925-26: *A Historical Novel*

黃慶雲

OXFORD

香港歸來的孩子

香港歸來的孩子

黃慶雲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in

Oxford New York
Auckland Bangkok Buenos Aires Cape Town Chennai
Dar es Salaam Delhi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olkata
Kuala Lumpur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Mumbai Nairobi
São Paulo Shanghai Taipei Tokyo Toronto

First published 2007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0 9 8 7 6 5 4 3 2 1

香港歸來的孩子

黃慶雲

ISBN 978-0-19-549633-8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目錄

1　海傍街的小房子

這裏說的是一個歷史故事。

因為它是歷史的一小片橫切面，正如一株大樹身上的年輪一樣，真真實實的記錄着那個年代風風雨雨的變化，點點滴滴都是看得見；抹不掉，惹人懷念；發人深思的。

這個故事說的是1925—1926年發生在香港的一件大事，震驚全世界的大事——省港大罷工。一個罷工行動堅持了十六個月，是世界工人運動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大事。

天有不測之風雲，英雄創造了時勢。這裏面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故事的主人有大人，也有小孩子。

故事開始是在八十多年前的香港。

那時候，香港已是一個相當繁榮的城市了。不過，享受繁榮生活的卻不是普通的人民。有錢人住在豪華大宅；貧苦的人只能住鴿子籠般的房子裏，一個鴿子籠往往塞着幾家人。連鴿子籠也住不上的只好睡在「騎樓底」了。

海員羅世明一家人就是這些鴿子籠裏面的一家。

這鴿子籠坐落在海傍街。羅世明住的是尾房。尾房就是一幢房子的最末一間小房間，是面積最小、光線最暗的房間。羅世明很愛開玩笑；他結婚那一天，對他的新娘子徐珍說：「阿珍，沒有結婚之前，我的地址是海傍街469號三樓尾房第二床裏面床位；現在，有了你，我就可以把裏面床位那幾個字省去了。」

他說的可是實話。香港地皮貴，房子擠。二房東不但把房子分租，連房間也分開床位租出去。直到羅世明結婚了，還只住半間房子。對面床位就是他的好朋友——丁良的床位。到了晚上布簾一拉，一間房子就分成兩家了。

可是這兩家人口都發展得很快。徐珍不幾年就生了四個可愛的小寶寶。於是，他們不得不租用整個房間。丁良的妻子叫蔡玉瓊。她也養了一男一女。他們搬出尾房之後，就住在冷巷的盡頭，簡單地放下一張床，下了布簾就算是一間小房間了。

羅世明的四個小寶寶是非常可愛的。他們的名字叫小春、小夏、小秋和冬冬。取這樣的名字並不是因為他們剛巧在春、夏、秋、冬出世，哪有這麼巧的事！他們前三個出生的時候爸爸羅世明都在海上，徐珍甚麼事情都尊重丈夫的意見，不願單獨拿主意，沒有給孩子們取個正經的名字。按照廣東人的老習慣，把嬰孩叫作「蝦仔」。媽媽便把大哥叫「大蝦」，二哥叫「細蝦」，三姊叫「蝦女」。到了小老四落生，爸爸湊巧從海上回來了。媽媽對爸爸說：「我們的孩子不能老叫乳名的，要不都成一窩蝦了，趁你在家裏，一發都給他們起個書名吧！」爸爸看了看那四個逗人喜愛的小寶寶，搔了搔頭皮說：「四個小東西，叫甚麼好呢？……好吧，就叫東、南、西、北吧。」媽媽卻搖搖頭說：「這不好。你一年到頭東南西北的飄泊，還嫌不夠，連孩子也安上這些離散的名字！」她又低頭想了一下，說：「我看不如叫春、夏、秋、冬吧。就算你不能一年到頭都在家裏，每個季節回來一下也好，取個好兆頭。」

從此，這幾個孩子，就叫小春、小夏、小秋。小老四不叫小冬而叫冬冬，那是爸爸和媽媽特別鍾愛他的愛稱。

孩子越長大，小房子就越顯得小，睡不下了。樓梯底下有一個地方，僅僅可以放得下一塊短短的床板，可以容納得下一個六七歲的孩子。媽媽商得了二房東李師奶同意，多交點租錢，讓冬冬睡在那裏，這張床晚上鋪好，早上就得拆掉。在香港，這種「晚鋪朝拆」的床可普遍呢。這個床位很難為人，它既很短又很矮，坐起來

頭容易碰着樓梯。樓梯也太單薄，人在上面走，灰塵便像毛毛雨一樣灑下來。所以，睡這種床，只有一上床就趕快閉上眼睛，才能避免沙泥入眼的災難。醒來也得小心。像冬冬這樣一個愛蹦愛跳的孩子，一時高興，一躍而起，腦袋就會砰的一聲撞到樓梯上了。

有一次，冬冬就是這麼砰的一聲，把頭碰出個大疙瘩來。當時二房東李師奶剛巧走過，看了雙眼笑成一條縫，指着冬冬的額頭叫道：「冬冬，恭喜，恭喜，蓋個高樓了！」為了對付她這嘲笑，冬冬睞着眼睛，把凝聚到眼眶邊的眼淚勉強留住，還大聲地說：「不疼的！不疼的！不信你自己碰碰看！」這時，從走廊那邊，丁良的女兒丁金聞聲跑出來了。她提高了嗓子說：「冬冬，你有那麼大的本領蓋高樓，就給我們一個好房間住，那我就不受人家的氣啦。」

那時候，租二房東的房子住可真夠受氣的。用電燈多幾分鐘，挨罵；用水多幾滴，挨罵；回家晚了，挨罵；說話聲音響些，挨罵。連到廚房煮飯和洗衣服，都得看二房東的臉色，房租拖遲一點，二房東的臉色更不好看了。在這個房子裏，李師奶簡直是最高權力的人。她不高興，就可以隨便加你的房租錢，再不高興，還可以叫你滾蛋呢。

可是，在整個房子裏，只有丁金一個女孩子敢頂她。丁金是個火性子。在孩子心目中她簡直是個英雄。她和媽媽、弟弟屈居冷巷，爸爸很少有錢帶回家裏，因此常常交不起房租，但是她就是不怕李師奶。丁金是個很講道理的人，對不合理的事，不講道理的人，毫不讓步，連對自己的爸爸媽媽也一樣。可她對羅家的孩子好極了。小春年紀大些，又經常不在家，對她不那麼接近。她跟小秋就像一對出入不離的姊妹一樣。小夏年紀稍比她大，性情溫和，遇事不慌不忙。丁媽媽常說，小夏像個姑娘，和阿金好像掉錯了頭一樣。可是，真奇怪，小夏的話，丁金偏偏聽得進去，小夏叫她做

甚麼她都聽從。對冬冬，丁金愛護得如同自己的親弟弟一樣。冬冬的床，每天都是她和小秋一塊兒鋪，一塊兒拆的。她一聽到冬冬受李師奶嘲笑，就跑出來保護他，搶白了李師奶幾句。李師奶討個沒趣，只好鼻子裏哼了一聲，登登登，大聲拖着木屐走了。

在李師奶放雜物的房間裏，也有一個床位，租給了兩家房客——共三個人。一個床位住三個人豈不奇聞？可他們都安排得很好呢！一個房客叫郭枝，是個電車工人，在白天上班。另一個叫何其英，是船塢的臨時工，專門上夜班的，還有一個人就是何其英的兒子，像冬冬那麼大的何小英了。何其英生活很苦，因為不是固定工，做一天算一天。管工人的工頭，香港人叫拿把溫，他哪一天同意何其英開工就給他一個牌子進船塢去。每天工錢四角。這四角錢拿把溫扣去了五分，經手的一個頭目又扣去二分，到何其英手上就只有三角三分了。兩個人靠這三角三分怎能過活呢？沒辦法，何其英只好向拿把溫借錢。借他的錢是要納利息的。那種高利貸叫做一大一小，那就是借一個大銀元，得還一個大的一個小的。香港用銀幣。大的銀元是一元，小的就是一角了。星期五是船塢發工資的日子，每到那天，拿把溫的爪牙就遍佈船塢外邊，截着那些工人還債，誰敢不還就要挨他們痛打。還不了的只好再借，再借就要再納高利了。

可憐的何其英就是這樣，租了郭枝白天空出來的床位，父子倆睡在一起。也像那三角三分錢餵不飽兩個肚子一樣，小小的床位怎能睡得下兩個人呢？常常聽到咕咚一聲，不是大人就是孩子滾下床來。郭枝，這個電車工人每天只有上下班的時候見何其英一面，但是他們卻有着很深厚的感情。何其英父子倆都沒有向他叫過窮，訴過苦，可是他就知道他們吃不飽。他常常從自己的早餐中留下一塊麵包或是一些麵條，或是一塊豆泥糕給小英。晚上，他不忍看見何

小英在旁邊打盹，就拉他到床上跟自己睡。天氣冷，他有時起來斜靠着牆坐着，讓小英睡個香；天氣熱，他就自己趴在地板上睡。許多次，冬冬來叫小英玩，都看見郭枝叔叔把半邊身子伸到床底下。因為，床前一塊狹小的地板，也是不夠他伸展那粗大的手腳的呀！

冬冬不但和小英是好朋友，對郭枝叔叔也是很友好的。他知道郭枝叔叔是疼孩子的。

今年剛過了元旦，這裏就起了一個變化。何其英頂撞了拿把溫，拿把溫懷恨在心。有一天下班，按照船塢的規矩，所有的工人都要被搜身。那些爪牙搜到何其英身上時，乘他不覺，一個把挫刀放進何其英的口袋裏，一個把挫刀搜出來，硬說是何其英偷船塢的東西，還誣賴何其英企圖行兇，把他扭送到「差館」(差館就是差人辦公的地方，等於警察局)。最後判決把何其英驅逐出境。從此，郭叔叔的床位，白天也空着了。

房子裏另外那一家人便是二房東李師奶。她住得比所有房客都寬敞，有大廳也有房間。她家只有她和她的獨生子李佐治。李佐治比冬冬大一歲。幾家人只有他一個讀書，又是在官辦的皇仁書院，以讀英文為主。香港人把這些學校叫「番書館」，讀番書的孩子叫「番書仔」。李佐治就是一身番書仔的打扮，頭上一個八字分頭，媽媽用髮蠟給他梳得黃絲蟻也爬不上，身上一件大襟長衫，下身一條西裝褲。李佐治可是一個善良的孩子，他很喜歡和這房子裏的孩子玩在一起，特別是冬冬。他總覺得這些孩子們頭腦靈，主意多，性子爽，膽量大。他媽媽雖然很寵他，可是，在李佐治的眼裏，媽媽除了有好東西給他吃之外，她就比不上這房子裏任何人了。

2　兩個海員的家庭

羅家孩子們都很愛爸爸和媽媽。在他們的心目中，爸爸就是代表着正義和力量，媽媽卻是世界上最溫柔、最可愛的人了。他們住在大海旁邊。海員的孩子們，對大海的感情又跟別人不同。在他們的心裏，他們的家就是一條不動的船，而爸爸的大郵船，卻又是海上一座會走會蹦的大宮殿，載着幾百人，過着王子、公主和神仙般的生活，而他們的爸爸，就是大郵船上的一個魔法師呀。爸爸把船駛到全世界，回來把看到的奇奇怪怪的東西都告訴他們，還告訴他們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

媽媽從小在順德鄉下採桑養蠶、繅絲，到現在還保留着繅絲姑娘的細緻和好心腸。媽媽愛談養蠶，談鄉下的生活。每年春天她總要買幾條蠶兒給孩子們放在紙盒裏養。看牠們吐絲。媽媽對孩子們說：「你們知道誰迫着媽媽不養蠶的？就是那些番鬼佬啊！他們造了甚麼人造絲，是劣貨。可是他們掌握了我們的海關，進來只抽一點點稅。我們的官僚不爭氣，卻反過來抽我們的蠶絲甚麼釐金。一匹絲到廣州就得過十二重關，納十二次釐金呀。蠶絲沒人買，媽媽只好到香港謀生了。」

媽媽也不管孩子聽懂聽不懂，她自己就動了感情，想哭鼻子呢。可冬冬卻嚷道：「媽媽，你要是在鄉下養蠶，誰到香港養我們呀！」又把媽媽逗笑了。

媽媽還保存着從鄉下帶來的一塊四四方方的絲巾，像雪花一般潔白，星星一般光亮，流水一般柔滑。這是她自己養的蠶，自己繅的絲織成的。每年，媽媽總是把這塊絲巾拿出來揚着，揚着，逗小秋說：「小秋，哪一年我們攢了錢，送你上學，拿這塊絲巾給你包書，全香港的小姐的包書巾都比不上你的了。」可是，媽媽哪有能

力送小秋上學呢！小春和小夏都只上了兩三年就停學了。因此，這絲巾每年只拿出來揚一次，又收起來了。

但是，羅家孩子並不因此就學不到東西。他們除了自學之外，爸爸回家來告訴他們的東西，那才豐富呢。當李佐治苦着臉兒讀自然課，甚麼「早上起床，面向太陽，前面為東，後面為西，右手為南，左手為北」，死啃硬背怎樣去分辨東南西北時，羅世明早已把地球是圓的，是繞着太陽轉的道理告訴孩子們了。他們不但能辨認方向，還懂得為甚麼天亮和天黑，和一年裏有春夏秋冬的道理呢。

媽媽雖然識字不多，可是最理解爸爸的話。她特地買了一張世界地圖掛在牆上，到爸爸航行西半球的時候，她就會告訴孩子們說：「孩子啊，我們要是能夠在地球上鑽一個大窟窿，那我們就可以看見爸爸了。」到了吃晚飯的時候，媽媽又對他們說：「爸爸這時候該起床了吧？」孩子們就高高興興地圍在地圖面前，注視着西半球，齊聲叫着：「爸爸早上好！」爸爸航行東半球的時候，臨睡覺前，媽媽就叫孩子們把這天的日曆紙撕掉，並說：「爸爸那邊比我們早八小時，那裏已是明天了。我們得趕上去呀。」爸爸出航到哪裏，他們就跟着地圖追蹤着，猜想着爸爸在做甚麼。因此，他們便認識了很多地方。他們知道的還不只這些哩。爸爸常常帶一些五顏六色的畫片回來，上面有風景又有人物，那是孩子們最愛看的。爸爸看一張講一張，比講故事還好聽。那一張畫片上，下面開滿了粉紅色的櫻花，上面是一個戴着白帽子的藍色的山叫富士山。爸爸告訴孩子們這是日本國。孩子們只知道日本是帝國主義，專門侵略和欺負中國，可不知道日本是那麼美麗的一個國家，還有許多看起來臉孔和中國人差不多的，也是一樣善良的人民呢。爸爸告訴孩子們，日本是一個島國，但是他們發憤圖強，成為一個強盛的國家。日本的勞動人民都是很勤勞的。爸爸的船航行到日本，結識了一些

日本海員。他們也是辛辛苦苦，賺着低微的工資，養着一家幾口，也像中國海員一樣。不過日本人已有自己的大郵船了。

那張有着美麗的，黃澄澄的沙漠和奇怪的人首獅身、金字塔的畫片是埃及。爸爸說，埃及的歷史比中國的歷史還長。在圖片上，有一條筆直的河流，那就是蘇彝士運河，是偉大的埃及勞動人民在陸地上鑿出來的。這條運河是溝通亞洲、非洲和歐洲的主要航道。每艘船經過這裏都得交過渡費。可是，這些錢不是交給埃及人民而是交給另外兩個帝國主義強國，英國和法國，這不是挺奇怪，挺不合理的嗎？

有一張畫片上，有着高大的森林和兇猛的老虎、怒吼着的獅子和搖着長鼻子的大象，是非洲。在那張畫面上，還有幾個頭戴白通帽，口含雪茄煙，揹着獵槍的白人，趾高氣揚地走在前面，後面跟着一群赤身露體，骨瘦如柴的非洲人，彎着腰，用背脊頂着一個個沉甸甸的箱子。爸爸憤慨地告訴孩子們，這就是富饒的非洲。爸爸到過非洲很多口岸，甚麼象牙海岸、黃金海岸、鑽石國，通通都是這些貴重的東西的產地。白人從這些地方把別人的貴重東西運走，還把這些人當作奴隸。說着，說着，爸爸嘆息起來了，他說：「帝國主義的胃口那麼大，到處搶佔別人的東西。總有一天，覺醒了的非洲人就要像那威猛的老虎，怒吼的獅子一樣，非把他們趕出去不可的！」

小春哥哥插嘴說：「爸爸呀，我們中國不也一樣麼？」

爸爸說：「可是，我們中國人就是不齊心啊！我們不甘心做奴隸，可有些人就甘心做奴才。帝國主義割我們的肉，他們卻在旁邊撿骨頭吃哩。」

爸爸說到激動處了，就教孩子們知道中國的歷史。孩子們知道了中國幾千年來都給皇帝統治着，近百年又受帝國主義欺負。孩子

們還知道了有個孫中山，他和群眾一起推翻了皇帝。爸爸說：「中國海員骨頭最硬，血最熱，孫中山搞革命，我們海員自己受苦挨餓也捐錢給他。孫中山受皇帝迫害，我們海員保護他。後來孫中山受軍閥炮轟，又是我們海員用船載他走的。」

媽媽聽到這裏，眼睛裏就閃出幸福的火花來，對孩子們說：「你們長大了都當海員好不好？」

孩子們都高興，自豪、快樂地跳着，可是爸爸反而不說話了。

羅家就是那麼快快樂樂的一家。孩子們日間看大海，晚上聽浪濤，好像覺得大海也有爸爸、媽媽和孩子。那波濤洶湧，奔騰澎湃的便是爸爸的聲音；那波平如鏡，盪漾着小小的漣漪的便是媽媽的細語；那頑皮地跳躍上下的浪花，便是他們這一群孩子們。大海說的話他們都懂得呢。

可是，丁良這個海員的一家就沒有羅家那樣融洽的空氣。丁金的媽媽聽到羅媽媽誇說海員怎麼好時，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你怎麼這麼傻啊，嫂子！誰不知道我們嫁給海員的女人命苦，這叫『鈔票沒得給你使，衣服有得給你洗，苦難有得給你吃』的呀！」她話還沒有說完，羅媽媽就搖着手說：「別嚷，別嚷，孩子們會聽見的！丁叔叔會聽見的啊！」

丁良是羅世明的好朋友，不過他不跟羅世明在一條船工作。他有一兒一女，女兒丁金，兒子丁小弟。這兩家，大人和大人，孩子和孩子都是很友愛的。

如果丁媽媽知道丁良多麼愛他的家，知道丁良的心是怎樣的，她決不會怪丁良的。丁良原來是一個很勤懇的人，他希望憑着自己的雙手幹活，可以使得一家都生活得幸福。

丁良得到海員這份工作可真不容易呀。他央求人家介紹他去一個叫君主館的館口那裏。那種館口就是海員的行會和職業介紹

所。館口的頭頭一代傳一代，好像皇帝傳給太子一樣，這才叫君主館。他們壟斷了好幾十條船的職工介紹權。丁良要送許多禮物給那頭頭，才得到一份職業。然後，第一個月的工資又得全部交給那頭頭。以後，每個月還得交館費人情費等等，永遠永遠做他的納稅公民啊！

丁良是在餐廳裏做西崽的。那工作可不容易啊。除了要伺候客人吃飯之外，餐廳的每一個角落，餐桌上的每一件東西，時刻都要保管得像新的一樣。每天一早，那個洋船長就來檢查。他戴上了白色的手套，這裏，那裏，每件東西都要摸一摸。只要那雪白的手套上出現幾點灰塵，管那件東西的海員就要被申斥，甚至被開除掉。有一次，一個船員把一盤湯送到客人面前，客人不小心，手肘一碰，盤子被碰翻了，熱湯把那船員的手燙紅了，客人的衣服濺污了。結果，船員再三給客人道歉也不行，最後還是給開除了呢。

有一次，丁良在桌子上收拾餐具，一個高貴的外國太太把餐廳的一隻銀杯子放在口袋裏。丁良怕丟了船上的東西，便恭恭敬敬地對客人說：「馬丹(法國話，太太)，你的杯子放錯地方了。」那高貴的太太鼻子裏哼了一聲，理也不理的就走開。這事情惹得船長大怒，罵丁良：「你這個沒見過世面的鄉下佬，真不配給我們當船員！高貴的客人就是這樣有風趣，要拿船上的東西去做紀念品的。誰叫你去干涉她！你誠心要敗壞我的生意！」他喊着要丁良滾蛋，後來還是船上的一個頭目叫林順記的說好說歹才把他留下來。以後他看見那些高貴的客人們，文明地、風趣地把船上的小東西偷偷拿走，他也只好一隻眼開，一隻眼閉，當作看不見了。但是，每一次航程結束，船上就得清點一次東西，不夠數的，就從船員們的工資裏面扣除賠償，再購買新的。

林順記這個船員頭目，給丁良說過一次好話之後，就要丁良服

服貼貼地聽他擺佈。他的勢力很大。他在船上開了一個賭檔，專門叫船員去賭博，不去他是不高興的。每到一個埠頭，客人上岸了，船員發了工資，得到了小費，他就逢人咧着嘴說：「伙計們，留着這些錢幹甚麼？買大屋嗎，沒那麼好；買棺材嗎，沒那麼早。到我的賭檔去碰碰運氣，博點錢帶回家去吧。」就這樣死拉硬扯的叫船員去賭博。最後，船員們的錢像長了翅膀似的，飛到他的荷包裏去了。

丁良不會賭博，也不願意賭，但是他怕開罪了林順記。開罪了林順記就好像開罪了洋老闆一樣，他會找藉口把你辭退的。這樣，每一水船，他的錢便給林順記弄得光光的。他回到家裏，家裏等着他的錢買米下鍋，等着他的錢交房租給李師奶哩。這樣，他和丁媽媽就免不了一場吵吵鬧鬧。吵過了，氣過了，船又開行了。

有一次，小秋、冬冬和丁金在街上玩，走到繁華的石塘咀一間堂皇的大酒店旁邊，看見有一班西裝筆挺的人，扶着幾個穿得紅紅綠綠的、花枝招展的女人嘰嘰呱呱地走過來。小秋和冬冬看不慣。避開讓他們走過了，丁金一眼看見她的爸爸跟在後面。她便走過去把爸爸叫住。他爸爸正低着頭，手裏拿個大紙盒，是甚麼百貨公司的送禮盒子。他一見丁金，非常意外，結結巴巴地跟女兒說了幾句甚麼。可是走在前頭那個林順記就不耐煩了，嘴裏叫着：「快點走吧，跟那女叫化子磨蹭甚麼，給她兩個銅板叫她滾就是了。」丁良瞪着眼，慌慌張張地從口袋拿幾角錢出來，低聲說：「阿金，拿這個去買點糖吃，我等會兒就回家。」匆匆忙忙便想轉身。丁金火了，她瞪着眼睛說：「我不是叫化子，誰稀罕你這臭錢？」她一手把錢扔過去，一手奪過禮物盒子，狠狠地扔在地上就走開了。

這一次，丁良回家，丁媽媽吵得可兇啦。丁媽媽罵丁良不認

女兒。丁良也說丁媽媽不理解他，不體諒他的苦處。往常，總是丁媽媽罵了，丁良就不做聲。這一回，丁良也頂起來了，而且大發脾氣，說以後再不回家了。

丁良一氣幾天不回家來，丁媽媽還是只管罵。焦急的倒是羅媽媽，她偷偷地叫小春、小夏到處找丁叔叔。後來，她知道丁良就住在君主館那裏。

羅媽媽拖着冬冬到君主館去。那裏沒有女人，全是海員呢。那丁良一個人無精打采地躺在床上，一見羅媽媽來，吃了一驚，嘴裏說：「羅嫂子，你來找我幹嗎，我的一家人都不要我了。」

羅媽媽很嚴肅地說：「丁阿叔，我們說話要口對心啊！我們都是泡在苦海裏行船的，誰也缺不了誰。你們兩個人不同心合力搖櫓，一個向東，一個向西，這個苦海有盡頭嗎？風要來，雨要來，對得起我們的孩子嗎？」

丁良說：「我已等了她三天了，她不來叫我，我也不回去了。明天船就要開了。」

羅媽媽哎唷了一聲說：「丁阿叔，你怎麼好說這話！你這是自己使氣不回家。你可知道人家怎樣等你的。你去一個月，你家等你一個月，你去一年，人家等你一年。不是那麼舒舒服服地等待，天天起早貪黑地忙，清湯寡水地過日子，照顧着孩子，不讓他們凍壞餓壞，怕你回來看了傷心。可是，你回來了卻還要人家等你呢。」

丁良低着頭不說話，起來跟着羅媽媽回家了。

冬冬以崇敬而訝異的心情看着媽媽。媽媽比那波平如鏡的大海還要溫柔，可是，為甚麼連那硬性子的丁良叔叔都要聽她的話呢？

3 冬冬

丁良沒錢養他的家口，羅世明那微薄的工資也是養不起他的家的。小春和小夏沒滿十歲就到外面打工了。小春是當學徒的。但因為他跟的師傅職業流動，常常沒有滿師就轉了地方。他做了幾年學徒，無論學甚麼，所正都是同樣的工作：一清早起來，就給師傅挑水、倒痰盂、煮飯、洗衣服，一直伺候師傅到深夜。每個月從師傅那裏接受兩角錢的理髮錢和無窮無盡的打罵。倒是從身上那些傷痕裏，可以分辨出他學的是哪一個行業。因為那些師傅總是隨手拿起身邊的家伙就打人的。小春身上有藤條痕的時候，就是說他在學織藤椅。他身上給繩子勒得青紫，抽得發黑的時候，就是說他在學編繩子。最近，他走了運，學修理機器，機器太重，師傅抽不動，就用手掌摑兩個耳光。不要以為小春是個壞孩子，他是最乖，最聽話的。有時，冬冬甚至這樣想，他就是因為太聽話，才挨那麼多的打罵。要是讓冬冬來當學徒，他才不讓那師傅亂打一通呢。

小夏在一個俱樂部當小工。他是個口齒伶俐，心思乖巧的孩子。他挨打的時候比較少，可是挨眼瞓卻數不清了。他的兩隻眼睛常常有兩個黑圈圍着，好像一隻熊貓一樣，臉色比白紙還要蒼白。一下班回到家裏，就倒頭在床上睡覺，一直到媽媽把他叫起來上班，他才擦着那泛紅絲的眼白、帶黑圈的眼睛，搖搖晃晃，又回到俱樂部去。

小秋年紀小，沒有出外打工，可家裏的事情就夠她做的了。她很像媽媽，從表面看來，是風平浪靜，紋絲不動的大海，可是在她的內心，就是那滾滾滔滔，流不盡，翻不完的浪濤啊！她的手是從來不歇息的。媽媽接一些零活回來，甚麼糊紙盒呀，包陳皮梅呀，穿牙刷呀，她就跟丁金一起，不停手地做。那都是幹很長時間得不

到幾個工錢的活。包半天陳皮梅還夠不上十粒陳皮梅的價錢呢。她和丁金的四隻手就像安上了馬達似的，一個人頂兩三個大人幹的。她們的效率越來越高，領的工錢也突然增多了，兩個媽媽又驚訝又高興。有一天，羅媽媽睡到半夜，偶然醒來，聽見嘶嘶的聲音，她以為是老鼠打架，摸摸床上不見小秋。媽媽便摸下床來，發現小秋蹲在地上，摸着黑包陳皮梅。媽媽看了一會兒，輕輕地走到她後面，抱着她的肩膀說：「小秋，上床睡吧。」小秋嚇了一驚，頓了一頓，回過頭來，說：「媽，我剛剛起來，怕老鼠偷陳皮梅吃，在這裏數一數。」媽媽流着眼淚把她抱上床，以後再不許她這樣幹了。

小春給師傅打傷了。他總是把傷痕遮遮掩掩，不讓媽媽看見。但是，第一個發現這些傷痕的總是小秋。她一聲不響地把哥哥拉過一邊，悄悄地給他的傷口塗上藥油，或是給他按摩按摩扭傷的地方。小春從沒有請醫生看過這些傷，妹妹的藥油和按摩就是挺靈效的藥劑了。

姊姊做的事，冬冬都看在眼裏，他從心裏敬愛姊姊，聽姊姊的話。他也要學姊姊，幫媽媽做些事情。可是這個小幫手有時越幫越忙，給媽媽招惹來一些麻煩呢。

香港的自來水常常不夠用，政府管制用水，簡稱作制水。羅家住在三樓，自來水往往上不去。羅媽媽又是給人家洗衣服的，用水特別多，只能到街上的水龍頭去挑水。在制水期間，每天只放幾個鐘頭的水，挑水的人便要排上幾十丈的長龍。媽媽總要帶着冬冬去排隊，可以每人守着一擔桶。

有一次去挑水，水還沒有來，媽媽吩咐冬冬看守水桶，自己上街買東西去了。媽媽回來時，原來排長龍的地方，轉眼變成了一個打過仗的戰場。扁擔和水桶亂七八糟地像被遺棄在戰場上的武器一

樣，東歪西倒。好幾部囚車停在那裏，如狼似虎的差人，把人們紛紛抓上囚車，到處都是狂呼大叫的聲音。

媽媽正在到處找冬冬，卻聽到冬冬大叫媽媽的聲音，原來一個印度差人把冬冬抓上囚車去，他正在拼命掙脫呢。冬冬看見媽媽回來，便對媽媽說：「媽媽，你來了。你把水桶帶回去吧。他們要把我抓走呢。」媽媽對那印度差人說：「你放了這孩子吧，他懂得甚麼打架？」哪曉得冬冬回頭對媽媽說：「不！我打過！剛才你不在這裏，可不知道他們多野蠻！管水的那個人跟他們打通通。我們排隊的不給水，不排隊的倒先給。我們要水，他們還摔我們的水桶，打我們打得可兇呢！我看不過，才打了他兩扁擔，我還要跟他們評理去。我打不過他，但是說道理他說不過我的。我只是等你回來把水桶拿走。現在我去了。」這樣，他就英勇地上了囚車。到法庭的結果，媽媽挨罰了五塊錢，說是管教不嚴。

媽媽把冬冬帶回家，看見他那小臉蛋上，佈滿了蚊子和臭蟲的咬痕，粒粒顆顆，像個紅荔枝一般。媽媽心疼地撫摸着他，低聲對他說：「爸爸回來時，可別告訴爸爸喲！」但是冬冬卻不以為然，自信地搖着頭說：「爸爸說過，好漢一人做事一人當，他才不怪我呢。」

又一次，小助手又碰了釘子。

端午節來了。丁小弟害着熱病。節日前一天晚上，他們兩家人開個通宵，裹起許多粽子來，要賣粽子換錢回來給小弟醫病。第二天，丁媽媽在家照顧丁小弟，羅媽媽帶上兩家的粽子到街上賣，冬冬便跟着媽媽去看攤子。才到中午，他們就給差人抓到差館去了。

媽媽慌張得很，緊緊地拉着冬冬。差館的師爺問她：「你為甚麼不交牌照費？」

媽媽打着哆嗦說：「交過了的。」

正在這時，那帶她來的差人對她大喝一聲：「你胡說！甚麼時候交過？」

羅媽媽給他一喝，抖的更厲害，一個字也答不上來了。冬冬見媽媽給嚇怕了，就挺身出來，對那差人說：「你別嚇唬她。是交過了的，我親眼看見的哩：你叫一個孩子來替你收『規』的，你還拿了她十二隻粽子。你收了她的錢，拿了她的粽子去過節，還把我們抓到這裏來。」

冬冬理直氣壯，神色自若地說。媽媽不住地捏他的手，拉他的衣袖，他也不管。說話的結果，那師爺判了他們三條罪。第一是無牌擺賣，第二是阻街，第三是蔑視法庭。第一條罪罰款五元或坐苦工監一個星期。第二條罪也是罰款五元或坐苦工監一星期，第三條罪卻要罰款十元或笞五藤鞭。

自從這件事發生之後，媽媽再也不叫冬冬做她的助手了。

他們的生活越來越困難了。有一天，是洗太平地的日子，就是大掃除。他們全家正在拆床舖、搬桌椅的時候，一個英國差頭大模大樣地走進來，嘰哩咕嚕地大吆大喝。羅媽媽弄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那包租婆李師奶卻進來埋怨媽媽說：「虧你住了這幾年香港地，連這點規矩還不懂，洗太平地都不肯出些黑錢。人家衛生幫辦已經找上門來了。等會兒他發了脾氣，把你們的東西都扔到臭水裏，那就真的連一點兒渣滓也撈不回來了。」羅媽媽絞着雙手說：「這有甚麼辦法，我們的錢都被罰光了。讓我自己去見那幫辦吧。」

羅媽媽真的就去見那幫辦。那幫辦打量了羅媽媽一下，不知道跟包租婆李師奶嘀咕了幾句甚麼。那包租婆對羅媽媽說：「羅大嫂，算你走運，幫辦有個少爺，叫你去幫着帶帶，一個月給你六塊錢，問你幹不幹？」

羅媽媽一時沒主意，因為孩子們的爸爸不在家。後來，她跟丁媽媽商量過，還是答應了。

過了三天，羅媽媽提着包袱回來了，丁媽媽問她為甚麼。她說：「那幫辦硬要我把髮辮子剪掉，還管它叫豬尾呢。我說，我丈夫不在家，沒跟他商量過，是不能剪的。我寧可辭工回來了。」

包租婆聽說羅媽媽回來了，就走過來，攤開手板，向她要半個月介紹費三塊錢。羅媽媽也攤開手說：「我才做了三天，他給了我六角錢，統統在這裏了。你要就拿走吧。」

包租婆嘮嘮叨叨地罵了好一會。過了兩天，她卻又笑着臉來說了：「羅大嫂，那幫辦還是叫你回去，說那洋少爺已經跟上你了。」到底羅媽媽還是回到那幫辦家裏去了。幫辦對她作了一個讓步。她沒有把辮子剪去，而是挽成一個新型的橫S形的髮髻。

羅媽媽做了這家洋人的「阿媽」之後，那幫辦的太太開始教她信奉天主教，教她祈禱。她回家的時候，常常帶一些小十字架和宗教畫片回來。

丁媽媽有點疑惑地對羅媽媽說：「這些洋菩薩不知道靈驗不靈驗。我們已經有了自己的菩薩了，怎麼又拜起洋菩薩來？」

羅媽媽卻笑着說：「拜拜也不礙事，反正菩薩都是善心的。這些洋菩薩也是有媽媽，有兒子的，他們說的話，倒挺合我的心。」

丁媽媽說：「他們說些甚麼？」

羅媽媽就認真地把她知道的基督教道理都說出來：甚麼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呀，人生應該給予而不應該索取呀，不要讓別人服侍自己，要自己服侍別人呀，做錯事是人之常情，寬恕別人是神聖呀等等。她自己還常常虔誠地祈禱，每天檢查自己是不是一個好教徒哩。

羅媽媽也很喜歡她帶的那個洋小孩子約翰。她覺得他就是畫片

裏那些藍眼睛、金頭髮的小天使。這孩子脾氣壞一些，她相信他會變好的。羅媽媽每一次禱告，都沒有忘記請求上帝祝福他，教好他。

有一個星期天，小秋和冬冬到大兵頭花園去玩。那時候，大兵頭花園就是香港唯一的公園。其實這一個公園並不比一個球場大多少。樹木花草少得可憐。只有一個大兵頭的銅像寂寞地站在那兒，悶沉沉地俯視着下面的聖約翰教堂。大兵頭，是香港人對總督的稱呼，意思是大兵的頭頭。這時候，教堂裏靜悄悄的。教堂門口停了一些汽車和嬰兒車，許多人到裏面做禮拜去了。

小秋和冬冬走過這裏的時候，突然迎面飛來了一塊甚麼東西。冬冬低頭一看，原來是一塊麵包，上面沾滿了痰涎垃圾，骯髒得很。他朝土坡上一看，一個金頭髮、藍眼睛的外國孩子正面對着他們。這孩子拿起了第二塊麵包，放在腳底下踩了幾下，又朝他們扔過來，打着手勢，喊着：「支那狗，吃掉它！」冬冬隨手把這些麵包撿起來向他丟回去。那孩子顯然發怒了。他低下頭來，撿起幾塊石子，狠狠地朝他們扔過來。冬冬動作敏捷，一掉頭就避開了。可是小秋卻沒有想到那洋孩子有這麼一着，一時走避不及，額頭給打中了，「哎唷」的喊起痛來。那洋孩子高興得呵呵大笑。

冬冬這一怒非同小可，一個箭步，跑上前去，揪住那洋孩子就是一巴掌。洋小孩哇的一聲哭了。這時從樹林後面走出一個女人來，白上褂，黑褲子，腦後齊齊整整的梳了一隻S髻，她瞪着一雙吃驚的眼睛望着冬冬。冬冬一看，天哪！這不是媽媽還是誰呀！

洋孩子拼死拼活地號啕大哭，教堂剛散禮拜，許多人就圍攏過來了。冬冬一眼就認出那洋幫辦，他身邊帶着一個胖得難以走動的洋女人。洋女人一看見約翰便尖叫着：「我的上帝！我的兒！」那洋幫辦立即拉着一個穿着長袍的神甫，走到冬冬他們面前。媽媽

的臉色變了，緊緊地摟着冬冬和小秋。小秋的額角上腫起了一個大包，還淌着血哩。

那洋幫辦怒氣沖沖的說：「神甫，你來看，簡直豈有此理！他們兩個人欺負一個人！」

羅媽媽覺得事情嚴重啦。她把冬冬摟得更緊，顫着聲說：「神甫，是約翰先動手的。約翰打傷了他的姊姊呀！」

神甫看着羅媽媽那可憐兮兮的眼光，又望望洋幫辦的虎視眈眈的眼光，便舉起了一隻手來，用那洋腔的中國話，指着羅媽媽說：「我不管是誰先動手的，這不是問題。問題是，你忘記了主的教訓了。主說『人家打了你的左臉，你得把右臉也轉過去給他打。』你這上帝的信徒，你是怎樣教你的孩子的？」

神甫的手指在羅媽媽面前搖個不停，羅媽媽握住冬冬的手抖個不停。冬冬覺得，這該是他保護媽媽的時候了。他擺脫了媽媽，嗖的站了起來，一手撥開神甫指指點點的手，說：「你別嚇唬我媽媽，你叫約翰把右臉轉過來，讓我再給他一巴掌吧。」他真的大踏步向前，走向小約翰。霎時間，眾人都忙了手腳。神甫的嘴巴大大地張開，說不出一個字。羅媽媽拼命地拉着冬冬，那洋小子約翰，連假哭也不敢裝了，慌忙爬了起來。那洋幫辦呢，卻走上前，伸出那毛茸茸的大手，一把將冬冬的胸口抓住。周圍的人都禁不住驚叫起來。

冬冬呢，他本來是怒氣沖天的，這時候反而平靜下來了。他的眼睛虎虎地盯着洋幫辦的眼睛，一隻手指着額角淌着血的小秋姊姊，學着那神甫的洋腔中國話的口氣說：「你這上帝的信徒，你是怎樣教你的孩子的？」

冬冬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一臉橫肉、一臉亂毛的幫辦。他聽見四面都湧起了竊笑的聲音，那洋幫辦抓住他胸口的那隻手，狠狠地搖

了一下之後，就慢慢地鬆下來了。

那胖女人還尖聲叫着：「反了啦，別跟這野孩子磨嘴皮了。我快要昏過去了！快叫他媽媽滾蛋，這個月的工錢叫她一文錢也休想！」

神甫那一張嘴這時候才懂得合攏起來，對羅媽媽說：「好吧，明天你別忘了到教堂來告罪。」

人們一哄而散了，羅媽媽就帶着小秋和冬冬回家。

他們快到家的時候，望見門口站了許多人，裏面有丁媽媽、丁金和丁小弟，還有那包租婆的兒子李佐治。另外還有一個又高又大的人站在那裏。原來，冬冬的爸爸也回來了。他們都站在那裏迎接冬冬他們哩。

他們都已知道剛才在大兵頭花園發生的一切了。剛才李佐治也在聖約翰教堂做禮拜，他甚麼都看到了。

李佐治的媽媽怕洋人，敬洋人。李佐治也最害怕洋人。李佐治看見小小的冬冬竟然折服了有三划臂章的洋幫辦和寬袍大袖的神甫，佩服得了不得。他早就一溜風跑回來，向羅、丁兩家報了信。現在冬冬回來了，他更是一步不捨地跟出跟進。

爸爸伸開一雙大手，一隻手抱着冬冬，一隻手抱着小秋。然後，他把他們放下來，看看冬冬，覺得冬冬突然長大了。他又看看小秋，小秋額上的血已經凝固了。爸爸用手去撫摸她。她立刻閃開。其實，那傷口還是疼痛的，她覺得，她應該和弟弟一樣勇敢，不應該哭鼻子。

大家要冬冬把事情的經過講一遍。人人都全神貫注地聽着。有時，他漏了一些細節，小秋便在旁邊補充。

李佐治興奮極了，聽着冬冬的述說，無處不想插嘴，但又無處插得上嘴。最後，到底給他找到了一個機會，他說：「你們不知

道，那神甫可了不起呢。每次做禮拜，校長都叫我們用嘴唇去親他那件長袍子，好像他滿身都是金糠，沾一沾也是好的。啊哈，今天他卻給冬冬氣得呀……」他學着那神甫的樣子，把嘴巴大大地張開來。

冬冬問媽媽：「媽媽，那家伙還叫你明天去做甚麼？」

媽媽說：「他叫我去告罪，向上帝認罪。」

爸爸說：「算了吧，他那上帝，只會叫我們將就他們的人，服侍他們的人，挨他們的揍，上他們的當！你還去找他做甚麼！」

羅媽媽嘆了一口氣，說：「可我真不明白，我也是誠心誠意祈禱上帝的，為甚麼他們信奉上帝就朝魚晚肉，穿金戴銀，我們信奉上帝想少受點氣卻也不行的？」

爸爸冷笑着說：「上帝只會聽番話的，誰叫你是中國人呀！」

這時，包租婆李師奶聽出李佐治在他們房間裏了，便高聲把他叫回去，罵他說：「你這衰仔，還不回來讀書！你知道死不知道？你這個屙屎都不懂得風向的人，連自己住在甚麼地方也忘記了？」

李佐治吐吐舌頭連忙跑回去了。一會兒，從頭房那裏傳來他那牽牛上樹似的讀書聲：「英皇佐治第五，英屬所有國土之皇也。皇有三德，勤於守法，辦事公允，一也……」

這書聲給尾房的談話聲和歡笑聲蓋住了。

4　冬冬第一次在船上

羅家孩子們最盼望的是爸爸從海上回來那一天。

冬冬更盼望的是能夠到爸爸那隻大郵船上，哪怕只是一次，那也夠好的了。

到了爸爸的郵船要進港了，前一天報紙就把這消息登出來，

看到這消息，羅家就全家動了起來，洗洗刷刷把那個尾房翻了一個身。媽媽是一個剪紙的能手，她用紙剪出了一隻紅胸脯、黑羽毛的燕子，嘴裏叼着一條小蟲，張開翅膀飛着。她把這燕子貼在地圖的上方，象徵着爸爸快樂地飛回來。冬冬呢，卻又央求媽媽剪一個燕子窩，窩裏有四隻張大了嘴巴，吱吱叫着的小燕子，貼在地圖下方。媽媽故意把最小一隻燕子剪得又圓又胖，冬冬是一個胖小子呢。

只要爸爸回來了，小窩就成了快樂窩了。爸爸是一個頂頂快樂的，大聲説笑的人。他的一雙手又粗又大，他喜歡用這一雙大手把冬冬抱住，向空中一拋，又從下面低低一接，那種滋味再好不過了。

爸爸愛講故事，説笑話。但是，對他船上的事，他總是不大愛説。他那艘皇后船是世界有名的。其實，他不説，冬冬也知道很多呢。那隻大郵船一進港，冬冬一眼就能把它認出來。船上的三個煙囱比別的船都大，它們吼出的嘟嘟嘟的聲音比別的船更洪亮。冬冬還知道船上有着華麗的餐廳，講究的戲院，還有游泳池，真是大海裏有小海，那都是最好玩不過的。當然，這都是從爸爸帶回來的圖片裏看到的。孩子們從小很少有玩具玩，把這些圖片當寶貝似的收藏着，想像着有那麼一天，他們也會坐在那個華麗的飯廳裏吃西餐，坐在那舒適的戲院裏看電影，在那大海中的小海裏游水，也許還可以打打水球。這艘外國大郵船上有多少好玩的東西，為甚麼爸爸不說說？為甚麼爸爸一次也不帶他們上去開開眼界呢？

有一次，爸爸悠閒地躺在床上。小秋姊姊正在給冬冬講安徒生的《一個真正的公主》的故事，説到在二十張墊褥下面放一粒豆子，一個真正的公主睡在上面還可以感覺出來。聽到這裏，爸爸就翻過身來對媽媽說：「你信不信呀？那號人真的就有那樣的背脊

的。我們船上的床就比二十張墊褥還要軟綿綿哩，人睡上去像掉到棉花堆裏一樣。他們就睡慣那樣的床的。」

媽媽起先訝異，後來就帶點擔心地說：「那麼，你不會嫌家裏的板床太硬了嗎？」

爸爸放聲大笑起來，用他的大手拍着媽媽的背說：「我不是那號人！還是硬床好，叫人的腰板直一些。」可船上的床是怎麼軟綿綿的，爸爸又不說了。

有一次，冬冬在爸爸的行李裏撿到一張畫片，姊姊說那是晚餐的菜單，裏面有一二十行的英文。冬冬既看不懂，也不相信一個人能吃得下那麼一二十道菜。可是封面的圖畫卻引起冬冬的興趣。那餐廳是非常漂亮的。廳的一角，有些人在彈鋼琴、拉小提琴、吹喇叭、打洋鼓。在廳子裏，坐着一席一席服飾華麗的洋人，面露笑容，拿着刀叉，吃得津津有味。在畫的左邊，有一個臉色青黃的人，頭戴瓜皮帽，身穿長衫馬褂，下面露出了黑帶子紮褲腳的白色褲子，哈着腰，把兩隻手高舉過來撐着一個盤子，上面有一隻光雞，漫騰騰的水蒸氣往上冒着。

冬冬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人，就問爸爸：「爸爸，你們船上的洋人是一面吃飯，一面看魔術師表演的嗎？」

「甚麼！」爸爸的臉突然沉下來，一手把那畫片拿過來撕碎了。冬冬嚇呆了，爸爸從沒有那樣生過氣的。媽媽便對冬冬說：「冬冬要聽話，以後別亂拿爸爸的東西了。現在去給爸爸捶捶骨，跟爸爸到外邊曬曬太陽去吧。」爸爸把冬冬拉到自己身邊，在他那想哭的臉上擰了一把，算是和解了。

冬冬是個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孩子，他不再往下問，是怕惹爸爸生氣罷了。爸爸不但沒有回答他的問題，還帶來了新問題：他說骨頭硬，又要捶骨做甚麼？爸爸天天在海上風吹日曬，上了岸還要曬

太陽，那不怪嗎？

還有一件怪事，是爸爸帶回來的藤籃。爸爸要走的時候，媽媽照例比爸爸回來時更要忙。藤籃裏面髒黑黑的衣服，都給洗得雪雪白了，破爛的都打上補釘，補得巧妙到看不出來。爸爸不是小孩子，可是媽媽卻弄了許多甜糕酸梅之類的零食，一包一包放進籃裏。那藤籃現在像個洗得乾淨，吃得肚子脹鼓鼓的孩子一樣。爸爸起初在旁邊看着，走來走去。到媽媽把這小藤籃交到他手上的時候，他接過小藤籃的那雙大手竟抖起來了。那不過是一個小小的舊藤籃罷了，爸爸卻感到它那麼沉重，你說怪不怪？

冬冬心裏想，要能到皇后船上去看看，那該有多好啊！

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就是冬冬八歲那一年，初冬的一天，冬冬這個願望實現了。前一天，小春哥哥在報紙上看到皇后船明天入港的消息，就叫冬冬準備好，跟他一同到九龍倉碼頭接爸爸去。

這一天，冬冬才起來，媽媽已忙開了，地板洗擦得和床板那樣乾淨，窗子擦得像鏡子那麼光亮。牆上那張大地圖又貼上了大燕子和小燕子。她連冬冬的衣服也準備好了，是平常藏着過節穿的小夾襖。小春哥哥把冬冬帶走，媽媽又吩咐他們早點把爸爸接回家來吃飯，她給他做最愛吃的菜，叫他猜猜那是甚麼。

小春哥拖着冬冬坐上了過海小輪，一過了海，就是九龍倉碼頭了，碼頭上已擠滿了接船的人，每雙眼睛都焦急地盼望着。冬冬真想大聲告訴他們：放心吧，我爸爸會開着大郵船把你們的親人送來的！

「嘟！嘟！嘟！」幾聲熟悉的汽笛聲音好像對冬冬說：「我來了！」冬冬的心怦怦地跳起來了。

是的，皇后船進港了。你看它多威風！它一走過來那巨大無比的船頭便衝開了波浪，在碧綠的茫茫大海上划出了八字兒兩道白色

的浪峰。整個海水都給它搖晃得不平靜起來。旁邊有些小艇，此刻也東西晃動，上下顛簸，船家都留神地把舵掌緊。靠碼頭有一群光着腳丫，穿得破破爛爛的孩子也在那裏目不轉睛地望着那大郵船。

船靠岸了。只見那幾個小孩子把身上那件破爛衣服向後一扔，就像箭一樣竄到水裏。他們接近大火船的時候，就冒出來向船上伸着手，船上那些搭客們便把一角和五分的小銀幣拋下水裏，孩子們馬上又潛到水底，用嘴巴把這些小銀幣撿起來。冬冬給他們嚇住了，身上已一陣陣的起了雞皮疙瘩。

搭客已從船上走下來。接船的便都湧到九龍倉那個閘門去。閘口有個洋警察守着，他只讓小部分人進去。其他的人只好在門口站着。

「我們也進去吧！」冬冬拉着哥哥的手。他想，只要那警察知道爸爸是開皇后船的，就會讓他們進去的。小春哥哥告訴冬冬，海員總是等人們都上了岸才出來的。

又過了一會，搭客都走完了。有兩三個不帶行李，只是帶着小藤籃、小提包的人走出來。憑經驗，小春認為這是海員下船的時候了，便把冬冬拉到閘門口。

他們焦急地在閘門口等着。那洋警察神氣地在閘口守着，帶着不屑的神氣盯着他們。見他們許久不離去，氣得他把手裏那根警棍敲得閘門梆梆響，向他們示威。他的意思小春和冬冬當然也懂得，他們並不害怕，卻很惱火，要不是為了接爸爸，才不願看他那副臉孔哩。

他們又焦急地等了一會，一個穿着藍色制服的三十多歲的人，朝閘口走過來。小春一看，精神抖擻，大叫一聲：「方叔叔。」這一聲喊把那人嚇了一大跳，忙停下來，擦了擦眼睛。小春又對他喊着：「方叔叔，我們接爸爸來了，他下船了嗎？」方叔叔叫方潮，

是他們爸爸的工友，小春見過他。

方潮這才慢悠悠地說：「他還在船上。來，你們到船上來吧。」他走到那洋警察身旁，咕噥了好幾句，又掏了甚麼證件給他看，才讓小春和冬冬跟着他進閘門去了。

冬冬很高興，他終於能到這船上了。方叔叔對他多親熱，一直用爸爸那樣大的手拉着他，沿着吊梯走到船上去，還不斷地叫他小心。冬冬才不怕呢，家裏那木樓梯不也是走起來搖搖晃晃的！冬冬真想擺脫方叔叔的手，噔噔噔先跑到船上，好盡快看到爸爸。

上過了吊梯，他們走到船上來了。他們的到來使船員們都吃了一驚。船員們圍着他兄弟倆，對冬冬說：「你是老羅的小兒子嗎？真像一個餅模裏印出來的。」冬冬最喜歡人家說他像爸爸。他高興得像一條龍似的，忙着問：「爸爸呢？爸爸在哪裏呢？」

方叔叔說：「等一等，我帶你到你爸爸的床位去。」

船員們打開了小賣部的門，有的拿出香噴噴的大蘋果，有的拿出甜絲絲的糖果、餅乾給他們。小春都客氣地推回去了，冬冬還高聲說：「爸爸教我們不要人家的東西。他知道了要生氣的。」

方叔叔說：「這一回你們就收下吧。爸爸決不會怪你們的。」不管他們願意不願意，方叔叔拿一個大網兜把東西收着，禮物實在太多了。

方叔叔帶他們走到一個大廳裏，一陣香水的氣味衝着鼻子飄過來，這大廳漂亮極了，窗門、椅子都穿上了冬天的裝束，深紫色的天鵝絨窗簾又軟又厚。大概地板也怕冷吧，鋪上了五顏六色的地毯。冬冬不敢踩在上面，只好繞開地毯走。可那地板又太滑了，他走了兩步，便咕咚一聲滑倒了。幸虧方叔叔一把把他拉起來。

出了大廳，他們順着一架奇怪的、豎直的梯子走下去。也記不得下了多少層了。那些地方都是看不到外面的青天，白天也亮着

電燈的。走到最底一層，最是悶氣，一股油漆味和鐵鏽味衝到鼻子裏。冬冬眯着眼睛往裏一看，到處都是架床，當中只有一條一個人通得過的小道。沒有床的地方，也亂七八糟地堆放了許多東西。方叔叔說：「下來吧，這就是我們的床位了。」

冬冬借着那暗淡的燈光往裏看，那些床都是又窄又小的。每舖床都有三層，最低一層差不多靠着地板，最高一層，躺在床上卻可以摸到船板了。這些床上都鋪着殘舊的蓆子和床布。最觸目的是每一張床都有一個繡花枕頭。這些枕頭都繡着同樣的一首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冬冬識字不多，這首詩卻認得出，背得熟。因為上一次爸爸回來的時候，媽媽就叫姊姊和她一起給爸爸繡枕頭，就是繡的這首詩，冬冬跟爸爸學會讀的。爸爸說：「我們海員一年到頭離開家。晚上看着這首詩，睡着也會做起回到故鄉的美夢呢。」

冬冬一眼就認出爸爸那個新枕頭。想着爸爸的床就在這裏了。他拉住方叔叔問：「爸爸說船上的床都像棉花那麼軟綿綿的，怎麼是這樣硬邦邦、冷冰冰的呢？」

方叔叔嘆了一口氣，說：「我們船上那種軟綿綿的床只不過是給那些高貴的旅客和高級的外國船員睡的。我們這些中國船員們，眼不見天，腳不點地，從早跑到晚，關起門來遊白雲，哪有人家那麼好福氣！人家譏笑我們是『水鴨子』，可我們哪有水鴨子那麼風涼自在！十個海員當中有九個害水腫病和風濕病，那是長年缺乏陽光的結果，你沒有聽過你爸喊腰痛腿痛嗎？」

小春說：「爸爸可從來甚麼都不說呀！」

方叔叔說：「爸爸不願意你們難過。可是船上污七八糟的事情太多了。現在，我都告訴你們吧。你們看見那邊兩張長桌子嗎？那是我們的頭目開的賭錢攤子。這些人不把我們的血汗錢榨乾了是不

甘心的。那些肯賭錢的人頭目才喜歡他。你爸爸不愛賭錢，頭目就派他去做重活，一個人做兩三個人的活。」

冬冬插嘴說：「難怪爸爸現在還不下船呢。」

方叔叔把雙手搓了一下說：「前兩天，我們這裏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機房的添煤工人，因為工作過度，暈倒在爐邊死去了。他在船上工作近三十年了，像我們自己的親兄弟一樣，船上有一副『義棺』，那是我們船員湊錢買的，準備裝殮在船上意外死去的伙伴的。我們便把他的遺體放在裏面，準備把他帶回去給他的妻子和兒女。哪曉得那個洋人大副竟要我們送他半打威士忌和兩瓶白蘭地酒，才准許把棺木帶回家，否則，就要舉行海葬。」

冬冬問：「甚麼叫海葬？」

方叔叔說：「海葬就是把屍體扔到海裏，讓海水漂流它，大魚吃掉它。我們可不能讓他們這樣幹啊！這是我們最親密的伙伴，他的命運也就是我們大家的命運。他一生受欺負受剝削，死後還要繼續受剝削和欺壓，我們怎麼受得了呢！我們船員中有個叫蘇兆徵的青年工人，他最正直，最勇敢，見義勇為。他鼓勵大家齊心合力，爭取把這老工人的屍首帶回家。

「那天正午十二時，我們聽到船上響了三聲長長的汽笛，便都湧到甲板上去，海葬的儀式就要開始了。一個穿着黑袍子的牧師就在那裏念聖經，準備下葬。那屍首已用帆布縫好，準備丟到水裏去。

「我們幾個人就走向前，跟船主講理。我們說：『按照船上的規矩，凡是望見青山就可以不海葬。現在離山不遠，為甚麼非海葬不可呢？』

「船主說：『屍體放在船上不衛生，海葬是為了船上好。』

「一句話把蘇兆徵給氣惱了。他站出來說：『我們哪一個中

國船員不是為了船上好呀？這老工人剛到船上做工的時候，公司只有兩條六千噸的船。現在，公司已賺了大錢，擁有四條二萬噸以上的船了。而我們這老工人呢，來的時候是個健壯活潑的小伙子。三十年來，頭髮熬白了，血肉也給榨乾，成了爐前的一堆骨頭了。他把甚麼都給了船公司，船公司又把甚麼給過他呢？他的死是因公殉職，船公司沒有撫恤金給他，反而因為他死後沒辦法孝敬你們幾瓶酒，就連他的老骨頭也不給帶回祖國去！你們把這屍體看成是廢物、毒物。可是，他們的家人是多麼盼望能見他最後一面呀！而祖國的土地，卻又是我們長年漂流在外的海員們盼望能親一親，聞一聞的啊！』他的話，我們聽的人也下淚了。可是那大副竟然喪盡了人性，偏偏說：『棺材漏氣，不衛生。』我們說：『我們早有準備了。我們已把一個大油桶鋸開了，可以把棺材放在裏面，再焊接起來。』

「那大副還堅持說：『這也還會漏氣。』我們船員都再不能忍受了。一齊捲起了袖子，說：『漏氣不漏氣，要經過實驗。最好你自己爬進裏面去試一試。你說它還會漏氣，那你怕甚麼？』船長看見我們一個個磨拳擦掌，眾怒難犯，這才答應了把屍體帶回來。」

說到這裏，一個船員把一盤飯菜放到方叔叔面前，那是一盤白飯，上面擱了三塊豆腐乾和幾塊鹹蘿蔔。方叔叔搖頭說：「我吃不下。」那人便把飯菜拿走。冬冬說：「方叔叔，您到我們家裏吃飯吧。媽媽今天做了釀豆腐，那是爸爸最愛吃的。我們一道回家吧。」

方叔叔低下頭，撫着冬冬說：「孩子啊，你們的爸爸再也不會吃到你們的釀豆腐了。他就是那個倒在爐邊的老海員。我們把他帶回來了。蘇兆徵把鐵桶帶到岸上，親自去找你們，沒想到你們到這裏來了。現在，我們把你爸爸的遺物收拾一下吧。」

小春和冬冬聽了方叔叔的話，哇的一聲哭出來了。方潮自己也

揩着眼淚，動手去收拾面前那床舖。他把那繡着詩句的枕頭用床布包起來，又把羅世明常用的小藤籃交給他們。

小春把藤籃打開，裏面除了爸爸的衣服之外，還有一個給媽媽買的針線匣，一本給冬冬買的圖畫本子，冬冬愛畫畫，這本子是上次開船時爸爸答應給他買的。還有一個紙包裹包着好些糖烏梅，那是媽媽做來給他在船上吃的。看來爸爸捨不得一次吃完，還有小半留在那裏，小春抖出一樣東西，就流一次眼淚。後來，他抖出了一件簇新的藍褂子，一條白褲子和一副黑色的腳綁，便奇怪地說：「方叔叔，這恐怕不是爸爸的衣服吧，我從沒有看見他穿過。」

方叔叔說：「這是你爸爸的衣服。你爸爸最初到船上做工的時候，是派到船尾部捧菜給旅客吃的。這就是他的工作服。長衫馬褂，白褲黑鞋。這是外國人存心侮辱我們的國家，要叫中國人穿了禮服，在他們面前彎腰哈背。你爸爸幹了三天就不肯幹了，寧可到機房裏做那艱苦的添煤工作。他是從一個剛在機房裏悶熱得發了狂，奔到甲板上跳下水自殺的工人的崗位上拿起那煤鏟來的。你爸爸就是那樣的硬漢子。孩子們啊，天下有許多種人，我們黃種人是最受人家看不起的。我們海員走遍全世界，為人們服務。但是那些人連一塊葬身之地都不給我們！天下還有公理嗎？蘇兆徵叔叔說，我們只能依靠自己，把工會辦起來，齊心合力，才不會給人欺負。唉，孩子，你爸爸生前也贊成這個會的，可惜他去得太早了。」

船在晃動着，大海翻湧着波濤。冬冬彷彿聽到海爸爸和海媽媽、海孩子也在怒吼，也在哭泣。他的心像爆炸一樣，不由得放聲大哭起來。他從來沒有這樣哭過。他的眼淚滴在手背上，那是爸爸常常握着的小手，現在再沒有機會親着爸爸那雙大手了。

方叔叔一手按着冬冬的肩膀，說：「好孩子，別哭，別哭，想想你的媽媽啊！」

在冬冬眼前，立時出現了媽媽那張靜默而溫柔的臉。這時候，媽媽該是在飯桌旁邊，守着那熱騰騰的釀豆腐，或是眼巴巴地在望着地圖上那張開翅膀，飛向家裏的大燕子吧？想到了媽媽，冬冬的眼淚再次像泉水那樣湧出來，哭聲好像從撕裂的心裏發出來似的。方潮勸冬冬不要哭，可是他自己的一大滴眼淚正滴到冬冬的臉上。

「不！我不哭了！」冬冬勉強忍着眼淚。他要對媽媽說：「親愛的爸爸永不回來了。我們小燕子要自己飛，自己找蟲子，還要養活你啊！」他挺起小胸脯，把眼淚嚥下去，他覺得自己一下子長大了許多。

5　工會的招牌

經過皇后船海員的籌劃，在九龍半島青山十三咪的地方，找到一片墳地，埋葬他們的親密同伴羅世明。

青山十三咪，因為這半島上的一脈青山離開市中心十三英哩而得名，這一脈青山，既靠近大海，又和祖國緊緊相連。海員們一生一世在外飄流，每時每刻都在懷念祖國啊！

葬禮簡單而又莊嚴，而且從頭到底都是海員們幫忙佈置的。蘇兆徵和幾個海員抬着棺材，走在前面。方潮扶着羅媽媽，照顧着他們一家大小，在後面跟着。到了坑穴旁邊，方潮拿出一枝笛子來，吹起了悲涼的調子，像那大海嗚咽的聲音。海員們在哀樂中把棺材放下坑裏，羅媽媽垂着淚，帶着孩子們，一人一撮土撒在棺材上面，海員們一個個跟同伴道別，大家的哭聲把哀樂的聲音蓋過了。

海員們七手八腳地在新墳上樹起了一個墓碑。蘇兆徵在墓前放了一個大花圈，又和海員們恭恭敬敬地在石碑面前鞠躬，把三杯熱酒灑在地上，然後，回過頭來慰問羅家一家人。

蘇兆徵二十多歲，高而寬的額頭上沒有皺紋，明亮的大眼睛好

像山鷹般有神。他拉着孩子們的手，逐個逐個問他們的名字。輪到冬冬時，他還問冬冬讀過書沒有。冬冬說：「沒有，爸爸教我認過字。」

蘇兆徵便指着花圈上的兩行字說：「這兩行字你會讀麼？」

冬冬早就注意這花圈上的字了。他便說：「我會讀一些，那條布上是我爸爸的名字，這條布上我有七個字不認識。」他有點不好意思。

蘇叔叔卻驚奇地笑着說：「了不起！了不起！你識的字可不少呀！」

冬冬一下子就不那麼緊張了，他說：「我姊姊識的字比我多，她懂得的。」

蘇兆徵回過頭來看看那靦腆的小秋，小秋聽到冬冬提到她，臉便唰地紅起來了。她說：「我也不全懂得。」

說着，小夏也湊過來了。姊弟們合在一起，才唸出那兩行字：

上面一條是：羅世明兄千古！

下面一條是：香港中華海員工人聯合會籌備會敬獻

儘管他們念得結結巴巴，蘇兆徵還是滿腔熱情地說：「了不起！這些都是很深的字呀。你們能夠自學，有志氣！都是你們爸爸媽媽家教好！海員工人的後代就是要有志氣，沒錢進學校也要自己學。你們讀出了中華海員工人聯合會的名字，要知道我們海員工人以後就會有自己的工會，來替自己人說話，替自己人辦事。你們爸爸也參加這工會的籌備工作的。」說到這裏，蘇兆徵便轉身向着羅媽媽，從懷裏拿了五元錢出來，說：「羅大嫂，這是老羅捐給籌備會的錢。如今他不在了，這個錢你留着用吧。」

羅媽媽沒有把錢接過去，呆了一下，便清醒過來了。她說：「老羅把錢捐給籌備會，那籌備會一定需要錢用的啦？」

方潮連忙搭上去說：「羅嫂子，你收回那些錢吧，工會還有我們呢。你家減少收入，日子是夠困難的。」

羅媽媽定了定神，說：「蘇叔叔，方叔叔，你們是老羅的好朋友，我是老羅的家人。老羅生前做不來的事，你們現在給做了，老羅生前未了的志願，我該去替他完成。你怎麼要把那幾塊錢還給我呢？只要你們把工會成立了，到那一天，你們寫幾個字給我帶到老羅的墳前燒了，告訴他，這就是我和孩子的心願。老羅在泉下有知，也含笑感謝大家呢。」

方潮便向蘇兆徵說：「老蘇，你還是把錢收下吧。羅嫂子的為人，我是熟悉的。」

過了幾個月，就在皇后船第二次回港的時候，方潮把中華海員工會成立的通知帶給羅媽媽。羅媽媽帶着冬冬又到青山十三咪，在羅世明的墓前把通知燒了。媽媽說，這就是寄信給爸爸。冬冬想，爸爸收了這喜信，一定會很高興的。

沒有了爸爸，羅家的氣氛全變了。從前，爸爸出了海，大家都覺得他就要回來的，像仍和全家生活在一起。現在，大家都不敢想了，更不敢在媽媽面前提起爸爸。媽媽自從在髮髻旁邊插上了一朵小小的白絨線花之後，她的臉慢慢也變得像絨花那麼蒼白了。

羅家遭受了這場大災難，丁家對他們更親熱了。過新年的時候，羅媽媽不開油鍋，不炸油角。丁媽媽卻破例的開油鍋炸了個通宵，給羅家送來了油角、芋蝦和皮球般大的煎堆。冬冬還有一隻特製的小鵝，和丁小弟那隻一模一樣。

丁金和小秋如今更像親姊妹一般了。上街手拉手，做零工頭碰頭。除了做工，她們還如飢似渴地從包東西的舊報紙上認字，學唱木魚書。羅媽媽在後面流着眼淚看她們。她把那白絲巾包好收起來，知道小女兒永遠沒有上學的機會了。

冬冬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裏，他真恨不得一下子就長大成人，掙錢來養媽媽，掙錢給姊姊、丁金讀書。他忘記了自己比姊姊小，才是九歲的小孩子啊。

冬冬雖然不把自己當成小孩子了，但是有一個小孩子的習慣他卻改不了。他天天總要望望那大海——爸爸的大海。他想着，可憐的爸爸，不也在青山十三咪那裏望着大海嗎？他能從海的語言裏知道他的孩子怎樣想念他嗎？冬冬天天望海，接連三個多月，他都看不見皇后船的蹤影了，報紙上也沒有它的消息。是甚麼原因呢？是船上發生了傳染病，被判關閉在疫港嗎？有一次爸爸就給關閉了一個月，那也應該回來了啊！是船上的機器壞了，半路上檢修去了嗎？為甚麼要檢修那麼久呢？每次船回來，方潮叔叔總會來看看他們一家，帶着蘇兆徵叔叔和許多叔叔的問候，還帶點小禮物來。冬冬盼望着叔叔們的消息。他們如今都是冬冬頂重要的朋友了。大海啊大海，你把皇后船送到哪裏去了？大風啊大風，你沒有把皇后船颳走吧，你能把冬冬的問候送到叔叔們那裏去嗎？

正當冬冬對着大海想着的時候，有人從背後面把他的肩頭按了一下。他回頭一看，原來是他盼望的方潮叔叔。冬冬還沒有問他，他就興高采烈地對冬冬說：「冬冬，快穿上鞋子，我帶你看熱鬧去。」

冬冬連忙穿上鞋子，一面縛鞋帶，一面問：「方叔叔，為甚麼你們這麼久都不來？我天天都望大海，總不見皇后船入港，你們到哪裏去了呢？」

方潮說：「我們都罷工了，那皇后船開不成了！」

冬冬說：「甚麼叫罷工？船壞了嗎？」

方潮說：「不！是我們船員不給資本家做工，那船就開不成了。他們待我們那麼刻薄，我們怎麼活下去？我們提出要他們改善

待遇，增加工資。他們不答應，我們就不開船。」

冬冬說：「啊呀，要是我爸爸那時會罷工，該多好啊！」

方潮說：「那時候可不成！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一個人本事再大也沒有用。你不做工，資本家叫你滾蛋，你的飯碗就給打破了。可是，現在，中華海員工會成立了，罷工就全體罷工。不只是皇后船海員罷工，全世界的中國船員都罷工。如果資本家不答應我們的條件，他們的船都別想動啦。」

冬冬說：「那麼，你們一罷工，資本家就害怕了，馬上同意條件啦？」

方潮說：「也不那麼容易。資本家也不只是一個人呀。他們錢多勢力大，政府替他們說話，軍隊給他們出力。前些日子，香港政府也幫着資本家整治我們，出動了警察，把我們工會的招牌都拿了下來，想禁止我們工會活動哩。」

冬冬跳起來：「真可惡極了，這些番鬼佬！你們害怕了嗎？」

方潮卻慢條斯理地說：「冬冬，別一開口就罵番鬼佬。外國人也有好的，也有壞的，不都是可惡的。我們這次罷工，要是沒有許多好的外國人支持，成功還不會那麼快呢！」

冬冬懂事不久，在他的生活中，只知道番鬼佬都是高高在上，氣勢洶洶，連沾着番鬼佬邊的人也是鼻孔朝天的。第一次聽方叔叔這麼說，心裏雖不通，只好不作聲，恭恭敬敬地聽着。

方潮說：「中國海員罷工，得到許多外國海員同情，他們也罷工來支援中國海員。海員一罷工，海上的交通就受阻了。在香港，郵政局、銀行的十幾萬職工都罷了工來支持中國海員。你說：該是資本家怕我們，還是我們怕資本家呢？」

冬冬興奮地說：「叔叔，那麼現在怎麼樣了？」

方潮說：「現在，資本家不得不向我們低頭了。今天，我特地

來帶你到海員工會去，叫你開開眼界。」他一手拉住冬冬就走。

他們先乘坐了過海小輪，到岸上，轉過了幾條街，到了鬧市中心的一條馬路——德輔道中。香港的馬路本來不太寬，今天路上的人特別多，熙熙攘攘，除夕看花市，端午看龍舟都沒這麼熱鬧，而且人人臉上喜氣洋洋。這是很少見的。

冬冬看見方叔叔也要往人流那邊擠，不禁擔心起來，說：「方叔叔，人那麼多，一根針也插不下去，我們硬要過去，怕不給人家壓扁了？」

方潮笑着說：「不要怕，我來開路！」他對着那沸騰的人群說：「兄弟們，請讓開一點，海員工人來了啊！」果然，他這句話好像《一千零一夜》裏面那句魔語「芝麻開門」一樣，人們馬上給他們讓開一條路，有的人還笑吟吟地向他們豎起一隻大拇指說：「好樣的！全仗你們給中國人爭來一口氣！」

冬冬跟着方潮走，他用眼睛往前面搜索，看見的只是一幢幢洋樓，便問方叔叔；「海員工會在哪裏？」

方潮神秘地說：「一會兒你就看見啦！」他回頭一指說：「你看，那掛招牌的人不是來了嗎？」

冬冬跟着方潮指的方向望過去。兩部黑色的小轎車正朝這邊開來，在一幢四層高的洋樓面前刹了車，有幾個差人從第一部汽車走下來。打開了第二部汽車的門，車子裏走出兩個外國人：一個是武裝整齊的兵頭，黃色的鬍子分成八字形，這個八字也不像平日那麼神氣地往上翹了。另一個是身穿黑袍，頸上掛着十字架的神甫。他頭上戴着一頂帽子，帽子下面的頭是低着的。方潮告訴冬冬說：「這兩個，一個是香港的警察頭頭，一個是基督教的頭兒——會督。前不久警察局把工會的招牌摘了，後來看見工人大罷工，沒辦法，便告訴海員們把招牌領回去。可是，海員工人告訴他們，這面

招牌不能隨便拿走，隨便叫人領回。要還，得舉行一個儀式，從哪裏摘下來就在哪裏掛上去。」方潮的話，冬冬聽不太清楚，只是半聽半猜，嗯嗯地應着。這時，四處已歡聲雷動，群眾高聲的喊着：「海員工人團結起來！」「海員罷工勝利萬歲！」像海上的狂潮一樣，淹沒了一切。

那警察頭子和基督教會督低着頭走上樓去，後面幾個差人拿着東西跟着。一會兒，他們又在樓上的騎樓出現。他們的臉孔露出裝模作樣的微笑。差人們把一串長長的、垂到地面的花炮掛上去，他們就恭恭敬敬地把帶來那塊很大的金字招牌掛起來。招牌上是「中華海員工人聯合會總會」幾個輝煌耀眼的大字。招牌一掛起來，街上群眾又是轟雷一樣歡呼起來。那串長長的花炮也點燃了，霎時間，噼哩啪啦的聲音，驚天動地，分不清是炮仗的聲音，還是人們歡呼的聲音。冬冬只覺得他的雙手拍得停不下來了。

歡呼聲一直持續了很久，人們把幾十年的積憤，一下子都宣泄出來。大家是多麼痛快，多麼激動啊！人們把方潮和冬冬都抬起來拋着，含着淚對他們說：「我們在香港住了這麼多年，還是第一次這麼揚眉吐氣，都是你們海員工人爭回來的呀！」方潮和冬冬都來不及回答，人們剛把他們放下來，路上的人又紛紛伸出手來和他們握手。

正在這時，有兩個人伸着手過來，大叫方叔叔！原來是小春和小夏。香港警察給海員總工會送回招牌這件事誰個不知，哪個不曉？小春去叫小夏時，小夏的老闆還不讓來呢。可小夏說：「我是海員的兒子，這件大事情我可不能不參加。」就丟開工作來了。方潮豎起了大拇指說：「對，這才真正是海員的兒子。以後你們也別給那些刻薄的老闆做工了。這次我們罷工勝利，與資本家談好了一個條件，海員的兒子可以頂爸爸的職，不必經過甚麼君主館。你們

回去跟媽媽商量。」你們說着話時，冬冬又給人家抬起來了。

突然，汽車的喇叭悶聲悶氣地響着，原來那個警察頭和會督已下了樓，準備上車了。那會督大概也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場面，他一抬頭，和冬冬打了一個照面。只見他把嘴巴大大地一張，那個慌張的神態，使冬冬想到和他打過交道的那個神甫，便禁不住樂呵呵地笑起來。

方潮驚奇地說：「冬冬，你認識這會督嗎？」

冬冬想了一想說：「我認得他那個神氣！」

說得大家都笑起來。冬冬也給快樂的群眾拋得更高了。

6 冬冬第二次在船上

海員罷工勝利結束。方潮帶來消息，船老闆因為羅世明因公殉職，同意讓小春和小夏到船上工作。小夏被派到爸爸原來那條皇后船上，小春卻被派到另外一條運輸船。

丁媽媽勸羅媽媽別讓孩子再當海員。她說：「人們常說，當海員的一水勤力幹，二水懶洋洋，三水做大王(按：水是指行一次船，做大王是說要欺負人的意思)，好人也變壞啦。小春小夏是好樣的，你怎麼就捨得他們去呢？」

羅媽媽卻說：「鳥兒翅膀硬了就要飛，孩子長大了就要走自己的路，我是相信他們的。現在海員有了工會，工會比我更會保護他們，用不着我擔心呢。日子總是會變的。」

羅媽媽想的沒有錯，日子總是會變的。小春和小夏當了海員，他們的日子就不像他們爸爸的舊日子了。

小春和小夏常常寫信回家。讀信，這是孩子們最大的樂趣。有一次，小春的船經過蘇聯遠東一個城市——海參威的時候，寫了

一封很長很長的信回家。告訴弟妹們他們在海參威登陸時，蘇聯海員請他們到蘇聯海員俱樂部，熱情地接待他們，招待他們遊覽名勝，還跟他們靠肩拍照呢。他們的爸爸行船十多年，來往太平洋上百次，雙腳從沒有踏上過美國的大埠頭。要上岸，還得交一千塊錢美金的保證費，番鬼佬把中國海員都看成是扒手。而今，蘇聯的海員竟把小春他們邀請上岸，兄弟般親熱啊！小春說，這些老大哥以前也是窮人，在蘇聯共產黨領導下，打倒了沙皇，成立了蘇維埃政府，廢除了剝削制度，生活才那麼自由和愉快的。小春又說，蘇聯革命成功後，首先就取消了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他們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

羅媽媽把小春的照片給丁媽媽看，丁媽媽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冬冬卻指手劃腳，興高采烈地說：「我早就知道，番鬼佬也有好的，都是人嘛。」

小夏寫回家的信又是另一種滋味了。從前，羅世明閉口不談船上的事。小夏每封信都談船上的事。他在信裏談着船上發生的變化，由於船員們的抗議，西餐部的船員從此不穿長衫馬褂捧餐啦。對那些偷拿餐具的搭客，採取了一個新辦法，這辦法還是小夏想出來的。他們不馬上抓住這些高級小偷，而是在賬單上面寫了一項：紀念品，XX元。這樣，既能夠滿足搭客的風趣和雅致，又不用船員們掏腰包了。

聽孩子們念信，羅媽媽的臉上逐漸恢復了生命的紅潤，那失掉光采的眼睛又重新放射出希望的光芒了。

小夏的信談自己的少，談蘇兆徵和方潮叔叔的多，因為船上的工會就是他們領導的。最近，他又有信回來說蘇叔叔叫他幫忙在船上籌備組織俱樂部，讓船員的生活過得更有意義。

丁媽媽聽了俱樂部三個字就頭痛。丁良不是常常跟着船上那些

頭目到甚麼俱樂部去嗎？那些闊佬在俱樂部不是打牌就是胡鬧。她向羅媽媽說：「嫂子啊，你們小夏過去在俱樂部做工，折磨得還不夠，如今又到船上搞俱樂部去嗎？」羅媽媽笑眯眯地複述了小夏的信上的一段話。工人們為別人創造了財富，自己也應該有正當的文娛生活。工人俱樂部組織起來，工人們便可以在一起娛樂啦，學習啦，聯絡感情啦，不必去幹賭博、喝酒那些無聊事了。

丁媽媽聽了後點頭稱讚。她又想到了丁良，他那船上為甚麼總不如小夏的這皇后船呢？他總要跟着林順記，聽他擺佈。她不能像羅媽媽那樣舒心地笑！

1924年12月24日，盛大的聖誕節前夕到了。香港這個商業城市更加裝飾得堂皇、華麗，一片節日的氣氛，機關學校也放假了。

恰巧，小夏的皇后船也在這一天入港。小夏託人捎來了一張紙條，說船上的海員俱樂部在這天成立了。晚上，外國船員都到岸上度節。中國船員要開一個懇親晚會，演大戲招待船員親屬，請羅、丁兩家都來看戲。孩子們都嚷着要去。只有丁媽媽因為丁良半年沒有回來，心裏鬧着彆扭，懶得去見海員朋友，便推說頭疼，又要在家裏照顧丁小弟，不肯去。晚飯後，羅媽媽便帶了小秋、小冬和丁金去了。

這時，街上熱鬧極了，商店的飾櫥裏亮着一串串紅紅綠綠的電燈，掛起了一包包的東西。還有用棉花堆成的雪山，山上有身穿紅袍子的北極老人，有綠色的松樹，也有比真孩子還要大的洋娃娃。西餐室的門口擺出了一塊錢二十多道菜的菜單，陣陣香味送到人的鼻子裏，到處是留聲機的聲音。唱的是聖誕的詩歌和跳舞的音樂，夾雜着商店招徠生意的廣告。孩子們顧不上看這些景緻，擁着羅媽媽只管往前擠。他們擠上了汽車，心急着快快看見哥哥。但是人群是那麼擁擠，當他們到了皇后船的時候，戲已經開演，他們遲

到了。

這場戲是在船上的小戲院演出的。一進去，他們只覺得台上一片光亮亮的，台下一片黑麻麻。找到座位後，羅媽媽便瞇着眼睛找小夏，卻沒有看見他。很快，羅媽媽就給這場戲吸引住了。

這是一齣傳統戲，叫《陳世美不認妻》，說的是宋朝有個叫陳世美的人，中了狀元，就拋棄了原來的妻子秦香蓮和兩個孩子，跟皇帝的女兒結了婚，還指使兇手要把妻子和兩個孩子殺死。他的妻子跑到包公那裏告狀。包公鐵面無私，不怕皇太后和公主的權勢，秉公辦案，把陳世美殺了。這個戲羅媽媽以前看過，不過這次她特別受感動，因為那個演秦香蓮的小花旦演得很逼真，羅媽媽不知道陪她流了多少眼淚。到包公出場，觀眾又被他那種正義凜然，不畏權勢所感動，博得了很多掌聲。戲完了，丁金拉着小秋到後台去看演員卸裝。方潮便把羅媽媽和冬冬帶到俱樂部去。

羅媽媽對方潮稱讚那兩個演員，她問：「你們海員裏哪有演秦香蓮這麼俊俏的女孩子呀？」方潮說：「他不是女的，是個男孩子，是我們請來的。他原是潮州戲班裏有名的童角花旦『六歲紅』哩。」羅媽媽便笑着說：「難怪演得那麼好。人家說我們小夏也像女孩子，可他就是沒點膽量上台。」

冬冬很不喜歡媽媽說小夏哥哥像女孩子，便連忙岔開說：「我小夏哥哥才不愛演戲哩。」方潮呵呵大笑着拍起手來：「羅嫂子，如今你可不能用老眼光看孩子了。小夏這個人棉裏包針，從表面哪裏這樣容易看得出來！我還沒有告訴過你，他初上船時嘔吐得多麼厲害，大浪大吐，小浪小吐，暗湧也吐。有一次，我看見他嘔出了黃泥般的東西，我問他吃了甚麼。那可憐的孩子告訴我，那是錨底泥。人家告訴他上船吃了錨底泥才不會暈浪的。我告訴他以後別受人家騙了，那是沒有用的，要靠自己堅持鍛煉才行。他就堅持

着，越吐越要幹，越不想吃越要把飯吞下去，幾天就過了這暈浪關了。」

他們正在說笑的時候，門口咭咭呱呱一陣笑聲，原來丁金和小秋把那個包公和秦香蓮都拉來了，秦香蓮只卸了一半裝，包公還跟台上一樣。他看見了羅媽媽，連忙跑過來抱住了羅媽媽的一隻胳膊，那把大鬍子把羅媽媽的眼睛掃得癢癢的。

羅媽媽連忙客氣地讓座。這一讓，丁金和小秋都哈哈大笑。丁金把包公的大鬍子一除下，嘿！原來是小夏。

冬冬只樂得用拳頭把小夏擂了又擂，又拿他的大鬍子給自己掛上。羅媽媽也笑得用手帕來揩眼淚，說：「你呀，怎麼在台上那麼雄赳赳的，連聲音都變了，叫我也聽不出來？」

小夏一面把戲服脫下來，一面笑着說：「人家是經過苦練的囉。」他就在那裏擺了一個把式：「你們都來動動我看。」孩子們一個個用腳來撩他，果然誰也沒有撩得動他。

冬冬心裏着實佩服他的二哥哥，又看見他表演的是黑臉老英雄，不是花旦，更是高興非常。

羅媽媽這才注意到那個演秦香蓮的小演員，只不過是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孩子。臉上的脂粉已洗得乾乾淨淨，樣子非常清秀，一雙眼睛水靈靈的，臉上的表情羞答答，活像一個小姑娘。羅媽媽十分憐愛地把他拉過來，問他叫甚麼名字，家裏有誰來看他演出沒有。那孩子本來在一旁呆呆地看着他們，給羅媽媽這一問，才結結巴巴地說：「我叫林中秀，家裏沒有人。」說着，他的眼睛就紅起來了。

冬冬很看不慣裝花旦的男孩子，拿奇怪的眼光瞟着林中秀。小夏怕林中秀難過，便把話題轉了，談他們怎麼跟船主做鬥爭，爭取成立了這個俱樂部，現在海員工人有了正當的娛樂，不去賭錢了。

將來他們還要像廣州那些學生一樣，演文明戲。

方潮捧了一堆小包裹出來，說：「羅嫂子，難得今天晚上你們一家人都在這裏，我們也學西人一樣，在這聖誕節裏樂一樂。我給你們準備了一些小禮物，請收下吧。」

羅媽媽哪裏肯收，推來讓去。方潮說：「嫂子，你太客氣了，我們海員都是一家人。你不要見外了。」

羅媽媽這才笑着把禮物收下。她一面點着小包包，一面說：「對呀，我們海員是一家人。來，林中秀，這一包先給你吧。」她把較大的一包送到林中秀手上。

林中秀感動得忍不住哭出聲來。方潮連忙說：「怎麼啦？不要哭，你已經是一個海員了呀！」

羅媽媽拉着林中秀的手說：「好孩子，你有甚麼難過的事，別悶在心裏，都把它說出來吧。」

林中秀不再哭了，他抹乾了眼淚說：「看見了羅媽媽，就想起了我的媽媽，我的家，我受的苦……」

7 「六歲紅」的故事

下邊是林中秀說的故事。

我的家原來在潮州鄉下。我從小就沒有爸爸了。到了我七歲那一年，也稍為懂點事了，家裏窮得常常揭不起鍋。有一天，我媽媽哭着告訴我：「兒啊，我們再活不下去了。媽媽把你賣給了戲班，讓你找個活路。人家都說你長得漂亮，又聰明伶俐，將來總有出頭的日子。」我們潮州人愛看戲，更愛看小孩子演大人的戲。我在村子裏難得看一次戲，總是把看戲當作一件大事情，當時聽說媽媽把我賣給戲班，我還不懂得憂愁哩。在我的腦子裏，就出現了自己穿

着滿是閃亮的鏡子似的衣服，頭上插着雉雞尾，背上插着彩旗子，在台上高聲唱着，好不威風的樣子。我給媽媽揩着眼淚說：「媽，你別難過，我一定用心學戲，賺很多很多的錢給你，還要天天請你看戲哩。」

我跟着戲班走了。戲班有不少孩子，年紀比我稍大一點，也是邊學戲，邊演出的。人家大人學戲叫「科班」，我們潮州孩子學戲叫「苦班」。人們在台下看我們在台上演戲是多麼開心，哪曉得我們下了台卻是苦上苦的呀！

我到戲班第二天。一早師傅叫我到他那裏去「抄公堂」。我不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我看見師傅坐在中間，小戲子們跪在地上團團地圍着他。我來了，師傅就揮動手裏的藤鞭叫我也跟着跪下了。

我看見師傅怒氣沖沖的樣子，心想，大概是哪一個小戲子做錯了事了。誰知，並不是這樣。師傅從頭到尾一個個點着名叫，叫一個，就有一個小戲子跪到他面前。師傅先狠狠地教訓了幾句，就揮起那藤鞭，沒頭沒腦地打過去。那條藤鞭可嚇人，鞭把足有酒杯口那麼粗。可真奇怪，它打下來，誰也不嚷，不哭，至多不過咬咬嘴唇，眏眏眼睛就過去。我心裏想，這是戲班，打人也不過像演戲一樣，裝裝樣子罷了。輪到我了。師傅也粗聲粗氣地訓了我幾句，甚麼今後要聽話，嚴守班裏的規矩呀，話才說完就一鞭子打過來。天哪，我這才知道那並不是假的啊！師傅好像打的不是我的皮肉而是石頭、布頭似的。他鞭鞭到肉，一到肉就留下了一條青色的紋，打到衣服上，衣服也裂開一條縫呵。我忍不住大哭起來。越哭，他打得越狠。師傅說：「你再哭，我再打，我就是要打到你不哭。」

最後，我連哭也哭不出來了，抄公堂也抄完了。我身邊的一個大孩子把我扶起來。他說我這不過是初次不習慣，以後每十天八天就得抄一次公堂的，只要不哭就可以少打些。他還告訴我：「別的

本領不學也罷了，最要緊的是學會不哭。將來，比這難受的事多着呢。」

我已經被打得汗如雨下了，便勉強忍着痛要去洗澡。那大孩子又把我拉住說：「我們不能洗澡的，洗澡就要挨打。我們這些小戲子是不許長得太快的，一長大了就沒人愛看你的戲了。他們哪肯讓你洗澡，不洗澡才能慢慢長呀。」他把脖子伸給我，說：「你看見沒有？我脖子上的老泥有成寸厚啦！有甚麼辦法，人家說我們是台上戲子，台下豬崽呢！」我嘆了一口氣說：「那麼，就讓我去喝一碗茶水吧，我的喉嚨都哭啞了。」那大孩子又說：「哪有茶水你喝！不喝水才能慢慢長呀。他們不給喝是不能隨便喝的。」你們知道世上有「制水猴子」這回事嗎？養猴子的人怕猴子長得快會逃跑，就管制着水，不許喝。我們苦班小戲子過的就是那種生活啊。

師傅要我學演花旦，練習得很嚴格，連走路也要把雞蛋夾在兩腿中間。他要你哭就得哭，要你笑就得笑。我學戲進步是很快的，但是挨打也不少。不到一年，我就登台了。我的藝名叫做「六歲紅」，吹我六歲就會演戲。其實那時我已經八歲了，不過長得特別小，真的連大風都可以把我吹走呢。登了台，我才領略到挨了打不哭的好處。我在台上只要唱錯一個字，或是手舉得高一點低一點，步子邁錯了一點，一回到後台，師傅不是拳打，就是腳踢，沒有工夫讓你揩乾眼淚，又得再登台，不由你慢慢兒哭了。

我的演技漸漸受到群眾歡迎，真的紅起來了。我總是擔任主角，每次我亮相的時候，台下便拼命叫好。有些人還用紅封包包着銀元、鈔票、金戒指、銀鐲子丟上台來給我呢。但是，這些東西我都沾不着邊，都是班主收了去的。

有一次，我在登台演出，人們又在向我喝彩。我把眼睛往台下一掃，算是向觀眾表示感謝。這一掃，在人叢中，我看到了一雙眼

睛定定地望着我。那不是別人，正是我天天想念着的媽媽哪。別人都在大笑、狂叫，她一個人卻在含愁脈脈地望着我，眼睛裏是凝着淚珠的，就像我離開她那天一樣。我差一點叫出來，霎時間，忘記了在演戲，伸出來的手也忘記怎樣收回去；唱了上半句忘了下半句。回到後台師傅狠狠地把我打了幾鞭子，我連疼不疼也不知道了。

一下了幕，我連跑帶跳地到後台去，一心等着媽媽來找我。我簡直連坐也坐不住，胡亂把臉上的脂粉一揩，便跑到門口去望媽媽。等了一會，不見媽媽，卻給班主看見。他問我東闖西闖做甚麼。我告訴她要找媽媽。他把臉一沉說：「你是班裏的人了。你的賣身契上寫得清清楚楚，不許跟家人來往的。她看過戲，就走她的路。你就當她不是你的媽一樣，知道嗎？」唉，看看他那臉色，我還有甚麼不知道的呢？

但是，我還是天天盼望着媽媽再來看戲。天天我都往台下尋找，可是哪裏見得着她呢？又是一年過去了。有一次，我們戲班到我家鄉附近演戲。我再也壓不住想念媽媽的心情，便斗着膽請師傅向班主給我說說情，讓我回家看媽媽一面。哪曉得師傅給我劈面一巴掌說：「老是想你的媽媽幹甚麼？告訴你，你的媽已變成了叫化子，不知道沿門乞食到哪裏去了。你是班裏的好角。班主不願人家說我們的好角是個叫化子的兒子，懂得你的身份嗎？」天哪！我的心簡直給撕碎了。如果我知道媽媽在哪裏，我寧願跟她一起討飯也不在這戲班裏啊！

可是，我還不得不天天演戲啊。每次在觀眾的喝彩聲中，很多人給我扔禮物的時候，我就記起了媽媽那含着眼淚看我的神情。她在哪裏討飯呀？討得到飯嗎？人家扔給我那麼多的東西，為甚麼我不能給她留一點呢？有一次，人家向我扔紅封包的時候，我故意把

袖子一揚，神不知，鬼不覺就把封包接到袖裏去了。

散了場，我回到後台，故意慢慢卸裝，考慮着怎麼才把這紅封包藏好。我的心突突地跳着。那班主走到我身邊來了，他用眼睛瞟我幾次，瞟一次，我的心猛跳一次。他微笑着，上前把我的袍子一抖，竟把那紅封包抖出來了。他的臉色驀地變了。問我收起紅封包幹甚麼。我說這是人家給我的錢，我要留給我的媽的。這一說，他的臉色更黑了。這次他不打我，卻在戲箱裏拿出演戲時拶手指的刑具，真的把我的手指拶起來。古時候是用這種刑叫人屈打成招的。如今，世上除了我們苦班小戲子誰受過那樣的刑啊！你們看，我這一隻小指，就是給這樣拶得彎彎曲曲的啊！

我知道再沒辦法找媽媽了。但是還希望見她一面。我希望她再來看我演戲。我天天都在觀眾裏面找她。我的心比黃連還要苦。人人都說我是個演苦情戲的能手，誰知道我流的都是真正的眼淚呀！有一天在台上，我忽然唱不出聲來，磨蹭了一會，勉強嘶啞地唱了幾句。我心裏慌得要命，台下也喝了倒彩。人們都說我的退勞期到了，就是那變聲期到了。別的孩子一般都到十三、四歲才變聲，我卻因為出場太多，哭得太多，十二歲就失去了聲音。

班主這時對我非常討厭了，他說：「唱花旦唱不出來，試試唱小生吧。」可是，我根本沒有了聲音，連小生也唱不好了。這時候，那班主更惱火了，他說：「連唱也唱不出了，去跑龍套算了。」

「跑龍套」就是演一些最閒的角色，像兵士、太監那一類人。我是演慣了好角的，哪知道跑龍套的苦。別的角色都可以在台上起動走動，跑龍套的卻要一口釘似的在那裏站着。一場戲得站上半個鐘頭，站得人頭昏腦脹，腰酸腿疼。只好兩隻腳替換着站，一隻腳累了換另一隻。過了一年，我師傅看見我的兩條腿，拍着手哈哈大

笑說：「六歲紅，你畢竟是好角出身，連跑龍套也不會。誰教你用一隻腳站着的！站出個羅圈腿來了。」

我這時也顧不得許多了，便斗膽說：「既然我甚麼都做不來了，求求你們讓我回到我媽媽那兒去吧。」班主卻冷笑說：「回去！你也算認得幾個字的。你自己看看你的賣身契去，你還未到自由的時候啊。你還找甚麼媽媽，你那媽媽不知道塞了哪個溝渠洞了，還能看見你？……」

說到這裏，林中秀再也無法控制他的眼淚了，哽咽着說：「後來，幸虧方潮叔叔把我贖到船上來。可是我再也見不到媽媽了。」

羅媽媽的眼睛也紅了，她慈愛地拉着林中秀的手說：「孩子，別傷心。小夏、小秋和冬冬也是沒有父親的孩子呢，你就把他們當成兄弟姊妹，每水船回來。你就跟小夏二哥哥回到我們的家裏。我的家也就是你的家。小秋，冬冬，你們說好嗎？」

小秋一直沉默地聽着林中秀敘述他的經歷，一會兒替他憤慨，一會兒為他悲哀，早已忘記他是個男孩子了，聽到媽媽這樣說，便像對待親姊妹似的，把手伸出來，友愛地拉着林中秀，說：「你別難過啊！將來我們找個生包公，興許他會給你報仇的。」

小夏瞅着她說：「妹妹，你又來了。世界上哪裏會有包公，那是人們想出來的罷了。我們要依靠工會，依靠自己，你問方叔叔是不是？」

方潮稱許地點點頭。

冬冬聽了林中秀說的事，想起剛才自己還看不起他是個演花旦的，覺得一陣慚愧，臉都紅起來。見林中秀哭了，想安慰他，便手忙腳亂地一面把方潮叔叔剛才給他的大蘋果塞到林中秀的懷裏，一面高聲嚷着：「來，和我們一起回家去，別像花旦般哭哭啼啼了。」一句話，引得媽媽忍笑不住，說：「你這孩子，怎麼這樣不

會說話！」

這時，碼頭上人聲鼎沸，喧喧嚷嚷，好像發生了甚麼大事情。

8 聖誕節的禮物

羅媽媽、方潮和孩子們聽到吵嚷聲，便一齊跑到甲板上面去看，只見近碼頭的馬路上已站滿了行人。一個高個子的外國水手發瘋似地拉着一部人力車，把車上那個瘦小的人力車夫拉得七顛八倒。那車夫叫他停下來，他不肯停，嘴裏哼着下流歌曲，狂呼怪叫，越叫越瘋，越跑越快。跑到海邊，他突然把車子一刹，自己往旁邊一跳，雙手把車子一推，竟把那人力車夫連車帶人，都推下海裏去。他自己站在岸上，拍手叫好。

在船上眺望的十幾個船員，都給激得無名火起。那小夏比誰都快，脱下外衣，像一支箭似地跑了出去。那洋水手看見他，還在手舞足蹈的，嘴裏「哈囉，哈囉」的不知對他説甚麼。小夏卻揮起拳頭，左一拳，右一拳，就把他打翻在地上。他大聲怪叫着。小夏連回頭看他一下的工夫也沒有，就縱身跳下水裏。方潮點着頭説：「打得好！這水手就是船上可惡的大副，早就該揍一頓了。」他又對羅媽媽説：「羅嫂子，你別擔心，小夏一定會把那個人救起來的。他水性很好。」

丁金很高興地用手碰碰林中秀：「唔，你看到了嗎？真包公在這裏也不敢下海救人呢。」她一句話，把羅媽媽的緊張心理緩和了一下，也提醒了一些人。好幾個船員也飛奔跳下海去了。

在碼頭旁邊，行人聚得更多了。人人的眼光都集中到海面上。人力車在浮着，人力車夫在掙扎着，沉下去又冒上來，冒上來又沉下去。小夏游近他那裏，馬上潛下水裏，不一會，就把他從水裏托

了出來。那車夫喝了幾口水，已是昏頭昏腦，臉色像紙一樣蒼白。小夏一手托着他的頭，一手划着水，向岸上游過來。岸上的群眾紛紛走到岸邊，伸手把他們拉起來。那個大副已爬起來了，站在人叢外面，嘰哩咕嚕，指手劃腳，像是在詛咒人。大家一聲怒吼，七手八腳，把他丟到水裏去了。

那車夫臉青唇黑，只管發抖，一雙眼睛直勾勾地往前面望着。他望到海上的時候，突然驚叫了一聲，跳起來就想往海裏衝，旁人把他拉住了。他又大哭起來說：「我的車子啊！我的車子啊！我拿甚麼回去交車呢？」

方潮和羅媽媽一伙人也從船上走到岸邊來了。方潮走到那車夫身邊，用手指着大海那邊對他說：「別忙，安靜一點，我們的伙伴不是幫你把車子撈上來了嗎？」那人卻搖着頭，拉着方潮的手，指着海上更遠的地方，說：「可是，那車墊呢？你看，已飄得遠了，我哪裏賠得起啊？」說着，又擺脫方潮的手，要往前走。正在這時，只聽得噗通一聲，勇敢的小夏又跳到水裏了。夜已深了，海面上除了停泊着的船還有着閃閃的燈光，此外便是黑沉沉的一片。小夏游過去，只聽到水聲，人卻看得不大清楚了。那車夫張大了眼睛，訝異地站着，嘴裏喃喃地說：「怎麼又下去了，是誰呀？是誰呀？」羅媽媽手上正拿着小夏下水前脫下的衣服，緊皺着眉，應着說：「又是他！又是他！」方潮聽出了羅媽媽焦慮的聲音了，便對她說：「讓我下水接他去。」羅媽媽才警覺過來，鎮定地笑着說：「不！不用去！我相信你的話。」她回過頭來向那車夫說：「你放心，這是我的兒子，他很懂水性的，一定能夠把那墊子撈回來。你身上冷了，往裏站站吧。」方潮已把他的外衣脫下，披在那車夫的身上。這時，有幾個海員合力把車子從水裏拉到岸上來了。

眾人正在圍着那人力車夫問着。忽然，後面傳來了托托的皮鞋

聲，陪伴着一陣撲鼻的酒味。大家回頭一看，一個穿着黑色鑲金邊的高級海員制服的洋人威風凜凜地走到碼頭這邊來。有人說：「船長來了，他知道小夏打了那大副，不知道會怎樣？」又有人說：「聖誕節嘛，只許他醉，不許人家也喝醉！問起來，我們都說小夏也喝醉了就是了！」

說着說着，那船長已經走到人叢中來了。憑他的經驗，不用問，也知道是酗酒鬧事。他皺起眉頭對眾海員叱道：「你們站在這裏有甚麼好看的？都給我滾回船上去。」海員們沒有回答他。方潮卻怪聲怪氣地說了一句：「快樂的聖誕節！」海員哄然笑起來。

這時候，小夏已經一手抱着車墊，一手攀上岸了。船長皺着眉頭看看海面，又看看小夏說：「是你！誰叫你在這裏多管閒事的，你不給我們皇后船爭口氣！」海員們知道往下還有好戲看，便都往前一步站着，擔心地望着小夏。只見小夏不慌不忙地撥了撥在額前滴着水的一綹頭髮，慢條斯理地回答說：「我就是不願人家看見皇后船的人幹壞事啊。」船長沒好氣，卻指着那個在水裏掙扎着的大副，對小夏說：「那你為甚麼不拉他一把？去，快下去！我看見你們把他丟下水的。」

小夏還是用剛才那個慢條斯理的腔調說：「我們丟他下去，讓他在水裏清清腦筋，他現在不是清醒過來了嗎？先生，不能讓皇后船在眾人面前丟臉。堂堂皇后船的一個大副，怎好讓別人在碼頭邊把他救上來，太不像話了。」船長一時無話可說，氣得直跺腳。大家便對小夏說：「跟他磨嘴皮幹嗎？快快穿上衣服，免得着涼。」也有人高聲吆喝起來。船長見眾怒難犯，心虛起來，忙掉頭大踏步走了。

小夏已經披上了衣服。那車夫感激得用那抖動的手拉住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小夏揩揩臉上的水，把那車墊拿到車子旁邊，

和兩個船員一齊動手，將人力車重新弄好。可是，車輪的軸子已給弄斷。斗篷也毀了。那可憐的車夫哭着說：「唉，我家裏還有孩子等我的米下鍋喲，可我還要賠車子呀。」方潮說：「不要哭，好兄弟，你的事就是我們大家的事，我身邊還有幾個錢，你拿去修車用吧。」他一掏錢，許多人都掏了錢出來，湊給那車夫。

羅媽媽身上的錢不多，掏出來後，又把剛才方潮送她的禮物，一塊燕子戲水圖案的花布拿出來，說：「你家裏有孩子，把這塊布給他縫件新衣服吧。」

那車夫起先不肯要，但是羅媽媽一定要他收下了。那車夫用手擦着眼淚說：「你們這些好心人給我留下名字吧，以後我要好好報答你們。我王仁一輩子都忘不了你們的。」

羅家這一家人最怕別人稱謝他們，一聽這樣說，幾個人的臉都一齊紅了起來，誰也說不上一句話。方潮是知道他們的，便對那車夫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工人階級，何分彼此，誰也用不着謝誰，你好好保重就是了。」

小夏送王仁走了一段路，那洋大副已爬上岸，他看見小夏護着那人力車夫，便灰溜溜地溜到船上去了。

羅媽媽向方潮告別，說：「方叔叔，你不會見怪吧？我把你送的禮物給了別人。我真要感謝你，你把小夏教得那麼好，這禮物才比金子還寶貴呢。」方潮笑着說：「這是工會的力量，也是小夏有一副硬骨頭。他是海員的兒子，老羅把這最寶貴的東西留給了他喲！」羅媽媽帶着孩子們，也帶着林中秀，回他們的家去了。

教堂響出了午夜的鐘聲，在燦爛的星空裏迴蕩着。夜雖深，商店也關上了門，但是飾櫥裏五顏六色的燈光還閃閃發亮。有些西洋人和洋化了的中國人從跳舞廳回來，從教堂裏回來，毛衣茸茸，香風陣陣。街頭巷尾卻到處有無家可歸的叫化子在寒風裏瑟縮着。

一陣陣悠揚的歌聲從教堂裏飄出來，歌頌着這個美麗的，神聖的聖誕之夜。「平安夜，聖善夜……」一聲跟着一聲高唱着。羅媽媽突然覺得心裏不好受，向孩子們叫着：「好冷呀！快點走！不然，會冷壞的！」

9 前夕

過了年，一轉眼又是六月了。一天傍晚，冬冬吃過晚飯，走出門口，在看李佐治跟丁小弟玩耍。李佐治跟冬冬的年齡差不多大。冬冬已不作興跟比他小的孩子玩了。因為他覺得自己長大了，要多想些正經事兒。

李佐治正在和小弟玩猜拳的遊戲，這遊戲叫「百姓怕官，官怕番鬼佬，番鬼佬怕百姓。」用手指在鼻子下面左右劃兩撇，便當是官；舉手到額頭行個軍禮，便當是番鬼佬；用手握着拳頭，便當是老百姓。這一回，李佐治舉手行軍禮，丁小弟伸出一個拳頭，李佐治這個番鬼佬給丁小弟的百姓打倒了。可李佐治不肯認輸，拔腿就溜。丁小弟邁開小腿在後面緊追着。冬冬不讓「番鬼佬」耍無賴，也邁開步去追李佐治，一手把他抓住交給丁小弟，那李佐治喘着氣不服地說：「冬冬，你當真的嗎？有真本事你怎麼不去打真的番鬼佬？」

正在這時，郭枝從後面出來了。這幾天，冬冬還是第一次見到他。郭枝拉着冬冬說：「冬冬，我帶你到外面玩去，好嗎？」

冬冬便擺脫了李佐治和丁小弟，跟着郭枝走，還問他：「郭叔叔，你要帶我到哪裏去？」

郭枝叔叔說：「等會兒你就知道了。」他從口袋裏拿出兩張紅綠色的紙來說：「冬冬，這上面的字，你都讀得出嗎？」

冬冬一看，那紙上寫得密密麻麻，又有許多驚嘆號。

這是兩張傳單，一張上寫的是：為「五卅慘案」帝國主義大屠殺我同胞告工友書，下面署名的是中華全國總工會。另一張是為「五卅慘案」告同胞書，下面署名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冬冬認不得這許多字，只有帝國主義和工友、工會這些字他認得，「五卅慘案」是甚麼他就不知道了。他嘆口氣說：「郭叔叔，我多麼想都認識這些字，這裏面是說甚麼的？」

郭枝便說：「這是傳單，裏面是說重要的事。在上海的日本資本家無故槍殺了中國工人顧正紅，引起了中國工人的激憤。5月30日，上海的學生和群眾在公共租界散發傳單和公開宣傳，竟然被英國捕房開槍射擊，當場把十幾人打傷打死了。這就是『五卅慘案』。現在，上海已實行三罷，就是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來抗議。這『五卅慘案』已擴展到全國去。全國的人民群眾都舉行抗議、示威。香港的報紙沒有報道這件事，當局不許報道。現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和中國共產黨便發傳單向全香港的市民、工人、學生報告這件慘案，號召大家團結起來對付帝國主義。我們工人現在天天都在秘密開會，那些便衣暗探也在暗裏盯着我們。我帶你去看看我們開會，你也應該長長見識了。」

郭枝帶着冬冬坐上電車，下了車就走到一幢房子的二樓上，門上有一個招牌，寫着：工、親、愛俱樂部。

冬冬詫異地說：「怎麼到俱樂部來呢？」

郭枝說：「唉，你以為我們工人俱樂部就是談談天、下下棋、打打牌的地方！沒有這個俱樂部的招牌，我們工人連團結在一起，開展一下活動的地方都沒有啊。快來，你看誰在這裏。」郭枝說得神秘。這時裏面已經給他們開了門，他們就進去了。

這俱樂部只是一個狹小的房子，這時卻熱烘烘地塞滿了工人，坐得擠擠的在聽誰講話。冬冬一看那講話的人，差一點叫起來，那

不是別人，正是方潮叔叔呢。冬冬沒有打岔，還在人叢裏找小夏哥哥和林中秀，可是都沒有看見他們。郭枝給他找了一個位置，讓他坐下。

方潮正在向大家介紹上海公共租界的情況，他說：目前在上海的帝國主義者都勾結在一起，開動了海軍陸戰隊、鐵甲車隊、騎巡隊、武裝巡捕，還組織了甚麼萬國商團在街上巡邏，任意殺害中國的愛國群眾。工人們毫不屈服，繼續進行反擊，他拿着一本從一個美國萬國商團團員斯密斯·洛梨身上繳來的日記。方潮叔叔在那裏沉痛地給大家唸着：

「我們在這裏天天早晨分派巡捕到各處去站崗。上半天就在禮查飯店喝酒打架，到了下午同晚上呢，去槍殺那些發了狂的中國人……排槍聲起，登時便有幾個人吃着子彈，四個人死在捕房外邊，有許多死的傷的，都歪歪斜斜地躺在街心……門上濺的血有幾英尺高。路上因為流血過多，漸漸地濘滑起來。死在前一排的人簡直被打成碎塊，因為我們用的是柯利時四十五號式的快槍。」

方潮的聲音都變得沙啞了。他又翻過一面去繼續讀着：「我們一共有十八九個人，都拿着打棒球用的棍子……我們打斷了許多中國人的頸骨，打破了十二三個中國人的腦袋，捶碎了一個中國人的背脊，打爛了許多面孔、鼻子、手腳。第二天飯後，我們又全副武裝，持久地同他們對敵，打死了十多個人，有許多人成了終身的殘廢，南京路上流了許多鮮血……」

方潮的聲音變得模糊起來了，因此，往下幾句冬冬都聽不清楚。後來，方潮清了清喉嚨，才繼續唸下去：「我們又開起了兩輛鐵甲車，開足馬力，直往人群衝去，這種車子開過去之後，發生的慘狀真是厲害得很，軋死了兩個人，他們的內臟擠得滿街都是……我們出盡了風頭……」

讀到這裏，方潮再也讀不下去了，工人們也聽不下去了，人們在憤怒地喊着：「我們一定要向帝國主義者討還血債！」冬冬握着小拳頭，熱淚簌簌地從眼裏流下來。

方潮說：「我們不怕帝國主義者勾結在一起，只要我們工人團結起來，力量就更大。現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召集了全港工團聯席會議，三百多個工會代表一致通過，向香港殖民地當局提出六項要求：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選舉、勞動立法、減低房租、居住自由，限他們在四十八小時內答覆。如果不答應，我們就實行罷工！」

方潮一說，工人們都紛紛舉起手來響應說：「當局不答覆，我們都要罷工！香港是我們勞動大眾建設起來的，我們一停手，管叫它成了死港、臭港！」

大家激昂慷慨地發表了意見之後，方潮又說：「大家這樣齊心就好。我來給大家說一個故事吧。」

冬冬是最愛聽方叔叔說故事的。可是為甚麼在這麼緊急的關頭，他還要講故事呢？

方潮說：「這是我剛聽來的，講的是猴子的故事。

「從前有一隻猴子，給賣藝人捉住了，用鎖鏈鎖住了脖子，跟他走江湖去賣藝。猴子很害怕那個賣藝人，因為他手上常常拿着一條鞭子，劈啪作響，打在身上，又燙又痛，猴子只好聽他的話，叫幹甚麼就幹甚麼。

「這猴子是一隻頭腦機靈的傢伙，給鞭子打得多了，便開始研究鞭子是甚麼東西。後來，牠得出了一個結論，這鞭子也不是一件壞東西。它的一頭會打人，可是另一頭卻是很和善的，只要你能拿住那一頭，它還會乖乖地聽你指揮，幫助你成為一個有權威的人呢。

「牠窺伺了很久。有一天，那賣藝人睡熟了，猴子便偷了那條鞭子，跑回原來居住的山上來。

山上的猴子正在想念着牠呢，看見牠回來都熱情地圍攏來，向牠問好，大哥前，大哥後地叫着。

「哪知道，這猴子竟翻了臉，說：『以後我不能和你們稱兄道弟了。甚麼動物都得有個頭頭，我就是你們的頭，要叫我大王，聽我的指揮。因為我在外面見了世面，還有一條很威風的鞭子，光是聽它吼着的聲音都叫你們怕得要命的。以後你們當中誰不聽我的話，冒犯了我，我會叫牠嘗嘗這鞭子的滋味的。』有一隻頑皮的猴子，自恃是牠的表弟，偏不叫牠大王，叫了一聲表哥，還裝了一個鬼臉。那猴子便狠狠一鞭子向牠揮過來，可憐那猴表弟的鬼臉馬上變成了哭喪臉。其他的猴子也嚇得面面相覷，只好聽這猴頭大王的話了。

「猴頭大王給猴子們定了一些規矩。每天牠們找回來的食物，要貢獻三分之一給大王，否則就要挨大王的鞭子。猴子們不敢不依從，那找不到食物的猴子，吃大王的鞭子是不少的。

「但是，猴子究竟不是很笨的動物呀，鞭子挨多了，牠們慢慢起了懷疑：大家不都是猴子麼？為甚麼有了那條兇惡的鞭子就那麼神氣呢？要這樣老向人家要東西和打人的大王有甚麼好處呢？

「有一天，有一隻老猴子，老得連爬樹的本領也沒有，找不到果子給那大王。大王氣了，就揮動鞭子打牠。老猴子痛得吱吱叫，連走避也沒有力氣。猴子們再也忍不住了，一齊擁上前去，攫住了猴頭大王的手，把牠的鞭子奪過來，重重地抽牠幾鞭，罵牠說：『你算甚麼猴子大王，見過甚麼世面！你不過是一個奴才罷了。你拿了敵人的鞭子，不是用來對付敵人，卻殘害自己的同類，要你這類大王有甚麼用處！』」

這故事說過了，工人們都笑起來，說：「該打！該打！我們工人裏面也有這種奴才，藉主人的鞭子來打我們，我們還沒有打過他們哩。」

方潮說：「所以呀，我們要支援五卅運動，要罷工就得齊心。也得提防這類沒良心的工賊來破壞我們，他們是在我們的隊伍裏面，帝國主義做不到的事情，他們都可能做到的。」

這時，方潮已看到冬冬了，便招呼他過去跟他講話。原來，皇后船到了上海的時候，方潮害了病，就上岸留醫。他是在上海親眼看見五卅慘案的。他告訴冬冬，小夏和林中秀都跟了船出海。蘇兆徵卻沒有參加最後這次航行，他在海員工會辦事，正領導着大家醞釀罷工呢。

這時有一個青年工人走過來，對大家說：「說曹操，曹操就到。我們工人裏面就有那猴頭大王。我看見街上有些鬼頭鬼腦的人向我們這裏走過來，大概是便衣警察，不知道是誰報的信。」

方潮笑着說：「幸虧我們有準備，大家就散開吧。」

工人們一個個離去了。方潮便和郭枝帶着冬冬下樓。他們剛走到車站，恰巧一輛電車駛過來，三個人便上去了。可是，車頭那邊也有兩個穿着黑膠綢衫褲的人馬上跟上來。冬冬一看，這兩個家伙獐頭鼠目，心裏不禁緊張起來，緊緊地靠着方潮叔叔。方潮低聲問他說：「你跳過車沒有？」冬冬搖搖頭，又馬上點點頭說：「可是我敢跳！」方潮說：「等一會你跟我們一起跳，腳一着地，身體馬上向後仰，知道嗎！」

電車噹噹地在鐵軌上走着，方潮向郭枝遞了一個眼色。郭枝站起來，從口袋裏取出一隻小鐵匙，把車門的鎖一擰，開了門，跟着他和方潮護着冬冬，都跳了下去。冬冬記得方潮叔叔的話，腳一着地，身體就往後仰着，竟然安全着地了。那兩個穿黑膠綢衫的從車

子上探出頭來，無可奈何地看着，噹、噹、噹，電車加快了速度，把他們拖走了。

方潮輕蔑地笑着說：「怕死鬼！我才不相信你們有這個膽！」他拍着冬冬的肩膀說：「好樣的，咱們海員的兒子就敢頂十二級颱風！」

到了拐彎的地方，方潮對冬冬說：「把今晚的事情告訴你媽媽和姐姐，我有空就上你家去。」他們就分手了。

10 爆發

這幾天，「五卅運動」像怒潮一樣把香港群眾捲進去。香港政府再也無法遏制得住。街上、茶樓上、學校、寫字樓到處都談論着「五卅慘案」。有血氣的中國人都非常忿慨，有些人還纏上了黑臂紗，為死難的同胞誌哀。

香港政府不答應工人提出的條件，工人就堅決罷工。1925年6月29日，偉大的省港大罷工便開始了。當着工人停下手來不幹活的時候，這個世界會變成甚麼樣子呢？

看吧，天色才濛濛亮，電車剛開到馬路上，只聽罷工的汽笛一響，就嘎地停下來，司機和賣票的都昂昂然從車上走下來，邁開大步走了。一列列的電車，像一串串死了的甲蟲一樣，躺在路上。

海員工人罷工了，幾十條大洋船，像被釘在海上一樣，煙囱不冒煙，汽笛也啞了。

印刷工人罷工了，報紙沒有了。交通斷絕，消息不靈，香港變得癱瘓了。

各行各業都跟着罷工，市面冷冷清清。這時快要過端午節，往年正是熱鬧的時候，現在，到哪裏也難看見一隻粽子了。

到處散發着以精美的印刷技術印製的香港工團代表聯席會議的罷工宣言書，莊嚴地向人們發出了正義凜然的宣言：

「帝國主義除了對我們進行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侵略以外，還加以武力的屠殺。是可忍，孰不可忍！故我工團代表聯席會議，一致決議與上海、漢口各地取同一致行動，與帝國主義決一死戰……」

這時，香港總督史塔士也宣佈了特別戒嚴令。大街上，警車橫衝直撞，警笛亂叫。大海上，軍艦上大炮的炮衣都卸下來了，一個個黑洞洞的炮口對準了岸上的和平居民。所有英國陸軍部隊，海軍陸戰隊，後備警察都全副武裝地在街上巡邏了。霎時間，香港成了一個恐怖的世界。

工人們沒有被他們嚇唬住。馬路上還是人來人往，成群罷工的工人和他們的家屬們，揹上包袱，提着行李，踏着輕鬆而穩定的腳步，談談笑笑地離開香港。他們對那些武裝英國警察報以輕蔑的瞥視。

在羅家和丁家，孩子們也盼望快回廣州去。「媽媽，我們甚麼時候才走啊？」冬冬拉着媽媽問。

正在這時，方潮來了。孩子們紛紛把方叔叔圍住。

羅媽媽說：「方叔叔，我是想馬上就走的，小春、小夏都是工會的人，工會決定的事，我們怎麼會不執行呢？但是小春、小夏還沒有回來呀。」

方潮說：「那個你不必憂心。前天工會已用電報通知所有的大火船了。他們的船上會接到電報的。你們可以先回到廣州去，等候他們。你們是工人家屬，得帶個頭啊！」

丁媽媽坐在那裏，一言不發。丁金說：「媽媽，我們也得回去，我們都是有熱血的人。我們全家回去了，爸爸也就會罷工回去

的。」

丁媽媽長嘆了一聲說：「方叔叔，不是我不想回去。回廣州我們怎麼生活呢？我們都是在國內找不到活幹才到香港來。廣州、中國，都是長期內戰，年年要逃難，歲歲要逃荒的。我們攜男帶女，將來怎麼活下去啊？」

方潮說：「哎呀，丁嫂子、羅嫂子，如今廣州可不同從前了。從前真的就是你說的那個樣子，你爭我奪，民不聊生。所以孫中山搞革命，搞了幾十年都不能成功。從前年起，孫中山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幫助，組織了國民革命政府，實行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孫中山雖然今年三月十二日死了，但是現在掌權的人，都是國民黨的革命派，是真正要革命的。這次蘇兆徵領導我們省港大罷工，就是得到這個革命政府的支持。他們給我們甚麼都安排好了。那些在廣州搗亂的軍閥，都給趕走了。原來那些反動軍閥的煙館、賭場、遊樂場，都已關閉，騰出地方來做罷工工人宿舍。唔，這是一個真正的革命政府。將來，還要領導我們從廣州出發北伐，直搗北京，打倒北洋軍閥，讓大家過獨立、自由、民主的生活呢。」

羅媽媽說：「丁嫂子，你聽聽這多麼好。難怪帝國主義在這裏嚇唬我們，說我們回到那個窮窩子就會餓死呢。他們就是怕我們革命呀！」

丁金早已耐不住，拉着媽媽大嚷：「別聽甚麼謠言，他們怕我們革命，我們就偏要回廣州革命去！」

丁金這一嚷，那個李師奶也大搖大擺地走過來了。這幾天她的心情不好，因為工人罷工要回廣州，都走了，她的房子就租不出去啦。她以極其罕見的笑容對他們說：「怎麼好好的你們也談起罷工來呀？我剛才在街上聽說，香港兵頭宣佈了幾條：禁止糧食出口；

限制銀行提款，每人不得超過一百元；禁止攜帶金圓銀圓出口，離開香港，每人只准攜帶五元。」她故意一字一頓，清清楚楚地像唸書一樣說，然後，又用眼睛瞟着羅媽媽和丁媽媽說：「你們有多少鈔票、金銀要帶我可不知道。但是，只是第一條，不准糧食出口，沒有洋米給你們吃，怕餓死也有份啊！」

丁金給她一打岔，一臉子不高興，只拿眼睛盯着她，方潮卻正經地對她說：「李師奶，時世不同了。以前我們不爭氣，要吃外國的白米。現在農民都有了覺悟，許多農民加入了農會，農民都支持我們工人罷工，他們有米給我們吃的。我們中國是個以農立國的國家，如果我們禁止白米出口，怕蹲在香港的人才沒米吃哩。」

一段話說得李師奶啞口無言。羅媽媽拉了拉方潮說：「罷工後我都沒出去看過，我們到外面走走吧。」

於是，方潮和羅媽媽幾個人擺脫了李師奶，來到大街上。

羅媽媽告訴方潮：「我們決定明天就走，我想丁嫂也會跟我們一起走。我們兩家人就是一家人。」

方潮想了想，說：「羅嫂子，我現在改變了主意。我過兩天就走，讓丁嫂和孩子們跟我先走，廣州那邊會有人招呼他們的。現在香港政府在千方百計破壞我們罷工，阻撓我們工人離開香港。我們需要有人做一個家屬的思想工作，和幫助他們離開，羅嫂子我看你最合適不過了。你暫時留下來吧。」

羅媽媽吃了一驚說：「我的嘴這麼笨，也沒有做過這種事，能行嗎？」

方潮說：「我過去也沒有做過這種事呢，現在誰也要管國家的大事呀！工會會教你怎麼做的，你怕甚麼？況且，你在這裏等等小春和小夏，一起再回去不好麼？」

丁金聽見這麼說又急了：「羅媽媽呀，你不走我媽媽也不走

的。」

羅媽媽說：「這個你放心，我會說服你媽媽的。我叫小秋先跟你們回去，我知道你們兩個人離不開的。冬冬這頑皮鬼還是留在我身邊當個助手好了。」丁金便點點頭。

方潮拍起手說：「瞧，羅嫂子，你一做這工作就做出成績來，誰說你不會呢？」

這時，冬冬可給碼頭上一件事吸引着，招手叫他們都走過去看。

原來，在天星過海輪渡的碼頭上，正聚集着許多人在看熱鬧。開渡海小輪船的中國工人罷工了，那小輪船只好由英國水兵來開。五六個人集中在機房，指手劃腳，船隻離碼頭兩三丈，總是無法泊碼頭。碼頭上也有幾個英國水兵，站在那裏等船上的水兵把繩子拋過來，可是總接不住。

這真是罕見的奇景，往常這船兒在中國海員手上，像一條魚兒似的在水裏游去游來，現在在這些洋水兵手上卻像活蝦一樣又蹦又跳。船在跳着，人也在跳着。船猛撞在碼頭上，船上的搭客們有些給碰得倒栽蔥。

岸上的人看了又好笑又好氣，說：「平常那麼神氣，原來都是那麼窩囊！」

又有人笑罵着：「今年端午節沒有龍舟競賽，看看這個也算有眼福了。」話猶未了，只見船上的水兵又把大纜繩拋出來了，這邊一個水兵也手忙腳亂地伸手來接，立足不牢，只聽咕咚一聲，那邊的纜繩下水，這邊的人也跟着跌下水了。

丁金、小秋和冬冬都覺得很開心，高興得拍起手來。

丁金說：「哼，讓他們來和中國工人鬥吧，勝利總是我們的。」

方潮對她點着頭說：「是啊，我們該有這個信心。可是，前面

的困難還很多，這不過是個開始罷了。」

11 再會吧，香港！

經過兩天張羅，丁媽媽就帶着小金、小弟和小秋先回廣州。李佐治聽說他們要走，沉不住氣了，一早就過來幾次，苦着臉對冬冬說：「我們學校也不上課了。老師罷教，學生罷課，他們好些人都要離開香港。我媽媽不給我走。冬冬，你不要走，走了就沒有人陪我了。」

冬冬很正經地說：「我們是工會決定的，要走的時候就得走。」說完，跟着媽媽去送丁媽媽他們一行。

他們一走到街上，方潮也趕來，會齊一塊兒到碼頭上去。

這天，天文台掛出了一號風球。預告着天氣會變。天上雖然有太陽，可是雲層很厚，開始颳着一陣陣狂風。街兩旁的店子十家有九家關了門，菜市也收了攤。街上到處堆積着垃圾，因為清道夫也罷工了，沒人打掃，狂風一捲，把拉圾吹得滿街滿巷，臭氣熏天。

他們走到干諾道上，這裏卻空前擠擁，因為這是大碼頭所在地。雖然掛了颱風信號，人們還是急於離開香港。這天的「西安」船不停航。在碼頭周圍，人們排了一條條的長龍，每條龍都拐了幾個彎，有的是今天下船的，有的是買明天、後天的票的。兩天前，離開香港的不過是工人和工人家屬。現在，許多市民也趕着要離開。有些是愛國群眾，激於義憤，和工人採取一致行動，離開香港。也有些是有錢人家，怕留在香港沒吃的，沒用的，也爭着離開了。這些隊伍本來就很擠，加上香港政府又派了大批差人去搜查行李，留難旅客。因此，那條人龍的移動，比螞蟻爬行還要慢，方潮

帶着丁家一家人站在行列裏。冬冬跟着媽媽在旁邊站着，腿也站得酸了。

碼頭對面有三間大洋行，門關上了，卻在門口掛着一塊很大的木牌，上面寫着：「本店休息三分鐘。」在木牌下面，放了一盤沙。三間洋行都一樣。那些候船的人看見了，都議論起來。

冬冬不明白那是甚麼意思，便問方潮。方潮冷笑着說：「那些洋鬼子平常就說中國人愛國只有三分鐘熱度，像散沙一樣，不能團結在一起。這是他們諷刺我們罷工呀！」

冬冬沒說甚麼，就跑到那幾間洋行面前，三拳兩腳，把牌子打倒了，沙盤踢翻了。人們都拍手稱快，還說：「洋鬼子真是有眼不識泰山，叫他們先看看我們的孩子再說吧！」

好一會，行列才前進了一段路。前面卻聽到呱啦呱啦地吵鬧聲，還有啼哭的聲音。原來差人在檢查一個女工，硬要她把手上的結婚戒指脫下來，那女工怎麼也不給，和差人吵個不休。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她的褲帶給差人搜查出來。裏面都是一束束的鈔票，一截一截，像香腸一樣。差人要沒收她的，她放聲大哭，說這是她一生的積蓄，要沒收，她就要跳海了。那差人的身邊，已堆了一大批鈔票和銀元、首飾。吵鬧的聲越來越多了。

到丁媽媽受檢查時，還差二十分鐘就開船，天上已烏雲密佈了。

他們的行李非常簡單，一看就知道沒有甚麼要檢查的。可是差人偏偏要在雞蛋裏找骨頭，把一條小手絹，一對襪子都翻開來。忽然，差人在小秋的包袱裏看到了那條白色的絲巾，好像發現了一個秘密似的，拿起來揚了幾下，問小秋說：「是你的？」

小秋說：「當然是我的。」

那差人退後一步，把小秋從頭到腳打量一番，說：「哼，是你的？我不信，你不可能有這樣好的東西！」他突然變了臉，氣咻咻

地看着小秋，「你說！」

羅媽媽、丁媽媽、丁金、冬冬都緊張地望着小秋。小姑娘從沒有給人這樣熊過，不知會怎麼樣呢！

小秋盯了那差人一眼，用很平淡而清晰的聲音說：「這塊絲巾是我的。我媽媽是工人，是她親手織的。只有工人才會織出這樣好的東西來！」

她的話一說完，排隊的行列便向那差人爆發出一陣笑聲。那差人剛想瞪眼睛，突然，轟的打了一個響雷，幾點像銅元大的雨點從天上打下來。有人在行列裏大叫着：「烏忌！白忌！烏忌！白忌！」那些差人便都往海上望過去。

整個大海都在呼嘯着、翻騰着。那驟然降臨的疏雨激起了一陣陣的小浪花。在疏雨後面，有一大群黑古隆冬的東西，正朝着岸邊游過來。原來，香港人把海豬叫做「烏忌，白忌」，認為這些東西一出來就翻風搞雨，是不祥之兆。那些差人忙收拾鈔票珠寶穿雨衣，已顧不上檢查了。趁着這個亂勁，丁媽媽、小秋一批人，就一擁而過，上船去了。

雨點雜着雷聲，淅淅瀝瀝地下着。羅媽媽和冬冬還在岸上等船開行。那一群「烏忌、白忌」也逐漸近了。原來那是一些人，足有上百人，他們衝開風浪，直向岸邊游過來。

冬冬的眼睛利，一眼就認出人來了，拉着媽媽叫着：「媽媽，小春哥哥回來了!」

羅媽媽不相信他的話，眯着眼睛說：「你怎麼看得清楚？小春哥幹嗎要這樣回來呢？」

冬冬嚷着說：「是他！你不看見那個藤籃，小春哥哥抱着它游水的！」

羅媽媽這才注意地看，這群英勇的泅水者離她還好遠。那翻騰

着的巨浪一忽兒把他們打下去，一忽兒又把他們舉起來。他們隨着巨浪的前湧後拋頑強地游着。

雷聲一陣比一陣響亮。雖然是白天，天上和海上都像一張水墨畫一樣，連成一片。天上出現一條開叉的，紅色的電光，海上也出現一條開叉的，紅色的電光。在岸上，人們都屏息看着這上百人游水的人，忘記了全身被雨水打濕，也忘記了送船和搭船了。

羅媽媽的眼光在那上百個人中間尋找，終於落在一件小小的東西上，這是她最熟悉的舊藤籃，從前是爸爸用，現在是兒子用着的。它走在最前面，一忽兒浮，一忽兒沉，可是不斷地在前進。羅媽媽只覺得她的心也跟着這藤籃一浮一沉地泡在水裏，她的眼睛也泡在淚水裏了。

那些英勇的游水者也越游越近了，為首的就是那個抱着小藤籃的小春。是的！就是他。冬冬在拼命地叫着哥哥。在船上的海員們齊口合聲地向他們大叫起來。

小春從水上冒出來，高聲向方潮喊着：「我們全都回來了！船長故意讓船不靠岸，怕我們罷工。可是，我們全體中國船員都跳下海，游水回來了。」

船上、岸上都聽到了，一齊同聲叫好，雷聲給歡聲蓋過了。火船的汽笛響了也沒有人聽見，船緩緩地開行，誰也不注意了。

方潮提高了嗓子向小春問：「你們不用上岸了，跟我們一起到廣州去好嗎？」小春一招手，那一百人都向着火船游過去。

冬冬在岸上只急得手舞足蹈，嘴裏大叫着：「小春哥哥，我們在這裏啊！」

小春回過頭來，那明朗的臉上露出了愉快的笑容，大聲說：「媽媽，冬冬，我看見你們了。」

羅媽媽揩去眼裏的淚水，說：「小春，你先到廣州等我們

吧，我們還有點事，我要跟小夏、冬冬一起回去。」

小春又愉快地朝着媽媽和弟弟笑了笑，向他們招着手說：「再見！到廣州再見！」岸上的人一時都忘了自己是送誰來的，也一齊向他們招手再見。

船上敲起鐘來，船長下命令，叫這條大火船停下來，等這百多條好漢上船。可是小春豪氣地揮揮手說：「不用了，我們會趕得上的。」只見在烏雲翻滾的天空下，深藍的海上翻起了百多朵浪花，霎時間，把船圍住，每朵浪花裏都鑽出一個勇敢的海員來。他們沿着船頭船尾，飛到船上去。

天上的轟雷又響了。火船開足了馬力，在群眾歡呼聲中揚長駛去了。

12 不做奴才

羅媽媽送走丁媽媽她們，帶着冬冬回家，一開門，就見李師奶笑吟吟地跟她打招呼：「哎唷，怎麼才回來？有人等着你呢，在我前廳裏，你去看看。」

羅媽媽覺得奇怪，李師奶的前廳，從來不給他們用的，今天為甚麼這樣大方呢？她帶着冬冬進去。原來廳裏有一個西裝革履的人在那裏。羅媽媽奇怪地自語着：「誰呢？我不認識。」

冬冬說：「哼，我可認識哩！」

這時，那個人已迎上來了。他笑吟吟地把嘴裏的金牙齒全露出來，說：「是羅大嫂嗎？那麼早就出去了！」

羅媽媽說：「你是找我的嗎？我可沒有見過你。」

那人便說：「我叫林順記，是丁良同船的伙計。」

羅媽媽說：「丁良怎樣了？是他託你來找我的嗎？

林順記說：「不！不是他託我來的。他還在行船，在大西洋

呢。我自己在君主館裏歇腳，管些事。我是為了一些事來找你們的，想不到丁嫂已回廣州去了。」他從桌子上拿起一個紙盒說：「真該死，過節都買不到粽子！這是我從船上拿來的西餅，送給你們過節。」他故意彎下腰來向冬冬做了一個鬼臉，說：「來吧，小饞嘴的，給你吃。」

冬冬沒有伸手去拿，卻倒退了一步，站在媽媽身邊。羅媽媽說：「謝謝你，我們不要。你找我有甚麼事嗎？」

林順記便放好了餅乾，說：「大嫂，我看你是一個明白道理的人。我們做工人的是捧着人家的飯碗吃飯的，最怕的是打爛這個飯碗，現在紛紛罷工，那不是自己把飯碗打碎，把荷包倒吊嗎？我在館裏聽到船上大班親自告訴我，現在丟下工作不管就走的，將來再休想復職。羅大嫂，你兩個兒子那麼辛辛苦苦頂了老羅的工，為甚麼又要自己打爛自己的飯碗啊？你這老媽媽和這小弟弟將來靠誰人養活呢？」

羅媽媽聽林順記把話說完，全明白了。她雖是第一次認識林順記，可是，聽丁嫂嫂說過他許多次了，這就是那個叫丁良去賭錢，去陪他亂逛的人。為甚麼這次竟然光臨這裏，又送西餅給她？原來，為的就是叫她的兒子不要罷工。她在想着，沒有回答林順記，林順記等不及了，又說：「羅嫂子，看見眼前這個情況，大班氣得很呢。我對他說，你別發脾氣，別人不會管孩子，羅家的嫂子會管孩子的，我保管叫他們回來開工。大班這才高興。他說，如果你的兒子回來開工，還可以每月多加五元的工錢。噢，你一個月的伙食也不過是五塊錢呀。你看老闆多大方，你還是叫他們回去開工吧。兒子是聽你的話的。」冬冬看着媽媽，唉，媽媽可知道他是個壞蛋嗎？

羅媽媽這時很乾脆地說：「我的兒子都是聽工會的話的。工會

告訴他們怎麼幹，他們就怎麼幹。這個我管不着，你更管不着。」

林順記劃着火柴，點燃了煙，深深吸了一口，說：「聽你這話，你也相信工會囉？」

羅媽媽說：「工人家屬不相信自己的工會，還相信誰呢？」

林順記又噴了一口煙，說：「哼！工會！工會再強也拗不過人家的政府呀。人家老闆有錢，政府有兵又有馬，怕你個屁！羅嫂子，老實告訴你，你們的小夏昨天已給香港皇家政府抓到法庭去了。他們皇后船不進港，直接回航，這是船長的臨時措施。皇家派了差人上船督促。那些不肯開船的中國船員都給抓起來了。裏頭就有你的兒子羅小夏和乾兒子林中秀。昨天過了堂，判了三個星期的苦工監。好硬的口氣！人家問他坐牢還是開工，他還說寧可把牢底坐穿也不開工啦！」

羅媽媽的臉色變了。這時冬冬已經忍不住叫着：「怎麼，你們把二哥哥和林中秀都關起來了！」

林順記說：「小弟弟，講話得有分寸。怎麼是我關了你的哥哥！那是皇家的苦工監，進了監還要做苦工，好人也變成了鬼呢。你該認識我林順記是甚麼人！我是個軟心腸的。我給你二哥說盡了好話。皇家那個師爺說，現在船停泊在港口外，還沒有開走，只等這幾個工人回心轉意，改邪歸正，好回去開船。我和你們老羅生前不同一條路，也同過一個館口的。我不能看你們一家挨餓，就親自來看看你們。師爺就是等你捎句話給小夏。你是會做親娘的，一句話就叫他開工，依舊吃好穿好，還加工資。你要是糊糊塗塗，聽別人擺佈，跟人家罷工，皇后船一開，就後悔莫及了。」

羅媽媽緊緊地握着冬冬的手，像從前好幾次遇事時緊握着冬冬的手一樣。她的眼睛裏滿含了淚水，喃喃地自語起來：「小夏，你真的給抓到苦工監裏頭了？」

林順記乘機又說：「坐苦工監，苦啊，慘啊！你這做媽媽的難道不心疼嗎？」

此時冬冬緊緊地握着媽媽的手。他怕媽媽心疼受不了。

媽媽是心疼的，可頭腦是清醒的。她帶着痛苦，卻是鎮定的音調說：「我們做工的人哪有自己願意罷工的，是迫不得已才這麼做。帝國主義不把我們中國工人當做人，隨便要關就關，要殺就殺，這才迫着我們罷工。現在又關到我的兒子和乾兒子頭上來了。我的兒子有媽媽生，媽媽養；別人的兒子也有媽媽生，媽媽養的。別人的兒子被關在牢裏有的是，我為了幾個錢就叫兒子不罷工，能對得起人家的兒子和媽媽嗎？」

林順記越聽越不是味道了，把牙齜着說：「甚麼兒子、媽媽、我都聽糊塗了。反正兒子是老羅留下來的，你這樣做對得起老羅嗎？你嫌錢少我再叫老闆多加幾塊錢吧。」

一直在旁邊的冬冬聽得不耐煩了，搖着媽媽說：「媽媽別說啦，他聽不懂你的話的。」

媽媽搖頭說：「林先生，你說要對得起老羅，老羅生前常對我說，我們窮人，給人家拼死拼活賣力氣是不得已的，只好做奴隸養家餬口，可不能做奴才。我不會說話，就按老羅說的做吧！那些東西你拿回去，我不要！」

林順記一聽，把沒燒完的紙煙猛然從嘴裏拿出來，摜在地下狠狠踩了一腳說：「好吧，以後你別後悔就是！」悻悻地把那盒西餅拿起，掉頭就走了。

林順記一走，李師奶就進來了，她看着羅媽媽嘆口氣說：「你這個人真是死心眼，人家好好跟你說話你都不聽。真可惜！那盒西餅倒是上好的牌子，是嘉頓公司的。」

羅媽媽沒有作聲。

李師奶又說：「唉，只可憐你那小夏，年紀青青的，就做了監躉(監躉是罵坐牢人的話)！」

冷不妨李佐治這時從後面跳了出來，說：「不！不是監躉，是英雄！是大英雄！我們學校今天全部罷課，響應罷工。今天，差館把我們兩個阿Sir(阿Sir是老師)抓去了，說要坐苦工監。我們都說他們是大英雄。明天，有三個阿 Sir 要帶我們去探監。」

李師奶生氣地說：「你這個小猴子，不知天高地厚，這裏沒有你說話的地方！」

李佐治說：「不是我說的，是阿 Sir 說的。」

李師奶說：「誰說的也好，明天不許你去探監！」

李佐治這時卻頑強起來了：「媽，阿 Sir 都罷教了，許多阿 Sir 回到廣州去了。現在你不理人家，人家將來回來就不教你，說你是不愛國家的涼血動物哩！」

當李佐治母子倆吵着的時候，冬冬已拉着媽媽回到自己房子裏。媽媽沒有流眼淚，只是在翻東西，看看明天要送哪些衣服給小夏。冬冬也在揀自己的衣服，準備送給林中秀，媽媽要他挑幾件好一點的。

夜裏，他們臨上床時，忽然聽到門口有輕微的響聲。

原來那是李佐治的聲音，輕輕地叫着冬冬。

冬冬問：「做甚麼？」

李佐治說：「我媽媽不准我明天去探監。你們如果在監裏看到我的幾個阿Sir，給我捎封信給他們吧。我是摸黑寫的，也許寫錯許多字，請他們不要怪我啊！」

羅媽媽想說不一定見到他們。可一想是孩子的心意，就不做聲了。

冬冬卻肯定地回答說：「好，我叫小夏哥哥交給他們。佐治，

我們等小夏哥哥一出來，就回到廣州去，不在這個鬼地方了！」

13 在革命的土地上

當羅媽媽正義凜然把林順記攆走的時候，那西安船已乘風破浪駛到茫茫的大海上了。

那些游水上船的船員們坐在乘客中間，最受歡迎。人們紛紛拿來乾衣服讓他們換下濕衣服，拿來餅乾等食品給他們吃，把他們圍在甲板上問長問短，十分親熱。一會兒，暴風雨過去了，太陽又把光輝照到海上來。

小秋和丁金是海員的女兒，可是在海上航行這還是第一次，一切對她們都是新奇的。大海的茫無邊際，大海的變化無常，使她們多麼驚奇啊！狂風大雨，大海是水天融渾的小墨畫；天朗氣晴，大海又是水天一色的水彩畫！小秋不禁問丁金：「丁金呀，你說大海好看，還是天好看呢？」

丁金說：「當然是大海！你看那海浪拋來拋去多好玩！」一陣大浪湧過來，丁金把身子往上一挺，得意地說：「難道天上會有這個嗎？」

小秋笑着抬起頭說：「你看那白雲，不也是天上的浪麼？」

丁金說：「可就是沒有海浪夠勁呀。」

丁小弟正想站起來說甚麼，浪一來，船身一顛簸，他叭噠一聲跌倒了，便說：「我不要浪，我要像棉花糖那樣的白雲！」

丁金一面攙着小弟，一面說：「你只知道吃呢。你看見那群海鷗沒有？牠們甚麼風浪都不怕的。」

小秋回頭一看，那群海鷗美極了。牠那雙修長的翅膀，比浪花還要潔白。不管浪頭有多大，牠們總是迎着風浪飛，一忽兒拍着

翅膀往天上衝，從容不迫地在風裏滑翔，一會兒挺起胸脯，落在起伏不平的波濤上，悠然自得地隨波上下。牠們對那比自己大上一千倍、一萬倍的大輪船毫不害怕，一會兒像開路先鋒在前面盤旋，一會兒像好朋友似的，依依不捨地在後面追逐着。

小秋快樂地了望着，想着：我們能像海鷗一樣，那該多好啊！

船鼓足馬力前進，漸漸看到陸地，看到陸地上的綠樹了。方潮便指給她們看：「這裏是虎門，我們要進入珠江口了。」

丁金向前一望，海水在這裏變得平靜了。在虎門外邊，海水分成兩種顏色，一邊藍湛湛，一邊黃澄澄，互相衝擊，成了一條明顯的分界線。

丁金便問：「為甚麼這地方叫虎門呢？」

方潮説：「這裏是珠江進入大海的門，你看見那兩塊大石頭了嗎？那塊大的叫大虎，另一塊小的叫小虎，再過去就看得清楚了。有了大虎、小虎守着門口，所以這裏叫虎門。」

丁小弟看了看兩塊石頭便説：「它們還真像一對虎呢，不知道為甚麼跑到水裏來了？」

一直在打瞌睡的丁媽媽聽説到了虎門，也睜大了眼睛告訴小弟説：「在家鄉聽老人説，這是玉皇大帝因為他的女兒偷偷走下凡間，就派大虎和小虎追她回來，追到這裏來的。」

丁小弟緊追不捨地問：「後來呢？」

方潮笑嘻嘻地接上説：「我是這裏的人，這故事從小媽媽就告訴我了。大虎小虎兇猛地追着小姑娘，太乙真人打抱不平，把他的手杖拋到下邊。手杖變成一條河，攔住大虎和小虎，救了那玉皇大帝的女兒，還把大虎和小虎變成河裏的大石頭呢。」

丁小弟説：「這樣結尾的故事才好聽呢。」

方潮説：「我還有更好聽的，不過那不是故事，是真事了。」

他指着岸上說：「那一邊叫虎門炮台，這一邊叫太平鎮。我就是在太平鎮長大的。就在虎門這裏，我們曾和英國打過兩場大仗呢。」

小弟說：「我們贏了還是輸了？」

方潮嘆了一口氣說：「本來是贏的，後來就輸了。」

丁金和小秋差不多同時都問：「為甚麼？」

方潮說：「當年呢——八十多年前，英國人把鴉片運到中國來，中國的一個好官，叫林則徐的，把鴉片煙集中到太平鎮那裏，挖了兩個像游泳池那麼大的池，用石灰把煙全銷毀了，還用河水把它沖得乾乾淨淨。這兩個銷煙池現在還在呢！林則徐知道英國人不肯就此罷休的，就訓練了海軍(當時叫水師)，準備戰鬥。又在這裏築起了三道防線，第一道防線便是虎門炮台，你們看見了嗎？」

船慢悠悠地駛過去，小秋、丁金、小弟踮高了腳望去，綠樹中隱約可見一些磚牆，炮台可能隱到裏面，連影子都看不到。方叔叔說：「那炮台能四面旋轉，威力很大，可惜你們見不着。英軍後來真的進攻虎口，就挨了這幾門大炮迎頭痛擊。這幾門大炮是佛山的工人自己鑄造的。工人們愛國，恨洋鬼子。本來規定打一千斤重的炮。他們加了料，添到一千二百斤。這些炮在戰爭中給中國人民立了功，人們管它們叫功勞炮呢。」

小秋說：「那麼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線呢？」

方潮說：「第二道防線是在河上豎起了許多木樁，阻止敵船前進。第三道防線是在河上架起了許多大鐵索，攔住敵人的船。有了這三道防線，英國軍隊便吃敗仗了。」

小弟便嚷着要看這些木樁和鐵索。

方叔叔說：「沒有了。英國軍隊吃了敗仗，知道廣州攻不入，就不打廣州，而掉頭到北方攻打天津。天津離皇帝住的北京不遠啊。皇帝慌了神，便急忙向英國求和，訂了和約，下令把廣東的三

道防線都撤消掉，林則徐也被判充軍去了。」

剛剛從船頭那邊擺脫了群眾包圍的小春走了過來，在旁插嘴說：「方叔叔，撤了三道防線，那不是要白白挨打嗎？」

方潮說：「可不是！英軍第二次進攻虎門的時候，簡直是長驅直入。可是，有血性的中國軍人還是血戰到底，絕不貪生怕死的。」他指着岸上一個地方說：「在那地方，水師提督關天培自刎也不投降。在另一邊，是沙角山，有個副將陳連升，帶着他手下七百名士兵，戰鬥到每個人都壯烈犧牲。人們把這些無名英雄的屍骨收起來，埋葬在一起，叫做節兵墳。每年清明，許多人都到那裏掃墓紀念他們。」

小春說：「方叔叔，以後我們也跟你去探望那節兵墳。」

方潮說：「應該去看看。那節兵營不但人有氣節，連馬也有氣節啊！陳連升犧牲之後，他坐的馬被英國軍隊運到香港去。牠不讓英國兵騎，也不吃英國兵餵的東西，因為這是一匹千里馬，英軍總想養活牠，老百姓也捨不得讓牠死去。老百姓想牠一定是不肯喝香港的水，就從珠江河那裏挑水給牠，牠才喝一點點，老百姓想牠一定不吃沾過香港土地的糧食，就雙手捧着飼料給牠吃，牠才吃一點點。牠不斷地昂起頭來向着北方，向着陳連升犧牲的地方悲鳴，最後也就餓死了。」

幾個孩子聽了這故事，激動得眼圈都紅了，誰都不想說話，在默默地沉思着。丁媽媽也聽得入神，她說：「哎唷，方叔叔，難怪孩子們都愛聽你講故事，你就是見識廣啊！」

船進入珠江口。珠江兩岸，甘蔗成林，香蕉成帶。稻田初熟，又是一片淺黃老綠的海洋。丁小弟從前只在水果攤上見過香蕉，這時看見一串串香蕉從樹上紅色的蕉蕾裏垂下來，真像發現了寶藏一樣，又蹦又跳，又叫又嚷，好不開心。小秋也發現了幾株掛着纍纍

荔枝的樹，像紅雲一樣，也看得入迷了。

只有小春，卻注意到在珠江兩岸的村落前後，那巨型的汽油罐，寫着太古、美孚、德士古油倉等等招牌。船越駛往內河，看見許多掛着米字旗、星條旗、太陽旗、三色旗等外國旗子的船。有些是軍艦，有些是商船。小春奇怪地說：「只有公海才會有各國的軍艦。為甚麼在我們的國家裏內河也讓別的國家的軍艦往來？為甚麼掛外國旗子的大船、小船那麼多？來做生意的嗎？」

方潮說：「小春，這就叫不平等條約啊！我們國家受了這些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名為獨立，實際上就像殖民地一樣。孫中山先生叫這做半殖民地呢……至於那些商船，倒不一定是外國的。中國近幾十年盡是軍閥混戰，他們佔據地盤，霸佔老百姓的財產，只有外國人的東西他們不敢動。所以那些中國船主和店主怕軍閥封他們的船，霸佔他們的商店，就用錢向外國人買一面外國旗子掛起來，軍閥就不敢動他了。自從五卅運動以後，一些愛國商人自動把外國旗除下來了。這裏還有掛着的，已比從前少了。聽說在廣州的商店已沒有掛外國旗的了。」

正在這時，有人叫道：「到廣州了，你看，多少人來歡迎我們啊！」

大家都站起來往前面看，只見碼頭上一片黑壓壓的人群，有的人舉着大幅的橫額標語，上面用斗大的字寫着：「歡迎罷工工友！」「打倒帝國主義！」「勞工神聖！」他們在跳躍着，歡呼着向船上招手。船在靠岸。岸上一個工人裝束的青年站起來，揚起手指揮合唱。歌聲雄偉：

打倒列強，

打倒列強！

除軍閥，
除軍閥！
國民革命成功，
國民革命成功，
齊歡唱，
齊歡唱。

歌聲激起了丁金和小秋的感情，她們望着岸上那些唱歌的人，有工人，有老師，也有學生，他們用同一個調子高唱着。丁金和小秋不知不覺也從心裏唱出來，好像這是她們共同要說的話一樣。

在歌聲中，大家一起上了岸。小秋和丁金也給擁到群眾面前了。

那個剛才指揮唱歌的青年迎上來，和方潮握手，自我介紹說他是廣州市工會的，姓周名捷。他負責接待海員工人，請他們到海員罷工工人宿舍去。

小秋和丁金細細打量這青年，大概有二十多歲，個子不高不矮，一雙敏銳的眼睛在近視眼鏡後面閃閃發亮，顯得又有智慧又謙虛。小秋也不那麼靦腆了，等他和方叔叔談完了話，便問他說：「周大哥，剛才你教唱的歌，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有甚麼好處？能告訴我嗎？」

周捷撓了一下頭髮，說：「問得好，可這話我怎麼回答好呢？我想，那時就人人都是國家的主人，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飯吃吧。」

小秋說：「那麼也一定是人人有書讀了。」

方潮便對周捷說：「周大哥，你看我們的孩子多盼望讀書啊！」

周捷說：「當然，一定要人人有書讀，知識越多才能越自由呀！」

他們一面談着話，已走到一座很堂皇的四層樓的大廈面前，大樓上掛着「嘉南堂」幾個字。周捷說：「這就是罷工海員工人第二宿舍，我們進去吧。」

丁小弟看見這樣的高樓大廈，害怕起來，躲在媽媽後面。丁媽媽也禁不住停下腳步了。

周捷已知道他們在想甚麼了，笑着拉住丁小弟的說：「這幢房子很有架勢，是嗎？都是咱們工人蓋起來的。這是一間有名的茶樓，革命政府要他們騰出來給工人住的。現在勞工神聖，誰不敬重工人啊！」

大家聽了都樂了。丁小弟擺脫了媽媽的手，跟着周大哥，拉着兩位姊姊，蹦蹦跳跳地走了進去。

房子裏面，和那個堂皇的外表多不相稱啊！甚麼都是臨時搞起來的，幾塊屏風，幾張布簾，隔開了就是一間房子。沒有床，只有床板和草蓆。辦公的人有椅沒有桌，他們就在木箱上、藤籃上寫字。

周捷說：「罷工工人回來多了，一時還沒有弄好，以後就會上軌道的。」他帶他們去登記，每人發了飯票。

小秋又問周大哥：「誰出那麼多的錢給我們吃飯呀？」

周捷說：「是革命政府和熱心的人們。大家都應該支持罷工工人的革命行動的。」他又把一個少年招呼過來，介紹他們認識：「這是何小英，是沙面的洋務小工人，也參加了這次罷工。以後他會來招呼你們的。」

丁金嘴快，說：「不用介紹了，我們是老相識，他是跟我們同屋住的呀！」

何小英也高興地和小秋、丁金談起來。

小秋說：「這真是自己地方，自己人。可惜媽媽沒有跟我們一

起來，她老是叨唸着自己的老家。」

丁金也說：「是啊，這個地方，就是人人都革命的地方！」

他們還有許多話要說。方叔叔催着他們說：「天都暗下來了，快點拿着飯票到飯堂吃飯去；要不，我們的肚子都要鬧革命啦！」

14 毋忘此日

孩子嚮往未來，大人們卻擔心着未來。當小秋和丁金為他們的新生活歡欣鼓舞的時候，丁媽媽卻考慮以後的生計，千方百計去找工作。親戚介紹她一份縫衣的工作，她就把小弟帶到親戚那裏住了。丁金不肯和小秋分開，仍然住在海員工人宿舍裏。

這裏的一切，小秋和丁金覺得得太有意思了，太可愛了。街頭掛滿了橫額標語，沒有嚇人的印度差人和山東警察。雖然人也是有貧有富，但總不像香港的人穿的那麼花里胡哨，說話也不那麼不中不西啊。

這一天，何小英來要帶丁金、小秋參觀廣州。丁金說：「這兩天我們已走遍了半個廣州城。」

何小英卻說：「你們還沒去過沙面這地方，這還不算把廣州的重要地方都走過。」

「沙面有什么特別呢？」

何小英很鄭重地說：「沙面是租界。那也是不平等條約造成的，好像在我們身上挖一塊肉那樣。」

丁金說：「那麼，你快快帶我們去看吧。」

他們出了門，就沿着珠江岸邊，往西走去。

小秋說：「小英，你在沙面幹甚麼工作呢？」

何小英說：「我是在域多利亞酒店當西崽，專門伺候外國人

的。」

丁金說：「伺候貴客，工錢高麼？」

何小英搖頭說：「我們哪裏有工錢！拼死拼活地幹，無非靠客人打賞的幾個小錢和出賣客人喝過酒的空瓶子來過活。我們這個酒店裏醉貓最多，一喝醉了就將我們亂打亂踢來開心……」

小秋說：「這和小夏哥哥在香港甚麼俱樂部做西崽時差不多。」

何小英說：「那我們還不止這樣啦。去年，那些番鬼佬還頒發了十項條例，那才要制死人呢。」

小秋說：「甚麼條例？」

何小英說：「我們叫它做十條苛例，因為當時最恨它，還記得清楚。你們聽聽，這些人還有人性沒有！」

他就把那些苛例一條一條地唸出來：

第一條：沙面的行人路上，凡有外國人來往，中國人不得走在路中心，只能走在路邊。

第二條：中國人不得在江邊馬路來往，不得在休息椅上坐臥……

第三條：中國人不得居住沙面，不得使用任何車輛在馬路上行走。

第四條：在沙面做工的華人，一律要有貼相片的通行證，隨身攜帶，如有違反，即行解僱。

第五條：晚上在沙面行走的華人，必須帶手燈，違者處罰……

第六條：入晚八時後，中國工人不得在沙面行走，如因工作逾時，須有僱主簽證，方許通過東西兩橋。

第七條：凡在沙面受僱的中國職工，不許親友探訪，不許攜帶什物進出沙面……

何小英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小秋和丁金越聽越氣，聽到這裏，

丁金已忍受不了，便叫起來：「別說了。我聽也聽不下去，你們怎麼受得了呢？」

何小英說：「是受不下去呀，我們就罷工來抵制了。」

丁金說：「對，就是餓死也不要吃這受氣飯！」

何小英說：「我原來以為自己不幹就算。後來，周捷大哥給我們組織了洋務工人工會。我們工會叫大家統一行動，商店和工廠的工人都罷了工，連帶小孩子的褓姆也罷了工。後來，他們就把這苛例取消了。」

小秋說：「你們罷工勝利了，海員罷工也勝利了。我們這次大罷工，也一定勝利的吧？」

何小英比丁金大兩歲，又經過了一年的工會工作鍛煉，看來老練多了。他說：「過去的罷工哪像今天這樣規模宏大呀！這次領導罷工的是鄧中夏和蘇兆徵，都是了不起的工人領袖。還有，國民政府很支持我們，工人部長廖仲愷，還是孫中山最親密的朋友呢。」

小秋和丁金都欽羨地聽何小英說，覺得他懂得很多很多。

何小英又說：「不過，要成功還得經過很艱巨的鬥爭啊！剛才，廣州市各界代表會議，決定在廣州市內的工、農、兵、學、商各界和罷工工人，舉行一次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我爸爸叫我來通知你們參加。」

丁金說：「這還用說，我們一定參加的。」

小秋說：「你爸爸現在在哪裏？」

何小英說：「他現在工會裏工作。」

小秋看到丁金的眼睛紅了。她怕丁金想起了爸爸，便指着前面說：「這裏怕是沙面吧，真像香港的尖沙嘴。」

丁金抬頭一看，馬路旁邊有一條小河。河的那邊街道整潔，綠樹如雲，簇擁着一幢幢紅色的、黃色的和綠色的洋樓。有一些像辦

公大樓，有一些像別墅，環境清幽，建築華麗。河上還有石橋，從那邊伸到這邊，橋頭有一道鐵閘，都有外國兵守着。

何小英說：「對！這就是沙面。這小河叫沙面河。那兩道橋叫東橋和西橋。守着東橋的是法國兵和他們的殖民地安南的兵，守在西橋的是英國兵和他們的殖民地印度的兵。那邊就是域多利亞酒店。哼，有兩部汽車在運沙包，不知道又要搞甚麼鬼把戲呢。」

他們又看看沙面河上，有幾隻淺水艦，打着各國的旗，有兩隻還嘟嘟嘟發出響聲，往來游弋，好像對誰示威一樣。小秋說：「我們回去吧，我不想看了。」

何小英恨恨地說：「好！今天我們看他們的，明天他們就得看我們的！」三個人就離開沙面了。

第二天，6月23日，在海員罷工工人宿舍裏，全體罷工工人和年齡較大的孩子們，都準備得停停當當，一清早，他們就列好隊伍，到東較場參加大會去了。

東較場在廣州的東部，是一個很大的廣場。對面是一塊荒丘，叫紅花崗。過去，東較場只是槍斃犯人的刑場，自從廣東成立了革命政府後，這裏便成為群眾集合開會的場所。丁金他們走到這裏時，只見廣場裏黑壓壓的一片人，怕不止十萬人呢。這些人都慷慨激昂地站着隊，臂上纏着黑紗，哀悼那些死難的工友。每個人手上又都拿着三角形的旗子，上面寫着各種口號，揮動起來，在太陽底下閃閃發光。丁金用手碰一下小秋，叫她看看，在工人的隊伍面前站着周捷大哥，把一面大紅旗舉得高高的。他是總指揮呢。

忽然，場外奏起了雄壯的軍樂。學生軍踏着整齊的步伐，走到會場裏來，一面走，一面唱着「打倒列強」的歌。

學生軍才站好了。只見周捷把紅旗一搖，手一揮，全場的工人又合唱起來：

列強軍閥手中鐵，

革命工人頭上血，

頭可斷，

肢可折，

革命精神永不滅。

勞動群眾們，

快起來，團結！團結！

工人一唱，全場都加入合唱，小秋和丁金唱得熱血沸騰起來了。

大會開始了。在那個新搭起的竹棚上，總工會代表鄧中夏給大家講話。台下十萬人馬上鴉鵲無聲。鄧中夏介紹了罷工的經過。他嚴肅有力地對大家說：「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大家一定要支持省港大罷工的工人！他們的罷工不僅僅是為了改善自己的待遇，改善待遇，那不過是經濟的罷工罷了。現在省港大罷工是為了廢除不平等條約，為了中華民族求生存，那是有深遠意義的，這是偉大的民族鬥爭！」

跟着廖仲愷也講了話，說工人的勝利就是全民族的勝利，小秋頓時覺得心胸明朗。

示威遊行開始了，隊伍浩浩蕩蕩從東到西移動，口號聲高入雲霄。天上也烏雲滾滾，好像雷霆即將到臨。全廣州市的百姓都跑出來看，許多人跟着喊口號，跟着隊伍走。隊伍走到惠愛東路，轉過永漢路，直出長堤西濠口，向着沙基馬路前進。越走人越多，聲勢越大，熱氣騰騰，把整個廣州都震動了。

隊伍經過沙基馬路，人們的情緒更高，口號也喊得更響了。小秋認識，前面就是沙面，昨天外國人在那裏耀武揚威的地方。正在這時，突然，嗖嗖嗖，幾聲冷槍從沙面那裏射出來。群眾都熱血

沸騰，不怕帝國主義者的恫嚇和挑釁，他們仍舊肩並着肩，搖着旗子，喊着口號，操着昂揚的步伐前進。

小秋和丁金快接近東橋了。只見橋頭的鐵閘已緊緊地關起來了，守在橋頭的外國兵更多了。到處都堆了沙包，沙包上面還架了機關槍，黑洞洞的槍口都指向遊行的隊伍。河上的幾隻外國兵艦，炮衣都退下了，如狼似虎的外國兵士站在那裏，想一口把遊行隊伍吃掉。

天上一聲炸雷，雨點隨着降落下來，小秋覺得心頭好像有一團烈火在燃着：帝國主義者，不要把我們這不發威的老虎當作病貓，我們就要在你面前走過去。她以從來沒有那麼高的聲音大喊起口號來。

「噼啪，噼啦」，突然帝國主義者從橋頭，從軍艦上，從屋頂上一起朝着遊行隊伍開起槍來，槍聲比雨聲還要密。前面隊伍有人中了彈，奮勇地大叫，口號聲也喊得更高。

路上有些人吃了驚，有些受了傷倒下來，有些人去搶救，衝了隊。小秋和丁金被衝散了。

這時，小秋甚麼也不管了，她的眼睛只管望着前面那面紅旗。那是周捷高舉着的，旗上寫的是「中華民族解放萬歲」幾個字。這面紅旗前進一步，小秋就跟他前進一步。

雨還在下，給激情的人們洗去面上的淚痕。給勇敢的犧牲者沖刷熱烈的鮮血。敵人的排槍一陣比一陣密了。黃埔軍官學校的遊行隊伍，在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同志的指揮下，還擊敵人，掩護隊伍前進。小秋正注視着那面紅旗前進，突然，一個女學生從後面飛跑上來，猛地按住她：「快臥倒！」小秋不由自主臥了下來，那女生撲在她身上，跟着就是一陣槍聲，硝煙味也嗅到了。

小秋知道多虧這位學生姐姐的掩護，使她躲過了這陣槍彈的襲擊，可是，激動得她不知道該怎麼對她說。她的眼睛仍在看着那面

紅旗，她看見子彈從旗邊飛過，周捷大哥的手一抖，那面紅旗快倒下來了。小秋一急，望着身上那女學生，指着前面說：「姐姐，那紅旗！」

小秋一句話未了，那女學生就放開了她，往前面衝去。這時槍聲更密了，小秋只覺四面都是煙霧。她勉強抬起頭，在瀰漫的煙霧中，看到那桿紅旗又呼啦啦地飄起來了。那隻握着旗桿的手是一隻纖細而有力的手。是她，是那位學生姐姐把紅旗接過來了。可是，周大哥呢？她努力爬起來，用眼光到處搜索他。就在這時，一顆子彈朝她飛過來。她只覺得眼前一黑，便栽下來，甚麼都不知道了。

15 新結識的伙伴

小秋彷彿覺得自己坐在一隻大輪船上。海浪搖晃着她，她頭昏，又頭疼。爸爸向她伸開了大手，暖烘烘地摸着她的額角：「小秋，誰欺負了你？頭疼嗎？」

她頓時記起了，頭疼！就像小時給那小洋人約翰用石子打傷了頭那樣疼。可是她眼前又閃過了周捷大哥那面紅旗。她握着爸爸的手說：「我不疼，我不疼！周大哥教我唱歌，爸爸你聽。」她就曼聲地唱起來：

列強軍閥手中鐵，

革命工人頸上血……

歌聲才落音，就聽見有人拍着手，說：「好了！好了！會唱歌了！」她張開眼睛一看，原來丁金正俯身望着她，見她醒過來，緊緊地摟着她，暖烘烘的眼淚叭嗟叭嗟地滴到她的臉上。

小秋這才意識到，她是躺在一個病房裏。同房還有三個人，也都是躺在床上。有一個人包着手，有一個人裹着腳，另一個讓被子

裹得嚴嚴的。她便問：「周大哥在哪裏，他沒有受傷吧？」

丁金說：「周大哥的肩頭給子彈擦着，他不肯留醫，敷了藥就走了，早上他還來看過你呢。小秋呀，你在這裏一直躺了三天，真急死人呀！」她一面說，一面擦着眼淚，又說：「我多麼傻，你好了，我為甚麼還要哭呢？」一句話，引得同房的人都笑起來了。

小秋抬頭仔細看看同房的三個病友，她們都是年紀青青的女孩子呢。三天來，丁金已跟她們混得熟了。她告訴小秋，那個湖南口音的女孩子是個學生軍，叫何亞男，也是在遊行示威時受了傷。那個是水上的女孩子，名叫陳帶娣。廣州水上人喜愛男孩子，生了女孩還希望她帶來弟弟呢。陳帶娣是在看遊行時受了傷的。

那另一個是女學生，傷勢顯然比她們重，不但手上纏了繃帶，肩部也纏了大幅的紗布，躺在床上合上了眼睛。丁金告訴小秋，她是一個大學生，叫梅向青，因為掩護一個女孩子，肩部受了傷，後來她高舉紅旗不放，手上也中了子彈。小秋彎着身子看了看那女學生的瓜子臉，便想起來了：「這個姊姊我認識的！我就是她掩護下來的呀！」

丁金便告訴小秋，那天被打死的有五六十人，被打傷的有一百多。除了這個醫院，還有許多人在別的醫院留醫呢。

最後，丁金嘟着嘴說：「自從你受了傷之後，我媽媽可嚇壞了，她硬要我跟她一起住，不許我到處走。後來看見我是來陪你的，才沒話說呢。」

那陳帶娣好奇地望着她們倆，說：「哎唷，看你們倆，樣子又不像親姊妹，怎麼比親姊妹還要親的？」

那湖南姑娘聽了這話，就用那湖南腔的廣東話搭起腔來：「怎麼不是親姊妹就不親？我們軍校的同學一個個都把我看成親妹妹呢！」

何亞男一張嘴挺愛說話。雖然是十六七歲的姑娘了，可天真得像個小娃娃，無憂無慮，說了又笑，笑了又說。一說到軍校，她就無比的興奮。她告訴大家，她在學校一聽到軍校招生，就跟爸爸媽媽吵着要參加。她是爸媽的獨生女兒，媽媽一聽說她要參軍，就嚇得哭了起來。

丁金很關心地說：「後來你怎麼說服你媽的？」

何亞男說：「說服？我哪會說服她？她不給我去，我就來個絕食，還咬破了指頭給爸爸寫了一封血書呢。我說寧死也要去參軍。我不能參軍不是因為我是個嬌嬌女兒，而是因為我有個嬌嬌媽媽。她老是哭，老是哭……」

說得大家都笑起來。

何亞男說：「好笑麼？不這個樣我還能到這裏來呀？」

丁金說：「軍校的生活怎麼樣？」

何亞男說：「軍校嗎，可真嚴格，開頭我不習慣呢！做一個兵，走一步都要從頭學習。但同志們好極啦，我最小，個個都是我的大哥哥，大姐姐，他們常常幫助我，教我克服一切困難。到了軍校兩個月，我便像一個吹脹了的皮球似的胖了。我到照像館照了一張全副武裝的照片寄給媽媽。連她也認不得我了，竟親自跑來軍校看我。她給我縫了一對布鞋，我穿都穿不進去。她說：『那你穿甚麼呀？』我給她看我穿的鞋子，驕傲地對她說是我自己打的。她說：『你是十指不點陽春水，繡花針沒上過手的，會縫起鞋來？』我說這就是革命的需要，革命的鍛煉。我這雙腳要走遍全中國的，難道老是等媽媽跟在後面給我做貓兒鞋嗎？」

說得大家又哈哈大笑起來。

何亞男卻不笑，說：「只是現在太可惱了。還沒有革命就吃了反革命的槍彈。我擔心受了傷，不能在軍隊裏呢。」

大家在哈哈大笑的時候，那位女學生梅向青已醒過來了。她很感興趣地聽着何亞男的話，便安慰她：「今天受了傷，明天還會好起來的。一個人有志氣，甚麼也阻止不了，甚麼也能改變過來。今天挨了敵人的打，明天我們就要敵人挨我們的打。一時的挫折沒甚麼，看看誰笑到最後，那才是真正的勝利者啊。」

那位水上姑娘陳帶娣，年紀與小秋差不多。她很少到岸上，在這裏甚麼都覺得新奇。何亞男説話，她一直在旁邊瞪着眼睛聽。聽了梅向青這幾句話，才嘆了一口氣説：「梅姊姊，你們不知道我們水上蛋家人，才是處處要挨人家打的啊。水上碼頭有主，魚蝦有主，你的船錯停碼頭，挨打。在水裏撈魚摸蜆，挨打。到岸上讀書，也挨打。縫件新衣服，忘記了在上面補個丁，也挨打。一雙腳只許赤着，穿上鞋，也要挨打！梅姐姐，我們不想打人家，可是，甚麼時候才能不挨打呀？」

梅向青説：「帶娣，挨了打就得反抗，這才不挨打。你們也不是永遠挨打的，你們的祖公，在一百年前，不就跟三元里的人民一起，把英國侵略軍打個落花流水嗎？」

何亞男大叫説：「就是要打呀，帝國主義也要打，軍閥也要打。這些人，你不打，他們才不會向你投降呢。」

這時，那個年輕的女護士廿四姑進來了。她把各方面送來的慰問信和糖果分給她們，還高興地向大家報告説：「今天報紙有很好的消息，全國總工會準備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下面還有工人糾察隊，要封鎖各個港口和維持革命秩序呢。」

梅向青興奮起來，説：「你們看，這一次工人掌握武器了！」

丁金高興得跳起來説：「何亞男姐姐，如果工人組織糾察隊，我也要學你一樣，背着媽媽去擔起長槍參加。小秋，你快快好起來吧！」

小秋的傷勢恢復得並不快，因為子彈擦傷她的腹部，傷口比較大，影響她吃東西。可是在丁金面前，她總是一聲不吭，勉強把飯啃下去。丁金一走，她就大吐特吐起來了。後來，她就索性請求廿四姑，等丁金走了再給她開飯，免得丁金看了難過。她還怕丁金寫信告訴媽媽呢。

小秋住的是城西方便醫院，地點在城外，是個偏僻的地方。這醫院是一些慈善的人，為了方便窮人而開辦的。醫院一切費用都靠人們施捨。醫療設備很差。它不是以醫術聞名而是以殮房和義棺聞名的。這一次示威受傷的人太多，才不得不借了它一部分病房來用的。小秋稍稍可以走動了，便到隔鄰一些病房去走走，那是多麼恐怖的地方呀。病床上的床單破得露出了床板，地板上撒滿了菜渣。白天老鼠出來搶東西吃，晚上便咬人了。有一天，小秋聽到有人呻吟的聲音，便走過去。看見一個病床上睡了兩個人，一個老的，一個小的。那小的跟她的年紀差不多，臉色蠟黃，聲音很低，打着手勢請她給他一杯茶。小秋回房間倒了一杯茶給他。原來他是要來給他身邊睡的比他更瘦更弱的病人的。他上氣不接下氣地告訴小秋這是他害肺病的爸爸，兩天不能吃飯，也沒人給他一杯水啊！小秋聽說肺病會傳染的，便又斟了一杯水給那孩子。那孩子喝了水，有了說話的氣力，便謝謝小秋，告訴小秋他和爸爸都在一個印刷廠裏，他因為打翻了一盤鉛字，把腿砸傷了才進來的。

小秋心裏十分不好過，連睡也睡不好。人家送來慰勞她的糖果，她留着不吃，本來是留給媽媽弟弟的，到了第二天早上，她請廿四姑把這些糖果拿到鄰房去給那兩父子。廿四姑說：「你說的那孩子，他的爸爸昨晚死了。」小秋說：「那麼就給那孩子呢。」廿四姑說：「他一早就出院了。他的腿也沒全好，但是他那印刷廠老闆說，他不開工便開除他啦。」小秋一聽，半晌說不出話來。

小秋從小是在苦水裏泡大的，原以為天下最窮最苦的就是他們了。這幾天來，她看到的，聽到的，比她更窮更苦的還多啊！而他們又是多麼可愛啊！

半夜裏，人們都睡熟了，小秋還不能入睡，她的床正好對着陳帶娣的床。帶娣睡得像一個大字一樣。小秋跑到她床邊，俯視着她那伸着的腳板。這是一雙粗壯的，長出了老繭的腳板，可以想像到天天蹬着船板划槳多用勁呀。小秋心疼起來，她張開了手掌，用中指和拇指把帶娣的腳板量了一下。帶娣卻沒有醒來。對床的梅向青叫了她一聲：「小妹妹，你做甚麼，還不休息嗎？」

小秋便笑着說：「沒甚麼，我想給帶娣做一雙布鞋，何亞男會教我的。帶娣不是從來沒穿過鞋了嗎？」

她又走到梅向青床前，說：「姊姊，你也沒睡，你的傷口很疼嗎？我聽你咬着牙悄悄哼呢。」

梅向青搖頭說：「沒甚麼，很快就好的。」

小秋說：「梅姊姊，你是個很有學問的人，你能告訴我為甚麼世界上有那麼多苦命的人，我們甚麼時候才有好日子過呢？」

梅向青握着小秋那隻瘦小的、蒼白的手，她自己的手也抖動起來了。她認真地說：「小妹妹，我也在想呢。我起先以為人人都有個好心，世界就好了。可是一個人好心有甚麼用？你明天可以做一對鞋子送給帶娣，但是，天下還有許多沒有鞋子的人又靠誰送呢？就是你自己，不也是個窮孩子麼？」

小秋說：「那麼，我們該怎麼辦呢？」

梅向青說：「孫中山說，我們該走俄國人的路。你剛從香港回來，不知道這裏國民政府的政策，就是要跟孫中山的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哎唷，你還年紀小，這些道理以後我們再說吧。」

可是小秋把梅向青說的每個字都聽清楚了。她說：「俄國，我

也知道一點點呢。我哥哥告訴過我，俄國海員對我們中國海員像兄弟一樣平等。俄國是工人當家的。」

梅向青吃驚地望着小秋，她想不到她懂得這麼多。她正要說甚麼，值夜班的廿四姑走進來了。她笑着對她們說：「你們怎麼還不睡？小秋，梅姐姐明天還要動手術呢。」

啪的一聲，她把電燈關上了。

16 快樂的大團圓

第二天，梅向青做過了手術，回到病房來，但過了一天，又搬回急救室去，因為她的傷口突然惡化了。從廿四姑口裏，大家知道，梅向青的體質是極弱極弱的。她從前害過肺結核，還沒全好。這兩三天是危險關頭，她已陷入休克狀態了。

這消息引起了整個病房的不安。何亞男把自己的傷疼都忘記了，嚷着要去看梅姐姐。小秋只管默默地流淚。陳帶娣的媽媽來看帶娣，想起梅向青教女兒識字的情形，說女兒從來沒有給岸上人那麼疼過的。她在唸着佛，保祐梅向青早日康復。

丁金惦記着梅姐姐，看到小秋流淚，她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坐立不安，大罵帝國主義。

又是一天過去了，梅向青還沒有回到病房來，危險期仍未過去。

病房裏因憂慮而顯得沉默了，誰也不多說一句話，小秋拿出鞋子來做，好幾次把錐子扎到自己的手指上。這一天，丁金也沒有來。

廿四姑從外面走進來，大家一起向她問消息。她的臉上露出了一絲微笑，說：「好了！好了！危險期過去了！」

大家都非常高興，又有說有笑了。小秋只恨丁金不在身旁，不能分享她的快樂。

梅向青給抬回病房來了。廿四姑叫大家不要吵她，讓她靜靜地養一會。

晚上，丁金來了，知道梅向青的病好轉了，高興地點點頭，又激動地告訴小秋說：「我有很好的消息告訴你呢。」

恰巧這時廿四姑又進來了，見了丁金，忙說：「哎呀，我們叫你好好睡一天，你怎麼又到這裏來呢？」

小秋詫異地望着廿四姑，不明白她為甚麼這樣說。廿四姑說：「你們不知道，今天早上，她剛輸了二百CC血給梅姐姐呢。」

何亞男一聽，便嚷着說：「你幹嗎不告訴我？血，我血管裏多的是呀！」廿四姑一笑說：「你流的血已不少了，還躺在床上，怎能輸血給人家！就是丁金，也不是我叫她，是她自己跑去問醫生的。恰巧她的血型又和梅姐姐的一樣，這才給她輸血呢。」

丁金正要說甚麼，陳帶娣向她叫着：「丁金，你到我這邊來。我媽媽把我們養的一隻雞殺了，要給梅姐姐補身子的。來吧，你快來吃吧，流了這麼多的血可不是好耍子的。」

丁金說：「你們先都別嚷，我正要把一個好消息告訴小秋，你們都不讓我把話說完。小秋你瞧，是誰來了？」

小秋回頭一看，哎唷！她快樂得不知所措了。親愛的弟弟冬冬正在向她奔過來。冬冬後面還跟着媽媽和丁媽媽呢。她顧不得那麼多人在場，一下子就投入了媽媽的懷抱裏了。

媽媽告訴小秋，小夏哥哥和林中秀都回來了，只是病還沒完全好。他們在罷工委員會新設立的工人醫院裏，過兩三天才出來哩。

冬冬巴不得把罷工後香港的情形一股腦兒介紹出來，便搶着對大家說：香港屠場工人罷了工，市場上沒有鮮肉賣啦！海員罷了

工，過海的輪渡也少了。馬路上沒有汽車走，郵局沒人賣郵票啦。還有垃圾沒人清理了，屎尿沒人倒了。街頭堆滿了垃圾和屎，到處臭烘烘的。走過街上時還得小心，那些住在樓上的人常常把報紙包着大便就扔到街上，還說這是荷葉飯呢。總之，一句話，香港已變成了臭港、餓港和死港了。

冬冬說得手舞足蹈，後來突然變得一本正經起來，說：「所以，我們工人就是了不起呀。人家罷工最多是鬥東家罷了，我們還鬥了皇家。林順記是皇家派來的走狗，媽媽把他頂走了。香港政府把小夏哥哥關在監裏，但是打勝仗的還是小夏哥哥呢。」他搶着對小秋說：「姊姊，你想得到嗎？媽媽也變威風起來了。」

小秋只覺得眼睛有點濕潤，想起了梅姐姐的話，便說：「冬冬，你知道嗎？那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是一個階級，整個工人階級！」

冬冬哪裏顧得上聽呢，又去擁着丁金說：「丁姊姊是個輸血的英雄，快去喝雞湯吧。」

陳帶娣也跑過去拉丁金的手。丁媽媽眼圈紅起來了，輕輕地埋怨丁金說：「你成天像個沒籠頭的野馬一樣，在外面輸了血也不告訴我一聲，我也會弄點東西給你補補身子的。」

羅媽媽便笑着對丁媽媽說：「時世不同，孩子們都長進了。只要他們做得對，你管他們告訴你不告訴你呢。你看，小夏坐了牢，小秋吃了子彈，都沒告訴我，哪能都告訴呀？做好事到處有好人照顧，會比我們做媽媽的周到。丁金，你就喝點雞湯吧，天南地北都是一家人啊！」

帶娣的媽媽聽羅媽媽叫丁金吃雞湯，又說得那麼親切，高興極了。滿滿地裝了兩碗雞湯，一碗給丁金，一碗給梅向青，又給小秋和何亞男各裝了一碗。她說：「這樣，你們才算領我這份心意。

我艇上還有一隻肥雞，等把牠餵大了，再請你們去吃。」她鄭重其事地叫大家把她的地址寫下來。那是黃沙水上一街。她還解釋說那並不是一條街，而是一排小艇。只要問陳二嫂的艇，人家就會告訴的。她說：「你們一定要來。我真的從來沒遇見過像你們這樣好的街上人呀！」

冬冬覺得很奇怪，就問她：「街上的人有甚麼不好呢？」

陳二嫂長嘆了一聲說：「唉！街上和水上是兩個世界啊！我做女兒的時候想上街又不敢去。後來，我媽把我許配給了廣州的蛋家。我問媽怎麼又給選了個水上人，我這一輩子都難望上街了。我媽說：『傻孩子，哪有街上人肯討我們水上人的？你那新郎還算在廣州街上有個落腳點呢。』我記着媽的話，結婚後三天，我那男人真的上街去了。我問他在岸上哪裏落腳？他說是長堤三百號。過兩天，我梳了髻，換了件新衣服就去找他。問東問西，才找到那長堤三百號，哪知是一座八層樓高的大公司。我疑疑惑惑不敢上去，在門口找人問。那些人都圍着我來看，把我當個傻瓜似的，在那裏嘲弄我，問我這個蛋家婆哪裏有那麼一個有錢有勢的老公。後來有一個人把我拉到大公司旁的一條小巷，對我說：『你的老公也許睡這裏的，你等到晚上來看看他吧。』我瞧瞧那兒，甚麼也沒有，只有一塊塊磚頭壓着一張張舊報紙。我哭腫了眼睛回來。晚上，我丈夫回到艇上，知道這事，還生我的氣，怪我去找他，出了這麼多的洋相。他說：『誰叫你嫁了我這個做苦力的？我不睡在百貨公司騎樓底還睡哪裏呀？街上人都是欺負我們水上人的。以後你再別上街了！』」

說到這裏，陳二嫂又搖了搖頭說：「這世道真難說，我自己不上街就不上街算了，可是我的兒女呢？我兒子要讀書，我丈夫帶他冒充街上人，報名入學。後來給人家知道了，打了一頓，就攆走

了。帶娣我也常常叫她別上街的。那天她看見人們在街上遊行，上街一看，就給打傷了，我可沒有想到竟遇着你們這麼好的人……」

梅向青已經醒過來了，帶娣正在拿匙羹給她餵雞湯。她聚精會神地聽着，這時，對陳二嫂説：「陳二嫂，我們以後一定去看你的。可是我希望你以後還是多到岸上來。岸上的好人是很多很多的。世道也變了，我們大家都團結起來，互相幫助，以後我們的日子就好過啦。」

三天之後，小秋的傷好了，就離開醫院了。

17 工人自己的政府

小秋從醫院出來不久，小夏和林中秀也從醫院出來了。

廣州，現在好像是工人的世界。從香港罷工回來的工人一天比一天多，有些停留在廣州，有些回到自己的鄉下去。街上的工人往來不絕，像小河裏的流水，像回到窠裏的鳥兒。不過，他們不是在香港時愁眉苦臉的樣子，而是昂首闊步，神氣飛揚的，小巷裏的麻石都給他們踏得丁咚丁咚響。連廣州的工人也為他們感到驕傲，把頭抬得更高了。

小春、小夏和林中秀的臉色，過去由於在船內長期缺乏陽光而顯得蒼白，現在得到陽光的照撫，也開始有了健康的血色了。

罷工委員會的陣容越來越壯大了，相繼建立了各種工人組織。羅媽媽在香港時就給工會做工作，現在更閒不住，在宿舍裏幫助工會做一些後勤工作，幫着管理飯堂和打掃宿舍，一天都難得管自己那個小家庭。跟着方潮和小春也被派到農民運動進習所去學習去了。

小夏報名參加了工人糾察隊。因身體還沒有完全康復，工會照

顧他，要他把身體養好再參加訓練。小丁金也嚷着一定要報名參加糾察隊，但是人家不招收女的，她把眼睛都哭得紅起來了。

這一天早上，天氣特別好，藍天上掛着幾絲白雲，颳着涼爽的小風。何小英又跑到工人宿舍裏來。他激動地對小秋說：「廣州市我都帶你們逛過了。現在罷工委員會已建起來了，我爸爸是那裏的會計，過幾天就要上班的。我帶你們去看看吧！」於是，孩子們就高高興興地跟着他走。冬冬聽說到罷工委員會去，還把爸爸給他的那個圖畫本也捎上。他識字不多，圖畫本就像他的日記本一樣，重要的事他都記畫在上面。

罷工委員會的所在地，原叫東園，是一個很大的遊樂場。從前裏面有座大戲台，中西餐廳，小河，遊艇，還有許多亭、台、樓、閣。後來給一個軍閥放火燒了，剩下一片瓦礫。這次罷工委員會決定把它修建起來。

他們走近東園，只見外面的圍牆已經建好了。門口有一個很觸目的大牌子：「省港罷工委員會」。兩邊各有一個青年人雄赳赳地站在那裏。他們頭戴銅鼓帽，身穿白襯衫，雞翼領，短褲，黃綁腿，臂上纏着一塊紅布，紅色的底襯托着一個白色的「糾」字。小夏見了不禁脱口叫着：「看！是工人糾察隊啊！」他馬上回頭看丁金，只見她眨巴着眼睛，正在眉開眼笑哩。

那兩個糾察隊員問他們來做甚麼，小夏神氣地說：「來看我們自己的罷工委員會唄！」那糾察隊員便說：「歡迎你們參觀，不過現在還沒有全修好，過幾天來就更好看些。」

小夏說：「我們才來得及時呢，沒修好，我們可以出一把力，給它多加一塊磚，一片瓦！」

那兩個糾察隊員就笑嘻嘻地讓他們進去了。

院內寬闊，當中是一座兩層高的大樓房，紅色的磚，明亮的

窗，十分雄偉。兩旁是新建的一個個整齊的葵棚。當中是一個噴水池，珍珠似的水花，向四邊噴射。水花在陽光下面交織成一道道小小的彩虹。

他們繞過了水池和樓房，走到後面去，這裏工程還正在進行着。那邊自北向南橫着一條小河流，看來是新開的，河岸削得像刀切一樣整齊。一道小小的石拱橋把河流截成兩半。河兩岸長滿了雜樹和亂蓬蓬的草，還未清除。工人正在那裏砍伐樹木，搭成架子，要建一座葵棚。再過去還有一座大蓮塘，在上面也搭起了竹架，準備建竹橋了。

廣闊的園地上，許多工人在清理基地。孩子們看見地上還有鐮刀和大剪刀，便拿起來割草的割草，修樹的修樹，小夏喜歡做些技術工，就爬到棚頂幫忙搭棚去了。

冬冬拿着鐮刀嚓嚓嚓地把和自己一樣高的草割下來，林中秀和何小英把一塊碧綠如茵的草皮鋪上去。小秋和丁金拿着大剪刀修剪那一行行的山指甲樹。剪刀下面喀嚓喀嚓幾響，雜亂無章的樹一轉眼就成了整齊的，青蔥的小牆了。這是為改善環境而自覺的勞動，也是最令人醉心的遊樂。

兩個鐘頭過去了，小夏搭棚搭到最高處。他樂得把冬冬也叫到上面去，他們俯視下面，小夏說：「冬冬，你看下面像不像一個綠色的大海呢？」

冬冬把眼睛從東到西一溜，是的，這個海，是多麼好看啊！那些縱橫遍地、亂七八糟的雜草正像海上的驚濤駭浪一樣，經過人們修剪的草，便都平伏了，一轉眼間，成了一片萬里無波，綠蔥蔥的海洋。冬冬高興得把圖畫本子拿出來，飛快地把草呀，人呀，竹棚呀都畫上，一面叫着：「小夏哥哥，我們都坐在一條永遠不會沉的船上呀。」

冬冬的話給一個走過竹棚下面的大漢子聽到了。他抬起頭來往上望着說：「哪一個人說得那麼好呀？」不等他倆回話，那人與小夏的眼光相遇了，便驚喜地叫道：「小夏，你來到這裏，怎麼也不告訴我一聲呢？」

小夏驚喜若狂地叫着：「蘇大哥！蘇大哥！」便像一隻猴子似地爬下來。冬冬也跟着爬下來，一看這人，大個子，寬額角，粗眉毛，閃亮的眼睛，那不正是他日夜惦念着的蘇兆徵大哥嗎？

蘇大哥熱烈地跟小夏擁抱起來，問小夏在香港坐牢的情形，身體現在怎麼樣了等等。那小夏微微笑着，頭微微搖着，說沒甚麼，然後又把眉頭皺起來，埋怨糾察隊掌握得太嚴，一定要他過幾天才入伍。

蘇兆徵呵呵大笑起來說：「虧你還是個海員，你想想，一條船，機器還沒有修好，能下水麼？再說，現在是我們工人自己的政府了，不能像資產階級那樣，要工人帶病做工。你還是再等幾天吧！」

這時丁金、小秋、林中秀他們也圍過來了。蘇兆徵問林中秀：「小林，到這裏來當個司號員好不好？將來我們還可以組織個像樣的洋樂隊，壯大我們的聲勢。你喜歡玩哪種樂器就玩哪一種。今後我們大家都可以放心地幹。剛才這個小弟弟不是說我們都坐上了一隻永不會沉沒的船嗎？……哎唷，這是冬冬，怎麼那麼快就長高了一個頭，還會畫畫呢！」

冬冬卻用雙手把畫冊護住說：「這不是畫。蘇大哥，這是我的日記。」

蘇兆徵又驚訝地說：「是日記嗎？我不是看見很多娃娃在上面嗎？」

冬冬說：「不！是日記！我不認得很多字，是用圖畫寫日記！」

蘇兆徵說：「那就讓我看看吧。」

冬冬把畫冊交到蘇兆徵手裏。蘇兆徵翻着，見裏面畫了許多船呀海的，便點着頭說：「真不愧是海員的兒子，畫的總是大輪船和海洋。」他又指着圖畫本子上的一個穿海軍服裝的人問冬冬：「這是誰！」

冬冬說：「這是我！我長大了要做中國海軍。」

蘇兆徵說：「好！中國將來一定有自己的強大的海軍艦隊。」

蘇兆徵又翻過去，看見一個人在大海裏平平地睡着，另一個人用手把他舉起來。蘇兆徵問：「這是甚麼意思呢？是一個故事嗎？」

冬冬臉開始紅了，認真地說：「蘇大哥，睡着的人是我的爸爸，要不是那個人用手舉着他，他就要沉到海底的。蘇大哥，我畫你可畫得不像呀。」他親切地摸着蘇兆徵的手，把臉貼上去。

蘇兆徵明白了，他又把畫冊翻過去，沉思起來。

冬冬說：「蘇大哥，我沒畫好。」他的聲音都帶點哭聲了。

蘇兆徵說：「不，你畫得很好，可是，用手托你爸爸起來的不是我，是許多人的力量，我們都要團結起來才有力量的。前幾天鄧中夏叔叔同大家說過，我們工人階級的孩子都要從小在集體裏面學習，從小學習道理，將來就會接爸爸的班了。鄧中夏同志甚麼時候都記得你們『細佬哥』，他不會講廣州話，卻學會叫你們做『細佬哥』呢。過幾天，罷工委員會就要把工人子弟學校辦起來了，到時你就去學習吧。」

冬冬喜得蹦蹦跳跳去拉小秋的手。蘇兆徵對着小秋問：「聽說你在遊行示威時受了傷，我還沒有抽出時間來看你，你就出院了。到時你也去學習吧。」

小秋說：「我現在跟梅向青姊姊到婦女解放協會學習宣傳工作。」

蘇兆徵點着頭說：「你找師傅找對頭了，不，也許說梅向青找徒弟找對頭了更恰當呢！」

小秋聽見蘇兆徵誇梅向青，真覺得比誇自己還高興。自己這徒弟有甚麼好誇的呢？

蘇兆徵看到丁金，便問小夏：「這也是你的妹妹麼？」

小夏說：「她是丁金，爸爸也是個海員。」

丁金皺着眉說：「我爸爸是丁良，還不知道他行船到哪裏，我們全家先回來的。」

蘇兆徵說：「對！海員的家屬就應該有這樣的革命志氣。」

丁金見蘇兆徵誇她，便壯了膽問：「蘇大哥，古時木蘭可以代父從軍，為甚麼工人糾察隊不收女的呢？」

蘇兆徵說：「我們倒沒有考慮這個問題。當糾察隊是一件危險的工作，男同志比較適合些，而且，敵人見了女糾察隊員，也不害怕呢。」

丁金說：「說來說去還是嫌我不是個男孩子罷了。那麼我就變個男孩子給你看看怎麼樣？」她一手取過修剪小樹的大剪刀，一仰頭，讓剪刀把辮子夾住，喀嚓一聲把一條長長的辮子剪了下來，嘴裏還說：「如果這不算數，我還可以剃光頭哩。」

蘇兆徵沒想到丁金來了這麼個決然的動作。他定了定神，拍着丁金的背說：「丁金，別那麼氣虎虎的了，有決心便好。明天我跟糾察隊說說情，也許他們會同意的。但是得記住，當糾察隊可是一件嚴肅的工作，而且是艱苦的，不比一刀剪辮子那麼容易的，可得小心謹慎呀！」

丁金咬着嘴唇，本來高興得想笑，現在蘇兆徵這麼善意地批評她，她又感動得想哭了。

蘇兆徵這天興致好極了，要帶他們去參觀整個東園。他對大家

說：「咱們工人當起家來了。不是經過那麼多的鬥爭，這樣的好日子做夢也夢不到的。大家都來看看吧！」

他們走進那座紅磚的大樓裏，只見當中是一個大禮堂。樓上樓下都是一排排明亮整齊的房子。蘇兆徵指着一間很大的房子說：「這是從前遊樂場的西餐廳，只有有錢人才能到這裏。現在就是糾察委員和糾察隊本部。六七百人都可以住得下。」

蘇兆徵又帶他們到天台上，指着兩邊的竹棚，一一給大家介紹，在左邊的是調查處，法制局，審計局，右邊是訓育處。竹棚很大，可容得一千人住下來。在後面，小河上游又有一排竹棚，便是罷工委員會總辦公室，幹事局，庶務處，交際部，交通部，遊藝部，財政委員會，會計室，核數室，宣傳部。石拱橋後面還有一個築路委員會，是管建築通往黃埔港的公路的呢。何小英說：「那麼我爸爸就在會計處工作了？」蘇兆徵說：「是啊！那些拿把溫污蔑你爸爸是小偷。你爸爸是最靠得住的人啊！」

蘇兆徵邊說邊解釋着這些部和室是做甚麼的。孩子們有的聽得懂，也有聽不懂的。小夏卻笑着說：「蘇大哥，看起來，咱們倒像真的組織了一個工人政府呀！」

蘇兆徵說：「也像也不像。你們再看，前面一進門口，那一邊就是警衛室，當中是會審處，那邊一排就是拘留犯人的監獄呢。」

丁金便驚奇地問：「我們工人還要監獄嗎？」

蘇兆徵說：「哎唷，他們可以隨便抓我們小夏去蹲黑牢，我們就不能把那些出賣民族利益破壞罷工的壞蛋抓起來麼？前幾天我們糾察隊抓了幾個奸商，交給公安局，都給公安局放走了。以後，我們就有權審問犯人，有權叫他們蹲蹲這裏的監獄，這樣才能保護我們的罷工。所以，說起來我們倒真的像一個政府，有自己的法律，有對自己權力的保障，又有對付敵人的法庭、監獄和武裝。可是，

我們也不像一個真正的政府，在我們上面還有一個真正的政府。我們審訊過的犯人還得交公安局，他們同意才處理呢。就是我們的糾察隊，也不像政府的巡警。丁金，你們不能個個都拿槍，每枝槍又不能都有子彈的。因為槍彈也得靠政府撥給我們使用的呀。」

他們又走到遊藝部那裏，蘇兆徵從裏面取出了一支閃光鋥亮的小小銅喇叭，交給林中秀說：「這是你的號角，以後，你多學習，給大家奏些革命的歌曲吧！」

他們又走到那曲折的竹橋上面。竹橋下面的蓮塘大得像個小湖，湖上的蓮花，剛是盛開時節：紅花綠葉，開得燦爛，老葉兒亭亭直立，迎風搖曳，嫩葉兒撒嬌地靠着水面，輕輕地展露着圓圓的臉孔，風一來，便從水裏捉來幾顆圓圓露珠，滾了幾下又把它們放了。

何小英說：「噢！這竹橋好長，要引我們到哪裏去呢？」

蘇兆徵說：「唷，這一回可難到你這個小嚮導了。這是通到全國總工會那裏去的，那才是我們的最高領導機關。我們從這裏走過去吧！」

孩子們哪裏捨得就走，他們站在竹橋上，回過頭來，看見那糾察隊隊部前的廣場上空，一杆紅旗正在呼啦啦地飄揚着，彷彿對他們唱着歌。蘇兆徵便說：「你們回來，學到了甚麼新歌沒有？我們大家來合唱一下吧。小林，你先吹個前奏吧。」

林中秀就舉起喇叭來，面對紅旗，莊嚴地吹起了《少年先鋒隊隊歌》。蘇兆徵向他們揮手打着拍子，指揮着，大家一齊唱起來：

走上前去吧，曙光在前，同志們奮鬥，

用我們的刺刀和槍炮開自己的路，

勇敢上前，穩着腳步，

要高舉起少年的旗幟，

我們是工人和農人的少年先鋒隊！
我們是工人和農人的少年先鋒隊！

想我們受過多少年奴隸的沉痛，
我們多少可憐的青年陷在地獄中，
陰沉和黑暗的枷鎖，
鎖住了我們的思想。
我們是工人和農人的少年先鋒隊！
我們是工人和農人的少年先鋒隊！

通紅的爐火烤乾了我們的血汗，
由勞動創造的財富被他們強佔，
可是我們這中間，
已鍛煉出許多戰鬥員，
這就是工人和農人的少年先鋒隊。
這就是工人和農人的省年先鋒隊。

看我們高舉鮮紅旗幟，同志們快來，
快來同我們努力建設工農的政權，
工農做世界主人翁，
人類才能走入大同。
戰鬥啊！工人和農人的少年先鋒隊！
戰鬥啊！工人和農人的少年先鋒隊！

他們縱聲高唱。聲浪激起了池水，泛着一道道綠色波紋。在水裏映着的紅旗，也飛舞得更好看了。

18 勇擒「老虎仔」

小秋他們從中華全國總工會走出來，一轉彎便是珠江河岸，何小英說：「六．二三慘案發生以後，都沒有到過沙面，咱們從這裏走過去看看好嗎？」

小秋說：「好極了，我那雙布鞋做好了，正要帶給帶娣，她就住在黃沙。」

大家就沿着河堤向西走去，這是廣州最繁忙的地方之一，水陸交通都很擁擠，河上的船隻比陸上的車子多。河堤上每隔幾十步就一個碼頭，來往四鄉的電船、花尾渡都在這裏停泊。上船，下船，接船，來來往往的行人像不停的流水，好不熱鬧。只有那停泊省港船的碼頭卻平平靜靜。

在這裏，堤上堤下，使孩子們耳目一新的便是省港罷工委員會的工人糾察隊。他們有的拿着長槍，有的拿着棍子，在碼頭上把守着，查問往來的船隻，儼然像武裝警察一樣。

河裏的工人糾察隊員坐着船。船上都插上一支新簇簇的，紅色黃邊，鑲着個白色「糾」字的旗子。旗子下面鮮明地寫着「省港罷工糾察隊巡查隊」一行映眼的字。每隻船上都坐上六七個糾察隊員。

長堤走過，就要轉入沙基路，沙面租界就在前頭，這裏新豎起一個石碑，上面有幾個觸目的大字：「毋忘此日」。這便是紀念六．二三慘案的紀念碑。沙基路現在也改為六．二三路了。

沙面又是另一番景象，沙包還堆在橋頭，沙包上面仍架設着機槍。不過，守着橋上的不只有外國兵，也有我們的工人糾察隊了。

他們到了黃沙的時候太陽快落了。黃沙的小艇很多，貼着岸邊，一排排的靠着，像一條條小街一樣。艇家們都走到岸上招攬生

意。看見這幾個年青人，以為他們是來遊河玩耍的，都向他們走過來，拉着柔長的，職業性的聲調招呼着：「要遊河嗎？要遊河嗎？」

孩子們沒有回答。小秋貓着腰，瞧瞧每個小艇上的門牌，找水上一街。丁金看見離岸不遠的地方，有個女孩子甩着紮紅頭繩的辮子，褲子捲到大腿上，在一隻翻了過來的小舢板旁邊，雙手使勁地刷着船身，在夕陽殘照中隱約可看見她一頭大汗，滿臉陽光。丁金便大叫起來：「帶娣！帶娣！」

那帶娣聽見有人叫她，抬起頭來往岸上望。丁金又接連叫了兩聲，帶娣還是沒有應她。這時小秋便叫了一聲：「帶娣！」她才高高興興地應着：「小秋！真的來看我嗎？」她再看看小秋身邊的丁金，嗤地笑起來說：「我望了兩次都認不出你來，你幹嗎把頭髮弄得那麼怪裏怪氣呢？」

帶娣實在高興極了，要他們都留下在艇上吃晚飯，她說：「媽媽把大艇搖去買東西去了，一會兒就回來。」

小秋見天已晚了，只好拉丁金陪着她，讓其他的人都回去了。

帶娣一邊說着話，一邊就動手把小舢板翻了過來。只見她手腳利落地走到沙灘上把那些船板撿起來，一塊一塊把它們放在船上拼好，用一條抹布揩了幾把，把船推近一條小小的竹橋邊，招呼小秋和丁金下船。

小秋和丁金第一次走那樣的小竹橋，搖搖晃晃的。帶娣便把一枝船槳伸給她們，讓她們扶着船槳走下船來。

丁金一上船，看見船上還有淹過腳跟那麼深的水，便低下頭，拿起個戽斗把水戽出去。帶娣卻嘻嘻地望着她說：「別一下來就那麼雞手鴨腳的，讓我好好地看看你。為甚麼好端端的把辮子剪掉了？」

丁金說：「這算甚麼！明天我還要把頭剃光了呢，不信你問問小秋。」

帶娣哪裏肯信，說：「鬼才相信你肯當尼姑。我瞧你就是愛時髦，學人家剪辮子就是了。可剪也得剪的像個樣子，怎麼就像割草一樣的！」

小秋說：「可不是，丁金的辮子就是割草那樣割下來的呀。」接着她便把丁金剪辮子的經過告訴了帶娣。帶娣聽了，伸了伸舌頭說：「我原以為何亞男夠上一個假小子了，想不到她還比不上丁金。要是我有你這麼一條又黑又粗的長辮子，才捨不得剪呢。你們看看我頭上這條辮子，又黃又小，像條小豆角兒，怎麼也密不起來。」

小秋說：「那麼，我就把丁金剪下的這條辮子送給你吧。你把它紮在頭上，那不就是你的了！」她從口袋裏把那條烏溜溜的大辮子掏出來。丁金見了抿嘴笑着說：「我不過一剪就算了，倒沒想到小秋會把它收起來呢。」

帶娣只高興得一手拿過來，說：「這回給了我，就永遠是我的了，你可別後悔。」她又找了一把剪刀交給小秋說：「小秋，你給丁金修頭髮去吧，我要梳辮子。」她就把自己的辮子拆散，再把丁金那條烏黑的大辮子續上去，用心地一綹一綹地編着辮子，帶着掩不住的笑容說：「等一會我媽回來了，她又不認得丁金，又不認得我啦！」

丁金坐着讓小秋給她修頭髮，見帶娣樂得那個樣子，便戮了她一下說：「你這個人才有意思呢。」

帶娣說：「嘿，你笑甚麼，最有意思的還是你自己。你這人，血流在別人的身上，辮子也長在別人的頭上，哈哈！」

「哈哈哈！」小秋和丁金也給她引得大笑了。

正在她們說笑的時候，天差不多全黑了。一隊有七八個人的工人糾察隊從竹橋上走來，領頭的一個高個子的青年人走近她們說：「姑娘們，你們這小舢板可以划我們到江心去麼？」

帶娣剛把辮子編好了，便問：「你們到江心去幹甚麼？」

那高個子說：「去追鬼子，捉走狗唄！」

帶娣便把辮子甩到背後說：「好，你們快到艇上來！」

那高個子又說：「你一個人能划得起我們這一大伙嗎？我們還要攆上人家的船呢。」

帶娣說：「划不起，我就再不要划船掙飯吃啦。可是，說老實話，要趕路，你們可得拍檔，我船上還有槳，你們幫着划划槳吧。」

高個子揮一個手，糾察隊員都上來了。帶娣分配他們坐下來，自己坐在船尾，又向丁金和小秋說：「丁金，小秋，你們就坐在那裏戽水，不要移動了。」她又把六條槳交給糾察隊員說：「你們只管划，聽我的話，趕到天腳底也可以；不聽話，船底就得朝天了。來吧！一、二、三，聽着，對啦……」

她又發了一次號令，糾察隊員通力合作，舢板像一枝箭似地離了岸。帶娣滿心歡喜地說：「好極了。我早說，連槍都拿得動的，咋不能拿船槳呢？現在，我們連快艇也可以攆上了。」

那高個子糾察隊員便說：「我們正要攆上快艇呀。快朝那顆小火星趕上去，趕上去！」

一直不說話的小秋這時便說：「哎呀，你們執行任務，也得叫我們明白是執行怎樣的任務，那才幹得好呀！」

那高個子糾察隊員便笑起來說：「好！我接受意見，我們大罷工之後，所有來往香港廣州的船都停了。只有那英商辦的金山、龍山和泰山三艘船卻不停航，偷運一些人進來。可是這裏的碼頭都給

我們守着，它們不敢駛過來。每天黃昏之後，由那隻雙層夾板的英國快艇『老虎仔』去接應它。我們叫它做『老虎仔』，因為它確是蠻橫極了。我們糾察隊可不會給它嚇倒，再兇也要逮住它。現在那隻龍山船就停在那裏，亮着一盞燈，不是分明等它來接應嗎？我們一定要在今夜把這隻『老虎仔』逮住！」

丁金很激動地說：「這麼些人就頂事嗎？」

高個子糾察隊員說：「咱們糾察隊抓敵人可不能一個對一個算，要不，我們就不要舢板去追趕快艇了。我們既要鬥勇又要鬥智呢。說不定他們還會開槍的，你們怕不怕？」

丁金還要說甚麼，小秋卻用眼睛阻止了她，對那高個子說：「你放心，我們都是罷工回來的，都是海員的女兒啊！」

高個子笑着說：「我也是海員，這就好極了。現在我們已投入戰鬥了。我是隊長，划船聽你們的指揮，作戰可得聽我的。你們聽到那馬達的聲音嗎？」

舢板上的人都眼望前方，點着頭。

那隊長眯着眼細看，說：「那『老虎仔』已把船上的人接下來，向我們這個方向駛來，要上岸了，快插過去！」

帶娣也低聲叫着：「加油，快划！」

一會兒他們就靠近那快艇「老虎仔」了。高個子隊長向艇上喝着：「我們是工人糾察隊，駛過來檢查！」

那快艇，起先慢了一下，後來，他們大概看見這邊只有幾個人，便重新開足馬力跑，還向這邊「砰！砰！砰！」打了三槍。

舢板上的糾察隊員都憤怒起來，要開槍還擊。

隊長低聲說：「不能還槍，沉着，聽指揮。」舢板又追上了兩步，糾察隊員一齊高聲喊着：「停船檢查！把走狗交出來！」

那「老虎仔」又向這邊開槍，還大叫着：「嫌命長的就追來

吧！」

高個子隊長一聲叫：「快伏下來！」只見子彈飛到水上，乒乒乓乓打得更密了。隊長向兩個隊員耳邊說了一句話，那邊槍聲一響，那兩個隊員叫了一聲，便跳下水裏，隊長又和帶娣說：「他們想把我們殺盡，以為我們有人給打中了，要追上來了。快轉頭走，越快越好，不要給他們追上！」

帶娣馬上轉了舵。果然，那「老虎仔」聲勢洶洶地從後面趕來。

隊長又向帶娣說：「往淺灘上走，加油！」

舢板跟着他指的方向走。隊長回頭，瞄準了「老虎仔」，開了一槍，正中它的船頭。

「老虎仔」簡直發狂了，一直向他們這邊追趕過來。

隊長又在帶娣耳邊說了一句，帶娣的眼睛亮起來了。本來，她就有那貓一樣的眼睛，黑夜裏甚麼東西都看得清清楚楚。她懂得水的潮流，這時正是順水，她敏捷地把舢板駛靠淺灘。糾察隊員在她指揮下，幾條槳好像機器上的車葉一樣，在珠江出現了一個奇跡，舢板就像快艇那麼快。

那「老虎仔」欺負他們艇小人少，剛才又聽見兩個人中彈掉下水裏，就更肆無忌憚，恨不得一口把這小艇吞下去。現在看它越划越快，氣得甚麼都忘了，只管往前追，一下子也駛進了淺灘。

眼看那快艇就要追上來，它擦着沙灘的嘎然一聲也聽到了。高個子隊長吹了一聲口哨，頓時河灘這邊燈火齊明。原來這裏已佈滿了一隻隻小艇，每隻艇上的燈籠都同時亮起來。在火光裏，每隻艇上都亮出了紅底黃邊白字的「糾」字旗幟，迎風飄揚着。所有的艇上都一齊高喊：「停船檢查！」

那「老虎仔」想逃，但它已擱在淺灘上抽身不得了。

一會兒，一面白色的旗子，緩緩地在「老虎仔」上面升起來。

隊長高興地說：「他們投降了。我們到那邊接收俘虜去。」他也亮起了一個帶糾字的燈籠，把它高舉過頭，站在船頭上等帶娣把艇駛過去。跟着，有三隻打着「糾」字燈籠的小艇也靠攏過來了。

隊長和隊員們跳上了「老虎仔」，把船上的人盤問過，船上的東西檢查過，就讓那三隻糾察艇把人和貨帶走。留下一些隊員在「老虎仔」上面。

高個子隊長仍然跳回帶娣這小艇上，帶着興奮的笑容告訴她們，這是一隻偷運工賊和仇貨的船，現在已把他們送會審處去了。他對帶娣說：「多虧你們，沒有你的勇敢和駕船本領，這一仗可不一定打贏呢！」他一面掏着口袋，說：「不過，也用了你的艇很久了，花了你的時間和力氣……」

看看他的手快從口袋裏伸出來了，帶娣把她那條新辮子一甩，圓鼓鼓的臉帶着氣說：「隊長，你別拿那個給我。你以為我是為甚麼來的！」她把褲腿撩起來，在那燈籠光下，那槍傷的疤痕露了出來。帶娣說：「你看見了嗎？這是六月二十三那天打傷的。」

高個子隊長沒話說了，迅速地把錢放回口袋裏，連連拱手說：「對不起，對不起！我……」他又對小秋和丁金說：「你們兩位也戽水得夠累了，來，我們留個姓名吧。我叫方迅，方便的方，迅速的迅。我們也許後會有期呢。」

女孩子們也把自己的姓名說了。丁金還神秘地抿嘴一笑說：「你是糾察隊，以後我們會見到的。」

方迅帶着燈籠離開船了。帶娣和丁金、小秋划着船回去。她們只覺得精神振奮，連肚餓都忘記了。丁金神往地說：「我一定要當上糾察隊員！那就有槍用了啊！」

小秋說：「我一定努力宣傳革命，帶娣沒有梅向青姐姐在醫

院說的一番話，就不會有今天那麼勇敢的！」

帶娣說：「我沒有你們勇敢。」

丁金說：「前幾天你就不是這麼大膽的，連在岸上穿雙鞋子都不敢。現在小秋給你把鞋子做好了，你敢穿嗎？」

小秋把鞋子遞過去，說：「帶娣，你喜歡它不？」

帶娣把鞋穿上了，高興得叫起來說：「好看極了！我有甚麼不敢穿？我怕甚麼？『老虎仔』我都不怕呢！」

19 「再見，哥哥！」

小秋和丁金從帶娣那裏吃過飯回到宿舍的時候，已經十點鐘了。她們一進門看見幾個人圍在燈下釘扣子。小秋便高興地叫起來，說：「梅姊姊，你來了多久了？」

羅媽媽已聽到冬冬告訴她丁金剪辮子的事了；這時只管向丁金的頭上看，嘖嘖地稱讚說：「多俊啊！剪了辮子，更像個學堂女了。」

這時，結了婚的婦女都是梳着單髻、雙髻。姑娘們都是留着一條辮子。只有一些時髦的女學生才把頭髮剪短。工農的婦女剪辮子的就更少見了。人們都把剪辮子看作一件大事。當下羅媽媽便問丁金說：「要是你媽媽問，你便怎麼說呀？」

丁金撇撇嘴說：「我就說趕時髦，愛漂亮。」

羅媽媽搖搖頭說：「不，你媽媽不會相信的；你從來都不是那號人。再說，為甚麼我們小秋不剪，你卻單獨剪了呢？」

小秋一聽，連忙說：「媽媽，那就讓我一發剪了吧。」她半撒嬌地走到媽媽面前說，「媽媽，你來給我剪，好不好！」

羅媽媽笑起來了，對梅向青說：「你看小秋這孩子！你說她性

情溫柔，可她哪裏是只會聽媽媽的話？還要媽媽聽她的。丁金剪了頭髮對媽媽還有點顧忌。她呢，自己拿定主意，卻讓媽媽去動手。『媽媽你來剪好不好？』聽起來多好聽呀！」

丁金說：「羅媽媽，你就給小秋剪了吧，小秋也是為了我不挨罵呢。」她把剪刀送到羅媽媽面前。

可小秋這時卻用手把頭髮捂住說：「別忙，梅姊姊，你為甚麼不剪髮呢？」

梅向青撫着她那黑油油的辮子說：「我這辮子對我很有用處。我經常要到勞工婦女那裏做工作，她們大都是留着辮子的，我就是想要跟她們一樣呢！」

小秋笑嘻嘻地說：「那我也把辮子留着，我要跟梅姊姊一起做工作。」

丁金說：「那我就直通通地對媽說好了。」

羅媽媽說：「你別擔心，我已想了一個辦法，先把丁媽媽的氣壓下去。你看，這都是你媽媽接來縫的衣服，我們把它拿過來釘扣子，她看見了有氣也就使不出來啦。」

丁金一聽，只樂得把羅媽媽抱住說：「你真是我的親媽媽呀！」

羅媽媽：「還說呢，該感謝的卻是你自己的親媽媽。你看看這大堆的衣服，她沒日沒夜地幹着，為的是哪個？剛才冬冬把它拿來，我們兩個人都縫了好半天哩。」

梅向青說：「丁金，你媽媽現在給人家縫補衣服，還是受人家中間剝削。我們組織了罷工委員會家屬生產訓練所，實行生產自救，不靠公家救濟。你媽媽可以加入我們的車縫組去。羅媽媽，你也要加入嗎？」

羅媽媽說：「啊呀，我是個鄉下人，要我用縫衣車可幹不來，

打打草鞋倒還可以！」

梅向青說：「打草鞋也是挺重要的。現在糾察隊擴充到二千人，就需幾千對草鞋。還有學生軍、農村宣傳隊，也是需要草鞋呢。將來我們還要大批軍隊去肅清軍閥土匪，那時候還需要大批的草鞋呢。我也正要學習怎樣打草鞋，請羅伯母教我。」

正說着，下面有人大叫「丁金姐姐！」丁金聽出是小弟的聲音，就下樓去了。

羅媽媽問起陳帶娣身體好不好，小秋就把剛才帶娣智誘「老虎仔」的事情告訴大家。大家聽了，都非常興奮。冬冬一面高興得在床上打滾，一面又埋怨小秋說：「都是你！剛才帶娣姐留我在那裏的，都是你叫我先走。」

小秋說：「我又不是算命先生，誰能算出『老虎仔』這事情？」

大家正談着，卻聽得樓下丁金跟丁小弟吵起來了。那丁小弟哭着說：「叫你回去，你不回去，媽媽就會罵我的。」丁金也急得跺着腳說：「我在這裏住有甚麼要緊？是羅媽媽留住我的，不信你上去問問！」

羅媽媽連忙跑到樓下去把他們勸開，拉着他姊弟倆回到房間。這時丁媽媽已經趕來了。

丁媽媽一進門就埋怨丁小弟說：「真是一龍去，二龍追，叫你找姊姊，卻連你也不回去了！」

丁小弟哭着說：「你問姊姊去吧，她自己不肯走的。」

丁媽媽只道這些人裏面沒有丁金。現在跟着小弟的眼光望去，看了丁金，又吃驚又生氣地叫着：「你這個男人婆的樣子，怪道不敢回家見我哩！」

羅媽媽連忙拉着她，解釋說：「不干她的事，是我留她在這裏的。梅姊姊剛找她們來了。丁金，還不給你媽倒杯熱茶來。」

丁媽媽看見梅向青在這裏，不好發脾氣，只是長嘆一聲說：「羅嫂子，你才不知道我這個苦命的，真是屋漏更兼連夜雨，開船遲又遇頂頭風。好容易找到一份車衣的活，連衣服也通通給賊偷了。別說今後沒有再做的，就是賣了身也賠不了那些衣服哩。家裏又沒有男人。丁金是最大的女兒，偏偏又不懂事，一天到晚像個沒上籠頭的野馬似的，有事想找她幫一手也不成！」說着便揩起眼淚來。

羅媽媽說：「啊！原來是為着這件事嗎？丁嫂子，你快看看這是不是你失去的衣服？」

丁媽媽揩乾了眼淚，一看，便驚訝起來，連忙數了數，這才忍不住露出笑容來：「就是這些衣服，一件也不少……可是，為甚麼會到了這裏來的？」

羅媽媽說：「我叫冬冬去告訴你丁金今天在這裏住下來了，可他就把衣服捎了來，也不告訴你，害你乾急。扣子是梅向青姊姊幫我們一起釘的。」

丁媽媽說：「啊呀，那我就更過意不去了！」

小秋便插嘴說：「丁媽媽，梅姐姐還給你安排了工作，介紹你到罷工工人家屬的車縫組，自己的工錢自己得，不必經過中間人呢。」

丁媽媽說：「梅姐姐，是真的嗎？沒有中間人，不收保證金，人家能相信我們嗎？」

梅向青說：「是自己人的店子。有了罷工委員會，誰敢再欺負你們？」

丁媽媽這才眉開眼笑起來：「那麼，真的我們就快有好日子過了！」可是，她看看丁金，又嘆一口氣說：「真是，連別人也會替我打算得那麼周到，可偏偏自己的孩子，就有事也不跟我商量。阿

金，你剪這個男人頭幹甚麼？」

羅媽媽說：「我們剛才都說她剪了頭髮更俊呢。」

丁金卻咬咬嘴唇，提高了嗓門說：「媽媽，告訴你吧，我剪了頭髮是為了要當糾察隊去。罷工委員會主席蘇兆徵大哥已經答應我了。」

丁媽媽一下子又愣住了，喊着說：「阿金，你又搞甚麼名堂了？那些動刀動槍的事，哪裏是女孩子家幹的？」

丁金激動地說：「媽媽，你不拿刀槍，別人已向我們動刀動槍了。人家常說針不扎人，肉不疼，難道敵人子彈打了小秋你的心不疼？打了梅姊姊你的心不疼？他們不是你心疼的人，就是心疼你的人呀！小夏哥哥已報名參加糾察隊了。你怕危險也罷，不怕也罷，反正今天我們都跟糾察隊一起打過仗了。」

丁媽媽一時沉默起來了。然後又長嘆一聲說：「阿金，你是有毛有翼的了，你愛怎麼飛就怎麼飛吧。梅姐姐也是自己人，我不瞞你說，我家有男人，也像沒男人一樣。我的心都指望在兒女身上。阿金是個大女兒，我指望她體諒媽媽的心，定一定性子坐下來，跟媽媽做點針線活，好供小弟弟讀書。小弟今年十歲了，還沒有開學呢。」

丁小弟在旁邊呆呆地聽着，這時連忙說：「媽媽，你就讓姊姊當糾察隊去吧，等她把帝國主義打倒了，我唸書也不遲的。」

一句話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把那沉悶的空氣打破了。

冬冬走過去拉着小弟的手說：「不用等，不用等！我明天就和你一起去唸書。我們海員工人有子弟學校，不收錢，也不收書簿費，明天我們就去。」

丁媽媽說：「冬冬，你不是哄我小弟吧？」

冬冬說：「我才不哄人，是蘇兆徵大哥親口說的。」

羅媽媽也拍着丁媽媽的背說：「好嫂子，我們相與了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都是忍氣吞聲地過活。如今孩子們自己有毛有翅膀，就讓他們跟着工會飛吧。難道還叫他們像我們那樣做牛做馬麼？」

丁媽媽說：「羅嫂子，我還有甚麼話可說呢？以後，就拜托小夏哥哥多多照顧阿金就是了。」

時間不早了，梅向青便起身告辭。丁金也拉着弟弟，陪媽媽回家睡了。

從此，羅、丁兩家人好像坐上了一條大船，航行在希望的海洋裏，奔向偉大的前程。兩個媽媽都有了新的工作。丁媽媽到了罷工委員會的車縫組，羅媽媽到了草鞋組。生活得到了改善。小春在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小夏帶着丁金參加了工人糾察隊訓練班。

更新的學校是海員工人子弟學校，小秋，冬冬，丁小弟和林中秀都去上學了。這學校很特別，課程也和別的學校不同。課室裏有一條大標語：「大佬哥和細佬哥一齊學習！」因為，這裏白天小朋友來學習，晚上就是工人來學習的。小朋友不但學文化知識，還學些革命理論和上體操課。學校的經費是靠人捐助的，設備很簡陋。有一半學生沒有桌子，聽課的時候，便把課本放在膝頭上，寫字的時候，就趴在地板上。一本教科書，兩個人合用。一張紙寫了正面寫反面，寫過了鉛筆又寫墨水筆。可是，環境越艱苦，孩子們的學習熱情更高呢。大家都懂得這學習機會來之不易。

在學生當中，林中秀和小秋是年紀比較大的。他們比其他的小同學多識些字。林中秀從前在唱本上認過幾個字，小秋在家裏也跟哥哥們學過，他兩人參加較高的班。林中秀每天上午要站在省港罷工委員會門口吹升旗號子，小秋每天下午要跟梅向青姐姐去罷工工人家屬裏做工作。兩人都不能全天上課。這樣，他們只好在每天晚上把學來的功課互相教着，從沒有拉下過一天的功課呢。

兩星期之後，小夏和丁金在糾察隊訓練結束了。他們被派到中山縣前山對澳門的檢查站去執行任務。和他們同時出發的有三個支隊。每個支隊下面有三個小隊。他們是屬於第一支隊的第三小隊。

出發那一天，天氣晴朗，在西堤的輪渡碼頭上，幾個小隊在那裏集中。他們第三小隊三十六個雄赳赳的青年工人，全副武裝整齊地站在碼頭上。

丁金這時已經是男裝打扮了，因為糾察隊沒有女的，要避免人們注意啊。她的頭髮就剪得像男孩子那麼短，在軍帽下邊，露出了不聽話的小小一綹黑髮；她身上穿着短袖襯衣、短褲、綁腿、草鞋，越顯得她眉宇英俊，神采飛揚。

岸上站滿了送行的人。羅、丁兩家也來送行。丁小弟已給吩咐過，不要洩露了丁金女扮男裝的秘密。這會兒，他覺得姊姊又新奇，又可愛。他要過丁金那張隊員證來看，一面看一面嚷着：「哥哥，我認識這上面很多字啦。哥哥，這是秩序兩個字是不是？哥哥，這是……」他把所有的「哥哥」兩字叫得特別響。

冬冬皺了皺眉頭，暗裏拉他一把：「你是幹甚麼的？叫個不停。難道我跟小夏哥哥說話也是這樣的？丁金姊姊的秘密就會給你戳穿了。」

丁小弟連忙伸伸舌頭不敢再說。丁金也忍不住笑，拉着他的手說：「好弟弟，讓哥哥來告訴你吧，這是維持秩序，截留糧食，嚴懲走狗，偵緝工賊，這都是糾察隊的任務。好弟弟，你才讀了幾天書，認識的字可不少啊！」

這一說，丁小弟又高興地笑了。

丁金把小秋拉過一邊說：「小秋，來，我給你介紹我們的小隊長，你看看是誰？」

小秋一看前面那人，高個子，大眼睛，臉上帶着調皮而誠懇的

笑，這不是那天跟他們一起擒「老虎仔」的隊長方迅嗎？方迅伸出手來說：「我們說後會有期，可沒想到這麼快啊！」

小秋微笑着跟他握手。

方迅又笑着說：「你可是捨不得辮子，不像丁金那樣跟我們一起走呀？」

小秋說：「不！我是捨不得我的工作呢。我現在在婦女解放協會裏，要做青年婦女的工作，又要做工人家屬的工作。你看，你們身上穿的制服，是丁媽媽手裏縫出來的。你們腳上穿的草鞋，是我媽媽親手打的。」

方迅聽了，便轉過身來向糾察隊員們說：「同志們，你們都聽到了，我們身上的制服，是丁金媽媽車縫組縫的，我們腳上的草鞋，是小夏媽媽的草鞋組打的。兩位媽媽都來送行了，我們該不該感謝她們？」

隊員們便都一齊擁上前，圍繞着兩位媽媽鼓起掌來，感謝兩位好媽媽，還要媽媽們跟他們說幾句話。

兩個媽媽沒有經過這樣的場面，激動得紅了臉。人們的掌聲越來越響了。羅媽媽便說：我是個鄉下人，不會當人暴眾地說話。在鄉下時我學過唱山歌，就按今天的意思給大家唱唱吧：

穿娘衣服着娘鞋，
娘要革命送兒來，
革命全靠齊心幹，
機器不全船不開。
兒走不動看脚跟，
阿娘隨你萬里行，
革命不怕風和雨，

阿娘和兒心貼心。

人們想不到羅媽媽竟有那麼好的歌喉，而且充滿了感情，許多人聽了都流出眼淚來了。

方迅的大眼睛裏，也充滿了淚水，他問身邊的小秋說：「你也有話跟我說麼？」

小秋誠懇地望着方迅說：「剛才我也跟着媽媽唱了我要說的話。我們都像新出塢的船一樣，開足馬力出海。我們走的路雖不同，但一定同時到達幸福的岸上。」

方迅笑着說：「那又是後會有期了。」

方迅帶着隊伍上船去，隊員們噙着眼淚向送行的人招手。冬冬拉着丁小弟，兩個高聲地叫着：「哥哥，再見！哥哥，再見！」

20　前線和後方

第二天，糾察隊員便到了中山縣。方迅領着他們，往前山出發。

天氣已十分悶熱了，一路上都沒有大樹遮蔭。大家除了自己的背包之外，還帶了竹籮、飯鍋、水桶。人人都走得汗淋淋氣吁吁的。小夏怕丁金吃不消，走過來要替她揹東西。丁金向前面努着嘴說：「我揹得動的。你別囉嗦了，方迅正瞅着我們呢。別讓他以為我是個嬌嬌小姐，叫我回去，那時就別怪我惱你一輩子。」小夏只好讓她自己揹了。

方迅已走到他們面前了，問他們說：「你們以前來過前山和澳門嗎？」

丁金和小夏說：「沒有。」

方迅說：「那麼，我就把澳門的情況介紹給你們吧。這是帝國

主義最早霸佔我們的一塊地。在明朝的時候，葡萄牙這個最早到東方來找殖民地的歐洲國家，派了商船來，說是跟我們做生意。恰恰遇到了颱風，他們就向當地的官員借了一塊地來曬貨物。那些官員糊裏糊塗地答應了。葡萄牙就把這整整五平方公里大的地方當他自己的殖民地了。」

丁金說：「我小時候聽羅叔叔講過這樣一個故事。洋人坐了船來跟我們的官員說『請給我們草蓆那麼大的地方，讓我們放放貨物吧』。官員以為一蓆之地沒甚麼要緊，就答應了他。誰知道，那洋人把那張蓆子張開，越張越大，像一萬張，十萬張那麼大，竟佔領了許多地方。我以前還以為這是神話，卻沒有想到真有那麼一回事呢。」

說到這裏，她輕輕把背包頓了一下，弄正了位置。方迅已看到了，便問她：「丁金，你累了嗎？」

丁金說：「一點也不累。」

方迅說：「可還有三個鐘頭的路啊！」

丁金撇了撇嘴：「十個鐘頭我也頂得住。」

方迅又說：「行李可不輕啊！」

丁金說：「你嫌重就拿你的來放到我背上。」

方迅眏了眏眼睛：「好厲害！人家都說女孩子比男孩子有韌力，現在我有點相信了。丁金，敢接受我的挑戰嗎？一個人揹兩個人的行李。我先走第一個鐘頭，你走後兩個鐘頭。到你揹不動時再交給我。」

丁金叫着：「我就敢應戰，誰說我不能堅持下去！」

方迅說：「好，一言為定！」他動手把丁金的行李揹到自己身上。丁金卻問他：「隊長，難道我空着手走路嗎？」

方迅說：「賽球的有啦啦隊，我們趕路也該有啦啦隊。你就給

大家講講故事，唱唱歌，大家就忘了累啦。」

丁金這才興致勃勃地跑前跑後，給同志們講故事和唱歌。

一個鐘頭過去了，到了一個古廟旁邊。方迅便停了下來。丁金說：「該輪到我啦！」就動手去把方迅背上的行李拉下來。

方迅卻說：「你歇着吧！」他又回頭對大家說：「都歇歇吧！我們到達目的地了。」他瞧着丁金笑了笑。

丁金把嘴嘟了起來。她知道中計了，那是方迅故意給她揹行李呀！她想到了剛才自己還在他面前逞強，連耳根都紅起來了。

他們剛在這古廟歇下來，一個穿着唐裝的中年人便跑來，熱情地說：「我是這裏省港罷工委員會分會的負責人，我叫江松。我們盼你們好久了。」

方迅連忙請他坐下來介紹這裏的情況。

江松說：「這裏連着澳門，澳門的居民差不多全是中國人，大多是本縣的，每天進進出出的有整千人呢。這些人大多數是熱愛祖國，支持罷工的。偷運糧食出口的，偷運英國貨回來的，只是少數。最可惡的是這裏有一個叫袁帶的土匪頭子，手下有幾千人，專門包攬走私，還常常威嚇我們的人。現在國民政府支持工人，他們看着風色做事，還不敢那麼明目張膽。你們來了，正好壯大我們的聲勢。你們一共有多少人和槍？」

方迅說：「糾察隊到中山縣來了三個支隊，一共三百多人。我們是支隊裏的一個小隊，三十六人。全隊只有六枝槍，沒槍的就拿木棍了。」

江松聽了，叫起苦來：「天哪！這麼少的武器，連保衛你們自己都不夠哩！我看你們還是把小隊搬到石岐去駐紮吧。石岐每天都有幾班車到這裏，你們早出晚歸，就比較安全了。」

方迅笑了一笑，把眼珠溜了一下，說：「同志，謝謝你的好

心。可咱們糾察隊不是為了安全才來的呀，要安全，我們就窩在廣州算了！鄧中夏和蘇兆徵同志對我們說過，只要我們在群眾中生根，那就誰也動搖不了我們，對嗎？」

江松看着那三十五個隊員，一個個紅光滿面，精神抖擻，正對着他點頭，表示同意隊長的話。江松便說：「對，你們是好樣的，可是千萬得小心，有甚麼事就告訴我們啊！」他反復叮囑之後，便離開了。

江松走了之後，方迅和隊員們開了一個會。方迅說：「我們穿上了糾察服裝，就得像個兵士一樣。打仗有前線有後方。後方老百姓不支持我們，我們也不能好好地在前線打仗的。我們時時刻刻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啊！」

方迅跟着就把糾察隊分成小組，輪流執行任務。

到了第五天，丁金第一次執勤，和她一起去的是小夏。

他們的崗位就在海關旁邊，離古廟不到一個鐘頭的路，在澳門和中山縣交界的一條公路上。在交界的地方，我方和澳門葡萄牙當局都有兵把守着。走這條公路的岐關汽車，在這裏停車，客人都下車受檢查。

丁金向前望去，在澳門那邊，有幾個穿着呢子制服的葡萄牙兵，歪戴着帽子，拖着棍子，不耐煩地吹着口哨。在他們旁邊有幾個黑人兵，在葡萄牙兵的監督下，往來巡邏。

這一邊，除了兩個穿着黃色制服的海關人員，就是兩個瘦骨嶙峋的，穿得像烏鴉一樣的中國巡警。他們臉色青黃，和那些外國兵的赤紅健壯的皮膚，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們也是無精打采地站在那裏。丁金和小夏服裝整齊，精神抖擻地踏着大步走到崗位上，引起了對方的注意。有一個黑人兵背着葡萄牙兵，暗地裏向丁金和小夏豎起了大拇指，用不純正的中國話說：「中國工人兵，好！好！」

丁金便問小夏：「這些黑人兵是哪裏來的！」

小夏說：「他們是葡萄牙從非洲殖民地派來的兵。他們是亡了國、受壓迫的，看到我們反對帝國主義，就鼓勵我們呢。」

丁金說：「他們會說我們的話，我們卻不會說他們的話，我們該怎麼回答他呢？」

小夏說：「不要緊，你看我的。」小夏眼睛望着那個黑人兵，把自己雙手放在胸前，互相握着。小夏笑了，那黑人兵也笑了。

這時，一部汽車從澳門方向開過來了，到了閘口，搭客便下車接受檢查。旅客中還有不少是罷工回來的工人呢。小夏和丁金便熱情地招呼他們，指點他們到路邊的罷工工人接待處和茶水站去。

有幾個年老的歸國華僑，帶着大大小小的箱子，看見了這些穿着制服的兵，有點害怕。他們一面打開箱子，一面顫抖着說：「我們都是從國外回來的，這些東西你們要用，儘管拿去吧！」

小夏微笑着對他們說：「老鄉，我們是到這裏來緝拿走私的人和接濟帝國主義的走狗的。祖國歡迎你們回來呀。」小夏動手幫他們把東西放好，用繩子捆好。丁金也照着幹了。

那些老華僑，過去都是受地方軍閥勒索慣了，這時倒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便問道：「那麼，你們是哪裏的軍隊呢？是哪個將軍領導的呢？」

小夏笑着說：「我們是罷工工人的糾察隊，是人民的軍隊。」

那些華僑也都點頭笑了。

一會兒，又有汽車從石岐那邊開來了。乘車的人並不多。有幾個農民，帶着幾個竹籮，上面蓋着包袱皮。小夏把包袱皮揭開，裏面露出了糧食和豬肉、牛肉。

丁金一見，怒不可遏，揮起棍子敲着籮筐說：「到這時候，你們還把糧食偷運出去，你們是不是中國人呢？」

一個中年婦人說：「我們是窮苦人，為了到那邊多賣點錢就是了。」

丁金一聽，更忿怒起來，正要教訓她。可是小夏卻按住了她。他走過來，細細地給那些農民講道理，那幾個農民都聽得動了容。那中年婦人也滿面羞慚地說：「我是窮苦人，想不到竟做了傷害窮苦人的事。多虧你們開導我們啊！」

一天的崗站過了。丁金跟着小夏回隊部去。丁金望着小夏說：「好哥哥，我真想不到你有那麼好的性子，也想不到好性子有那麼大用處呀！」

小夏說：「我有時也想發脾氣呢，但是一想到自己是個糾察隊員，不該使性子，要耐心做說服工作。我們工作做得好，人們就覺得糾察隊是好的，對嗎？你後來不也是耐心做工作了嗎？」

丁金嘻嘻笑着，再不說話了。

吃過晚飯後，糾察隊開了一個會，討論怎樣聯繫群眾。方迅對大家說：「我們在這裏演個戲吧，既能宣傳罷工的偉大意義，又可以接近群眾。在廣州罷工委員會不是也有演劇宣傳隊嗎？」

隊員王黑仔嘻嘻地笑着說：「可不，我們隊裏還有女隊員，用不着像廣州一些演劇隊一樣，要男扮女裝那麼麻煩呢。」

丁金卻把嘴嘟起來，說：「我來這裏是當兵的，不是來演戲的。」小夏用眼睛瞪着她，她完全不理會。

王黑仔說：「做群眾工作不也像打仗般重要嗎？我不會做戲，我只會演雙簧，給我報個名吧。」

丁金這才不說話了。

另一個隊員又說：「我們沒有劇本，演甚麼好呢？」

方迅說：「劇本也是人寫的，我們就自己動手吧。這次我們大罷工，就有不少動人的故事呢。」他停了一下，意味深長地說：

「我就聽蘇兆徵大哥講過一個故事，有一個老海員，辛辛苦苦地給外國資本家當了幾十年牛馬，血汗熬乾了，倒斃在鍋爐旁邊，幾乎連個屍首也撈不回來。他的兒子繼承了他的職務後，積極組織工會，參加罷工，帝國主義又把他抓到牢獄裏去了。這老工人的女兒參加了反帝示威的遊行，給帝國主義者的子彈打傷了。可是他們都沒有屈服。那兒子勇敢地拿起槍，當上了糾察隊，繼續和帝國主義者作戰。那女兒呢，在後方用她受過傷的手，給糾察隊縫衣服、打草鞋，為爭取最後的勝利，不停地工作着。你們說這齣戲好不好？」

大家一致說好。丁金這時卻比誰都激動：「讓我來演！讓我來演！我一定要把這齣戲演好！」

小夏一個人還在沉思着，呆呆地望向前面。方迅把他的手背拍了一下，他才醒覺過來。方迅說：「小夏，這個戲就由你來編導吧！」

小夏說：「我可以負責，大家都來參加吧。這是我們共同的命運，不是哪一家的事呀！」

過了幾天，戲就排得差不多了。

一天，晚飯後，天色還早，丁金帶了簸箕和飯盤，到河邊洗乾淨。

丁金從小住在大海邊，看見了這些小河汊，覺得別有風味。河水不深不淺，連村子裏的孩子都可以在水裏走來走去。有好幾個孩子還用小網在兜小蝦，一撈便有一二十隻，在網裏活蹦活跳。

丁金再也忍不住了，把褲腿捲得更高，拿起簸箕下到河裏就撈起蝦來。

河水淺，小蝦卻很多。丁金一連撈了三次，都沒有落空。丁金高興極了，她心想：同志們天天吃鹹菜，現在可換個口味吧。她

就使勁地撈了又撈，不一會，把一隻大湯碗放滿了。丁金越撈越來勁，小夏來找她，一連叫了許多聲，她才發覺哩。

丁金回頭看見小夏，便三步兩腳地跳到岸上，拉着小夏說：「看看我撈的蝦，你不是很愛吃嗎？」

小夏在看蝦，河裏兩個孩子也走過來，眼睛只管向大碗溜着：「啊，撈了那麼多啊！」

小夏便笑嘻嘻地跟他們說：「是呀，是撈給你們的，你們拿去吧！」

丁金聽了一愣，望着小夏。那兩個孩子望望丁金，卻不敢拿。小夏又看了丁金一眼，丁金警覺了，便笑着對那兩個孩子說：「是給你們的。」就把孩子們揹着的蝦簍拿過來，揭開蓋子把大碗裏的蝦倒進簍裏。

那兩個孩子還不懂得道謝，只說：「多好！夠我媽舂三兩蝦膏了。」

丁金說：「你會舂蝦膏嗎？」

一個孩子回答她說：「我們媽媽會舂。舂了蝦膏就換到白米落鍋。我家裏很多人，這都是我的妹妹。」

丁金一看，河裏撈蝦的孩子都上岸回家了，只有兩個比他們更小的孩子還在那裏撈着。河水黃，他們的臉色也黃，兩條小腿瘦得像兩枝小竹竿。岸上這兩個也和他們一樣，瘦骨嶙峋，眼睛大大的，她便說：「那我幫你多撈一會兒吧。喂，小夏，你也來撈吧！」

小夏果然也脫了鞋，解了腳綁就下水了。兩個人，腿長手腳快，不一會兒就撈了半簍。那幾個孩子傻了眼地看着。丁金說：「你們家住哪裏？我給你們送去。」

那最大的女孩子吞吞吐吐地說：「在那邊。還有兩個小弟弟，

你們不要去，他們害怕當兵的。」

丁金呵呵大笑着說：「別怕，我們都是全世界最好最好的兵呢，快帶我去吧。」

丁金輕輕地拉着那兩個最小的孩子的手。那女孩子才放心地在前面帶路，沿着河邊走了一會兒，便說：「到家了。」

丁金一看，這裏連個茅寮都沒有，竟是一隻隻擱在岸上的小篷船，還沒走到就聽見孩子的哭聲。那個女孩子彎腰走進船去哄孩子，丁金也跟進去看，這隻小篷船竟是他們整個的家了。碗、瓢、沙鍋放在船頭，破破爛爛的棉被吊在船篷下面。那女孩把船板上正哭着的娃娃抱起來。另一個女孩子，就揭開船板，從下面拿出了小石臼，把蝦放在裏面，用木棒搗起來。小夏和丁金便接過了木棒，利落地把蝦搗成醬。

這裏住在篷船上的有十幾戶人家。他們起初閃閃縮縮地躲在船上，後來聽見有笑聲，才大着膽子圍攏來，也跟他們說笑起來。

這時，孩子們的爸爸媽媽收工回家了，老遠看見有兩個穿軍服的人，在他的篷船旁邊，急得不顧一切地飛奔回家，一看，不禁怔了。那些鄉親們對他們說：「你們真有福，來了好幫手。」那女孩子也來拉爸爸的手，把剛才的事情告訴他。

這個爸爸叫唐老大。他滿懷感激地向小夏和丁金道謝，還要送些蝦膏給他們。小夏和小金哪裏肯要。小夏說：「我們糾察隊是窮人的兵，窮人給窮人做事，是不要報酬的。」

唐大娘搭腔說：「我剛才在山崗上偷看過你們吃飯了，只有鹽水和鹹菜，拿這個回去加點菜吧。」

丁金說：「不，大娘，只要你們多吃點，我們吃鹽水鹹菜也是香的，你們不也沒東西吃嗎？」

小夏把唐老大的一個小兒子抱起來，問他說：「你們看過戲沒

有？」

那孩子搖搖頭，還伸了伸舌頭說：「不要說，說了爸爸打的。」

丁金說：「我不信。」

唐大娘說：「那倒是真的，窮得心煩，聽孩子說要看戲，唐老大就嚇唬他們。」

小夏說：「我們不收錢，演戲給你們看好不好？」

孩子們都睜大了眼睛說：「真的嗎？」

在旁邊的青年也興致勃勃地問：「是真的，還是哄小孩子的呢？」

小夏說：「我們對大人、小孩都不說謊話的。」

那些人都高興地說：「那就好極了，你們到祠堂來演，全鄉的人都可以看到了。」

過了幾天，「海員之家」就在大祠堂演出了。第一天晚上看戲的就人山人海，都是那些蓬頭赤腳的老鄉們。每場戲都喝彩連天，看到動人的情節時，還有許多人感動得流下了熱淚。最後，群眾的感情再也遏不住了，高聲大喊：「打倒帝國主義！」激情的呼聲把那沉睡着的田野喚醒了。

第二天下午，方迅帶小夏、丁金到村裏訪問，唐老大告訴他們：「那些財主們起初瞧不起你們的戲，昨天晚上他們偷偷叫人來看，見演得好，今天晚上他們就要來看，把前幾排的地方都佔完了。」

丁金一聽，便大怒說：「他們膽敢這樣，我們偏不讓他們看！」

方迅安慰大家說：「大家放心，我們一定不會讓他們把好位子佔了的。」

那唐大娘卻拉住他們說：「不過，你們可不要跟他們鬧翻，鬧翻了連我們也沒戲看了。」

方迅跟丁金和小夏一起到祠堂那裏去，果然看到觀眾席的前排，不但擺滿了一張張的大藤椅，而且連竹躺椅也擺好了。丁金一看惱火了，便要動手把這些椅子搬開。方迅阻止她說：「不能搬！你搬了就跟他們鬧翻了。鄧中夏同志叫我們盡量爭取反帝的力量。這些財主，暫時還同意我們反對帝國主義，還樂意看我們的戲。我們還是不要跟他們鬧翻了才好。」

丁金說：「那難道就忍着他？看見了這幾排椅子，我演戲也沒有勁，我就是沒那個本事！」

小夏沉吟了一下，拍起手來：「我倒有個兩全之計呢。」

方迅說：「我也剛想了一個小計謀，可以把這排椅子甩在後面。」

小夏說：「這正是我要說的，今天晚上我們把戲台從南搬到北，那不就叫這些財主排在前面的座位通通變成在後面麼？」

方迅說：「我們真的想到一塊了，可我還考慮着，該找個甚麼藉口。」

小夏說：「我們就說，昨天晚上汽燈向風，今天要改個背風的位置，那麼誰也不會懷疑了。」

那丁金高興得又捅小夏，又稱讚方迅。

這天晚上，糾察隊就把戲台轉移了。窮人們又坐在前面。財主們看戲，老例是遲到的，開了場半個鐘頭，才大搖大擺地帶了丫鬟前來。他們一看座位在後邊，氣得吹鬍子，瞪眼睛，當知道是為了汽燈要避風，便不好發作，只得乖乖兒坐在那裏看。

一場戲演過了，掌聲特別熱烈。許多觀眾們都知道，糾察隊不但在台上給他們演了一齣好戲，在台下也給大家導演了一齣好戲呀！

過了一個星期，江松又來看糾察隊，興高采烈地對他們說：「報告你們一個好消息，這裏的農民要求把祠堂裏的槍枝借給你們，保衛地方。已得到族裏父老的同意，就要把槍送來了。」

聽說要增加槍枝，隊員們都歡呼起來了。

21 不許通過

小春在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裏受訓練，有時冬冬也去那裏玩。

這個農民運動講習所，是農民運動革命家彭湃創辦的，專門訓練一些各省派來的搞農民運動的人，回到農村去做宣傳和組織群眾的工作。

這個農民運動講習所裏有許多教員，都是當時的革命領導人，有彭湃、毛澤東、周恩來、蕭楚女、林伯渠等。

小春參加第六期學習，是毛澤東同志主辦的。

有一天，冬冬去探望哥哥，看見大教室裏坐滿了人，許多工人、學生都來聽講呢。冬冬也站在那裏看。講台上有一個又高又大的人，正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寶塔。那個人說：「這個塔子最下一層最大，是塔基。這好比工農大眾，人數最多，卻被壓在最低層。再往上面是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人數少，卻壓在別人上面。塔尖上就是帝國主義和軍閥，人數最少，卻高高在上，窮兇極惡。我們只要齊心合力把壓在底下的塔基一翻，那些騎在人民頭上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和軍閥、地主就馬上倒下來了。」

冬冬聽了，覺得非常有趣，小春哥哥告訴他，那個高大的人，就是毛澤東同志。

幾個月之後，小春畢業了，要派到農村工作去。

小春下鄉的小組一共有三個人。組長是工會宣傳訓練班派來的方

潮，另一個也是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員，名叫楊錦田，是青年工人。

冬冬也嚷着跟哥哥去。媽媽說：「你在工人子弟學校學習得好好的，怎麼要走呢？」可方潮說：「冬冬讀了幾個月的子弟學校，也該發揮點作用了。我們小組下鄉，冬冬幫我們在農村細佬哥裏做宣傳，又是工作，又是學習呀！將來我們在下面也可以辦農民細佬哥的學校，冬冬還可以讀幾天書再回來呢。」

媽媽笑着說：「好吧！那麼，冬冬去吧。工會總比媽媽想得周到些。要好好聽叔叔和哥哥的話啊！」

他們要到廣州旁邊的南海縣去工作，把一大箱宣傳品帶到車上，坐着火車走了。

冬冬看着窗外的景物，農村一切對他都是太新鮮了。田野裏的秧苗，像一塊塊綠毯子似的。菜畦裏的番茄像紅燈籠，豆角像小辮子，田埂的樹上還掛着金黃色的柚子和楊桃。冬冬便拉着方叔叔說：「我們到農村去，就是幫忙在塔基下層的農民大哥都翻個身，這些好東西都是他們的，對嗎？」

方叔叔笑着說：「冬冬這幾個月可沒白上課啊！」

那個青年工人楊錦田，年齡跟小春差不多。他看到冬冬甚麼都感興趣的樣子，便問他：「你從來沒有到過農村嗎？」

冬冬說：「沒有。」

楊錦田說：「那麼，到了農村後我帶你去玩吧。我可以請你們吃蛇，吃田鼠，吃青蛙。我一看那洞口就知道裏面住的是甚麼，要捉甚麼，就是甚麼。」

小春說：「小楊，你別騙小孩了，你不是一個工人嗎？怎麼對農村知道那許多呢？」

小楊說：「我本來就是一個鄉下仔，是一條蛇把我拉到城裏來的。」

冬冬奇怪地問：「怎麼？一條蛇把你拉出來，那條蛇該多大呀？」

連方叔叔也笑起來了，忙問：「小楊，是真的嗎？」

小楊說：「我說的每句都是真話呢。」於是，他說起了在農村的一段經歷：

我小時候沒爸爸，跟着媽媽種田，窮得有上頓沒下頓的。有一天，我媽媽上山砍柴，給蛇咬傷，她隨便摘了一些草藥塗了，第二天還不見好。我就走到墟上，求求那些藥店老闆，施捨一點蛇藥給我。

我乞了兩家都乞不到。後來，有人告訴我去找那個在墟頭擺地攤的瀟相子，說他心腸又好，藥又靈。

我就跑到墟頭去，果然看見一個老人家在那裏擺地攤賣藥。這老人家身材瘦削，白髮飄飄，如果給他穿件道袍，倒像圖畫裏的仙翁哩。他沒有徒弟，一個人擺個地攤，面前放着一堆藥膏，還有兩條嘶嘶地吐着舌頭、蜷着身體的蛇。我大着膽子上前，把媽媽給蛇咬的情形跟他老人家說了。老人家仔細地問了傷情，就把兩包藥給我說；「你媽媽的傷沒大問題，把這包藥吃了，明天就會好的。萬一不好，再吃另一包藥。」

我真沒看見過這麼好的人，向他要一服藥。他給了兩服。我伸手接過他的藥，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正在這時，呼哨一聲，一群彪形大漢，氣勢洶洶地衝過來了。為首的一個穿着黑膠綢衣服，上衣敞開，黑茸茸的毛從那捲起來的白背心前面露出來。他向瀟湘子大吼着：「你是吃了豹子心，狼子膽嗎？你可認得我這蛇王彪？竟膽敢到我這地盤上賣起膏藥來，還不快快給我滾！」

墟上紛亂起來了。一些好心人替那瀟湘子說好話：「這位師傅遠道到來，不懂規矩，要走就走好了。」又幫着他老人家收拾東西，用眼睛向老人家示意：大禍到了，快些走啊！

可是那老人家竟像個沒事人似的，人家給他收拾攤檔，他只是微微笑着：「哦，原來是蛇王彪！江湖上的規矩：大路兩邊走，大海四處游。我的藥治得病，救得命，病人要我，我才在此擺檔口。你憑甚麼攆我走？若說我的藥不行，你問過眾人麼。」

那蛇王彪張牙舞爪，吼着要那老人家當場試他的藥。

那老人家說：「要試藥，我的試，你的也試，這才公平。」

蛇王彪說：「你叫你的徒弟給蛇咬一口，我叫我的徒弟給蛇咬一口，看看誰的藥有效，沒本事的就得滾蛋！」

那師傅又微微一哂：「何必連累徒弟受蛇咬，有本事就親自給蛇咬一口吧！」

那蛇王彪說：「一定要用徒弟試。誰知道你有甚麼旁門邪術呢。」

我知道他不過是故意刁難瀟湘子，他欺負老人是外鄉人，一肩行李，兩袖清風，到哪裏找徒弟去呀！我看見瀟湘子沉吟起來了，便挺身出來說：「瀟師傅，就在我身上試吧！」

我一出來，在旁邊的人也都嚇了一驚。那蛇王彪也嚇唬着說：「瀟湘子，孩子也是有媽媽養的。你的藥不好，出了人命你負責啊！」

瀟湘子親熱地拉着我的手，向那蛇王彪說：「人心是肉做的，出了人命誰都要負責啊！」

蛇王彪就把一個徒弟推了出來。這個徒弟叫「盲拳張」，據說，跟他還不幾天呢。我一站到盲拳張的對面，人們都哄了起來，因為我只不過到他的胸口高呀。兩個對手在一起，那盲拳張也不好

意思地低下頭來了。人們都把我們圍在中心了。

毒蛇也拿出來了，蛇王彪走到我跟前，用手掰開了毒蛇的嘴，我一看，啊呀，那蛇嘴張得多大，多紅，紅得像鮮血一樣！兩隻毒牙比鋸齒還尖銳，一條開叉的舌頭，像火焰一樣，在中間擺來擺去。我的師傅輕輕地叫着我：「好孩子，我的孩子！」他還沒有來得及説甚麼，蛇王彪已猛地握着我的手指，狠狠地放在那毒蛇口裏。真奇怪，我還以為蛇咬人是很疼的，可是叫我覺得疼的不是蛇咬，而是那蛇王彪抓着的地方。他生怕那毒蛇咬得我不夠狠，蛇放了口，他還不放手呢。可是我卻不哭。

那邊，盲拳張也給蛇咬過了，吃了蛇王彪給他的藥，默不作聲地坐在那裏。

我吃過師傅給的藥，也坐在那裏，不斷地吞着口水。瀟湘子看見了，知道我餓呢。他去買了兩大碗牛腩粉回來。一個人一碗，和我打對面吃着，還不斷地把自己碗裏的牛腩夾到我的碗裏。吃完了一碗，他又給我買一碗，自己卻不吃了。

我偷眼望望盲拳張。有一老一少兩個女人拿飯給他吃。他卻搖搖頭，沒有吃。

我胃口好得很，很久沒吃過那麼香的牛腩粉，只覺得牛腩又香粉又滑，它們在我舌頭上站都站不穩，呼嚕呼嚕地滑下肚子去了。

約莫一個鐘頭過去了，我聽到咕咚一聲，嚇了一跳，原來坐在對面的盲拳張，連人帶凳滾在地上了！那蛇王彪立刻帶了幾個人上去：「扛回去，我還有藥！」又向瀟湘子說：「你等着，我還要出來的。」

那些觀眾卻冷笑說：「真是死雞撐飯蓋，摔到地上還要抓一把沙呢。」

又是兩個鐘頭過去了，蛇王彪和盲拳張都沒出來，勝負也就決

定了。人們陸續散去了。有些人又勸瀟湘子：「老師傅，爭了這口氣，就算了吧。猛虎不敵地頭蟲，你還是離開這裏好啊！」

老師傅也收拾他的檔口了。趁這時候，我對他說：「老師傅，你真的收我當徒弟吧，我在家裏，媽媽養不起我呀！」

老師傅沉吟了一下說：「孩子啊，你是好人好戶的孩子，學捉蛇，走江湖的勾當，不是當無賴，就是當叫化子。你剛才沒看見嗎？瀟湘子、蛇王彪都不是你的出路。你回家去吧！」他從自己的腰包裏，抓了一把零碎銅板，裏面也有幾個銀雙毫，數也不數地給給了我，說：「孩子，給媽媽吃了蛇藥之後，這些錢交給媽媽買米去吧。走江湖這條路是走不得的。」

我想，師傅孤身一人遠走他鄉，沒有錢怎麼行！趁他不注意，我把錢都放回他口袋裏，依依不捨地離開師傅走了。

我快要走出村口了，忽然聽到一片女人的哭聲，一打聽，原來那是從盲拳張家傳來的。我進他屋裏看看，盲拳張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臉色像泥土一樣，眼睛都閉上了！那個年青的女人，邊哭邊罵蛇王彪沒良心。那老婆婆哭得像淚人兒一樣。

我心裏非常難過，禁不住停了下來，拉着那婆婆的衣服說：「婆婆，你別哭，老師傅多給了我一服治蛇傷的藥，給老張吃吧。」

那婆婆揩乾了眼淚，口裏唸起佛來。

那女人正伸手接過我的藥，忽然後面有人說：「不，不要拿這藥！」我回頭一看，正是那老師傅呢。那女人一嚇，把藥也跌在地上了。

老師傅說：「小楊，把藥撿起來，那是給你媽媽的。」這時，我聽到那老婆婆又哭了，便說：「老師傅，我知道。可是這個老

張……」我的鼻子也酸了，說不下去了。

師傅仍然不動聲色地說：「你的兒子，我是要救他的。一種藥治一種蛇的傷，咬老張的蛇很毒，我這裏另有藥丸給他呢。」他用一碗水叫老張把藥丸吞下。過了一會兒，老張坐起來，大吐特吐，接着，面上又露出血色了。

師傅這時卻對我說：「好孩子，快回家見你媽媽，讓她把藥吃了，就告訴她，我瀟湘子要收你做徒弟。瀟湘子就是要這樣好心腸的徒弟。學些偏方，學些拳術，將來也許有些用處的。」

後來我就跟着師傅到處賣藝，流浪了兩年，師傅才到別處去。

你們說我是不是地道的捉蛇人呀？就是佛山也是我賣過藥的地方呢。」

說着說着，火車已到佛山市了。他們幾個人把宣傳品和行李帶下火車，先到一間小茶樓歇歇腳，方潮便叫小楊去汽車站打聽，到南海縣平山鄉怎麼走。

方潮呷着茶，一面等小楊回來，一面向小春和冬冬介紹佛山的情況。這個鎮離廣州才三十多里，過去情況也是複雜的。一九二二年，這裏一個大買辦陳恭受和廣州一個大買辦陳廉伯勾結在一起，竟然想依靠帝國主義的勢力，成立商人政府。他們組織了商團軍，在廣州和佛山作亂，要打倒孫中山。霸佔了廣州的街道，亂了好幾天，後來，孫中山組織了工團軍、農團軍，才把他們壓下去。他們失敗之後，有些人退到佛山來，誰知道他們現在有甚麼陰謀活動沒有呢。

小春說：「難說沒有，就好像我們看到的大海一樣，上面平平靜靜，下面就是魚、蝦、蟹、鱉，天天在你吃我，我吃你，沒有一刻平靜過。也許還有人等着興風作浪。要不，許多地方都成立了農

會，為甚麼這裏動也不動呢？」

他們正說着，街上忽然人聲嘈雜，原來是報紙出了號外呢。方潮叫小春到街上買了一張號外回來，一看，不禁嚇呆了。那報紙用特大號字登出了廖仲愷被刺的消息。國民黨工人部長廖仲愷到工會做了報告之後，給刺客連打幾槍，受了重傷，生命垂危。方潮痛恨地說：「這一定是國民黨右派幹的。廖仲愷先生支持國民革命，支持工人運動，國民黨裏面的頑固派、右派頂怕他、恨他。現在右派動手殺害他，就是想把國民革命扼殺呀！」

小楊也回來了，他打聽過了，外面都傳說廖仲愷已死了。到平山鄉那條路現在大戒嚴，有一個姓馮的國民黨師長派兵把守，檢查來往行人。凡是他認為有嫌疑的，都不許通過，已經扣留了好些人。許多人怕事，都倒頭回來了。

冬冬說：「他是要搜查殺害廖仲愷的人嗎？那麼兇手一定快要抓住了。」

方潮說：「你倒想得好了，小冬冬，這個人是跟那殺廖仲愷的人一個鼻孔出氣的呀。這個姓馮的是李登同的部下，頂恨共產黨的。那邊殺害了廖仲愷，這邊他們就動手捉共產黨了。」

小春說：「那個李登同是誰？」

方潮說：「這個李登同現在是國民黨第五軍軍長，他原名李福林，是個土匪。有一次他去搶劫，沒有槍，就用煤油燈的燈筒裝做槍嚇唬人。江湖上便給他一個混名，叫李燈筒。他後來當上了軍長，索性改名叫李登同了。他的第五軍守在廣州，賣煙包賭，無惡不作。現在國民政府接受了共產黨的建議，取締了鴉片煙館和賭館，絕了他發財的路，他恨死了共產黨和罷工工人呢。他現在據着廣州的河南，外頭勾結帝國主義，下邊收買工賊，專門和我們作對。我們抵制仇貨，他就武裝走私。我們組織工會，為工人謀福

利，他就組織了黃色工會，破壞我們的工人組織，挑撥工人打架。我們成立了工人糾察隊，對付帝國主義和走狗，他們卻成立了工人體育隊，專門對付我們。這個馮師長就是他的爪牙。現在廖仲愷被刺了，他們還不認為時機已到，張牙舞爪起來呀！」

小春説：「張牙舞爪我們不怕，可是這兩藤箱宣傳品，怎麼帶得出去呢？」

小楊説：「佛山的河上有租給人過夜的小船，我們到那裏過一夜，把藤箱放在艙裏就行了。」

方潮説：「不行！不行！越是受人注意的地方，我們越不能去。」

小春説：「可是，我們在這裏一個人也不認識啊！」

小楊想了一想説：「從前我在這裏走江湖的時候，跟老師傅到山上幾次。我記得山上有幾家人，還給我們借宿過兩次，我們何不去求求他們？」

方潮點點頭，同意上山去。他們就走出了茶樓。小春和小楊提着兩大藤箱宣傳品。他們走近橋頭，有幾個國民黨兵，正在對小船搜查呢。楊錦田暗裏向方潮伸了一下舌頭，他們就繞了個彎子到山上去了。

太陽已經偏西了，淡淡的光線無力地照到山頭上。山上光禿禿的，連一株雜樹也沒有，到處都是長滿了青草的山墳，好像癩痢頭上的大疥瘡。地上坑坑窪窪的，冬冬有幾回都掉到那些棺材洞裏去。

他們走了一會兒，哪裏看到甚麼人家。楊錦田記得的那幾家，不是屋子被火燒了，就是倒塌得一塌糊塗，一個人影都沒有。

方潮皺着眉頭説：「不好，不好！房屋不會無緣無故被火燒了的，一定是附近有軍隊破壞。我們也不能在這裏久留了。」

楊錦田眯着眼睛，尖起耳朵，向遠遠一縷青煙指着説：「那邊

有人煮飯，還有粗聲粗氣的聲音，你們都聽見嗎？那裏從沒有人家的，一定是國民黨的營房。我們要趕快另找地方了！」

可是，他們哪有地方去呢！

22　過關

方潮、小春、楊錦田和冬冬，從山上又趕下坡來。方潮說：「我們不能再把宣傳品帶在身邊了，得找個地方把它藏起來。萬一給人看見，我們便說是到山上捉蛇的。」

他們在小山坡上，找到了一個棺材洞。方潮叫冬冬看風，他們三個人就把那兩箱文件藏在裏面，迅速地刨些土掩埋好洞口，再在上面蓋上一些乾草。剛剛埋好，就聽到山下面傳來集合軍號了。方潮催着大家快離開這裏。

他們轉過頭向山裏跑。冬冬跑跑又回頭看。小楊拉着他，問他幹甚麼。冬冬說：「我怕忘記了那棺材洞的位置呢。」小楊說：「用不着擔心，這山路我跑熟了，縛上眼睛也不會迷路。那棺材洞對着一個大蛇洞，不會弄錯的，快跑吧，天快黑了。」

這時，一隻孤雁在天空掠過，嘎嘎地哀叫着，只留下一個影子。黑夜降臨了。

他們走了一會兒，突然聽到一個人拉長了聲音叫着：「回來啊，關門了！要關門了啊！」

冬冬聽得有點毛骨悚然，緊緊地把小楊拉住。小楊猛然記起來了：「你們聽到那聲音嗎？那山坳裏有一家棺材莊，我倒忘了。」

冬冬說：「甚麼叫棺材莊！」

小楊說：「是專給人家存放死人的棺材的。我記得有一個老頭子在那裏的。」

冬冬說：「那裏還有許多人吧？他剛才不是在招呼他們回去麼？」

小楊說：「不！他只有一個人。他們有個迷信習慣，每天晚上關門之前，都要這樣叫三次，好讓那些鬼魂回來的。」

方潮想了一下說：「那些守棺材莊的通常有兩種人，一種是無依無靠的孤老頭子，無法生活，才幹這樣的工作。另一種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還跟黑社會有着關係，不但看守棺材，還管着墳墓。不知他是哪一樣的人……」

說着，他們聽到了咿唔一聲，大概是那個人把門關上了。方潮說：「到那兒，你們先都別作聲，等我和他打交道。黑社會裏，有個洪門會，又叫三合會、三點會等等。在清朝的時候，他們還有民族思想，秘密組織起來，反對滿清王朝。到了孫中山搞革命的時候，他們也出過力。只是現在，有些洪門會的人，受一些壞人利用，只講江湖義氣，不講原則，不過，有一些人是為了避免黑社會勢力的欺壓，被迫入會的。現在我們搞革命，也要啟發他們的覺悟，借借他們的力量。我學過他們那一套秘密接頭的方式，試試看，能不能在那裏借宿一夜吧？」說罷，整理一下衣服。

他們向山坳裏走去，果然看見有一座大房子，在一個小小的窗口裏，露出了淡黃色的燈光。方潮走到窗口下邊，輕輕地叩了三下門，沒有應的。方潮又輕輕地叩了三下門，才有一個人走出來開門，這人頭已半禿，是個五六十歲的人了。

那人打開了門，向方潮一幫人打量了一下。燈光下，看見方潮的衫袖口一隻反出，一隻折入，衣領也是左邊反出，右邊折入的。方潮還把褂子下邊的三顆衣鈕也解開了。那人看了看微微點着頭。方潮告訴他，他們是上山捉蛇，迷了路，想在山上過一夜。那人沒有馬上答應，只說：「進來坐坐再說吧。」

大家進屋來了。那人給方潮遞了一杯茶。方潮伸手去接茶杯，卻把食指彎起，只用大拇指和中指把茶杯接過來。方潮從煙包裏把三枝香煙推出來，當中的一枝又推得高些，請那人抽煙。那個人卻把當中的那枝煙推下去，取了旁邊的一枝，燃着抽起來。他臉上的皺紋動了幾下，是微笑呢。他不再和方潮打手勢，做暗語了，苦笑着說：「坐下吧，難得你們肯到這樣的地方求宿。」

他們坐下後，互相介紹。老漢叫吳守義，自己說是一個無親無故的人了。他已有十幾年不跟活人在一起了，說起話來都跟平常人不一樣。他仍不相信地問：「你們真的在這裏住？你們不知道我這裏連死人都收錢的麼？」

方潮卻大笑說：「吳老哥，我們都是活生生的人呀！」

老漢苦笑着向方潮說：「老方哥，你們既然不怕，就只好跟那些死人骨頭睡一個房間了。你們願意跟貴骨頭睡，還是跟窮骨頭睡呢？」

方潮說：「我們自己也是窮骨頭，和窮骨頭一起睡，他們不會嫌我們的。」

那吳老漢這一次嘿嘿地笑着點亮了一盞油燈，說：「那麼，你們跟我來吧。」

他們走過了幾個房音，都是停着棺材的。老漢一直把他們帶到最後一間屋。那一間比較空，只有幾副新棺材在那裏。吳老漢把他們招呼進去，把那些新棺木蓋拿下來，鋪在地上，說：「你們就馬馬虎虎在這裏睡一晚吧。」

冬冬又奇怪地問：「老伯，你說的窮骨頭，怎麼我沒看見呢？」

吳老漢說：「它已經燒成灰了，祭桌上那一盒可不是？」

他回過頭來對方潮說：「老方，我把你當親兄弟相待。我告

訴你吧，我也不是無親無故。我的爹給財主迫死了，我放火燒了老財的房子，他們追得我無處安生，才到這裏來看棺材莊的。可我這人的所做所為，對得起天，對得起地。十年前這裏的耕田人抗租，官府把兩個帶頭人殺了，沒有人敢收他們的屍。我夜裏把他們收回來，燒化了，將骨灰擺在這裏供奉。這個房間我打掃得乾乾淨淨，只放他們的骨灰。清明重九，沒有人給他們燒紙，我來燒紙。沒有人獻花，我採了鮮花獻給他們。喝兩杯燒酒，我也要灑幾點在地下，給他們喝。他們是我心中的義士。老方，你們選擇得好，今天晚上就在這裏跟他們作伴吧！」

方潮說：「好！這樣的窮骨頭，才是真正的硬骨頭，老人家，你把我們安置在這裏，就是最賞臉給我們。來，讓我們來向這兩位硬骨義士致敬吧。」他帶頭，小楊、小春和冬冬都向着那骨灰行了個鞠躬禮。

那老人家還是捨不得離去，嘮嘮叨叨地好一陣，然後把油燈留下給他們，說：「幸虧你們選了這好地方。整個棺材莊裏，只有這裏不漏水的。今晚半夜風雨說不定就來的。這是最末一個房間，我不會放誰來的，你們好好地休息吧。」

老頭子走了之後，大家把床板拼好，勞頓了一天，都覺得累了，一躺下就呼呼入睡了。

到了半夜，忽然一聲雷響，冬冬被嚇醒了。雷聲過後，又聽到雨聲嘩嘩的響起來了。冬冬忽然想起了埋在山裏那些宣傳品，便推醒身邊的小楊說：「錦田哥，你還認得埋文件的那裏嗎？」楊錦田說：「我縛住眼睛也走得到。」冬冬說：「那麼我們快去搬文件吧，這麼大的雨！」

小楊一聽，就一骨碌爬起來。冬冬說：「別把他們兩個吵醒，他們夠累的了。」小楊說：「你能行嗎？」冬冬說：「試試看，在

工人子弟學校天天操練的。」他們倆就摸着黑出了棺材莊，虛掩着門走了。

雨實在大，路滑得可怕。小楊是個慣走夜路的人，只是冬冬卻連連摔跤。他忍着痛說：「半夜裏坐飛車，好耍子！」

楊錦田叫住他說：「快把鞋子脫下，這裏蛇多，你穿着鞋子踩它，牠疼了就會咬你的。」冬冬脫了鞋。平常，他赤腳走路比穿鞋子走路還要快些，這個夜裏，踩在尖石子、硬草頭上面，腳心給扎得疼極了，但是他一步不停地跟着小楊。走了三十分鐘左右，小楊叫着：「停下來，我聞到大蛇的氣味，那棺材洞就在這裏了。」

冬冬正要回答，卻不料正踩在一個低凹的地方，咕咚一聲，栽了下去。他認得這就是他們白天埋文件的地方。經過大雨，竟凹下去那麼多，那些文件還受得了嗎？他連忙把腳一蹬，要站起來，卻給一根粗繩子絆着。冬冬用腳把繩子踢開，但那根繩子好像給誰拉了一下，冬冬又給一絆，重新倒栽下去了。

小楊這時便俯下身來拉他，冬冬說：「別管我，那些文件一定濕透了。」

小楊一手把冬冬攙起來，把拿着的一條茶杯口粗的蛇給冬冬看，笑着說：「是這條蛇絆跌你的吧？」冬冬伸伸舌頭：「剛才我還以為給繩子絆了一下呢。原來是你在打蛇。我們把牠拿回去給吳老伯下酒吧。」

他們兩人就動手挖文件。白天蓋土時，生怕蓋得淺，現在挖起來，就嫌它太深，他們手上沒有甚麼工具，只抓到兩塊大瓦片，瓦片斷了，就用指頭來挖。

雨漸漸小了，天上不時閃着一道道的電光，照得他們像兩個泥蛋。他們又挖了一會兒，小楊首先摸到那藤箱的耳，把藤箱一下子提起來，在手裏掂了掂，說：「還好！比原來重不了多少，水還沒

進去呢。」

兩隻箱子都提上來了，他們便把傘子張開來，並排地走着，把箱子遮住，卻讓自己的身體給雨打着。小楊對冬冬說：「箱子重，你慢點走，拿不動就告訴我。」冬冬應着說：「我拿得動的。」正說着，雙腳一滑，栽了下去。他怕箱子着地，忙用膝蓋頂着它，拼命忍着痛。小楊知道冬冬的脾氣，裝作不知道他跌疼了，還跟他開玩笑說：「我沒說甚麼，你用不着磕頭謝我。記着我的話：黑泥，白石，光水凼。別再磕頭了。」

雨停下來了，路上凹凸不平，泥又滑。遠遠近近，有一點點的綠幽幽的火飄着。有十幾朵綠火老是跟着他們。冬冬聽人家說過墳地上有鬼火，便問小楊說：「從前你半夜上山，見過這樣的鬼火沒有？」小楊說：「怎麼沒有！其實，那不過是死人骨裏放出的磷質，在濕空氣裏閃閃發光，白天在陽光裏你看不見，晚上看得清楚就是了。」

冬冬說：「可我不喜歡這些鬼火，它老是跟着我們，會把我們暴露的。」

小楊說：「你不能怪它。我們跑着，推動了空氣，它們就跟着氣流跑。既然它會做奸細，我們把它趕走吧。」他從地上撿了一些石頭、土塊，朝後面那鬼火擲去，那火就給衝散，越散越小，最後就不見了。

他們回到棺材莊來，一到門口，就有一個人影閃出來，一把抓住他們說：「你們好大的膽！」

他們嚇了一跳，定睛一看，原來是方潮。他見他兩人手提着兩個藤箱子，被雨淋得像落湯雞似的，又是心疼，又是着急地說：「別做聲，快回去睡覺。」他關上門，和他們回到房子裏，才低聲責備他們說：「你們有沒有組織紀律性？出去也不告訴一聲，又虛

掩着大門，萬一給人闖進來，那不就誤了大事！」他嘴裏責備着，手裏卻拿出毛巾來，細心地給他們把頭髮和身體擦乾。然後，他打開了藤箱，看了一下，才帶着笑說：「一點也沒有弄濕！你看，你們小春哥哥做事多周到，原來裏面都用油布包好的。事前有準備，就不會臨時慌張了。」

冬冬這才透了一口氣。他欽佩地望望小春哥哥，就躺在他身邊睡着了。

天亮了，陽光從窗上進來。吳老漢也從外邊進來了，問他們睡得好不好。小楊笑着回答說：「好極了！比在自己家裏還睡得香呢！」

吳老漢一聽，面色陡然變了，高聲說：「恕我老漢不能留你們了，你們快快離開吧！」

方潮望着他說：「老大哥，收留我們是你的好意。你要我們走，我們也不敢不走。可是，我們在哪些地方開罪了你老人家，使你老人家這麼生氣？說了好讓我們知道呀！」

那吳老漢冷然一笑說：「我老吳雖然是個倒吊起來也滴不出一點墨水的粗人，可是義氣這個字我卻知道怎樣寫的。從前，伍子胥開罪了皇帝，半夜裏偷出昭關，遇見一個老漁翁。老漁翁仗義用船渡他過河。分手的時候，伍子胥對他說：『老丈，如果追兵來了，千萬不要把我的行蹤告訴他們。』那漁翁便嘆了一口氣說：『我仗義捨了性命救你，你卻這樣的不相信我！我表白自己好了。』他就在伍子胥面前自刎了。你們黑夜裏敲我棺材莊的門。我心裏有數，你們哪裏是來投宿，分明是來過關的。我老吳掏出自己的心肝給你們吃。你們半夜偷偷摸摸地出去幹秘密事情，今早卻對我說『睡得比家裏還香』，豈不是把我老吳看做不義之人，信不過了！」說完，氣呼呼地把臉扭過一邊。

小楊賠着笑說：「吳老伯，真的，我在家裏是睡不香的……」

方潮打斷了他的話，對吳老漢說：「吳老哥，我們也不瞞你。你看得準，我們是來過關的。他兩個昨夜就是把那要過關的東西搬回來。我可以給你看，你願意幫我們就幫我們，不願意幫我們我們就馬上告辭，再不打擾你！」說着，他把藤箱打開了，拿出了一疊文件，上面一行耀眼的大字標題：「窮人怎樣才能翻身」。

那老頭子納罕地說：「這有甚麼大不了，要那麼偷偷摸摸的？」方潮說：「你想叫窮人的死骨頭好過一些都得偷偷摸摸的，難道叫窮人翻身的事就那麼容易？」那吳老頭這時才愣了一下沒話說。方潮便乘機把那些宣傳品拿出來，把上面的大道理給吳老漢講了。吳老漢這才豎起了大拇指稱讚說：「真是天書！真是天書！」他回過頭來，愛撫地對冬冬說：「你早該讓我跟你一起去拿。看你這小小年紀，十個手指都磨出血泡了。」

冬冬這才看到自己的指頭，果真起了血泡，他連忙笑着說：「不疼的！不疼的！」

方潮便對吳老漢說：「吳老哥，我們現在要到平山鄉去，你有法子幫我們嗎？」

吳老漢說：「我本來就是那裏的人，不過二十多年沒回去了。守渡口的兵士也是三合會的，跟我很熟的」。

方潮說：「這就好了。」就跟吳老漢商量如何過關。

吳老漢又囑咐方潮說：「佛山鎮有一個張鐵腿拳師，是個主持公道，有良心的人，有事你們可以找他。我還有個哥哥吳懷義在平山鄉，你們看見他就告訴我在這裏，再把你對我說的話告訴他。記得他有個好兒子叫承義，想必也成家了。」

他們把一副新棺材拿出來，把文件放在裏面，吳老漢熟練地把棺材釘好、封好，在上頭放了一些紙錢。小楊和小春抬着棺材，幾

個人一直走到河邊。河邊有二十多個兵守着。吳老漢便找那班長出來，告訴他這是他老伴的棺材，一直停放在棺材莊裏，現在找到了山地，才請人幫忙送回去。那班長早知道吳老漢是平山鄉的人，也不再檢查，就讓他們通過了。

吳老漢對方潮他們依依不捨，把眉頭皺了又皺，竟然流下老淚了。

23 「你們來遲了！」

方潮、楊錦田、小春和冬冬順利地到了平山鄉。他們先把棺木放在郊外，留小春一個人守着，其他三人走到村子裏去。

方潮說：「冬冬，試試你的本領，去問問路吧。」

冬冬遇見了一個戴着向通帽的人，便上前問道：「阿伯，請問吳懷義住在哪裏？」那人一聽便往地上「喀」地吐了一口唾沫，揚長走開了。氣得冬冬對他直瞪眼。小楊把冬冬拉過一旁說：「冬冬，這個考試你不合格了。問路不單要用嘴巴，還要用眼睛。你不看見剛才那人穿鞋踏襪戴帽子，怎麼會認識吳懷義這樣的窮光蛋呢？」

這時對面一個赤着上身，光着腳板，寬眉廣額的人走過來，小楊便上前招呼他說：「兄弟，我們想找吳懷義老伯伯的家，請你告訴我們他在哪裏好嗎？」

那人聽了，愣了一下，說：「你們找他幹嗎？」方潮說：「我們是給他兄弟捎句話來的。」那漢子望着他們，長嘆一聲說：「可惜你們來遲了！」他用手往前面一指說：「那是他的家，你們要不要到那裏去坐一會兒？」說着就把他們帶到一間屋面前。

那是一間矮小的泥牆屋，牆上有着貼過牛屎的印。破爛的木門上有三張白紙，是新貼上的。進到屋裏面，也還是陽光滿地，太陽

從破瓦縫中照進來了。屋裏的家具很簡陋。有一個女人，髮髻上紮了根白頭繩，正在呆呆地擦着眼淚。

那漢子指着桌子上的神主牌說：「我父親吳懷義過世十天了。我是他的兒子吳承義。我叔父有甚麼話託你們捎回來？」

方潮難過地說：「是來遲了。不過那些話我們也可以一樣告訴你，等會兒我們再說吧，不是一兩句就說得完的。」

吳承義苦笑着說：「我爹也有幾句話留給他，只怕現在也是沒用處了。」

方潮訝異地望着他。只見吳承義從床底下取出一個布包，打開來，除了一撮泥土外，再沒有別的。吳承義說：「祖宗給我們留下了五分薄田。我爹臨死時叫我到田裏拿這一撮土來。他對我說：『爹只有你二叔一個親手足。你設法找到他，把這把土交給他，這是我們祖祖輩輩的汗水把它撈鹹了的。落葉歸根，叫他回來過老年吧。』可是，我爹死後，我們要給他買棺材和山地，這塊田在三天前就落到地主手裏了。」

這到這裏，那個紮白頭繩的女人又哭哭啼啼地搭腔說：「賣田還不算哩。連我那六歲的女兒也賣到老財家當丫頭去了。」

吳承義低着頭沒說話，方潮幾個人心裏也很沉重，許久都不說話。最後方潮才問吳承義說：「你現在做甚麼呢？」

吳承義搖頭說：「別說了。往年這個時候，早就在佛山了。」

小楊一聽，連忙問：「你在佛山，可認得張鐵腿拳師麼？」

不料這一問，吳承義的一腔悲痛化為怒氣，冷笑着說：「還不認得他？我們的飯碗都給他那雙鐵腿踢破了！」

方潮便細細地問他是怎麼一回事。原來，平山鄉這一帶的農民，都是半工半農的，平常在家裏種田，過年過節到佛山鎮上做餅。那老闆對工人太刻薄了，給他們的工錢連吃飯也不夠。工人們

便起來罷工，要求老闆提高工資。眼看中秋節快到了，老鄉們不肯動手，老闆便想了一個毒計，借當地拳師張鐵腿的家做製月餅的工場。表面上是借地方，其實是借張鐵腿的名氣挾制工人。老闆正在從外鄉搜羅了一批更廉價出賣勞動力的農民來當工人。原來的工人就不敢惹他們了。吳承義說：「這不是明明從我們叫化子的破竹籃裏搶飯吃嗎？」

小楊聽了，連連跺腳道：「我知道那些江湖上的人，有的只會標榜自己的名聲，瞎講義氣，其實做了大傷義氣的事卻不知道。」

方潮說：「要真的有義氣也不會迫得別人賣兒賣女呀！」

吳承義說：「我就是賣兒賣女也不向那個臭老闆低頭！罷工是我帶的頭，賣兒賣女我也不出賣我們自己的人！」

方潮定睛看着吳承義，這是一個多麼可愛的階級兄弟呀！他嘆了一口氣說：「難怪你二叔說你父親有一個好兒子。人人都像你這樣，終有一天，我們窮人就不會受人欺負的。」

冬冬一直聽着大人們在講話，這時他才搭腔說：「吳叔叔，是不是你把棺材還給人家，人家也把女兒還給你呢？」

吳承義一時摸不着頭腦，方潮這才把他們帶了一具棺材到山上的事告訴他。又問吳承義：「你女兒賣了多少錢呢？」

吳承義說：「我女兒今年六歲，按照這裏的規矩，一歲賣六塊錢，賣了三十六塊，還得納兩塊錢的稅給鄉公所，實得的是三十四塊錢。」

小楊氣得切齒說：「鄉公所連人家賣女兒也抽稅，真是豈有此理！」

方潮又向吳承義說：「我們手上的錢雖然不多，但是賣了那副棺材，合起來怕也有三十四塊錢，先把你女兒贖回來再說吧。」

吳承義望着方潮還沒有開口，他的妻子急忙走過來，不是方潮

攙着她，她差點就要跪到地上了。她流着淚說：「好阿叔，以後我們再報答你。你就贖她回來吧，你真是我們的大恩人！」

方潮連忙說：「不！都是自己人，你的女兒不也是和我們的女兒一樣嗎？」

小楊他們和吳承義一起把棺材扛到那棺材店去。老闆一見，就把眉頭皺起來說：「我只是賣棺材，不買棺材。」這棺材在他的店子裏是定價十八錢的，經過了小楊和小春一番交涉，老闆才給他們七塊錢買下了。

吳承義到地主家贖女兒。地主一看就翻了臉，說才賣過就贖回去，照規矩得賠償雙倍的錢，那就該是七十二元啦！這筆錢他們是無法拿出來的啊！

吳承義回到家裏，把事情一一說了。吳嬸又哭得淚人一樣。

冬冬這時便拉着方潮說：「方叔叔，我想出了一個好辦法，不知道行不行？」

方潮說：「說吧。」

冬冬說：「這裏賣孩子六塊錢一歲。我看不如把我賣了。我今年十二歲，恰巧值七十二塊錢，這樣不就可以把小妹妹贖出來麼？」

小春說：「那麼你呢？」

冬冬神秘地笑着說：「我比小妹妹大得多啦。打打罵罵我受得住。我雙腳又硬，跑得又快，瞧個空就溜了出來，一溜煙回到廣州去。那不就行了？只要哥哥先不告訴媽媽就好。」

吳承義撫着冬冬的肩膀，感動地說：「你太好了。可是財主只買丫頭，不買男的。就是買兒子也不買你這麼大的了。唉！莫說是賣不得，就是賣得，我吳某人也不能賣掉別人的孩子來贖自己的孩子呀。方大哥說過，我們都是自己人，你媽媽的孩子也和我的孩子

一樣！」

方潮說：「承義哥，現在再說甚麼也不頂事了。誰的孩子我們都不能讓他們給別人做奴隸的。」

吳承義說：「這話我好像聽過省城的人說過。省城的人罷工，要求改善待遇。我們也學着他們罷工，誰知道資本家的頭那樣難剃呢！」

方潮說：「我們就是香港大罷工的工人。好兄弟，要罷工得到勝利，就得相信我們工人自己的力量。我們工人要聯合起來才有力量的。農民兄弟也得聯合起來，才有力量。你們這裏連農會也沒有組織起來，財主怎麼怕你們呢？」

吳承義說：「我們這裏的人見識少，連農會都沒聽說過的。」

方潮說：「你叔叔叫我們捎給你的話就是叫你聽聽我們說的道理。你要知道，我們帶的書就是說這些道理的。」

他們就在吳承義家裏住下來了。

冬冬結識了一個新同伴，吳承義的兒子——吳細牛。他比冬冬小兩歲，剃個小光頭，圓圓的腦袋，瘦瘦的身體，可靈活了。

細牛陪冬冬睡。他幹了一天農活。回來得晚，吃過晚飯，洗過雙腳就上床睡覺。冬冬連話也來不及跟他說。

公雞才那麼喔喔啼一聲，吳細牛便從床上一躍而起了。冬冬擦着眼睛問他：「這麼早要到哪兒去？」

吳細牛說：「牛要屙尿了。」

冬冬笑着說：「那麼大的牛，屙尿還要人管麼？你晚上怎麼不給牠包上尿布，就可以多睡一會呀！」

細牛不愛開玩笑，卻認真地說：「不管牠怎麼行？你不管牠牠就把尿撒在地上，浪費了一泡好肥料呢。」

冬冬聽了，便一骨碌翻身起來說：「我也跟你一起去。」

細牛領着冬冬走到牛欄那裏，打開了牛欄的門，才咿呀地一聲，裏面那條牛便哞哞地叫起來。細牛高興地說：「你看看牠多懂事，認得我的聲音。牠在招呼我呢……來，這是我的新朋友冬冬，你也叫他一下吧。」說着，他又把牛欄的門搖了一搖，果然，那隻牛又哞哞地叫了兩聲。冬冬也笑起來了。

細牛便高興地告訴冬冬：「這條牛我看牠五年了，牠最聽我的話。別人要牛屙尿得用水浸牛腳，要大喝大罵。這頭牛我叫牠甚麼時候屙就甚麼時候屙，不信你看看。」他拿了一個大木桶放在牛肚子下面，用一條木棍在桶邊「篤篤篤」地敲了三下，果然那隻牛就把尿撒在桶裏了。

細牛輕輕地把木桶拿開，又拿起一把掃帚來清理牛糞。冬冬在旁邊望着這隻大牛，毛色光閃閃，肚子圓鼓鼓的，便稱讚道：「好大的牛，你餵得牠多飽啊！」

細牛說：「不是飽，過了一夜，牠肚子裏已沒有東西了。這隻牛懷了孕，下月就要生小牛，那時我們就有一隻牛了。」

冬冬奇怪地問：「難道這大牛不是你的麼？」

細牛搖頭說：「我們沒有那個好命。牛是陳剝皮的哩，我們是替他養的。這村子裏的牛差不多都是他的。」

冬冬又羨慕地說：「那麼你看了五年的牛，你五歲就會賺錢了呀？」

細牛又搖頭說：「哪裏就賺錢哩！陳剝皮不剝你的皮就算好了。我們給他看牛，一分錢他也不給。農忙了他就拉牛去犁田耙地，等季節過了才拉回來給我們用。那時候，人家秧都插過了，要犁田也遲了。這隻牛年年都給他用得只剩皮包骨，真叫人心疼啊！要牠再犁自己的幾畝田吧，怕牠累壞了；不讓牠犁田吧，我們自己又牽不起犁耙。沒奈何，只好一天的田分兩天犁，年年總是誤了季

節。可是我這頭牛畢竟是懂性的。牠是姓吳不姓陳的。牠吭也不吭就把犁耙揹起來，用那一雙大眼睛望着我們。我看見爸爸的眼睛裏面都有眼淚哩。我們家就是自己少吃一些，也讓牠吃得好好的。牠到我們家下過兩隻牛崽，都給陳剝皮牽去了。陳剝皮定了一個規矩，第三隻小牛才給養牛的人。現在牠快要下第三隻了，這小牛就輪到我們得啦！牛啊牛，我妹妹很喜歡你的是不是？你快給我生個肥肥胖胖的小牛，等我把牠養大了，賣了，把我妹妹贖出來吧。」

母牛好像聽懂了細牛的話似的，用那雙大眼睛望着細牛，哞哞叫了兩聲。

細牛解開牛繩，把牛拉出門外，和冬冬一起放牛去了。

他們一直在陽光裏走着。細牛把母牛牽到田基上，讓牠吃嫩草。牛吃飽了，細牛又帶牠到沙河裏洗澡，還拿出一把細小的梳篦來小心地給牛梳毛。

細牛突然問冬冬：「冬冬，你也會爬樹嗎？」

冬冬一聽到爬樹，便精神抖擻起來，說：「怎麼不會？我七八歲就會爬樹爬牆了。我們要爬那棵樹嗎？」

細牛的臉沉下來：「不，不是爬樹玩，是要做件大事。」

冬冬說：「甚麼大事？」

細牛沒回答，把牛牽到岸上，拴在樹下，用手招呼冬冬：「我們走吧！」

走了不多遠，就到了一幢又高又大的綠瓦簷青磚頭的大房子旁邊。細牛說：「冬冬，你想不想見我妹妹？她就在這裏面。」

冬冬說：「怎麼看得見呢？」

細牛指指旁邊的一株大苦楝樹說：「爬上去可以望進去。這兩天我都爬過了，只差一個頭，總望不着。你來，給我騎個龍頭馬就看見了，行嗎？」

冬冬說：「好，我們上去試試看。」

那株大苦楝樹正好在院牆旁邊兩三丈的地方。冬冬像猴子一樣，幾下子就爬到了最高那個樹杈。冬冬站起來，眼睛剛好望到房子裏面。

這房子是多麼漂亮啊，樓上的欄杆都油漆得紅紅綠綠的，每塊窗的玻璃都是有圖畫的，有顏色的。樓上影影綽綽有幾個人在動着，樓下有幾個小女孩在洗衣、破柴。他便叫細牛說：「我看到了，你快騎到我的肩頭上吧。」

細牛一下子就爬上去了。他說：「樓下那幾個都不是，她們是大丫頭。」

冬冬說：「我也這樣想，你妹妹才六歲，怎麼好幹那重活呢？」

細牛用着酸鼻子的聲音說：「不，你看我妹妹就在樓上。那個梳着雙辮，捧着一盆水的就是她。」

冬冬望去，在那個有綠欄杆，紅窗簾的小房裏，一個小女孩雙手抖顫着，艱難地捧着臉盆，要把它放到架子上去，那架子太高，她卻太矮小了。

臉盆架放在一張紅漆的大床面前，有個女人坐在床上盯着小妹妹。女人忽然大吼一聲。小妹妹頭一縮，臉盆傾倒了。女人一躍而起，用手使勁擰小妹妹的臉，小妹妹手捧着臉盆，設法躲避。冬冬只覺得在他肩上的細牛也抖起來了。

冬冬再也看不下去了，便對細牛說：「我們下來吧。讓那女人看見，她更折騰你妹妹的。」

他們爬下來，兩個人的臉都氣得赤紅赤紅的。細牛的腮幫上還閃着眼淚，他說：「那壞女人就是陳剝皮的老婆剝皮婆！她治這些小丫頭在這裏是出名的。冬冬，得救小妹，有甚麼好辦法嗎？」

冬冬說：「哼！總得想辦法！剛才我真想把石頭扔過去打她！」

細牛說：「扔石頭是沒用的。冬冬呀，今天的事情，你千萬別告訴我媽媽呀！」

冬冬尋思着說：「我不告訴你媽媽，可是，我要告訴方潮叔叔和小春哥他們。細牛，你知道，我們到平山鄉來幹甚麼的？我們是要組織農會的。小春哥哥說過，凡是組織了農會的地方農民就有權力，不怕地主，不許他們為非作惡呢。我們也在這裏組織農會，剝皮婆就不敢欺負你妹妹了。」

細牛驚奇地說：「真有這麼一天嗎？」

冬冬說：「當然有！我們帶來的一籮筐書都是說這些事的。方叔叔不是整個晚上都跟你爸爸說這事嗎？不過你睡得呼呼的沒聽見。將來呀，不但沒有婢女這回事，就是你和我都要到學校去讀書，學道理呢。」

細牛越是驚喜地說：「真的有這麼好的日子？甚麼時候這樣的好日子才來呢？」

冬冬說：「這樣的好日子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要我們齊心合力去爭回來。方叔叔叫我們怎麼幹我們就怎麼幹吧。他們，也有人叫他們怎麼幹的。你將來就知道了。」

細牛不哭了，他們帶了牛回家去。

方潮幾個人也從外邊回來了。冬冬把方潮叫到門外，一口氣把剝皮婆打罵小妹妹的事情告訴他。方潮聽了也難過得把眉頭緊皺着。最後他告訴冬冬說：「你現在也接觸到很多事情，懂些道理了。明天，小楊哥哥要到佛山去辦點事，你就跟他去吧。」

24 巧遇

一清早，冬冬便跟小楊到佛山去了。那佛山的街道小巷多極了，走進了裏面就像進了八卦陣一樣。他們走來走去，好不容易才走到大馬路上。

他倆正走着，一個老太婆向他們迎面走來，一把拉着小楊的衣袖，問他；「你可姓楊麼？」

小楊奇怪地看着老太婆，嘴裏應着：「是的，我姓楊。」

老太婆馬上露出笑容來。又問：「那你是楊錦田小哥？」

小楊更摸不着頭腦了。他又看看那老太婆：「你是誰，你怎麼認識我呢？」

那老太婆說：「楊小哥，我終於把你找到了。快到我家來，還有人等着要見你呀。」伸手就來拉小楊。

小楊越想越想不起這老太婆是誰，可是他是來了解情況的，想想多認識一個人就多了解一些情況，就說：「婆婆，不用拉，我們跟着來就是了。」

老太婆笑眯眯地往前走，一面走一面回頭來看小楊。

她帶着他們經過大街，走過小巷，就到了一個有着矮矮的灰色圍牆的院子裏。

門口掛着一個黑底金字招牌，上面寫着「張館」兩個大字。房了裏有個十來歲的孩子。那老太婆一進來便對孩子說：「念楊，快去把你爸爸找回來，說奶奶有重要的事找他。」小孩子一溜煙出去了。老太婆便招呼小楊和冬冬坐下來，自己忙着到後面沏茶去了。

冬冬把周圍望了望。這裏跟別的人家不一樣。房子裏有兩個木架，木架上有各種笨重的武器，關刀、標槍和鐵戟之類。地上放着石槓和石鎖。牆上掛着許多照片和錦標、錦旗。冬冬一看錦旗上的

字，不禁嚇了一大跳，原來都是贈給張鐵腿拳師的。冬冬便緊張地說：「小楊哥哥，這不是吳承義叔叔的仇人張鐵腿嗎？我們落到他的機關裏來了！快走！快走！」

小楊說：「慢着！我們還不知道人家葫蘆裏裝得甚麼藥哩，一定要弄明白才好。」

冬冬說：「那麼，你拿關刀我拿標槍，防着他一點吧！」

小楊說：「別胡鬧，得看看再說，不能冒失，我倒想看看這張鐵腿是怎麼個三頭六臂的人呢。」

他和冬冬細細看牆上掛的那些照片，可是照片上面不是兩條粗大的腿，就是一隻彎起來的筋肉發達的臂膀。有一張是全身的側面像，單手舉起石鎖的。小楊點點頭說：「這人我倒好像在甚麼地方見過似的……」一句話未了，門外傳來了腳步聲。他們抬頭一看，只見那個孩子把一個彪形大漢領了進來。

這大漢身高肩闊，一頭濃黑的厚頭髮，下面一雙黑眉毛、黑眼睛。身上穿一身黑膠綢褲褂，上身敞開着，露出一件雪白的細紗文化衫。右手握着兩個鐵丸，在掌心裏轉來轉去，左手提着兩盒月餅，在手裏悠着。冬冬一看，連忙把放在口袋裏的小拳頭攥起來。那大漢一看見小楊，便高聲叫着：「小楊兄弟，原來是你！你記得十年前的盲拳張嗎？」他把左右手的東西一齊放下，熱情地把小楊擁抱起來。

小楊也高興地叫着：「張大哥，真想不到又看見你！」

冬冬看得呆了，那握着拳頭的手慢慢地放開了。

那張鐵腿激動得大嚷着：「哎！十年啦！你不知道我們娘兒倆多麼想念你！我娘天天唸佛保祐你。」

那老太婆也從裏面捧着兩杯熱茶出來了，她說：「是呀！是呀！小楊哥。看看我這孫兒念楊吧。念楊，快來叫楊叔叔，你的名

字叫念楊，就是叫你好好記着你這位楊叔叔的。十年前，你還在娘胎裏，蛇王彪迫着你爸爸給毒蛇咬，差點要了命，不是這位楊叔叔求他師傅救你爸爸，我們全家都當了叫化子呢。」老太婆的眼睛紅起來了。

老太婆把茶擺在桌子上。那張鐵腿高興地說：「小楊兄弟，你來得正好，有一個大老闆送了兩盒中秋月餅來，你們快嚐嚐吧。」

冬冬便冷冷地說：「我們才不吃你那些月餅呢。」

張鐵腿沒有聽出冬冬的語氣，連忙解釋着說：「我們這裏的月餅是頂有名的。那老闆還選了最上等的給我。這是五仁，這是燒雞，這是蓮蓉……哎，你們小孩子一定喜歡有蛋黃的。這個蛋黃蓮蓉就給你吃吧。」

冬冬看見張鐵腿把自己當小孩子對待，更是不高興了。張鐵腿只管一個勁兒跟小楊說話，也沒有注意他。他問小楊瀟湘子老師傅現在怎樣。小楊說瀟湘子已經去世好幾年了。他就難過地搖頭嘆氣，又問小楊：「那麼你現在幹甚麼，還是捉蛇嗎？」

小楊說：「不，我依了師傅的遺囑，就學了一門手藝，到香港海軍船塢做鉗工。這一次，跟着大罷工回來，到處走走。」

張鐵腿說：「小楊兄弟，我們雖不是共一個娘養，也是同一個師傅教出來的，而且也算得是個生死之交了。我自從那次給師傅救活之後，又蒙他教了我拳術，甩掉了盲拳張，換來了張鐵腿這名字。現在漸漸有些根基，在佛山市和南海縣一帶站住了腳跟。我常常對我娘說：我有一碗飯也要分半碗給小楊兄弟才安心的。現在你來得正好，就在我這個武館裏掛上一個捉蛇聖手的招牌，咱們難兄難弟，同捞同煲(同甘共苦的意思)吧。」

小楊還沒答話，冬冬又冷冷地說：「小楊哥哥才不跟你合夥呢。」

這一次，張鐵腿聽出了冬冬不高興了，便說：「小兄弟，你怎麼不吃餅？將來，那老闆在這裏開設了月餅工場，你跟小楊哥哥在這裏，要吃多少就有多少哩！」

他的話才落音，冬冬大聲喊道：「就是你這月餅，害得人家連女兒都賣掉了。」

張鐵腿這才大驚起來，問小楊：「他說的是甚麼？」

小楊長長地嘆了一聲，把他們住在吳承義家裏看到的都說了。張鐵腿頓着腳說：「我都沒想到這一些。那大老闆說借借我這地方，我便答應了。他剛才對我說，明天做月餅的工人就要進場了，現在該怎麼辦呢？」

小楊說：「張大哥，既然你把我當作親兄弟一般，那我就像親兄弟般說話吧。冬冬說我不會跟你合夥，那句話是實在的。你以為在這裏設武館，逞英雄，就叫站住腳跟了。那些大老闆不過借你來當關刀使使，嚇唬那些工人、農民罷了。他利用你，你是知道的，可是你也不得不利用他的勢力，才在這佛山市吃上飯，吃上上等的月餅，可是這樣嗎？」

張鐵腿的臉有點紅了：「唉，那老闆總是地頭蟲，猛虎不敵地頭蟲呀！」

小楊說：「我們在香港，帝國主義不是最兇的地頭蟲麼？帝國主義者在上海殺害紗廠工人，那些子彈都好像打在我們自己身上一樣。我們把飯碗扔了，家當也扔了，不給帝國主義做工，回到廣州，跟他鬥到底。我這小兄弟冬冬，一個哥哥從船上跳水回來罷工，一個哥哥寧可坐牢也不替帝國主義做工，他的姊姊也為了反對帝國主義，被打了兩槍呢。帝國主義是一個階層，我們窮人是另一個階層。我們不聯合起來跟他鬥到底，他們殺過了上海的中國人就會殺我們的。財主也是一個階級。你呢，願意給財主做奴才呢，還

是做我們這個階級的真正的英雄呢？我們聯合了自己的階級兄弟，地頭蟲也就會變成毛毛蟲了。」

張鐵腿半晌沒有說出話來。

小楊又說：「如果你那小念楊也給財主們拉去做牛做馬，那你這口月餅吃得下嗎？」

張鐵腿就把面前的月餅一丟，用手打了自己一巴掌說：「我真不是人！小楊兄弟！你救了我，瀟湘子師傅教了我，我還不如冬冬這孩子！……好！我就對那壞鬼大老闆說不幹了！我還要找你們那個姓吳的兄弟，向他認罪。我手上還有四五十塊錢，給他贖女兒去。」

冬冬心裏熱烘烘的，一雙殷切的眼睛向張鐵腿望着，又向小楊望着。

小楊說：「張大哥，我早知道你是個好心人。可是，我們要解決的不是一個女孩子的問題，也不光是吳承義一家人的問題，是整個階級。你這樣平白給錢吳大哥也不肯收你的。我們要在平山鄉發起組織農會，打倒土豪劣紳。你就來出把力吧。」

張鐵腿說：「小楊兄弟，十年來沒想到你有這麼大的長進，懂得那麼多的道理。我不過像一條牛一樣，你們儘管把我的鼻子牽着，叫我怎麼走我就怎麼走便是了。」

小楊笑起來，說：「張大哥，怎麼是我們牽住你的鼻子走。我們大家都是要擺脱縛在身上的繩子，昂起頭來走自己的路呀！」

這天，吃過午飯，張鐵腿就跟着小楊和冬冬來到平山鄉。

他們進了村子，快到吳家門口的時候，就聽到一片人聲，許多人正圍在吳家門前。一個惡漢神氣十足地把那個大母牛拉走了。細牛在後面悲哀地哭着。

冬冬飛跑上去，忙問怎麼回事。大人們都搖着頭嘆氣。細牛一見冬冬回來，哭得更傷心了。

吳嬸子拉着冬冬的手，告訴他們，那陳剝皮知道母牛快要下仔，就叫人來把母牛拉走，說是要拉去剝皮了。細牛抱着母牛的腿不給拉，那個惡漢打着母牛走，母牛忽然下產了，生下了一隻小牛。這小牛應該歸吳家。細牛和吳嬸子央求那惡漢把母牛再留一會，等它把小牛舐乾了，給小牛餵一頓奶，他也不答應，竟把母牛牽走了。吳嬸子帶着嗚咽的聲音說：「小牛不足月，又沒有媽媽給奶吃，不是分明想餓死牠嗎？這些人哪裏有人心啊！」

吳承義在裏面可不耐煩了，說：「談這些幹嗎？對人家的女兒都沒有人性，還想他們對這些畜生有甚麼人性麼？」吳嬸子一聽，更傷心得哭起來了。

人們都嘆着氣走了。小楊帶了張鐵腿找方潮。細牛便拉着冬冬到牛欄去。小牛兒在那片乾稻草上掙扎着，身體濕漉漉的，聽見人來，用低微的聲音哞哞叫着。細牛揩着眼淚說：「冬冬呀，牠還以為媽媽來看牠，可不知道牠的媽媽正要給人家剝皮呢。」

冬冬說：「別再說了，你媽媽進來了。」

果然，吳嬸子拿了乾布和熱水來，細細地給小牛把身上的髒東西抹乾淨。

方潮也從街上回來了，說：「我買了一包黃豆，快去磨汁給小牛吃，一定要把牠救過來。」吳嬸子跟着方潮拿着豆子出去了。

細牛才揩着眼淚說：「冬冬，你看，這小牛能救活嗎？」

冬冬神秘地說：「會救活的。我知道，我們有個大計劃，不是救一隻小牛、一個女孩子、一家人，我們還要救很多很多的人，做很大很大的事。你以後就知道了。」

25 冬冬學武藝

這一天，冬冬正在幫着細牛用奶瓶子給小牛餵豆汁和粥水，小楊把他叫了去。

冬冬跟着小楊到了村子裏的一間空蕩蕩的祠堂裏。在祠堂的大廳上，擺上了張鐵腿家裏的那兩個木架和刀、槍、劍、戟，連石楨、石鎖也放在那裏了。房子裏有兩個招牌，一個是「張館」，另一個就是「蛇醫楊錦田」。

冬冬看了，就奇怪地問：「我們來這裏是宣傳罷工和革命道理的，怎麼開館賣藝了呢？」

方潮說：「開館賣藝就是為着要宣傳罷工，宣傳革命。革命要我們幹甚麼就幹甚麼。張鐵腿就要來教我們練武術哩。」

冬冬在香港的時候，也常常在街上看江湖佬賣藝。那些賣藝的人讓小徒弟打起鑼，敲起鼓，吸引了觀眾來，用一條長線繫着一個陀螺，熟練地耍幾下，用那油滑的江湖腔說：「伙計仔，慢打鑼，打得鑼多鑼吵耳，打得更多夜又長……」然後裝成要舞槍弄棒的樣子，嘴裏卻又說：「讓我先賣膏藥，後還拳腳。」於是大吹他的膏藥如何神效。你永遠也看不到他打拳舞棒。經過兩三次後，冬冬就發誓永遠不再看這些江湖佬耍嘴皮。聽方潮要他學武術，便苦着臉說：「武術有甚麼用！要像糾察隊那樣，真槍實彈那才棒。拳頭、關刀敵得過人家的槍炮嗎？」

方潮說：「誰叫你拿拳頭大刀去頂人家的槍炮！冬冬，這是工作呀！人家周捷大哥為了組織人力車工會，還親自拉人力車呢。難道他不會說：不如叫我駕駛飛機更痛快嗎？」

小楊也說：「幹革命要看情況，要靈活。如果我們在這裏打出紅旗，對人家說要組織農會，誰都不敢來參加。現在我們對大家

說：天下不太平，大家學點武術好防身啊。農民兄弟就高興參加了，地主也不提防我們了。有了地方聚集大家，那才好進一步組織農會呀！」

冬冬說：「知道了，要學就學吧。」

說着，張鐵腿已經把兒子小念楊也帶來了。冬冬這次看見念楊可親熱了，拉着他的手，咕呱咕呱談起來。

方潮說：「老張，現在就請你先收下冬冬這小徒弟吧。」

張鐵腿說：「冬冬，十八般武藝，你要學哪一種？」

冬冬說：「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是不是要都學了才算呢？」

張鐵腿說：「要樣樣精通，談何容易！各種兵器舞法不同，比如刀如猛虎，劍如飛鳳，棍打一片，槍扎一點，單刀看刀，雙刀看跑……」

冬冬一聲不響地聽着。念楊怕冬冬聽得不耐煩，便說：「冬冬哥，你別管爸爸像唸經那樣一大套，學起來是不難的。」

張鐵腿還是一陣風似地說下去：「再說，打拳的套路也不少。無論哪一種拳都好，都不會簡單的，要鍛煉到能夠照顧到手、眼、身、步法，精神、氣、力、功都得下狠功夫。你要學哪一種呢？」

念楊望着冬冬，冬冬卻望着方潮：「方叔叔，你要我學哪一種呢？」

方潮說：「你就學舞獅子吧！」

冬冬聽了張鐵腿的一套武術經正覺得津津有味，想着要大幹一番，卻沒想到方叔叔叫他學那個小孩子的玩意兒，不禁哎唷叫了一聲。然後就甕聲甕氣地說：「舞獅子就舞獅子唄。」

那小楊在一邊看得一清二楚，忍不住哈哈大笑說：「好兄弟，你以為舞獅子就很簡單麼？沒有好的武功，就舞得不出色的。光是

採青(採青是獅子把人家給的紅包封取下來。這些紅包封和綠樹葉放在一起，所以叫做採青。)就有好多種，在地面的叫地青，地青裏面還有七星伴月青，八封青，毒蛇攔路青。上高空的叫高青，有的有幾個人那麼高。還有站在梅花樁上取高青的。你以為很容易麼？」

冬冬說：「學就是了，反正是孩子的玩意。」

方潮說：「我們正要這孩子玩意。我們發動大人，就要你和念楊去發動孩子們呀。時間也很緊，中秋就要演出，只有一個月時間了。」

小楊說：「現在，就請張大哥和念楊教教你的基本功吧。」

張鐵腿便叫念楊走到廳中心來，念楊比冬冬矮半個頭，可是身體特別粗壯，肩膀比冬冬寬，胸背也比冬冬厚。他問爸爸：「表演甚麼？」他爸爸說：「隨便耍兩下，不要整套。」

念楊一聽，那圓繃繃的臉，突然彎得嚴肅起來，雙手一反一合在面前一放，向觀眾敬了一個武術禮。然後，把腿往上一踢，腳尖正好頂着他那圓圓的鼻尖，又把腿往後一揚，腳尖又敲到那圓圓的後腦勺上。跟着，他兩手伸開，將腿向橫一掃，在上空畫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半圓，從左手落到右手，又從右手落到左手。兩條腿都試過了，又轉了幾個姿勢，淩空一跳，穩穩地站在地上，真是「腰似蛇行步賽黏」，看得大家喝彩不迭。

張鐵腿說：「冬冬，現在先學蹲馬吧。」

冬冬心裏想，這有何難。他就走到場中心來張開雙腳，蹲好了，說：「張叔叔，就是這樣的屙屎馬嗎？」

張鐵腿笑着說：「你只管站穩，不要讓念楊把你撞倒。」

冬冬說：「好，念楊，你放馬過來吧。」念楊便從前面把他一撞，冬冬果然立足不牢，咕咚一聲，跌個仰八叉。

張鐵腿說：「不要緊，冬冬，再來一次。這次蹲個弓字馬步。前弓後箭，就是前腿彎，後腿蹬直，知道嗎？」

冬冬說：「知道，弓字就弓字。」

冬冬蹲好了弓字馬，念楊又從橫裏撞過來，他又咕咚一聲倒下了。一連試了三次，冬冬栽倒了三次。

張鐵腿說：「好了，現在輪到念楊蹲馬步，你來撞他了。」念楊就到廳中心站好。無論是正面側面，冬冬撞他、用腳勾他，他總是穩如鐵塔，絲毫不動。冬冬自己又跟着做，叫念楊勾他，三次都給念楊勾倒了。

冬冬氣咻咻，汗淋淋的，仍然要念楊再來。念楊看見他的頭上已起了個疙瘩，心裏老大不忍，說：「冬冬哥，歇會兒再來吧。」

可是，冬冬哪裏就肯歇下來。小春在旁邊也說：「念楊，你還是再來吧，冬冬是不到黃河心不死的。你還要狠狠地撞，不然，他就是站穩了也不算呢。」

冬冬果然又蹲好馬步了。念楊只好狠狠地撞過來。這一次，冬冬晃了兩下，就不動了。跟着冬冬又站了個弓步，也是一樣撞不倒。

張鐵腿目不轉睛地看着，呵呵大笑起來，說：「你這聰明的小家伙，給你跌出一個竅門來了。我叫你試試這個也無非告訴你一個道理：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你肯多鍛煉，就可以掌握竅門了。常言道，四平怕直撞，子午怕橫衝。正面蹲馬重點平均放在兩腳，當面撞來，也極容易倒。弓步重心在前腳，人家從側面猛衝，哪裏還站得穩？主要是你能掌握訣竅，看形勢迅速換重心，就站穩了。沒想到這麼快你就看出來了。」

冬冬聽了，倒沒有甚麼。念楊卻高興得摟住了冬冬團團轉起來。

從此，張鐵腿就在村子裏教人們學武術。那些農民，早就知道張鐵腿的名字，這會兒又見他拒絕借地方給那大老闆，幫助了造餅工人，使他們的罷工得到勝利，都很佩服他，遠遠近近都來拜他做師傅。楊錦田也教大家採藥、防蛇咬，得到大家的歡迎。方潮、小春和大家一起學武藝，乘機給大家講農民要團結、要革命的道理。冬冬、念楊和吳細牛召集了大幫孩子來，練拳練鼓，準備舞獅子。

過了幾天，方潮把一些錢給冬冬，叫他跟念楊到鎮上買個大獅頭。冬冬把細牛也拉去了。

吳細牛問念楊要買哪一樣的獅子。念楊說：「方叔叔吩咐過，要買個虎斑獅。」

冬冬不禁奇怪地說：「怎麼，獅子也有那麼多的名堂嗎？」

念楊說：「怎麼沒有？而且，甚麼人舞甚麼樣的獅子，也是規定了的，不能隨隨便便的。獅子有三種，第一種是老獅，白鬍子、白眉毛，連身上的獅被也是灰色和白色。只有功夫很深的人才可以舞它，它會表演各種花樣。第二種是年青、威武的黑鬍子獅子，其中青鼻、鐵角、牙擦鬚的是最兇猛、最霸道的獅子，常常招惹是非，要跟人打架的。第三種是花花綠綠的虎斑獅子，是專給青少年舞的。它愛玩不愛打。方叔叔說，我們玩獅子是讓大家高高興興的，就買個虎斑獅好了。」

吳細牛說：「我們這裏舞過老獅子，舞過牙擦鬚獅子，就是沒見過虎斑獅子。」

說着，他們走到一座大祠堂面前，細牛指着祠堂面前的一枝長長的旗杆，杆頂上有一件黑古隆冬的東西，問他們二人：「你們猜那是甚麼？」

冬冬說：「倒像一個大破鍋，為甚麼掛得那麼高呢？」

吳細牛說：「嗐！那就是陳剝皮的老獅子！這獅子一出來，陳

剝皮總是要人貢獻甚麼會費和賀金。人人都恨死這獅子了。這個老獅子還要用它的頭來碰撞別人。它的頭是用鐵做的，給它碰一下都要頭破血流啊。前些年，來了一個賣蛇藥的老師傅，在村子裏擺攤子。陳剝皮請的那個拳師恃勢想把他趕走。老師傅不肯走，他就舞起這老獅頭趕他。哪知道那老師傅不慌不忙，奪過了大獅頭，把它放在旗杆上面。那老師傅真有意思，他親手把老獅的眉毛、鬍子都拉了下來，擲回給那拳師，還說：『等你們村子裏有人把這個鐵獅頭拿下來，你們再舞獅吧。』那時候，大家心裏可痛快了。那惡拳師沒臉見人，跑到別處去了。陳剝皮也許久不敢出來了。」

念楊說：「那麼，你們村子裏沒有再舞過獅子嗎？」

吳細牛說：「舞過。那陳剝皮出了重賞，叫舞獅的把那大獅頭取下來。每年中秋和端午節，外面都有幾隻獅子來，兩年來都沒有一個能把獅頭取下來。今年，聽說那陳剝皮又在外面請了個很厲害的魏館牙擦鬚獅子來。他說一定要把這個獅子頭拿下來，還要我們每家都湊五塊錢給他慶祝呢。」

念楊說：「細牛，你知道那位老師傅叫甚麼名字？」

細牛說：「聽說是瀟湘子。」

念楊和冬冬差不多同時叫了起來：「哎唷！是他！」

「你們都認識他？他現在在哪裏？」細牛問。

念楊說：「他死了。不死，他一定會和我們在一起的。」

26　勝利的小獅子

中秋節到了。

在孩子們的心目中，所有的節日都是他們的。一切好吃的、好玩的東西都是為着他們。節日沒有到，孩子們早就懷着緊張的心情

盼着了。冬冬也盼望着這天到來。他的心情比以前任何一個中秋節都緊張，可是那又不是一般孩子的心情。

這是冬冬第一次離開了媽媽，離開了家在外邊過中秋節。不只他，小夏哥哥和丁金姊姊，小秋姊姊，也在不同的地方看月亮呀。是不是各個地方天空都那麼晴朗，地上又那麼熱鬧的？親人們，知道冬冬這個中秋節是怎麼過的嗎？

小春清早就到大街上買了兩個柚子回來，冬冬高興地迎着他說：「哎唷，好大的沙田柚呀！」

小春卻說：「冬冬，這是給細牛的呢，你把它捎去吧。」

冬冬馬上應了一聲：「是，我就去！」他接過了柚子，吞了一下口水。哥哥把自己當大人看待，他太高興了。

冬冬跑到吳家，吳嬸子和細牛都在牛欄裏。那頭小牛長高了。吳嬸子紅着眼睛給它餵粥水。冬冬把兩個柚子交到她手上。她用手掂掂那兩個柚子說：「去年你小妹妹在家過節。我也買了兩個柚子給她，做了兩個小線絡給她挑，她挑也挑不動。今天一早，我看見她在陳剝皮家裏，挑的水桶有成尺高呀！」說着，眼淚吧嗒吧嗒地滴到那柚子上。

冬冬不敢多說話了，只低聲跟細牛說：「快準備好，吃過飯就得舞獅子。」他的心裏也不比吳嬸子好受。

晚飯過後，月亮還未上來，村子裏的節日氣氛已經很濃了。爆竹聲此起彼落，劈劈啪啪地響着。家家戶戶門前，擺起了一張張小桌子，有錢的人家擺上雞和鴨，沒有錢的人家也擺上月餅和芋頭，當街拜月亮。孩子們的兔子燈、鯉魚燈比月亮來得早。燈在村子裏走，笑聲也跟着飛，這時候，街上響起了咚咚鏘、咚咚鏘的鑼鼓聲，人們的精神都為之一振，孩子們飛也似地跑過去。

鑼鼓聲越來越近了。人們抬頭一看，街上來了個搖着葵扇的

大頭胖娃娃，晃頭晃腦地蹦跳着過來。人們過去習慣用大頭佛來逗獅了，現在看到來了胖娃娃，面目可愛，動作幼稚，覺得很好玩，跟着，在他後面，虎斑獅子便舞了過來。可愛的小獅子，方頭、圓臉、圓眼睛，咧開了嘴巴，露出了兩排白色的牙齒，嘴裏紅色的舌頭有趣地捲着，又淘氣，又快樂。它的額頭上有許多小絨球，頭一動，小絨球在額上蹦跳着。

小獅子舞起來了。它那張五顏六色的獅被上面的小鈴鐺一齊叮叮噹噹的響起來。小獅子很有禮貌地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地向群眾敬禮，身上的鈴鐺響得更有節奏。舞獅子的都是十二三歲的孩子。只有獅子要站得高高的時候，才由一個大人在獅頭下把孩子高高舉起來。

孩子們一個個喜氣洋洋地圍在獅子身邊蹦着跳着。調皮的孩子還伸手去摘他身上的小鈴鐺。它裝出了嚇唬人的樣子，張牙舞爪撲來撲去，引得人們大笑。

村裏有個老頭子，大家叫他金大爺，已經八十多歲了，綽號「通天曉」，村子裏婚喪等大事都少不了他。這時他帶着孫子在旁邊看，樂得搖頭擺腦，咧開那沒牙齒的嘴巴笑着。他在路上擺了一個翻過來的木盆，在上面放個紅包封。在盆的四面放了十條樹枝，擺成一隻大螃蟹的樣子，這叫做「蟹青」，他有心考考這些舞獅的孩子呢。

小獅子跑到螃蟹面前，好像嚇了一驚的樣子，往後退了幾步，抓頭撓耳地想了一番，又悄悄地爬向前來，左瞧瞧，右瞄瞄，搖晃着那個大腦袋在想着。然後，好像忽然下了決心，縱身一跳，雙腳不偏不倚恰恰踏在螃蟹的兩個大鉗子上，搖搖頭，擺擺尾，把螃蟹的爪一隻一隻剝了下來吞下肚子去。然後，那獅子只一跳，兩腳恰好夾着那個木盆。只聽得那鑼鼓「咚咚鏘」一響，獅子夾着那木盆

從地上驀地一跳，那木盆也往上翻了一個筋斗，平平地放回地上。小獅子往兩邊點點頭，敬個禮，交叉着雙腳，左一個麒麟步，右一個麒麟步，跳上盆邊，舞過了一番，才從盆底取出那個跟青菜紮在一起的紅封包，放在口內，收好了紅封包，把青菜吐了出來。周圍人人喝彩，那「通天曉」也高興得用拐杖猛頓着地，豎起大拇指來說：「真行！我們前一輩也不過這樣。」

人們正玩得熱鬧，忽聽得村頭那邊，響起了大鑼大鼓的聲音，跟着就是大吆大喝：「讓開！」人們回頭一看，只見一隻兇神惡煞的獅子衝過來。後面還跟着一群拿刀使棒的穿長褲子、白汗衫的人。人憑獅勢，獅憑人勢，洶洶而至。來的正是個鐵角、青鼻、牙擦鬚的獅子。它臉上黑墨墨的一股兇氣，身上的獅被有九尺多長，只有灰和黑兩個顏色，白色的流蘇上下搖晃，果然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

那牙擦鬚獅子走到街上，行人都向兩邊讓開。娃娃獅子這一邊馬上擂響了鼓，按照舞獅子的習慣，蹲下來，往前迎三次，往後退三次，表示歡迎。

扮胖娃娃的冬冬，眼睛一刻也沒離開那牙擦鬚獅子，看它傲然不動，咄咄逼人的樣子，心裏想着：「看你能怎麼樣，你不找我們我們還正想找你哩。」

那牙擦鬚獅子突然朝小獅子猛搖頭，把前腳高高舉起來。冬冬知道，這是挑戰的表示。他就把葵扇往脖子上一插，走到虎斑獅子旁邊，像一個保護人似的站在那裏。

那牙擦鬚獅子又一次把腳高高舉起來，狠狠地頓在地上。在它後面的一群打手大吼一聲，表示非打不可了。

空氣頓時緊張起來了。那頭虎斑獅子站在胖娃娃身旁，動也不動。通天曉老漢以為這群小孩子給嚇怕了，便走上前去，對牙擦鬚

獅子那邊的教頭說：「大節日的，孩子們圖個熱鬧，大哥們包涵包涵吧。」

可是，那牙擦鬚獅子就是不肯包涵。它又把腳高高一舉，那一群打手個個上前，磨拳擦掌、瞪眼睛、齜牙齒、如臨大敵一般。

這時候，一個穿着綢紗長衫馬褂的胖子，搖搖擺擺地走上來了。吳細牛在冬冬的耳邊說：「這是陳剝皮！」聽到了陳剝皮這名字，冬冬的腳不由自主地向前踏進了兩步。

陳剝皮從喉嚨裏發出了咯咯的笑聲，拍着那魏教頭的肩膀說：「何必生那麼大的氣。」又向那通天曉說：「一山難藏兩虎，這裏既有了牙擦鬚獅子，何必又來個虎斑獅子，你叫他們散了，別惹魏教頭生氣吧。」

通天曉回過頭來說：「孩子們，陳老爺的話你們都聽到了嗎？」

那胖娃娃朝他點了點頭。然後，舉起了右手，豎起了兩隻手指，搖着頭，擺着手，指指那牙擦鬚獅子，又指指旗杆上面那個老獅頭。

陳剝皮不明白胖娃娃的意思，便問通天曉：「那乳臭小兒說甚麼？」

通天曉把拐杖往地下一頓說：「他說，你說一村不能有兩個獅子，為甚麼旗杆上有隻老獅頭，地下又有一隻牙擦鬚獅子呢？」

魏教頭怒吼了一聲說：「我這牙擦鬚獅子就是來把這個老獅頭取下來的。」

那胖娃娃忽然說起話來：「如果拿不下來呢？」

那魏教頭愣了一下，卻訕訕地說：「這是我和陳老爺兩個人的事，用不着你們管。」

那胖娃娃卻說：「我們也要上去把獅頭取下來。不過事前得說

清楚，取下來怎樣，取不下來又怎樣，要訂個合同哩。」

魏教頭勃然大怒：「真是乳臭未乾，口出狂言！陳老爺你別理他。」

陳剝皮一聽到訂合同，肚子裏的算盤便打響了。他最近弄了幾個小丫頭來，正恨她們幹活力氣不夠，看那弄獅、扮娃娃的小子能跳能打，便說：「好，娃娃們要提出甚麼條件，只管說吧。」他也不理會魏拳師在那裏吹鬍子瞪眼睛，就讓那通天曉做個證人，給娃娃們訂了一個約。約定如果娃娃們輸了，那個胖娃娃得給他白白的做十年工。如果娃娃們把獅頭取下來了，他就給娃娃們七十二塊錢。一言為定，決不反悔。

合同訂過，牙擦鬚獅子和虎斑獅子的比賽便開始了。

魏教頭人多勢眾，毫不客氣便要先取老獅頭。他早有準備，一聲號令：「拿碟來！」幾個大漢便托着三塊桌面那麼大的木板上來，一塊比一塊大。魏教頭又呼哨了一聲。有十六個大漢把那塊最大的「碟」托在肩頭上。接着有八條大漢就爬到那隻「碟」上面去，又把另外一隻「碟」托起來。然後，上邊又站了四個人，再承着一隻「碟」，這「碟」上站着兩個人，兩個人的肩頭上又站着一個人。好像一個寶塔一樣，看看離那隻老獅頭也不遠了。

村子裏的人從沒有看過這樣的大架勢，看看這高高的寶塔，又看看那些娃娃們，都為他們捏一把汗。那胖娃娃的臉在嘻笑着，誰也不知道孩子們心裏怎麼想呢。

那魏教頭得意洋洋地把手向觀眾一拱，然後戴上了牙擦鬚獅頭，矯捷地沿着一層一層的「碟」爬上去，最後，就站在那個單人的肩膀上了。

魏教頭估計錯了。他原以為夠上了老獅頭，準備一上去就亮相，誰知道還夠不着，只好下來了。

魏教頭又叫一個徒弟爬上碟子頂層去。在一陣擂鼓聲中，他自己戴起了牙擦鬚獅子頭，攀到上面，站在那個徒弟的肩膀上，那條九尺長的，灰黑色的獅被，長長地在他背後垂下來。

那魏教頭興沖沖地正想亮相，那胖娃娃卻站了出來，高聲叫着：

哈哈哈，

哈哈哈，

有頭沒尾巴！

一句話提醒了看熱鬧的觀眾。這牙擦鬚獅子只有人舉着頭，沒有人拉着尾。大家看着從獅子頭吊下來的獅被，都譁然大笑起來了。

那陳剝皮卻說：「別鬧，別鬧，反正能把獅頭取下來，那就算有本事了。」

那魏教頭站在最後那個徒弟的肩膀上，只裝着沒聽見。那隻老獅頭在上面對着他虎視眈眈，他真巴不得一手就把它取下來，好滅那些小娃娃的威風，叫他們都給陳老爺做看牛娃。他顫巍巍地拿穩重心，咬緊牙齦，用頭把牙擦鬚獅頭頂住，再伸出雙手去拿老獅頭，可是，只差一尺，夠不上那老獅頭。

魏教頭心裏火燎火辣的，腳底更難踏實。下面的徒弟給獅被擋着眼，碰着臉，又瞎又癢，禁不住動來動去。魏教頭只急得把獅頭舉高舉低，忽左忽右，急切着想把那個老獅頭衝下來。

魏教頭正在氣沖沖，顫巍巍地轉來轉去的時候，突然，聽到了下面嘖嘖稱奇的聲音。他往下一看，那胖娃娃已不知去向了。只見有一個壯漢在地上豎起了一枝很長很長的竹竿，一隻有頭又有尾的虎斑獅子正往上面爬。

「咚咚鏘」的鑼鼓聲響起來了。那虎斑獅子便在鑼鼓聲中爬到

竹竿的頂點。竹竿之上，一上一下，紮着兩塊橫板，獅頭獅尾，分站上下，正對着魏教頭點頭招呼。他們也跟那老獅頭相隔兩三尺了。

魏教頭沒有想到娃娃們居然有此一着。他就加緊行動起來，側過手裏拿的獅頭，用鐵角去猛撞那老獅頭，要把那老獅頭撞下來。

這時候，在虎斑獅子下面撐着竹竿的那個漢子驀地把那枝大竹竿放在自己的肩膀上面。嘿，這高度恰恰跟那旗杆一樣。下面的鑼鼓聲更響了。

那爬到竹竿上面去的孩子不是別人，獅頭是冬冬，獅尾是念楊。從冬冬開始習武的一天，他們就天天練習這一套的。張鐵腿已經把甚麼都算準了。

冬冬登高一看，天空晴朗極了。中秋的月亮已高高的升到天空了。地上也照得一片通明。那兇神惡煞的牙擦鬚獅子正用它的鐵角，把老獅頭碰得砰砰響，可是那老獅頭卻動也不動，它是那麼一個龐然大物啊。

冬冬可不許那牙擦鬚獅子再在這裏耀武揚威了。他佔着較高的地方，威武的把那虎斑獅子頭朝着那牙擦鬚高舉三次，表示對它猛吼三聲。那牙擦鬚獅子沒想到小獅子有這一着，居然佔了上風，它一下子就縮了回去。

小冬冬再清楚地看那老獅頭，已是伸手可及了。可是，它是那麼大，一定是很重很重的。自己的力氣能把它拿下來嗎？鄉親們瞪着眼睛在期待着他。他覺得背上的獅被微微被牽動起來，小鈴鐺的聲音像低聲的私語，是念楊在告訴他該動手了。他再向周圍環視一下，望見陳剝皮那間青磚綠瓦的大廈，裏面吳小妹妹不也在瞪着淚汪汪的眼睛在等着他嗎？他再也不猶豫了，便輕輕地把獅被抖動了一下，通知下面的念楊和張鐵腿做好準備。然後他伸出雙手把那老獅頭一舉，連他自己也想像不出哪裏來的那麼大勁，一舉就取了下

來，握在手裏。他聽見下面鑼鼓齊鳴，竹竿輕輕晃了一下又端正了過來。他知道一切都妥當了，反而冷靜下來了。

就在這一剎那間，他聽到念楊在叫他：「當心！」他往前一看，只見那牙擦鬚獅子竟瘋狂地把鐵角對準他站的地方，狠狠地衝過來，想把他衝下去。這是他完全沒想到的，已經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候了。冬冬盡量保持着冷靜，把手上那隻沉重的老獅頭往那牙擦鬚獅頭上一放。只聽見「哎唷」一聲，獅子頭下那個魏教頭抵擋不住了，雙手一鬆，連同那老獅頭，那牙擦鬚獅頭一齊滾下地。那些承着「碟」子的打手，幾層人跌做一堆，你推我踩，一個個跌得頭青鼻腫。

那虎斑獅子從從容容地爬下地來，人們都高興得直叫。只有那陳剝皮卻嚷着：「大家別吵，看看有沒有死傷，出了事要負責！」可這時群眾的感情都遏不住了，有人高聲頂他：「先犯賤，打死無冤，誰叫他先用角去頂撞人家呢？」

那魏教頭和一群打手從地上爬起來，死沒有死，傷也沒有多大的傷，只是大大的出了洋相，肉疼，心更疼。魏教頭大叫說：「你們這群小娃娃，不要半斤鴨仔四兩嘴。你們打得過我們，就在這裏霸地頭吧。」說着，他們一齊拿出了刀、槍、劍、戟來。他們那亂蓬蓬的頭髮如今更亂了；剛才雪白雪白的汗衫這時又髒又臭，嘴裏喊打罵娘，好像一群被打爛了頭的蟋蟀一般。

那吳承義這時走了上來，平和地說：「教頭何必生這樣大的氣？你們遠道而來，也無非想給我們這個節日增點光彩罷了。我們並非是從外地來爭地盤的獅子，都是本村種田人的兄弟子姪，眼見世事紛紜，學點武藝好防身，就請個師傅來教我們打功夫、舞獅子。教頭如果不嫌棄、何妨來指教一番？」

說罷，他一揮動手，只見一群農民站了出來。這都是長年勞

動，受慣了風吹雨打的人。他們沒穿上衣，露出了筋肉發達，閃亮的古銅色的軀體。一個個胸闊身高，手粗肢大，站在那裏做起幾個把式來，好像猛虎下山，帶來了一陣風暴。

那陳剝皮不懂拳經，看見這些都是自己手下的佃農，倒也不十分在意，只用眼睛瞟着那魏教頭。魏教頭的臉在月光下變得蒼白，沒點兒血色。他知道這是真正到家的蔡、李、佛拳術，知道這都是經過嚴格訓練的人。又看見那吳承義再把手一揮，後面又走上了十幾個漢子，拿着長兵器、短兵器、軟兵器，一齊開動，彷彿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陳剝皮再看看那魏教頭，見他暗裏抽着氣，像個鬥敗的公雞一樣。那通天曉正挨着陳剝皮，便對他說：「陳老爺，我看村中有了這一群武藝超群的人，我們都可以高枕安眠，你那些牛也不怕有人偷了。老爺答應過給他們賞錢，他們一定願意保衛自己的家鄉的！」

陳剝皮無可奈何地說：「我的風濕病又發作了，明天叫他們到帳房去拿錢吧。」便訕訕地溜走了。那魏教頭也帶着一班徒弟，夾着那牙擦鬚獅頭，垂頭喪氣地離開了。

大家這才注意到，月亮已當頂了，看起來特別圓，特別亮。大家這才覺得是真真正正的過節。小獅子又給大家表演了一番。

吳承義就對大家說：「我們種田人，一年辛苦到頭才有幾天好日子過，但是人家想連這些日子都不給我們樂一樂。我們只有團結起來，才不給人欺負的。人家工人組織工會，我們農民為甚麼不組織農會呢？」

吳承義介紹了方潮和大家相見，方潮給大家介紹了湖南省農會的情況。大家越聽越有味。平常也有熟識方潮的，便說：「你們是工人大哥，今天我們在這裏的獅子會，也算得是工人農民的大團圓了！」

方潮說：「這最多是個小團圓，要是真正大團圓，那日子還在

後面呢。」

過了中秋節，有了從陳剝皮那裏拿回來的錢，吳承義把女兒吳小妹贖回來了。當方潮、楊錦田和小春幫農民組織起來時，冬冬和念楊、細牛也把一幫小孩子拉在一起了。

平山鄉的形勢從此變了。建立農會的消息擴展到附近的十八條鄉去。每個鄉都醞釀着組織農會。陳剝皮也暫時不敢逞兇了。

方潮讓小春和楊錦田建立了一個小小的農民子弟識字班。許多孩子來報名，通天曉金大爺，是第一個帶着孫子金國志來報名的。

27 永遠的搖籃

月亮又圓了三次。

月亮照在中山縣岐關那個小土坡上，照着男孩子打扮的丁金。今天是她值班，方迅小隊長對丁金特別照顧，每到她值班，總要安排她跟小夏在一起。可是，丁金卻偏要提早到崗位來，表示她甚麼都不怕，不要任何照顧。

正當丁金專注地向邊防前線瞭望的時候，小夏來了。今天他來得遲一點，精神顯然有些興奮。他在丁金的肩頭猛地拍一下，丁金也沒給嚇住，向他笑了一笑，說：「你來遲了呢。」

小夏平靜的臉上，帶着掩藏不住的高興，說：「丁金，你知道今天是甚麼日子嗎？」

丁金如流貫水地背着：「是罷工的第一百七十八天，英帝國主義在經濟上損失了十二億四千六百萬英鎊的日子。」這些數字，她剛從罷工委員會編的小報《工人之路》讀來的。

小夏嗤地一聲笑起來說：「好丁金，甚麼時候都記着這個。可還有呢？」

丁金睜圓了眼睛看小夏，小夏也正睜大着眼睛等她回答呢。丁金掮起她那枝短棍往回走了幾步，小夏也掮起他那枝長槍來跟上了她，輕輕地在她身邊說：「丁金，看，咱們就像一對兄弟呀！」

丁金心裏明白，小夏是叫她看他們月下的影子哩。這一夜，月明如水，他們都穿上了新發下的棉軍衣，在月光下，一雙影子挺瀟灑。丁金不禁得意起來，說：「我記起來了，今天晚上是『月當頭』，你該給我磕個頭呢。」

小夏笑起來了。原來農曆的11月15日——月當頭那一天，正是丁金的生日。一年裏只有這一天，月亮跟地球對得最正。每到這一天，丁、羅兩家的孩子都不願意睡覺。他們走到天台上，玩着，說着，笑着。等到午夜十二點鐘，那是月當頭的時刻，各人站直身子，影子差不多沒有了。他們在地上豎起一根竹竿，那竹竿的影子也去得無影無蹤。整個宇宙裏，充滿了明亮晶瑩的月光。孩子們的心也充滿了喜悅。每年這一夜，他們都不肯白白地過去。

提到了這日子，小夏興奮起來了，問丁金：「小冬和小秋，他們今天在哪兒看月當頭呀？」

這一句話，其實也正是丁金要問的。她沒有回答，只是意味深長地說：「我們現在都長大了啊！」

聽了這句話，小夏的眼睛不禁向丁金的臉上瞅着。是的，她是長大了啊。從前，他們這兩家孩子當中，好像只有小春和小夏才是成年人，因為他們是家裏最大的男孩子，要出外賺錢養家，不像別的孩子依依在母親膝下。可是，自從罷工回到廣州之後，特別是經過這兩三個月，所有的孩子都突然長大起來了。

丁金給他的激動情緒觸動起來了，她沒答話，卻得意地用棍子把地上的沙子打得篤篤響。

小夏說：「丁金呀，我們是長大了，成為真正的戰士，能跟那

老牌帝國主義英國對抗呢。丁金，你想過是誰給我們力量嗎？」

丁金晃動了頭上的短髮，反問他：「你說呢？」

小夏神秘地說：「丁金，你該明白呀。是CP(CP是英文共產黨的縮寫)啊！」

小夏的態度嚴肅起來了。他握着丁金的手說：「丁金啊，我們這次省港大罷工，做得那麼有聲有色，團結了廣大工農群眾，挫敗了英帝國主義，爭取了廣東國民革命的大好形勢，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啊！我們要徹底翻身，也只有跟着中國共產黨，才有力量的。丁金，我告訴你，今天就是我成為一個CY(CY是英文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縮寫)的日子，我是一個光榮的CP的助手了。可這是暫時還得保密的啊！」

丁金的心情激動極了。他們羅、丁兩家人有了第一個CY了。她從小就跟小夏感情最好。別人說小夏像女孩子，可是在丁金的眼裏，小夏比所有的男孩子還要強。她最聽小夏的，別人說不服她的事情，只有小夏才能說服她。丁媽媽常常說：「真奇怪，這叫一物降一物，白蟻治木虱。」也只有丁金深深懂得小夏的性格，小夏是真正的強者。此刻她的心情更興奮了。又是這個小夏！兩家人中有一個先加入共青團的，不是小夏還有誰呢！她緊緊地拉着小夏的手，說：「CY羅小夏！」

月亮是那麼明朗，天空是那麼清澈，他們倆對着面，拉着手，激動得再沒有話說。突然，丁金發現地上已沒有他們的影子了。她把糾察棍豎在地上，棍子的影也不見了。她叫着說：「小夏哥哥，月當頭了！可這不是我的晚上，是你的！這一天，我不過來到這世界上做一個女孩子，你呀，卻成為一個CY呀！」

小夏的臉上熱辣辣的，他說：「哪裏的話！怎麼不是你的。你現在不是跟着共產黨走嗎？或許，你明天就會加入CY。或許，我

們將來都會成為CP呢。」

丁金的心也熱辣辣起來了。她相信有那麼一天的。她又把糾察棍拿起來，莊嚴地在月光下巡邏着。

忽然，遠處有一個黑影匆匆地向他們跑來。他們立刻警惕起來。黑影再接近，他們看清是王黑仔。還沒有到換班的時間，他來幹甚麼呢？

他們一齊迎上去。王黑仔喘着粗氣，急促地說：「有緊急情況，方迅隊長叫馬上集合！」

丁金說：「一個人也不留在崗位上嗎？」

王黑仔說：「就是叫你們兩個都回去。」

小夏和丁金心裏都有些怔忡不安，便跟着王黑仔跑步回去。他們的崗哨離隊部最遠，待回到隊部，全小隊的人已集中在那裏了。

方迅點一點，人到齊了，便嚴肅地向大家宣佈說：「剛才接到支隊李清隊長的急電，中山縣土匪頭子袁帶，趁着我們的革命軍隊到潮汕東征還沒有回來，糾集了五千土匪，大舉向糾察隊進攻。我們糾察隊一共才有三百多人，只有少數是有真槍實彈的。為了避免無謂犧牲，糾察隊總部命令我們立即撤回廣州去。」

隊員一聽，立刻議論紛紛，都不願意走。王黑仔說：「我們還沒跟敵人較量過，打一仗再決定也不遲。」

方迅便對大家說：「同志們，咱們都是和風浪廝打、跟鋼鐵打過交道的。你們想跟這些土匪碰，我方迅也一樣想跟土匪拼。可是，現在我們不是行船，而是鬧革命，鬧革命就要有紀律性。上級叫我們保存實力，我們就得服從命令。敵人不但有五千兵力，還有好些反動地主的武裝力量跟他們配合，我們暫時還不是他們的對手。我們決不會就這樣放棄了中山縣的，到上級叫我們打的時候，我保證帶領我們第三小隊打衝鋒就是了。」

他這樣一說，隊員們就沒意見了。方迅又說：「我們部隊開走，還得留下一個人跟農民協會聯繫，把匪情告訴他們，讓他們也作好準備。再說，我們在一起相處得那麼好，也得向他們告別一聲啊。」

小夏說：「就把這任務交給我吧！」

方迅說：「好，你完成任務就趕到石岐會合，我們從那裏回廣州去。」

丁金多想跟小夏一起留下來，再看看那唐大哥和他的孩子們。可是她看見方迅斬釘截鐵地行動，不容她再多話了，便跟小隊一起向石岐出發了。

地上呼呼喇喇地翻起了一陣狂風，烏雲滿天飛滾，圓圓的月亮給遮住了。

隊員們已是受過鍛煉的，沒有月亮，他們走路也挺快，不一會就趕上早出發的支隊了。

方迅走在前頭，跑步向支隊隊長李清作了匯報。不一會，他又跑步回來說：「同志們，快停下來！現在有新情況。敵人已經佔領了石岐，我們不能再前進了。支隊長決定往回走，繞道松尾鄉回廣州去。」他又說：「現在隊伍掉轉頭。我代表小隊向支隊請求做殿後，讓支隊先走。我相信大家一定同意的。我們站到一旁來吧。」

第三小隊全體隊員迅速地站到路邊去。

這時，原來在前面的第一、第二兩個小隊都向後轉了。隊員們一排一排地走過第三小隊隊員的身邊，在黑暗中，他們對第三小隊行了很深敬意的注目禮。

隊伍過完了，突然後面響起了槍聲。支隊長李清跑回來，催方迅說：「看來情況緊急了。估計是敵人發現我們撤退，你們快把隊伍拉上來吧。」

方迅說：「現在全部撤走不容易了。讓我們第三小隊掩護支隊撤走吧。」

李清沉吟了一下。

方迅說：「不能再猶豫了。我知道第三小隊的隊員都甘願這樣幹的，你們快走吧！」

第三小隊的隊員也叫着，「快走吧！我們一定把隊伍掩護好的。」

李清和方迅緊緊地握了一下手才走。方迅對大家說：「同志們，佔領左面高地，準備阻擊敵人！」

三小隊走到高坡上面，方迅便安排每人根據地形隱蔽下來。他看見丁金雄赳赳地站在那裏，便說：「你就蹲在我後面來吧。」

丁金說：「報告隊長，我撿一些石頭好不好？」方迅點着頭說：「好意見，我們子彈少，到時會用得着的。」又派了兩個人在山坡上跟丁金一起撿石頭。

轉眼間，已望見了敵人大隊人馬正走到大路上。方迅瞄準敵人開了一槍，土匪便離開路向他們的高地衝過來。這時，天上的月亮給烏雲遮沒了，土匪看不清山上有多少人，只管亂糟糟地向山上打槍。槍聲越來越密，敵人也越來越近。方迅命令大家要沉着，不要浪費子彈。他槍法很準，彈無虛發，已經打倒了四個敵人。

大半個鐘頭過去了，敵人雖然有一些倒了下去，可是大幫的敵人卻壓上來，快接近他們了。他們的子彈用得差不多了，丁金準備扔石頭，方迅阻止她：「丁金，不能扔，一扔石頭，土匪就知道我們的底子了。」

這時，王黑仔緊張地報告說：「隊長，有七八個敵人從我們後面抄過來了。」他剛說完，見後面的黑影已近了。王黑仔朝後面打了一槍，槍沒響，原來子彈用完了。丁金拿起石頭就扔，只聽得下

面有個人叫着：「別扔石頭，是我！」丁金聽出是小夏的聲音。

跟着，小夏就到山上來了，和他一起來的還有唐大哥和五六個農民。小夏把土匪來犯的消息告訴農民協會。他們就立即偷開了祠堂的門，把裏面存着的子彈都拿出來。準備送給支隊，經過這裏，知道他們被土匪追擊，就趕快追上來了。

小夏說：「我把祠堂裏的幾串電光炮也帶來了，可能派上用場的。」

大家看見送來了這麼多的子彈，精神為之一振。方迅對農民們說：「我們完成掩護任務，過半個鐘頭就要撤退。你們不必在這裏跟我們一道打了。我們有幾個隊員受了傷，你們先把他們送到村子裏治療吧。」農民們起先不肯走，都要留下來參加戰鬥。經過方迅的勸說，他們才揹着傷員離開，只有唐大哥一個人留下來。

敵人又追近一步了。糾察隊員有了子彈，猛烈地向敵人還擊。剛才敵人聽到子彈聲稀，殺了上來，這時卻以為中了計，又紛紛向後退，距離又拉的遠了。

丁金磨拳擦掌地站在方迅背後，方迅回過頭向她說：「丁金，你很想親手打幾個敵人嗎？來，就用我這枝槍打吧。」

丁金像回聲那麼快應了一聲是，就接過了槍乒乒乓乓地打起來。方迅在旁邊看着，不斷地點頭讚好，還問她：「丁金，你不怕嗎？」

丁金搖頭說：「怕甚麼！前幾天《工人之路》不是登了一段，我們在深圳文錦渡的糾察隊受到英軍和土匪的夾攻，人家糾察隊不是一樣的打仗嗎？」

方迅說：「好樣的！」

小夏是一個心細的人，看見方迅用手支拄着地面，喘着粗氣說話，連忙問着：「方迅，你受了傷嗎？」

丁金這才回頭望望方迅，驚叫着說：「你胸前都是血，為甚麼剛才不讓農民大哥送你走呢？」

方迅連忙阻止她：「沒甚麼，別聲張。我還要執行任務，只有二十分鐘就完成了。你們緊守崗位，不要管我。這是打仗，你得聽我的指揮。」丁金只好噙着眼淚為他包紮傷口。

十五分鐘過去了，敵人未能前進一步，可是，糾察隊的子彈差不多又用完了。方迅便叫小隊分為三個小組向小路退卻，趁黑夜甩開敵人，到南大沖那裏集合。根據唐大哥介紹，那南大沖的地主力量還比較薄弱，也還沒有跟土匪有勾結。撤退時在這裏要留下一個人來咬住敵人，迷惑敵人。小夏又勇敢地把任務承擔下來。

方迅帶着一個組撤退，他已經走不動了，唐大哥把他揹起來，丁金和王黑仔在他的左右保護着他。走了一段，聽見後面炮聲大作。丁金緊張地回頭望着。方迅說：「不必望了，丁金，是小夏在那裏用鞭炮迷惑敵人，這威勢真夠猛了。」

他們越走越遠，只聽得那些鞭炮聲時疏時密，走了很遠，聲音還隱約可以聽見。唐大哥把他們帶到一個甘蔗林裏，暫時隱蔽下來。方迅迷迷糊糊地叫着：「不要停，把我放下來，你們快到南大沖那裏，天快亮了。」

唐大哥看看方迅的情況嚴重了，就把他放下來，吩咐丁金照顧他，自己跑到附近的村子裏去拿藥去。方迅一躺在地下就昏過去了。

這時廣東的天氣，接近天亮的時候，總是一陣隱隱的寒意，在蔗林裏，特別使人感到陰森可怕。丁金更覺得寒意侵襲到心裏，十分難受。她用溫暖的手掌去撫摸方迅的手和額頭，問他冷不冷，可是方迅連碰着他也不知道。他的額頭和手都是冰冷的，他的嘴巴和眼睛都是緊閉着的。丁金的心突突地跳着，把方迅冰冷的手放在自

己溫暖的懷裏。她覺得全身的熱血都在沸騰了。

不一會，有隻手輕輕地搭着丁金的肩膀，丁金仰頭一看，小夏來了。他已經完成了任務，滿身火藥味，一臉子硝煙。這時候，天色已微亮了。

方迅聽到了小夏的聲音，卻醒過來了。他對小夏點頭笑了笑，說：「幫助我到外面躺躺吧，讓我看看那黎明。」

小夏和丁金幫助他移動了身體，讓他躺在蔗林的畦邊。天亮得很快。灰沉沉的顏色一下子就給玫瑰色的晨霧趕跑。在玫瑰色的雲層裏，又漸漸露出了藍色的天空。方迅興奮地叫了一句：「好伙計，這不是咱們的大海嗎？」

小夏和丁金一齊仰起頭來。方迅說：「丁金，你知道，我們天天都在海上迎接黎明的啊！我從小就在船上看着黎明長大的。天公就是這一點還算公正，留着好看的黎明給窮人欣賞。那些財主只會像死豬般躺在被窩裏罷了，你看，那邊不是有農民兄弟出來了麼？」

丁金低頭看着方迅，他的臉頰有着紅暈，一雙大眼睛閃着光亮，彷彿天上的朝霞落到他的臉上，瓦藍色的天空落在他眼睛裏面了。方迅大大地透了一口氣，望着天空說：「真像大海啊！小夏，我和你都是十九歲的青年，可我比你在海上的時間長，十歲就上船了。我沒有父親，沒有母親。在風浪裏，我就當是在母親的搖籃裏面，海媽媽又會搖我，又會唱歌。我的童年就是這樣度過的。直到這次罷工回來，我才覺得真正的活在一個大家庭裏面。我身上穿的是丁媽媽縫的衣服，腳上穿的是羅媽媽打的草鞋。在糾察隊裏咱們是兄弟姊妹。你們小秋妹妹每次來信都提到我，我就像是你們家庭裏的一個兄弟一樣呀。」

丁金說：「是啊！你就是我們的哥哥。好哥哥，你好好休息一

下，唐大哥就要把藥送來了。」

方迅的眼睛似乎更亮了。他說：「我們是一個大家庭的。昨天，我們小隊舉行了入黨和入團的宣誓。小夏入了團，我入了黨。我們這大家庭是充滿了希望的大家庭啊！丁金，你記着，將來我就做你的入團介紹人吧。小夏做證，這是我說過的話。」

丁金噙着淚說：「我一定爭取入團。那時，你會看見的……」

方迅笑着說：「別安慰我！我自己是知道的。我現在又像在那大海的搖籃裏一樣。你們看，到處都是明朗朗的，真是一個幸福的搖籃。世界上沒有甚麼比大海更美麗，也沒有一個海比我們南海更美麗。老一輩的海員說，海員到了最後那一刻，總是覺得回到大海那裏去的。你看，那不是瓦藍瓦藍的大海，裏面還翻着白浪麼？」

丁金這時已經哭得仰不起頭來，小夏也在流着淚了。

方迅卻還在努力喘着氣，問丁金：「你來給我唱個歌聽聽好不好？我們走的時候，羅媽媽是怎麼送我們走的？」

丁金揩着淚，便唱起來：

兒走不動看腳跟，
阿娘隨你萬里行，
革命不怕風和雨，
阿娘和兒一條心。

方迅說：「唱得好，可是你小秋妹妹告訴我，她也唱呢。你記得她是怎麼唱的嗎？」

小金說，她改了幾個字，是這樣唱的：

哥走不動看腳跟，
妹妹跟你萬里行，
革命不怕風和雨，
妹妹和你一條心！

方迅說：「這就對了。這是對我唱的……唔，丁金，現在我也想對，對小秋妹妹唱唱，該怎麼唱呢？」

丁金又揩着眼淚唱起來：

妹走不動看腳跟，
哥哥隨你萬里行，
革命不怕風和雨，
哥哥和你一條心！

方迅微笑着，像聽着催眠曲，在小夏的臂膀裏睡熟了一樣，睡在一個永遠的搖籃裏。

丁金揩着眼淚望望自己的腳跟，從方迅的胸脯，有一滴鮮紅的血，正滴到上面。

28 退卻

小夏和唐大哥、丁金把方迅埋葬了之後，揩乾了眼淚，和幾個糾察隊員趕到南大沖去。他們在南大沖村外和第二、第三組的隊員會合。在撤退中，只有第三小組遇上了零星的土匪，他們的東西被搶了一些，最後也將土匪打退了。

小夏把方迅犧牲的消息向大家宣佈，大家都十分悲痛。全體隊員討論，把小夏選出來做他們的隊長，決定暫時住在南大沖等候廣

州總部的消息。

唐大哥到村子裏聯繫。農民一聽是被圍困的糾察隊員，都殷勤地走出村子來請他們進去。唐大哥也就回去了。

小夏只選了兩個相連的屋子，把隊員分做兩組，臨時住下休息。他們經過了一天一夜的戰鬥行軍，一直未吃東西，現在才呷了兩碗稀飯，已是疲乏不堪。他們和老鄉一起，抱了一些稻草鋪在地上，一躺下就都睡熟了。

丁金年經最小，小夏把她分配在房東丁大爺的屋子裏。丁大爺丁大媽把她當孫子一樣，叫她跟自己的小孫子睡。小夏吩咐她，要好好睡一覺，說不定夜裏還有甚麼情況，得把精神養好。小夏又到隊員那裏巡視一番，才回到屋子裏來。

他一坐下來，那丁大爺走到他身邊說：「剛才轎子那邊有人來，歡迎你們坐轎子去呢。」

一句話把丁金驚醒了，連忙從裏屋走出來。小夏對這句話也摸不着頭腦，便問；「這是怎麼一回事？」

那丁大爺嘆了一口氣說；「我們這村子的地勢兩邊低，中間高，就像一頂轎子一樣。好命的人生在轎子裏，住在高樓大廈裏，朝魚晚肉，呼奴喝婢；我們這些苦命的在兩邊扛轎杆，一生給這些老爺們抬轎，已不知抬了多少個世代了。轎子裏的大老爺知道你們來了，特意來叫你們到他那裏去。」

丁金便搭腔說：「我們這些糾察隊都是放下鋤頭就拿起斧子鑿子當工人的，跟他們那些呼奴喝婢的人有甚麼關係。我們在這裏睡得好好的，哪兒也不去！」

小夏卻沉吟着說：「真奇怪！為甚麼無緣無故地兜搭起我們來！」

丁大爺說：「他們在這裏都是指着鼻子說話的人，叫你下馬，

你只好走路，叫你下水，你不敢過橋。既然他們來拜訪，好好歹歹你們得答覆他們。」

小夏說：「你們這裏有農會沒有？」

丁大爺說：「有是有的。又是他們轎子裏的前生修得好，農會成立又是他當主席。」

小夏一想，農會還落在地主手裏，更不對頭了。他便笑着說：「大爺，請你轉告他們吧。謝謝他們的好意，只是現在都休息了，過了今夜再說吧，也省得晚上打擾他們。」丁大爺出去了。小夏又通知了隊員們，要提高警惕，隨時準備有情況。

果然，不一會，又響起來了敲門的聲音。丁大爺去應門，回來對小夏說：「轎子的丁虎老爺要見你。」

小夏拉着王黑仔一骨碌起來。那丁虎也不待請，就推門進來了。他看見睡了一屋子的人，笑了笑，說：「虧你們睡得着，像罐頭裏的沙丁魚一樣。」

小夏也笑着說：「這是非常時期嘛，團結得越緊越好。」

那丁虎說：「你們是客人，我是主人，無論如何也要盡地主之誼，負責你們的安全。」

小夏說：「這裏的老鄉對我們都很好嘛。」

那丁虎說：「我們這丁莊，從來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土匪雖多，跟我們這裏從來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但是你們來了，土匪就會覺得我們偏心，向着你們，會向我們要人。我想，不如你們把槍交給我們，我們更好負責些。」

王黑仔望了小夏一眼，就對那丁虎說：「你想把我們的槍收去，是嗎？」

丁虎又笑了一笑說：「這也無非是為你們的安全着想罷了。」

小夏說：「剛才你不是說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麼？正因為那

些帝國主義、漢奸、土匪勾結在一起，侵犯我們國家民族的利益，我們才奮不顧身地跟他們對抗。你們丁莊也是民族一分子，我們糾察隊和你們利害一致，並且為着你們的利益而鬥爭的。我們心向大家，大家也心向着我們。現在你說出了怕土匪說你們偏心的話，豈不是把我們看成土匪一樣了？」

那丁虎連連搓着手，說：「不是這樣說，不是這樣說！你們是打土匪的，怎麼會跟土匪一樣呢！正因為我們大家都是是打土匪的，所以把槍交給我們統一使用，那就更好些。」

小夏說：「我們這槍是老百姓手上送過來，罷工委員會糾察大隊交給我們的。沒有糾察隊總部的命令，我們不能把槍交出去。你再說也是沒用的。」

那丁虎又笑了一聲說：「你們的總部那麼遠，也不知道你們現在的情況了。我也不要你們白白交槍，你們就把槍賣給我們吧，好不好！反正你們在我這村子裏也不能吃西風的。」

小夏說：「你把糾察隊當成甚麼樣的隊伍！我們就是吃西風，也不能做違反紀律的事！」

那丁虎一下子就變了臉，冷笑一聲說：「那就請你們自便，我們丁莊反正不能因為你們就把土匪惹來。」

丁大爺一看他話已講盡頭了，連忙說：「甚麼事情都留到明天再說吧。反正都是自己人，哪有不好說的？」

小夏這時臉色鎮定，目光炯炯地望着丁虎說：「為了村民的安全，我們可以馬上撤走。不過，得告訴你，帝國主義列強、軍閥奈何我們不得，那些蛇、蟲、鼠、蟻難道就嚇得住我們？你們別看我們二三十人，還有幾千個糾察隊員，幾十萬罷工工人，成億成億的人民在我們後面，我勸你不要目光短小，只看着自己的鼻尖。好了，後會有期！」說罷，就吹響了哨子，隊員們紛紛起來，收拾東西。

那丁虎嘴裏嘟噥着：「真是少年氣盛，不知天高地厚。土匪如果一兩個月不走，我看你們怎麼過得下去。」

丁大爺眼看着丁虎，敢怒而不敢言。他無限深情地望着糾察隊員們。只見他們緊閉着嘴唇，包裹在背，長槍在手，摸着黑，在北風呼呼聲中，跑到外面去。

糾察隊走出了村外，早先小夏已經把地形摸清楚了。他選了一個較高的崗地，上頭有些茅草和雜樹，四面沒人家。小夏說：「我們就在這裏紮個營，高地上瞭望敵人方便些。」這崗地因為高出地面，風颼來特別厲害，現在還夾着一些雨點，使人覺得更冷颼颼的。

丁金聽說黑夜紮營，不知從何着手。看看隊員們一聲不響，拿毛毯的拿毛毯，拿棍子、石頭的拿棍子、石頭，丁丁當當的，不消二十分鐘就把兩個篷搭起來了。丁金又高興又慚愧，絞着雙手到小夏面前說：「小夏哥哥，我太閒了，快派我做點事情，就派我站第一崗吧！」

小夏說：「你還以為沒事幹嗎？我們的總務到小亨村養傷去了。今後，大家的生活就由你負責。天一亮，你要幹的事情才多呢。今天晚上快把精神養好，明天才能照顧同志們的生活啊！」

丁金便動手安排床舖。毯子已經不夠用了，只好大家合用，不夠的再加上棉衣。人多，被子少，翻一下身就把背露了出來。要多拉一點給自己，又怕妨礙着別人。大家只好規規矩矩地睡，還叫着：「好暖！好玩！」王黑仔還對丁金說：「你不是想過過行船的生活嗎？就是這樣子，一時風，一時雨的。你聽聽外面那些風聲雨聲就夠了。你嫌它還不過癮，就把頭伸出帳篷外面去，領略一下浪花打面的滋味吧。」這時雨越下越大，風也越吼越兇了。

另一個隊員卻笑着說：「丁金，你別聽他胡謅。我們在船上哪有像小夏這樣的船長，我們的船長比十二級颱風還可怕呢。」

王黑仔噗哧一聲笑起來說：「你可沒有看見羅小夏對付丁虎那聲威，幾乎把他從那大轎裏拉下來了，完全是海員的脾氣！」

丁金癡癡地在想着，便說：「我相信，如果方迅哥今天在隊裏，他也一定是這樣做的。」

提起方迅大家便沉默下來了。風雨拼命地在外面吼着、潑着。丁金摸摸自己的臉上，已濕了一大片。她覺得，帳篷外面，風風雨雨都陪着她痛哭方迅哥啊！

這時，丁金真想到帳篷外面去。因為，小夏已跑到外面，在風雨裏站第一班崗了。

29 好阿娘

天亮了。

糾察隊忙起來了。他們拆了昨晚的臨時帳篷，在附近砍一些野竹和茅草，就把草棚蓋起來。

丁金拿了一些錢，跑下山來給大家買吃的。她從來沒有當過那麼大的家，錢那麼少，又要餵飽這麼多人，該怎麼辦呢？

她正在想着的時候，看見前面來了一個大娘，挑着兩籮大番薯，笑吟吟地問道：「阿妹，你可是山上下來的麼？」

丁金打量了這大娘一下，見她還不到五十歲年紀，身高體壯，舉動利落，一身乾淨的黑布衣服，雙眼瞅着她只管笑，量想她沒有甚麼惡意，便說：「是的，阿娘，我們正想去買些番薯，不知哪裏有賣的？」

那大娘一聽，一雙劍一樣的眉馬上揚起來，眼睛睜得大大的，憤恨地說：「我正為着這件事來的。那些天殺的財主，因為你們不肯把槍交給他們，又想用另一手來炮製你們了。他們叫村子裏的人都不賣東西給你們吃。我一聽可火啦，找到昨天你們住在他家的

丁老頭說：全村子就數你年紀最大了，可是不敢直起腰來說句公道話！人家工友為了大眾向番鬼佬罷工，我們卻向他們罷市，我們還算得是人不？那老頭子挨我這一點，又挨眾人一嚷，現在跟那財主說理去了。我擔心你們沒有東西吃，就趕快把番薯挑來，你們要多少就有多少。」

丁金一聽，滿懷高興，連忙說：「阿娘，太好了！多少錢一擔？我來付錢。」

那阿娘馬上變了臉色說：「這又不是墟場，我一片好意把番薯送給你們，你怎麼把我當成是做買賣的？你剛好好的叫我阿娘。你要給錢，可把我見外了。」

丁金是一個爽快的人，也覺得不好意思，連忙解釋說：「我哪裏把阿娘當外人？我們糾察隊也是有紀律的，不能白要人家東西的呀。你又不是財主，我們好幾十人，怎麼能白吃你的呢？」

那大娘看見丁金着急的樣子，連忙走過來拉着她的手說：「我的兒，你怎麼就急了起來？我只是怕你們不受用我這番薯，其實，我耳裏聽你叫一聲阿娘，我的心早就軟了，哪裏還捨得去怪你們！反正這兩籮筐也不夠你們許多人吃。到我家裏再拿兩籮筐去吧。這兩籮筐是阿娘送的。家裏那兩籮筐是阿娘賣給你們的，這不是你們受了阿娘的心意，阿娘也維護你們那個紀律了？」說罷，拉着丁金就往家走。大娘的家不在村裏，在村邊上。

丁金看看大娘的家，收拾得乾淨利落，一張床，一張桌子，又簡單，又整潔。

大娘一到家，不讓丁金說甚麼，從天井裏拿出一些番薯，洗淨了，倒在鍋裏，生起火來，說：「你們在山上，爐灶怕都沒有搭好，阿娘就給你們煮熟了吧。」

丁金搬過兩張小凳來，在灶前挨阿娘坐下了，便把禾稈枯柴

往灶裏送，一面燒火，一面問阿娘說：「阿娘，家裏的人都出去了嗎？」

阿娘一聽，長嘆了一聲說：「阿娘要是命好的話，兒子也有你的肩膀高啦。」她停了一下，把眼睛注視着那閃紅的火焰，慢悠悠地說：「你猜阿娘是哪裏人？阿娘也是你們海員家屬哩！阿娘原來也是在香港海上掉小艇接客人上船的。十年前，我與海員丁吉結了婚。他告訴我在家鄉還有十畝田地，叫我以後回鄉耕種，再也不要在外面飄流了。哪知道正在這一年，遇上了歐戰(即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徵運輸船，阿丁那艘商船被徵去。過了半年，歐戰結束了，中國參加的這一邊勝利了，可是阿丁沒有回來。我急得到船公司打聽，才知道他的船在地中海給德國飛機炸沉了。船主二話沒說，只給了我一張阿丁的死亡證和他的薪金。

「我已經哭得肝腸寸斷了，昏昏迷迷地回到家裏。別的海員都替我不平，對我說：『嫂子，為甚麼老闆不給你撫恤金！你一個女人，又懷着孩子，將來用甚麼撫養孩子？』他們提醒了我，我便去找船老闆。可是，你知道那船老闆怎麼說？他說：『這是皇家規定了的。誰叫你的丈夫不是英籍海員！你讓孩子加入英籍，我們公司記下他的名字，將來船上有空缺，我們優先照顧他，叫他為皇家服務。』我啐了一口說：我沒有這麼多血汗錢給你們養一個奴才出來！我回家哭了幾天，就趕快收拾東西到阿丁的家鄉來。香港就是遍地黃金，我也不沾它半點金糠了。」

阿娘的眼睛有點紅了。但是她清了一清喉嚨，把感情壓下去，又繼續說：「有錢人的腸子都是轉幾個彎子的。那一天，我辛辛苦苦從香港抱着個大肚子回來的時候，那丁虎就在村口攔住我，說：『你是甚麼人？闖到村裏來！』我告訴他我是丁吉的寡婦。丁吉在歐戰中犧牲了，我來家種田。那丁虎就撒起賴來，說死人不能領田

地。我說：那麼活人總能領田地吧？阿吉甚麼都給我想得很周到。他去的時候孩子的名字取好了，連遺囑也寫好了。誰知那丁虎見說我不過，竟翻了臉說：『誰知道你生出來的是男是女。男的才能領地。我們丁莊的族規，外來的大肚婆不許進村裏生產。免得血光污了村子。』

「那時正是滴水成冰的臘月，我就孤單單的一個人被迫在野外把孩子生下來，是一個兒子。可是，孩子一出世，我還沒有來得及告訴他名字叫丁小吉，他就瞪着眼離去了。那時就是你們寄住的那個丁大爺好心照顧我。當時真想抱着小吉的屍體去跟丁虎打官司，可是，哪有窮人說話的地方啊！

「終於，丁虎霸去我六畝田，只給我四畝田。我明白財主的意思，暫時把這幾畝田給我，終歸要陰謀霸去的。我就當着大家說，我自己一個人管不了四畝田，把兩畝分給關心我的窮家叔伯們耕種。那兩畝田，我在地頭葬兒子，田尾供丈夫的靈牌。我活着，他們陪我種田；我死了，就跟他們葬在一起。誰要在我活着的時候謀我的土地，我死後不讓我跟丈夫、兒子埋在一塊，我那丁吉和丁小吉的鬼魂也饒不了他。這樣我才勉強地在這裏種了七八年的地呢。」

阿娘深深透了一口氣說：「我一看見海員就像看見親人一樣。昨天聽說你們把那丁虎罵得一面屁，我巴不得馬上就去看你們。這幾年海員不同了。四年前我聽說海員大罷工，剃落了英國佬的眉毛。我高興得幾夜都睡不着呢。」

丁金說：「現在領導省港大罷工的蘇兆徵，就是那個時候領導海員大罷工的。」

阿娘拍着大腿說：「難怪搞得那麼好。香港現在成了臭港、餓港、死港，聽了我也痛快。」

丁金得意地說：「這次當然比海員大罷工的規模更大呀。我們

這次罷工有革命的國民政府撐腰。有了共產黨的領導呀！」

阿娘驚訝地說：「你這小小年紀懂得可不少啊。快告訴我共產黨是怎樣的。這裏許多老鄉說他們好，財主們卻說他們要共產公妻呢。」

丁金說：「那些土豪劣紳的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的，別上他們的當！」丁金滔滔不絕地向阿娘數說共產黨的主張和好處。她說一句，阿娘點一下頭。最後，丁金就激動地給阿娘介紹了方迅讓小隊掩護支隊，自己受了傷不下火線，犧牲性命為大家的事跡。她邊說邊哭。阿娘也哭了，說：「可惜偏偏犧牲了好人。你快把他埋葬的地方告訴我，等清明去掃掃他的墳。共產黨是不信神的，我不燒紙錢，不點香燭，摘幾朵山花去表表我的心意也好。」

說着，阿娘看見丁金的臉紅通通的，便說：「我只顧說話，忘記了叫你把棉衣脫下來了。快快脫下來，等會兒再穿上。這裏面熱，外面涼，一會兒出去你會着涼的。」

丁金說：「不能脫下，裏面沒有衣服了。」

大娘伸手一摸她的臉，熱得發燙，說：「你們這些小鬼，講起國家大事頭頭是道，照顧自己連穿衣服都不行。哪有人這樣穿空心棉襖的。」

丁金說：「本來有內衣的，昨晚睡在地上，給淌進帳篷的雨水弄濕了，整個隊都這樣。」

阿娘叫了一聲說：「這怎麼行？阿娘可心疼啊！你們只知有人家，不知有自己的。」

番薯已煮好了，香味從鍋裏冒出來。阿娘便和丁金挑着番薯、開水送到山上去。這時，丁大爺也發動了好些農民把禾草挑到山上，給糾察隊蓋草棚了。阿娘看了，只點頭說：「丁老頭還算窮得有骨頭。」

隊員們一個個從草棚上爬下來，親熱地喊阿娘。阿娘望着這一群生龍活虎的大孩子們，只喜得眉開眼笑。丁金又把阿娘的身世告訴了大家，大家都憤憤不平，很同情阿娘的遭遇。阿娘卻笑眯眯地說：「還談那個幹嗎？阿娘看見了你們，甚麼煩惱都丟到大海裏啦。誰說阿娘沒親人，你們就是阿娘的親人。阿娘今天不回家吃飯了，和你們一起吃番薯。」

下午，阿娘又挑了一擔子瓦罐、銅鍋、碗、碟來，對大家說：「這是我給你們借來的。以後你們自己開伙食，也有些傢伙用。」她拿起了一個簇新的，亮得照見人的鋁鍋來，說：「這個鍋，是阿丁九年前從外國帶回來的。他希望一家團圓時用。現在，咱們一塊兒團團圓圓，給它開個光吧。」

隊員們一個個都感動得叫起「阿娘」來，阿娘又說：「你們大家聽着，等會兒都到我家去。我用生薑煮好了水，讓你們洗個澡。前天晚上你們打仗打了個通宵，挨了一身露水，昨天晚上又睡在濕地上，不好好地沖個熱水浴，不是好耍子的。」

小夏說：「阿娘，太好了！咱們沖涼！可是，得讓我派兩個人去挑水、燒水，一面燒，一面洗，那不更好嗎？」

阿娘說：「你這個小隊長，怎麼變得婆婆媽媽起來了？阿娘是個風裏來，浪裏去的人，挑幾十擔水算甚麼！這村子裏的姑娘都不錯，我只說了一聲，她們就把家裏的鍋鍋、盆盆都搬過來，連大樹也倒了一條下來給你們燒水。我知道你們愛集體行動，就在一起沖吧。我甚麼都給你們準備好。」

小夏便和隊員來到阿娘家裏，一進門就看見裏面擺着大鍋大鍋的熱水。隊員們高興極了，等阿娘和姑娘們都到外面去了，就脫下衣服盡情地洗起來。阿娘在門外，聽見一片潑水聲，喧鬧聲，高興地對那些姑娘們說：「多好的一些孩子呀！我有了這個家以後，

從來就沒有這麼樂過呢。」一會兒，隊員們洗好了澡，打開了門。阿娘便一揮手，姑娘們一窩蜂地擁上來，把隊員們換下的髒衣服都搶過來，咭咭呱呱地帶走了。丁金甚麼活也插不上手，在旁邊看着說：「阿娘，你真像一個司令官，甚麼都包下來了，叫我這個管生活的有甚麼可幹呢？」說得大家都笑起來。

阿娘也說：「沒事管就沒事管吧。你們到了阿娘這裏，生活就得阿娘來管了。」

小夏說：「阿娘，你愛管就管，可別慣壞了我們。我們是向帝國主義罷工，可不能在自己人當中遊手好閒呢。」

糾察隊安排好生活後，小夏想辦法和支隊取得聯繫，終於找到了江松。江松告訴小夏，石岐已給土匪衝進去了。現在土匪只管在那裏忙着搶東西，顧不到別的。李清帶着支隊在石岐附近住下來。讓小夏的小隊在南大沖住下，保存實力，等候總部的命令。

糾察隊住下來了。他們真的沒有閒着，在這裏，雖然沒有緝拿仇貨的任務，卻到老百姓裏面去，幫忙種莊稼，修橋樑，築公路。

丁金跟王黑仔專管阿娘這兩畝田。他們從來沒有種過田，阿娘用心教，他們留心學，兩畝田的禾苗長得很旺盛。村子裏的人都說：「大娘把糾察隊像香花嫩葉侍弄，糾察隊也把大娘的田變成花園了。」

一個多月過去了。李清從支隊派人來說：「國民革命軍第二次東征回師，把袁帶那幫土匪打個落花流水，現在支隊要在石岐集中，叫小夏馬上把隊伍帶去。一個盛大的慰勞大會正在等候他們呢。」

這個消息使得糾察隊員歡聲雷動，一下子就收拾好了，便到村子裏去跟老鄉們辭行。老鄉們都捨不得，流起淚來。阿娘呢，她勉強露出高興的樣子，還勸告老鄉們說，他們還要回來，更好的日子

還在後頭，倒好像要離開的不是糾察隊而是她自己似的。

糾察隊開拔了，阿娘無論如何要送一程。糾察隊不答應她。她說：「我聽說你們要先到方迅隊長的墳墓去告別才走，讓我也去吧。我答應過丁金，以後年年都去掃墓的。現在好叫我認認地方。」小夏就讓她跟着一塊走了。

他們從原地往回走，到了埋葬方迅的那地方，大家一時忍不住，都放聲大哭起來。阿娘把丁金抱在懷裏，丁金的眼淚把她的衣服全弄濕了。

最後，他們打掃了墓地，放好了鮮花，含着淚跟方迅告別，又含着眼淚跟阿娘告別，就向石岐開去。

李清已把第一、第二小隊帶到石岐來。石岐從土匪手中光復過來，處處是祝捷的聲音。第二天開了個軍民祝捷大會，會上第三小隊受到了糾察隊總部和群眾的表揚。

可是，更艱巨的任務卻擺在糾察隊的面前。

30　龍飛艦夜戰

自從廖仲愷被刺，國民黨右派囂張，在各地的反動勢力猖狂中，首當其衝的是工人糾察隊。全省已有八百八十多名糾察隊員在執行任務中犧牲了。現在形勢大好，國民革命軍東征勝利了，消滅了軍閥土匪。國民政府還要加強糾察隊，把封鎖線擴大，包括了汕頭、汕尾、澳頭、深圳、東莞、太平、石岐、江門、廣海、雷州、北海、海口、海豐、陸豐等二十幾個地方。省公安局撥了一大批真槍實彈給糾察隊。海軍局還協助糾察隊建立了一支水上巡邏隊，把十二隻小艦給了糾察隊呢。

祝捷大會以後，第三小隊圍着李清，聽他談今後他們的動向。

李清說：「我先把情況跟你們說說吧。水上巡邏隊是最近組成的。各隊都表現不錯。只有車衣工會梁子光領導的那一隊卻非常腐敗。他們不但包庇走私，自己也參加走私。我們總部最近破獲了他偷運的一批私貨。現在他逃跑了。他原來負責的江門、虎門、太平、容奇這一帶是很重要的防線，一天不檢查，都會給奸賊和走狗乘機活動的。上級派我做那個巡邏艦的黨代表。我還要帶些隊員去……」

他的話才落音，隊員們就紛紛大叫報名參加。李清說：「你們剛回來，又經過那麼多的磨難，應該休息一下。」可是誰也不願意休息。

小夏悄悄對丁金說：「你也出來很久了。小秋妹不是有信叫你回去工作嗎？該回去過年了。」

丁金一聽，把臉扭了過去，說：「為甚麼你自己卻要去？你不也離家很久了嗎？我跟你們在一起，哪一些事叫你們麻煩過的？」

李清早知道丁金這個人了。便說：「丁金，你不用吵了。我也聽說小秋在海員工會子弟學校學得很出色呢。現在工人細佬哥的工作很重要，你回去幫她好好搞一搞，將來還是我們大佬哥的兩隻手哩。再說，你已出來很久了。」

丁金說：「李清同志，我出來再久也沒有當過水上糾察隊。海員的女兒怎麼不該到水上去執行任務呢？方迅同志的槍在我的手上，我還沒有用它來打過敵人，為他報仇呢。你讓我用這枝槍立了功再離開糾察隊吧。小秋知道也一定會同意的。」

李清說：「既然這樣，我再給你一個月的時間，再不能延長了。」

丁金點點頭，瞅着小夏笑。當天，他們換了新制服，領了新的用具，就在石岐上了龍飛艦。

龍飛艦是一隻規模很小的軍艦，體積並不比一隻汽船大多少。

但是它卻非常神氣。船體全身鋼板，還有大炮和望遠鏡設備。船上插着一枝鑲黃邊的紅旗，旗上繡了一個「糾」字。丁金穿起威風的制服走到甲板上，昂起頭迎着吹來的曉風，想像着自己就是一個海軍戰士呢。

在龍飛艦上，工作比陸上糾察隊複雜多了。因為他們是臨時負擔起這任務的，訓練更是加倍緊張。海軍操練啦，船隻的語言、旗語、開燈啦，這一套都得從頭學起。可是工作越緊張，大家覺得精神更愉快。

一個月過去了。

有一天，龍飛艦執行任務到了江門，江門是廣東的一個中等城市，因為它處在幾個縣的咽喉要地，水陸交通四通八達，是一個小商埠。埠上馬路縱橫，酒樓旅店林立，河裏的船，路上的車子像走馬燈一樣，素來有「小廣州」之稱。小夏是龍飛艦上的糾察隊長，他站在甲板上向前面看着。龍飛艦駛進江門市的北街，老遠就可看見中國海關，和在海關旁邊停泊着的英國淺水艦，艦上一杆英國旗，神氣地飄揚着。在海關的兩層大樓前，掛着一面中國海關的旗子，那是在中國的國旗上畫上一個黃色的交叉。大樓前面卻是冷冷清清的。

這時，船泊岸了。丁金跟着一些糾察隊員上街去了。一會兒，王黑仔走近小夏，低聲說：「有一個人有秘密事要求會見我們船上的負責人。我已帶他到艦長室見李清同志去了。李代表現在叫你進去。」

小夏心裏覺得一定有甚麼要緊的事，就趕快到艦長室那裏去。

艦長室裏，李清正和一個人談話。小夏進去時，那人正背着小夏坐着。那人背削身瘦，一肩風塵，一頂骯髒的舊氈帽搭在頭上。可真奇怪，聽他說話的聲音，小夏有點耳熟，不過一時想不起是

誰。李清看見小夏進來，就對那人說：「這是我們的羅隊長，你把事情都對他說吧。」

那人回過頭，站起來，簡直像一個從墳墓裏爬出來的活屍一樣。他的頭髮很久沒理過了，又硬又亂。他那乾枯的臉又瘦又蒼白，上面卻染上一些機油，就像一隻給錯塗了黑鞋油的舊白皮鞋。那人也用枯澀的眼睛望着這個年青的隊長，見他穿着黑色的船員服裝，修長的身材，秀氣的眼睛，英風飄逸，朝氣蓬勃，不禁看得張大了嘴。怔了一怔，他連握手也不敢，恭敬地向小夏鞠了一個躬，說：「我是來報告一個秘密消息的。今天夜裏有走私的船。船上有大批的鹹魚和洋貨，都是英國貨，是利用一隻改裝的英國舊運輸船來拖運的。」

小夏說：「你是在那船上做工的麼？」

那人長嘆了一聲說：「可不是！我給英國資本家害得好慘！香港大罷工，他們不讓我回香港。騙我說，罷工回廣州的人餓死了一半了，叫我跟他們做工，多給我工錢。我一時糊塗，讓他牽住我的鼻子走遍了九洲洋。別的船員罷了工，甚麼工夫都落在我一個人身上，連生病也不讓休息。就是現在，我還害着發冷病，一天打擺子三四次啊！他們最近把這運輸船賣給了廣東軍閥李福林的一個師長，連我也跟船一起讓過去了。他們利用這艘船已不知走過多少次私了。那時你們緝私隊梁子光跟他一鼻孔出氣，走了私就坐地分肥的。我哪裏敢向他檢舉。那梁子光還恐嚇我不要到廣州去，說我做過走狗，會被鬥爭的。這一次我聽說你們糾察隊換了人，才偷偷來報告。我是藉口辦伙食出來的。現在要趕回去，不然他們就起疑心了。」

小夏說：「你做得對！中國人要做對得起中國的事。那梁子光是糾察隊中的敗類。我們已在通緝他了。你是受騙的人，是我們自

己的人，工會只會給你幫助，不會鬥爭你的。我們糾察隊還定下了檢舉仇貨的酬謝條例。將來，把沒收的仇貨拍賣了，百分之一的錢就歸檢舉人的。」

那人說：「隊長，我不是為那報酬來的。但求你們早日救我出苦海，算我是你們一伙的，這就夠了。或者，你們可憐我，就給我一點路費使用，讓我去找尋我那失落的老婆和兒女吧……」說着，他已流下淚來，說不下去了。

小夏這時認出來了，突然問他：「你，你可是丁良叔叔麼？」

那人用手背擦乾眼淚，吃驚地望着小夏說：「那，那你就是小夏了！我覺得面熟，唉，也不敢想到是你呀！」

小夏說：「我也認不出你了。」

丁良說：「你快告訴我，丁媽媽、阿金和小弟在哪裏？」

小夏說：「她們一直跟我們在一起，很好，很好。辦過了這件事，你很快就會看到他們的。」

丁良說：「那就謝天謝地了。小夏，我把甚麼都交託你了。我要走了。」他把氈帽扯下來，遮到眼皮邊，就上岸去了。

李清在旁邊笑着說：「小夏，這次真是意外奇逢了。先別告訴丁金，免得她過分激動，壞了事啊！我們快些準備吧！」

……

這天晚上，天上突然颳起了西北風，天空頓時黑下來，連星星也躲着不敢出來了。艦長下令把船開到珠江河口，這是任何船隻到江門的必經之地。

艦長叫各人都站在自己的崗位上，聽候他發號施令。

隊長小夏，站在吊橋上面，一雙銳利的眼睛，往前面望，好像要刺破面前的黑幕似的。

一會兒，船開到河口拐彎的地方，天已經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北風呼呼，波濤洶湧，一浪接一浪，把一切聲音都吞沒了。

突然，在黑暗的上空，有一條火龍似的東西出現，向北街方面飛撲過來。

艦長立刻下令，叫大家密切注意。這是一條很有走私經驗的船。它挑選了這樣的天氣和這樣的黑夜，烏燈黑火，不露半點光，在波濤中開足馬力前進。那馬達的聲音被埋沒在風聲、浪聲裏，差不多一點也聽不出來。只是，它那狐狸的尾巴卻收藏不住，露出一條火龍在頭上。這時候，只有糾察隊的緝私艦是用煤來做燃料，煙囪冒出來的是煙。別的船都是燒木柴，煙囱冒出的是火星，甚至是熊熊的火焰。這走私船帶着這掃帚星一樣的尾巴，不但它本身逃不出糾察隊的眼睛，連它拖着的大木船，也隱約可見了。

龍飛艦這時是熄了燈光的。艦長見那走私船朝着北街走，便命令把艦駛過一邊，等那走私船走過了，再去包抄它，使它無退身之路。

果然，走私船向北街方向駛去了。龍飛艦馬上掉轉頭，加開快車。小夏一面拉起汽笛，發出了一聲長呼號，這是船的語言，叫那走私船停下來檢查。那走私船置之不理，仍然往前衝去。小夏又接着拉了第二聲汽笛。走私船到了北街，龍飛艦也更接近走私船，走私船已無路可走了。

正在這節骨眼上，停泊在北街海關的英國淺水艦突然打開了探照燈，把一束刺眼的強光照在龍飛艦上。這一來，走私船看龍飛艦清清楚楚，龍飛艦看走私船卻很困難了。

探照燈給走私船一個最後掙扎的機會。它絕處逢生，一聲呼喊，把拖帶木船的纜索解開來，甩掉了拖帶的大木船。這地方是個急轉彎，風緊，浪高、水急。木船斷了纜，就在水裏團團轉。船上的人高喊救命，呼聲震天。

跟着，走私船就向那暴露在探照燈中的龍飛艦開槍發射了兩梭

子彈。龍飛艦在隊長的指揮下，早有所準備，隊員們都在隱蔽物後面，沒有被打中的。只有丁金，本來是在艙裏的，剛剛跑到梯口，一顆子彈飛到她的腰裏，恰巧，她腰裏正挎着方迅留給她的盒子槍，只聽得「啪喇」一聲，盒子被打破了。

那走私船打過了槍，掉頭便走。小夏急起來了，不追走私船就給它逃脫了；要是追上去，看着那木船就要翻了。這麼黑的夜，又不能開槍，開槍會誤中木船，木船上還有許多無辜的搭客，都是自己的同胞呀！

黨代表李清對艦長和小夏說：「救人要緊！」於是，小夏便命令糾察隊一面對空放了一排槍，警告那走私船不要再逞兇，一面指揮全艦糾察隊員，搶救那隻在漩渦中的木船。

這時，木船已經在浪裏東歪西倒了。糾察隊把臂膀那麼粗的麻纜拋過去，叫那邊接過纜，縛好了，這才把木船拖住了，穩定了。那走私船抓住這個機會，逃之夭夭。那探照燈也熄滅了。

小夏檢查自己的隊伍，並沒有甚麼損失。只是丁金那盒子槍，不但盒子破了，槍柄也打出了一個缺口。丁金心裏非常懊惱，這是她一枝很心愛的槍啊！

龍飛艦拖着那麼沉重的木船，戰鬥已是不可能了，只好回江門去。一面通知其他巡邏艦，截擊那艘走私船。

小夏帶着糾察隊，到了那艘木船上，看見幾百件貨物，堆得滿滿的。那老闆像烏龜一樣，縮在艙裏，看見糾察隊來，只管拱手，感謝救命之恩。

小夏便問他：「你是從哪裏來的？」

那老闆說：「從太平來。」

小夏說：「從太平來為甚麼要那麼鬼鬼祟祟，連燈也不點呢？」

那老闆說：「我不知道，那是船上的事。我只知道做生意罷了。」

小夏說：「那你做的是甚麼生意呢？」

那老闆狡猾地說：「是鹹魚。現在正是春耕時節，給農民兄弟運點吃的來。我們商人就是做供應人民的事的。不信你們拿這些貨單看看，都是鹹魚。」

王黑仔走過來了，他說：「哼，你是甚麼供應人民需求的商人！你是個掛羊頭賣狗肉的商人。我們搜查過，你那四百件貨物中，只有上面的是鹹魚，下面的都是英國的洋雜貨。你還貼上了日本的商標，你知道現在我們禁止英國貨進口的，真是明知故犯！」

那商人口裏連連大叫冤枉說：「我是個守法商人，這些呢子真是日本貨，不是英國貨。」

王黑仔又冷笑着：「這個你還瞞得住我們海員工人！甚麼貨，我們到法庭上和你分清楚！」

小夏又對那些搭客說：「你們都不要害怕，你們錯搭了走私船，我們照樣把你們送回廣州去。」

那些搭客感激糾察隊救命之恩，都罵那商人：「你這個只會賺錢沒有良心的奸商，膽敢走私，害國害人，我們險些給你把性命斷送了！」

31　寰球會

次天，一清早，李清把小夏和丁金都叫到艦長室裏。李清溫和而嚴肅地批評了丁金一頓，說她在戰鬥中失去警惕，不該亂走，險些受傷。李清又看見她因為那枝心愛的槍給打壞，十分懊喪，還答應她把槍給修好呢。

跟着，李清把一個紅色大信封交給小夏：「你看看這是甚

麼？」

小夏接過一看，只見封套上用很大的墨筆字寫着「羅隊長台啟」。他扯開了封套，裏面有一張壓了金字的大紅請帖，上面寫着：「謹於今晚在江門寰球大酒店歐洲廳薄酌候光」，光字寫得高高的，下面是幾間商行的名字，背面是「六時入席，恕乏价催。」

小夏摸不着頭腦：「這是甚麼玩意？」

李清說：「這是江門市的一批商人送來的請帖。我們昨天扣留的一船貨物，今天他們派人來，對我說，這是他們幾間商行的貨物，希望我們能夠體恤他們的艱苦，給予放行。」

丁金在旁邊冷笑說：「他們有甚麼艱苦，偷運仇貨，還敢來說話，真不要臉！」

李清說：「他們要求跟我們談話，我們總得去和他們談談。」

小夏說：「要談就談好了。為甚麼還要去大酒店裏『薄酌』，就這樣談不好麼？」

李清說：「我也是說不去的。可是他們堅持請我們去。這就是商人談判的方式，也是對我們的考驗。小夏，你昨天向他們開了槍，放了炮，今天他們也要回敬你這一炮呀。可能，梁子光他們最初是給這一炮打中的也說不定。」

小夏說：「那我就明白了，這叫做『雞腿打人牙骹軟』，我們才不理他這一套呢。」

丁金也說：「那就讓我把請帖退回去，叫他們知道我們才不稀罕他的雞腿鴨腿呢！」

李清說：「不能這樣說，一個革命者只能對付一種人，那還算得甚麼革命者呢？他們沒請你，我偏要帶你去看看那場面。你見過帝國主義、地主、走狗、土匪，就是沒有看見過奸商。你得開開眼界，只用盒子槍對付敵人是不夠的。」

丁金說：「去就去，至多看不順眼就是了。」

小夏也笑着說：「人家看我們也不順眼呢。從來只有商人使工人，哪有這麼恭恭敬敬地請工人體恤商艱的。」

說着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

這天下午，糾察隊吃過晚飯，天色還沒有全暗下來。岸上已打起了兩個燈籠，燈籠上面有「寰球」兩個紅色的字，跟着一個穿着長衫馬褂的人搖搖擺擺地走上船來，彎腰哈背地請李代表和羅隊長赴宴。

李清和羅小夏帶着丁金走到岸上去。他們都是全身糾察隊制服。丁金腰裏挎着那把李清已給她修好了的盒子槍。小夏對那來人說：「天色還亮，我們不慣打燈籠走路的，免了吧！」那個穿長衫馬褂的人連連說：「是！是！」就叫人把燈籠熄滅了。

他們走到大街上，商店陸續亮了電燈。馬路兩邊都是兩三層高的樓，百貨商店和食物店一家挨一家，燈光輝煌。在不遠的地方，有一座五層高的大樓，十分映眼。樓頂那裏，掛着幾串有十來丈長的紅綠電燈，拉到對面的樓上，把一條街都截斷了。那個穿長衫馬褂的人又彎腰哈背地說：「這便是寰球大酒店，請！」

丁金走上了寰球大酒店的石級，不知怎的，心裏突然感到一陣噁心。這地方使她想起了香港石塘咀那座金碧輝煌的大酒店，雖然這裏沒有那大酒店堂皇，卻有那一股氣味。她想到了那一次在大酒家面前遇見爸爸的情景，又想到今天爸爸不知道到哪裏去了，心裏一時難過起來。

他們走到樓上。歐洲廳就在二樓左邊。廳很大，可容納得下五六席酒，現在都空下來了。只近窗口那一席擺上了碗和筷子。這邊近門口的是一張小方桌，擺着一副綠色的麻雀牌，等着人們去玩。廳的兩邊又是沙發，又是紅木嵌雲母石的桌椅，上面都鋪上了

紅紅綠綠的墊子，一片金碧輝煌。

廳子裏的人可多，有穿長衫馬褂的，有穿西裝的；也有一些穿紅着綠，塗脂抹粉的女人在那裏。一進廳門，就聞到一股煙草味和香水味。有一個女人嬌聲嬌氣地說：「我還以為工人糾察隊是甚麼三頭六臂，兇神惡煞的呢，卻原來是這麼年青漂亮的。」李清他們只裝沒聽見。那幾個穿長衫馬褂和穿西裝的人連忙搶上前，齜牙笑着說：「難得賞光！難得賞光！」又是哈腰，又是拱手，又是握手，使他們應付不迭。

招待員已把茶煙都遞過了。有個長鬍子的人伸手請他們：「你們可愛玩玩小牌？」小夏答他說：「我們不懂那一套，你們有甚麼話就請馬上說吧。」

那些人就請李清和小夏坐下來。丁金是通訊員，不參加談話。那長鬍子用手一指，請她坐過一旁，又笑着說：「你們糾察隊員真是人人年少老成，年紀這麼小就參加了。」

李清微笑着代丁金答話：「人小，鬥爭經驗可不少。這一枝盒子槍，還打過土匪，鬥過土豪呢。」那些商人又連忙說：「失敬！失敬！請坐！請坐！」丁金只是用手摸着那盒子槍，一聲不吭，坐在李清後面的凳子上。

這時，談話就開始了。先是那商人彎着腰向李清和小夏請教了「台甫」、「貴處」。李清和小夏把姓名和家鄉告訴他。那商人接着用像演戲一樣的腔調說：「閣下熱心愛國，執行糾察職條，我等敬佩之至。只是我們這批鹹魚並非仇貨，那些毛線、呢子，我們是用本求利，花費了許多血本。希望你們體恤商艱，把貨物放行吧！」

丁金定睛看着那說話的人，心裏又奇怪又討厭，世界上為甚麼有這樣一種人，明明想哭，卻裝成笑，心裏嫌你，嘴裏卻討好你，

直話不說，卻繞來繞去。難怪李清要叫她來見識一下。她聽到李清和小夏據理駁斥那商人，那商人又怎樣頑固地狡辯。她很怕自己禁不住要插嘴，於是站了起來，手撫着那枝盒子槍走出房外。

丁金在走廊上走了兩步，忽然有人輕輕地在她背後咳嗽了一下，說：「小同志，你是不是到歐洲廳吃酒的？你們長官在不在裏面？」

丁金回頭一看，這人頭戴一頂破舊氈帽，差不多把眼睛都蓋住了。臉上瘦得顴骨高聳，身上衣服破得露出經緯線來。說話聲音嘶啞。丁金覺得這個人又窮又老又可憐，便對他說：「我是陪我們糾察隊的隊長和黨代表來談問題的，不是來吃酒的。」

那老人走前一步說：「裏面還有女伶，是不是？」

丁金不知女伶是甚麼，便說：「裏面有許多塗脂抹粉的女人。」

那老人搖頭說：「你們不該來這樣的地方。」

丁金坦然地說：「那有甚麼！他們都是經得起狂風暴浪的人。老伯，你不要擔心，他們都是海員呢。」

那老人愣了一下說：「哦……小同志，那麼你也是海員麼？」

丁金說：「我不是海員，我爸爸是個老海員。」

那老人沉吟了一下，輕輕地拍着丁金的背，說：「小同志，我也認識不少海員，並不是每個海員都那麼堅強的。所以我趕着來警告你們。你們都很年青，不知道世上的人心多麼惡毒啊！你進去看看吧。如果有甚麼事情，你就告訴羅隊長說外面有人要找他。」

丁金覺得這老人是充滿善意的，便說：「好，你在這裏等着。」便一手按着盒子槍，一手掀開了那繡花門簾，走了進去。

丁金到了裏面，只見李清和小夏都站起來要走了，看情況，談判已決裂了。可是那幾個商人還是滿臉笑容，那幾個塗脂抹粉的女人又伸手幫着把李清和小夏拉住。

李清說：「各位先生，飯，我們在船上吃過了，用不着再吃。話，我們也講清楚了，沒有甚麼再談的了，快別阻止我們下船吧。」

那些商人還是死死相留，說還有話要說。那些女人又把小夏和李清的帽子搶了過去。

小夏說：「你們有話要說就說，不要這樣拉拉扯扯，我們糾察隊員的帽子，不能隨便拿的。」

那商人便招呼他們重新坐下，臉上更是堆滿笑容地說：「我們有點微薄的禮物送給兩位。」說着，從那大皮包裏取出一疊花花綠綠的鈔票來，「以後，我們商行還可以每月送兩萬塊錢給各位先生。這一次不過是見面禮。各位先生都是勞苦功高的……」

丁金心中冒起火來，正要上前，卻驀地聽見「啪」的一聲，那商人的話被打斷了。原來是小夏拍案而起，理直氣壯地說：「你們以為我們罷工回來是為了甚麼的？你們想腐蝕、收買我們，叫我們出賣民族利益，辦不到！你們這些行為對不起中華民族！對不起那些為民族利益而犧牲的工友！」他奪過帽子，就衝了出去。李清憤然地說了一聲「再見」，就走到外面去了。

丁金他們下了樓，那老人迎上前來，向小夏豎起了大拇指說：「好，你們真行！」丁金得意地說：「當然，我告訴你，這是海員的人格嘛！」她向小夏和李清介紹說：「剛才，這位老伯伯還替你們擔心，叫我提醒你們呢。」

小夏向那老人說：「她叫你老伯伯？丁叔叔，你們還沒有認出來麼？」

一句話，把那老人和丁金都怔住了。他們彼此張大着眼睛，你望我，我望你……

小夏說：「丁金，丁良叔叔就是昨天來向我們報告走私船的。

他給帝國主義騙住，一直不讓他回來。」

丁金這時有千萬種感情湧上了心頭，抓着爸爸的臂膀說：「爸爸呀，原來我們坐在兩條船上。昨天晚上好險，要不是那盒子槍給我頂了一下，今天我怕見不着你呢。」

丁金沒哭，她現在是一個糾察隊員，不能在街上當着眾人哭鼻子。她挨着爸爸，肩並肩地走路，手裏用力捏着那枝盒子槍。

丁良卻再也忍不住，滿臉老淚縱橫了。

32　巨變

龍飛艦回到廣州那一天，風和日麗，日曆上是3月20日，初春的一個日子。丁金走上艙面，見爸爸正倚着欄杆往岸上看，便叫了一聲：「爸爸！」

丁良回過頭來。經過了一天的休息，他的精神好多了，那蒼白的臉上也染上珠江的陽光了。他望着丁金說：「廣州真是太不同了，到處都掛着國旗。」

丁金便得意地笑着說：「這都是我們罷工回來才這樣的呀！等會兒你到罷工委員會去，那才叫你吃驚呢。那裏有我們工人辦大事的地方，有糾察隊住宿和學習的地方，有我們工人當法官的法庭，還有關壞蛋的監獄。看誰敢再無理欺負我們！」

丁良好像聽神話一樣，又相信又不敢相信，舐着嘴笑着說：「阿金，依你這樣說，工人罷了工，反而做了老闆了？」

丁金毫不客氣地更正他說：「不是老闆，是主人翁。現在人人都知道勞工是神聖的。世界上哪一樣東西不是勞動者造出來的？」

丁良看見丁金又嚴肅又天真的樣子，禁不住咂着嘴說：「嘖嘖！現在世界確是大變了！」

丁金又糾正他說：「現在還不算大變。咱們頭上還有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和買辦階級沒有打倒呢，打不倒他們，變也變不多大的。」她看看爸爸的滿臉病容，便說：「我們罷工工人現在有自己的醫院了，去看病是不收錢的，你回去就看看病，要留醫也行。不過治得差不多了，就得回家，不要多花公家的錢，那些錢是窮人兄弟們捐給我們的。」

丁良只管嘴裏哦哦地應着。望着這個改了男裝的女兒，心裏想：「她的脾氣可一點也沒有改變呢。」他問道：「你媽媽好嗎？跟從前有甚麼不同嗎？」

丁金毫不思索地回答說：「當然大大不同了，要不，她才不讓我參加糾察隊呢。」

丁良見女兒沒有領會他的意思，便說：「我問你媽媽身體可好，還會埋怨我不？」

丁金把爸爸從頭到腳打量一下，說：「她怎麼好還怪你呢？」

這時，船已靠岸了，李清叫小夏和丁金把那個在木船上抓來的不法資本家押到罷工委員會去，把事情報告糾察隊總部。

小夏在口袋裏拿了幾角錢，遞給丁良說：「丁叔叔，你先到理髮店去理個髮，再去看丁媽媽吧。」

丁良接過了錢：「謝謝你，小夏，不過，我得先看你媽媽去。」就跑到岸上去了。

小夏和丁金，帶着那個不法資本家到東園去。丁金依然挎着那枝盒子槍。她本來有多少話要跟小夏說的，現在也一聲不吭了。

還沒有到東園，丁金早看見東園那面紅旗了，便加快了腳步。快到門口了，卻看見那裏站着好多武裝部隊，還停着幾部警車。行人站得遠遠的在觀看。丁金對小夏說：「今天發生了甚麼大事，我們可趕上了。」她高高興興地跟着小夏走過去，冷不防，那些兵士

在後面用槍指着他們說：「舉手！馬上繳械！」

小夏和丁金都嚇了一跳。小夏說：「我們是龍飛艦的糾察隊，你們不要誤會！」

一個軍官模樣的人走過來，冷笑了一聲說：「我們就是要繳糾察隊的械！你們是共產黨的糾察隊。我們是奉了蔣介石校長的命令來的。共產黨想造反。你們的海軍代局長李之龍都給我們扣留了。你們快快繳械，省得我們動手。」

那些兵士不容分說要搜小夏，一個兵把手碰到小夏的口袋上。小夏喝了一聲：「住手，你們不用搜，讓我自己拿出來！」說着，就往口袋裏一掏，掏出了一本小小的冊子，「這便是罷工工人糾察隊員證。你們看看上面這些字吧。我們糾察隊的任務都寫在上面，這些任務是人民交給我們的。現在我們完成任務回來了，冒着生命危險，救了人，也把奸商抓回來了。你們卻在這裏要搜，要查，要繳械。你們究竟是站在人民這一方面，還是站在帝國主義和走狗那方面的？」

那些兵士見小夏從容不迫，說話有聲有色又有理，便有點猶豫，不敢動他，只有那軍官咆哮如雷地說：「繳械！繳械！裏面的不許繳，外來的又不許繳，叫我們拿甚麼去向蔣校長交代！」又喝向丁金說；「把槍交出來！快！」有個兵士就要去搶丁金的槍了。

丁金一看要繳她的槍，馬上緊張起來，一面用手護着槍，一面喊着說：「你們敢要！你們知道這枝槍是甚麼人的？烈士的血還沒有乾呢。」

她死命不交，那些兵士只管搶。昨天李清給她修過的槍匣子又重新裂開，啪的一聲落在地上。丁金拼命地帶哭帶叫說：「蘇兆徵同志快快出來，他們要搶烈士的槍呢！」

丁金一喊，東園裏面一個腰裏掛着軍號的小號兵把頭探出

來——他就是林中秀，連忙閃了回去，真的就把蘇兆徵請了出來。那些兵士見他出來，便停了手。小夏便把事情的經過告訴蘇兆徵。

蘇兆徵對那些兵士說：「你們做事要合理合法。這樣在門口大搶大嚷，豈不叫帝國主義和他的走狗笑話了？你們剛要繳東園衛隊的槍，我告訴過你們，東園衛隊的槍是不能繳的。東園裏面還拘禁着一些走狗和工賊，繳了衛隊的械不是幫他們一把嗎？你們隊長已說再請示蔣校長，為甚麼你們還在門口吵吵鬧鬧呢？」

那個軍官模樣的人便訕訕地說：「這不過是一枝壞槍，不繳也可以。」

丁金說：「蘇兆徵同志，這是方迅烈士交給我的槍。」她指着那商人說：「是他們那走私船把它打破的。」又指着那兵士說：「我們修好了，剛才他又給砸破了。」

蘇兆徵點頭說：「方迅的事跡，我都知道了。這枝槍，還是當地老百姓交他使用的。」他把槍拿過來，用手撫着它說：「砸壞了，真的砸壞了！可是，這是多寶貴的一枝槍呀。丁金，這枝槍已完成了它的使命了，你就把它交給我保管吧！」

那軍官訕訕地站過一旁。那商人乘機說：「同志哥，你們有事，是不是可以放我走呢？」

蘇兆徵說：「我們的事你不用管。你是交來會審處的，等會審處的負責人決定吧。」他叫林中秀：「你把會審處的郭同志請出來吧。」

林中秀應了一聲是，便飛快地進去，一會兒，把一個人請出來。丁金一看，原來就是他們在香港海傍街同住的郭枝叔叔。她不禁眉毛一揚，真不知道有多少話要對郭叔叔說，可這卻不是時候啊！

蘇兆徵便問郭枝，小夏把這奸商帶來了，該怎麼發落。郭枝想

了一想，果斷地對那商人說：「你被控告了。現在你先回家，把地址留下來；隨傳隨到。我們會審處要審訊你的。」

那商人連忙彎腰哈背，寫下了住址，又鞠了幾個躬才走。

蘇兆徵說：「郭枝同志，你做得對。放他回去，不是說我們罷工委員會沒有力量，而是很有力量。丁金，過幾天我們開審的時候還要你們來參加呢。」

小夏說：「蘇兆徵同志，可是我不明白目下的情況……」

蘇兆徵說：「這只是一場意外或是一場誤會，很快就會澄清的。要相信自己，要相信老百姓，快回家去吧！」

丁金凝視着蘇兆徵那雙勇敢而堅定的眼睛，她是完全相信他的。她再不說一句話，舉手向蘇兆徵行了一個工人糾察隊的敬禮，就轉身向後走了。

路上，丁金焦急地問小夏：「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們該咋辦呢？」

小夏說：「我們剛上岸，很多事情都不清楚，我們得相信蘇大哥，他不是很鎮靜嗎？我得先回龍飛艦向李清同志匯報，你先回家，再打聽打聽。再說，你爸爸也到家了。」他也就和丁金分手了。

丁金可沒有逕自回家，卻朝着海員工會宿舍走去。她第一個要見的人，就是小秋。

她仔細地看看別離了幾個月的廣州，一切沒有異樣。陽光依舊那麼燦爛，標語布條一樣鮮明，還多了一條「擁護出師北伐，統一中國」的口號。街上人來人往，一樣熱鬧。驟然望過去，工人特別多。但仔細看下去，卻又不全是工人。原來，自從省港大罷工之後，工人運動推動了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勞工神聖」、「勞動創造一切」的思想開始深入人心。追求進步的愛國學生和青年，都以交上工人朋友為光榮。他們像工人一樣，身上穿着大翻領襯衫，叫

「工學裝」，頭上戴一頂碼頭工人的帽子，叫「咕喱帽」。現在，街上卻是裝工人的比工人多，工人糾察隊一個也沒露面，說不變，卻又真的有點變了。

她走到海員工會門口，整個樣子都變了。陳舊的圍牆已粉刷一新，門口的石階洗刷得一塵不染。她一進門口，就聽到一聲吆喝，不禁嚇得一跳。原來，有兩個十歲左右的孩子在門口站崗，一個孩子向她問：「你到這裏找誰？」

丁金也正正經經地說：「我是來找羅小秋的。」

正說話間，一個孩子在後面叫着：「哎唷，好哥哥，你回來了麼？」

丁金一愣，看看原來是丁小弟。他穿得整整齊齊的，臂上還戴着一個紅色的臂章呢。

丁金便說：「原來是你！為甚麼搞得那麼緊張的？」

丁小弟說：「就是緊張呀！這幾晚都是戒嚴，人家在外頭緊張，我們就在裏頭緊張！」

丁金說：「那麼，小秋姊姊在哪裏？」

小弟說：「她帶隊宣傳去了。剛才我們爸爸來過，他拉着羅媽媽找我們媽媽去了。今天是我值班，沒有能跟他們去。」

丁金嘖嘖稱讚說：「可真懂得公私分明啊！好，我這就回家去。」

丁小弟不讓她走，他說：「先看看我們的飯堂再走，不會拖你的時間。」

他拉着丁金走進飯堂去。飯堂已是煥然一新，屋子裏窗明几淨。吃飯的有大人有孩子。所有的工作都由工會子弟負責。他們把飯菜端出來，分菜、裝飯，做得乾淨利落，有的還幫助着媽媽餵孩子。

丁小弟說：「姐姐，你也得吃午飯了，我跟你領一張飯票，就在這裏吃一頓。」

丁金說：「弟弟，我實在吃不下了！我也是有緊急公事在身的！」談完，她就離開了。

丁金走了一段路，有兩個女學生裝束的人走到她身邊來，塞了兩張傳單給她。丁金低頭一看，上面有：「中山艦事件真相」幾個字。正在這時，一個女學生跑回來她身邊叫她：「丁金，你回來了！」

丁金一看，原來是小秋，她的辮子已剪短了。穿了一件沒衣領，寬袖口的上衣，還別着一枝黑色的鋼筆，下面穿一條黑色的裙子，是女學生流行的裝束。她的神氣比以前更莊重也更活潑。丁金便笑着說：「你呀，像個學生，簡直叫我認不出來了！」

小秋便回應着：「你近視罷了，我今天不是女學生，明天也會是女學生的！」

兩個人又在一起，不知道多少話要說。丁金第一件事要告訴小秋的就是方迅犧牲了。她把方迅的英勇行為和他的遺話告訴小秋，兩人都禁不住流下淚來。丁金說：「原來方迅哥哥是一個CY，我們倆也得爭取入團，才不辜負他對我們的希望。」

小秋這才抹着眼淚，說：「丁金，可得小聲一點，這是街上呀。你不知道中山艦事件嗎？」

丁金這才看看手上那傳單。原來3月19日，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用黃埔軍校駐廣州辦事處的名義，命令中山艦艦長共產黨員李之龍把軍艦開到黃埔去，等候使用。但是，當李之龍執行命令，把軍艦開到黃埔時，卻沒人承認是誰派來的。蔣介石馬上變了臉，說共產黨私自調動軍艦，陰謀造反，便把李之龍和艦上的共產黨員都扣留起來。連同黃埔軍校裏面的共產黨員都受到了軟禁。在廣州的省

港大罷工委員會也被包圍了。之外還到處散發謠言，說共產黨要造反，要奪取政權呢。這張傳單，就是罷工委員會發出，揭露事實的真相的。

丁金說：「原來如此，我剛才就是和小夏哥哥到東園匯報工作。他們連蘇兆徵也監視起來了。局勢那麼緊張，蘇大哥卻那麼出奇地從容淡定啊！」

小秋說：「目前我們就是要沉得住氣，蘇兆徵曾傳話給我們，大罷工，反對帝國主義那麼大的事情，如果一帆風順，不受到衝擊才是怪事，烏雲是擋不住陽光的。」

丁金說：「說得對，事情是千變萬變的。哈，你會想像到我怎樣碰上了那失散了的爸爸嗎？」

她又一口氣的告訴她和爸爸重逢的故事。說得那麼興奮，連小秋也破涕為笑了。

最後，丁金說：「所以呢，我現在明白了一個道理：甚麼事情都是會變的。革命的人會背叛革命，被認為是走狗的人又會變為英雄的。」

小秋說：「那你快快回家去，享受一下家庭樂吧，爸爸媽媽一定盼望着你的！」

33 會審處的一場鬥爭

烏雲終是擋不住太陽的。

過了十幾天，早晨，丁金剛剛起床，洗過了臉，門上來了急速敲門聲。開了門，林中秀找她來了。

林中秀這半年長得很快，少說也高了半個頭，聲音也發生了變化，沙啞沙啞的，像個真正的男孩子了。丁金一看他挎着方迅的

槍，便說：「原來蘇兆徵把這枝槍給了你呀！」

林中秀說：「這是你的寶貝，誰敢要你的！那天全市戒嚴，蘇大哥不給你把槍放好，別的地方也會把它繳了去的。」

丁金說：「那麼現在你又可以把它拿出來？」

林中秀說：「今天不比昨天了。中山艦的事，經過罷工委員會的抗議和各方面的反對，得到澄清了，暫時平息了，只說是一場誤會，罷工委員會照常活動了。蘇大哥叫我到你這裏來。」

丁金伸手便把槍拿過去，叉起手神氣十足地說：「得了！得了！物歸原主，看你們誰敢動老子的槍！」

林中秀給她逗得笑彎了腰，說：「才扮了幾天男人頭就在我面前稱老子！給你槍不是叫你去打仗，是叫你帶着它去做證人的。」

丁金從沒有見過林中秀這麼愛逗笑，也高興地說：「好，快告訴我當甚麼證人吧！」

林中秀便告訴丁金，龍飛艦那天發出了通知要抓住那走私船「福海號」。結果，這走私船就在外海給工人糾察隊的一隻巡邏艦「猛虎號」截到了。可是，那些走私商人都很狡猾，不肯認罪，今天，罷工委員會的會審處就要公審這案件了。「蘇大哥叫你上庭去做證人。」他很神秘地說：「到時你還可以看到意想不到的事呢。」

丁金也不再問，跳起來說：「我馬上就去！」

丁金和林中秀來到東園時，門口已圍滿了人，都是來看公審的，因為這是一樁大案件，法官又是由工人來擔當，直接審問，不用律師的。不過，人潮洶湧，卻也秩序井然，因為法庭內外，都有工人糾察隊在守衛着。

丁金走進法庭，眼前一亮。裏面裝置整潔，規模具備，看來正式的法庭也不過如此。當中是法官的席位，陪審員分坐兩旁。法官

走到庭上，他穿的不是寬袍大袖的衣服，而是平常的，藍色的工人裝。當那法官轉過頭來，面對群眾的時候，丁金差點兒叫了出來，原來就是從前在香港海傍街同住的郭枝叔叔呢。

更使丁金激動的是，法官說了一句「原告出庭！」走上原告席的就是小夏。

法官又說了一聲「被告出庭」，下面卻沒有人回應。法官又叫了一聲「被告陳波比出庭」，眾人的眼光向後面望過去，才看見一個身材臃腫，頭頂光禿禿，留着一圈頭髮的中年人，穿着整齊的中山裝的中年人，擠呀擠呀擠過群眾走到前面來。

這陳波比顯然不像一般的被告人。他站到被告席裏，環視一下周圍的工人，滿不在乎的把手插在褲袋口，神色自若。他心裏想着，自己甚麼場面沒有看過，甚麼歪道理沒有說過，難道怕你們這些工人和這種古怪的法庭不成？當原告向他宣讀控訴書時，他只是側着頭，藐着嘴，一副蔑視的樣子。當法官宣告他犯了偷運仇貨的罪時，他一概都抵賴了。他說他運的都是日本貨，不是英國貨，日本貨不是在禁運之列的，還神氣十足地要求把貨物還給他。

法官郭枝便問他：「既然那些貨物不是禁運的，那你為甚麼要請人武裝來護航呢？」

那陳波比說：「我的船是木船，沒有機器，當然要請汽船來拖渡呀。」

郭枝說：「請注意：你請的船不是普通的汽船，是軍艦啊！」

陳波比說：「我不知道。反正我運的不是英國貨，是日本貨。貨物靠商標，法庭講證據，沒有真憑實據，甚麼都是空話。」

郭枝微微一哂，說：「既然貨物靠商標，為甚麼你的貨物都沒有商標，那又是甚麼道理？」

陳波比說：「沒有商標？恐怕不是你們漏了眼就是我一時粗

心大意忘記了。總之，我是一個奉公守法的商人。只須有證據拿出來，貨物充公我也甘願，沒有，就別想屈我！」

丁金這時心裏十分焦急，郭枝叔叔啊，小夏哥哥啊！你們怎麼才能把證據拿出來啊！

丁金擔心地望着郭枝，只見郭枝從從容容地說：「陳波比，你要你的商標嗎？全部都在這裏，你看對不對得上號！」

郭枝當場打開了一大包東西，說：「你看一看吧，那不是英國綸昌公司的花布的商標，那不是英國蜂巢牌毛線和茄士咩呢絨的商標嗎？我勸你好好的承認了，大眾還是可以輕判你的。」

那陳波比上去看了，起先有點吃驚，但還是故作鎮定地說：「我不知道你們從哪裏弄來的招紙，怎能迫我承認呢？」

郭枝說：「那麼你看看這是誰吧。」

這時，一個人被帶上來了。陳波比一看，臉色變得像泥土一樣。

不但陳波比一嚇，連丁金也感到意外，站在那裏的竟是林順記。

郭枝說：「這些商標都是你叫他帶給你的，你還不承認嗎？」

陳波此還是死硬地說：「我根本不認識他！」

郭枝說：「林順記，你說呢？」

林順記低下頭來。

郭枝說：「好！你不說我就叫別人替你說吧！」他又叫了兩個證人上來，一個是大人，一個是孩子。

這一次，丁金更是驚訝了。那個孩子就是許久不見面的冬冬啊！

冬冬挺起腰來說話，丁金感到他真的長高了不少了。他清清楚楚地說：「我是平山鄉農民子弟學校兒童隊的隊員。四天前我放

哨，就看見這個林順記鬼鬼祟祟的拿着一包東西走進村子裏。我們截住了他，他說是找陳波比老爺，有東西交給他。他以為一提陳波比老爺我們就不敢查他了。因為陳波比是我們那裏的大地主，他專門跟洋人做生意，給自己起了個洋名字叫陳波比，但我們卻叫他陳剝皮。林順記不知道我們那裏已經成立了農會，誰也不敢再剝我們的皮了。我們就搜查了林順記，搜到了這一包東西，就把它交給農會了。」

跟冬冬一起來的那個大人，就是平山鄉農民協會的主席吳承義，他證明了冬冬說的都是事實。

這時，陳剝皮見自己的醜惡的皮一層層的給人家剝了下來，好像鬥敗了的公雞一樣，低下頭來，說：「我沒話說了，希望你們從輕發落！」

郭枝又問他：「那麼，你承認你是請軍艦來包庇你們走私的？」

陳剝皮說：「是的，請是我們請，但也是他們說包運，不然，我們也不敢的。」

郭枝說：「你先退下去。」然後，他向旁聽席那邊說：「胡標艦長，現在輪到你了，到被告席來吧！」

那胡標艦長咆哮着：「我為甚麼要到被告席去？」

郭枝說：「我倒要問你，你為甚麼要坐到旁聽席那裏去？我們是有傳票給你的。蔑視法庭是有罪的！」

那胡標只管賴着。聽審的人都向他起哄：「你熊甚麼？有理就不怕坐到被告席上去，工人不會冤枉你的。」

那胡標看看周圍都沒有人支撐他，就訕訕地走到被告席那裏。一面走又一面咆哮着：「你們工人簡直是無法無天！我是李福林軍長領導下的福海號軍艦艦長，你們竟敢誣蔑國軍！你們如果不好

好的發還軍艦，我們李軍長就要砸爛你這鬼法庭，槍斃你這鬼法官呢！」

正在這時，一個軍人突然走到證人席那裏，說：「胡標，你別恃勢蔑視法庭！誰誣蔑你們！我是猛虎號的艦長韓宗海，我是根據龍飛艦的通知截查你們的。你們包庇走私，槍打糾察隊，還不顧眾人死活，解了木船的大纜，讓它漂流，罪大惡極，還敢嘴硬呢！」

郭枝說：「胡標，你還有話說嗎？」

那胡標冷笑着說：「我只知我是執行着李福林軍長的命令，在海上巡邏，無故給那猛虎艦扣住，甚麼事情都與我無關！」

郭枝說：「那麼，胡艦長，你就看看這個人是誰吧！」

胡標向前一看，只見一個糾察隊員攙扶着一個生病的老工人走上來。那老工人一把拉住胡標的手，說：「胡艦長，你認識丁良不？」

那胡艦長猛地甩開了他的手，說：「誰認識你這叫化子！」

丁良忿然地說：「哼！你不認識我！我卻認識你呢！」他便把李福林怎樣把英國舊船買來改裝小軍艦，又怎樣包攬走私都揭露了。最後，他指着那胡標說：「你不認識我！你不是親自教過我開槍嗎？你把一枝左輪槍交給我，那枝槍是領了香港政府的執照301號的，你對我說：『在福海艦上，每個水手都是水兵，要狠狠地打擊工人糾察隊。』你有沒有這樣說過？」他回頭看了看丁金說：「我的孩子當糾察隊，她的腰上就吃了你們一槍，要不是當時被她的盒子槍頂住，她早就沒命了。阿金，把證據拿出來！」

丁金這就登登登的走出來，把盒子槍交給了法官，又響亮地敘述了當天中槍的經過。

一切都鐵證如山，那陳剝皮和林順記都認罪了，那胡標也只好低着頭，簽字承認了。

審訊結束，聽審的歡聲雷動。

除了宣佈對奸商的罰款和沒收貨物以外(李福林的案子另作處理)，郭枝宣佈，根據罷工委員會的規定，把那些貨物拍賣後，所得的百分之一的現金判歸丁良，因為這個案子是由他舉報的。

丁良這才高高的把頭仰起來。剛才他進來時是一個重病在身的人，現在，卻像服過了仙丹妙藥，雙眼有神，容光煥發，急忙地擺着雙手，中氣十足的說：「法官，我不要報酬，這是我應該做的事。罷工委員會不但把我這下了水的人拉上來，還給我治病，我怎麼要工會的錢呢！我是決不要的！」

丁金從心裏發出了甜笑，那個笑臉好像告訴丁良說：「爸爸，我多麼的愛你呀！」

丁金分開了觀眾，正要走到爸爸那裏去，可是，丁小弟卻比她先跑到爸爸那裏，嘴裏不斷地喊着：「爸爸！好爸爸！」原來他剛才帶着幾個兒童隊的隊員，夾在工人糾察隊中間，參加維持秩序呢。

丁金笑笑對他說：「好厲害，到處都看見你們！」小弟說：「是小秋姊姊安排我們來的。她還叫你快點回宿舍去，有大事要商量呢！」

34 勞動童子團

丁金回到工人宿舍裏，問問小秋有甚麼事跟她商量。小秋說：「前幾天在廣州青年工人大會上，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提出一個建議，要在各工會成立勞動童子團。現在已成立了籌備委員會了，你快快看看這封信吧！」

丁金把信拿過來，信上是這樣寫的：

省港工友們，省港勞動的小朋友們：

我們這個團體是由四月卅日的省港青工代表所發起的，是我們省港勞動兒童自己的團體。我們這個童子團的宗旨是團結勞動童子，教育勞動童子。我們的工作，為舉行種種適當的娛樂、遊戲、體操、唱歌、巡遊、會議、演講、讀書等，並為我們勞動階級服務，為我們勞動童子本身謀利益。請快快加入勞動童子團！

省港勞動童子團籌備會啟

丁金一看，就說：「多好！我們立即報名參加！」

小秋說：「我已給你報名參加了。」

丁金說：「那麼，有甚麼事情要辦的？」

小秋說：「用不着那麼猴急。做這事是一步一步來的。建立隊伍之前首先要有訓練，然後，各個工會成立勞動童子團，再成立勞動童子聯合會。團結了大多數，這才能壯大聲勢呀！」

丁金說：「那麼現在的第一步呢？」

小秋說：「海員工會已把你和我選到領袖班裏去，接受訓練了。聽見了嗎，丁金？」

丁金很爽的應了一聲「有！」

兩個小姑娘都高興地笑了。

在廣州中區一德路那裏，矗立着一座巍峨的歌德式建築的天主教教堂，是有名的「石室」，也是世界上有名的建築。每個星期日和基督教的紀念日都有許多教徒到這裏來做彌撒，莊嚴肅穆的管風琴聲伴着聖詩傳到街頭，瀰漫着宗教的氣氛和中世紀的寧靜。最近，這個區忽然變得青春活潑，生機蓬勃起來，飄揚着的不是嚴肅的大風琴聲音而是響亮的喇叭和小銅鼓的進行曲的樂聲，激發着人們對生命的熱愛和對未來幸福的嚮往。

這些歌聲和鼓聲就來自那神聖的古老的建築旁邊的一座小洋樓，這便是勞動童子團聯合會籌備處辦公的地方，也就是羅小秋和丁金參加小領袖班學習的地方。舊中國人民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太深重了，渴望擺脱束縛的心太迫切了。當時蘇聯革命成功之後就主動廢除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對國內又取消剝削制度。對中國人民有多大的吸引力啊！這時，中國共產黨也正在萌芽時期。中國革命領袖孫中山提出了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政策。「以俄為師」這思想逐漸深入人心。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就是在這思想影響下，把建設勞動童子團的重責肩負起來。他們把童子團看作是蘇聯的「少年先鋒隊」一樣。蘇聯的少年先鋒隊是列寧親自組織起來的。因此，勞動童子團也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鄧中夏親自來組織。他是勞動童子團的總顧問。這個小領袖訓練班就好像一個學校，學校的課程都是鄧中夏親自訂立的。有文化學習、遊戲、體操和政治學習四門功課。

羅小秋做夢也想做個女學生，這也何嘗不是丁金的夢想呢？她們感覺到夢想已成真了，現實甚至比夢想更奇妙了。

一般學校有校服，童子軍有制服。他們如今都有啦。勞動童子團的服裝簡單，頭上一頂竹織的銅鼓帽，脖子上一條紅領巾，手裏一枝童軍棍。但是他們的任務不簡單。聽聽他們的口號吧：「準備着！」「向前進！」「團結起來！」「努力工作！」「勇敢向前！」

他們有特別的隊禮，就是右手握着拳頭，高舉到耳朵旁邊。緊握拳頭，意思是團結就是力量，高舉起來，就是人民力量高於一切。

他們操練時還有進行曲，那是共青團中央書記楊善集為他們寫的，又叫巴拉半之歌。巴拉半是俄語銅鼓的意思。勞動童子團就是

打着小銅鼓進行的。

巴拉半之歌

圍着小紅巾，

敲着巴拉半。

一，二，三，

敲響些，巴拉半，

一！二！三！

我們名叫

勞動童子團！

我們準備好了，

我們永遠地準備好了！

我們是工農的嬰兒，

我們是將來的花，

我們是新世界的主人！

羅小秋和丁金在街上敲着銅鼓進行時，真的快樂得心花怒放，從來沒有想過人們會把他們看作花朵。現在他們的心裏，卻憧憬着眼前快出現一個大花園了。

她們訓練的時間是三個月。在這個期間，7月1日，海員工會首先成立了勞動童子團了。跟着，各個工會的勞動童子團也相繼成立。最後，在9月29日，省港勞動童子團聯合大會正式成立了。

大會成立典禮非常隆重，在廣州市豐寧路的太平戲院舉行，這戲院有三層樓高，熱氣騰騰的聚集了三千多人。會場的佈置堂皇、熱鬧。在大門口，一幅橫額寫着：「省港勞動童子團聯合大會」。

會場內外，貼滿了標語：「要求設立兒童保護法！」「要求設立童工保護法！」「要求設免費學校！」「反對廠主虐待童工！」「勞動童子一致加入勞動童子團！」

正午的鐘敲過，大會在《少年先鋒》的歌聲中開始了。主持揭幕儀式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蘇兆徵走到台上。在音樂聲中，兩個勞動童子團團員扛着一塊蓋上了紅紙的招牌走到他面前，莊嚴地舉起了拳頭，行了個團禮，蘇兆徵也莊嚴地還了禮。然後用手把紅紙揭開，於是，那塊白色招牌上幾個顏色鮮紅的大字便露了出來：「省港勞動童子團聯合會」。頓時，台下歡聲雷動，二樓、三樓的團員把五顏六色的碎紙紛紛撒下來，場外，一串雙響的炮仗燃燒起來了，乒乒乓乓，響徹雲霄。

最後一個節目是授紅領巾，是由中國共產黨廣東區委代表陳延年給孩子們佩戴的。歌聲一響，勞動童子團的領導班走到台上去，陳延年給他們一個一個繫上了紅領巾，深情的注視，熱烈地握手，然後他們就走到台下，給所有的勞動童子團團員把紅領巾繫上。

羅小秋真捨不得放過此時此刻的每一秒鐘，她沒被那耀眼的彩色打亂眼神，她把眼睛張得大大的一眨也不眨，像一個打開了快門的照相機一樣，要拍下每分每秒，並要永遠都留在她心裏的底片上。面對面每一個等她繫上紅領巾的，她都給予最深情，最含蓄的注目禮。在她這個關注的目光中，她有了驚喜的發現，她發現到陳帶娣也竟然在行列裏面了，原來她是同德工會的童子團，她跟着爸爸的工會的。更使她驚喜的就是平山鄉的吳細牛。他顯得激動。小秋也稱讚他們說：「你真該高興。整個聯合會裏，農村的勞動童子團只有你們平山鄉一個，在這裏看見你真好呀！」

吳細牛得意洋洋地說：「冬冬哥哥會來開會，我怎能不來呢！」

那陳帶娣更有意思了。大會小休的時候，便跑到小秋和丁金身邊，眼睛裏閃着喜悅，嘴巴卻抿着忍住笑容，說：「你們真美麗！瞧，我也穿得像你們一樣，像真的女學生的樣子！我還上過一個星期的課呢。看一看，我像樣嗎？」

丁金噗哧地笑了：「怎麼老是想到自己的樣子？我說陳帶娣，你夠美了！真的！」

陳帶娣說：「我並不貪漂亮，不過我聽到歌裏說我們是花，我想怎麼會像花呢！」

小秋說：「那只是一個比喻，帶娣，完全有可能的。如果未來世界會因我們而變得美麗起來，那麼做紅彤彤的花朵或是綠蔥蔥的葉子，又有甚麼關係呢！」

35 火鳳凰

北伐軍節節勝利，奪取了武漢，繼續北上。為了使革命政府集中力量，取得最後勝利，省港罷工委員會自動停止封鎖，結束罷工。1926年10月10日，發表了停止封鎖香港的宣言，從10月10日十二時起，全體工人糾察隊撤回廣州。震驚世界的省港大罷工，經過了一年四個月的英勇鬥爭，為改變策略而自動結束了。這是全世界堅持最久的一場大罷工。

為了保障工人的利益，廣東政府和罷工委員會共同決定：徵收新稅，凡是外國貨進口，一律加收2.5%的關稅，用來津貼罷工工人。給每個罷工工人先發一百元，讓他們去尋找工作。六個月後，如果還找不到工作，可以回到廣州來，由罷工委員會繼續供應食宿，直到他找到工作為止。

罷工結束了，罷工委員會的工作還很多。像安置工人啦，支援

北伐啦，繼續維持工人宿舍和飯堂啦等等等等。

形勢大變了，羅家的生活起了變化。受到革命任務的號召，羅大春報名參加了北伐。羅小夏被分配到香港泰山輪船工作，羅小秋和冬冬，仍舊跟媽媽住在罷工工人宿舍，參加了罷工工人家屬的工作。

丁家起的變化也不小。丁良的健康恢復了，他毅然的參加到北伐的工人運輸部隊。戰士們為了人民的利益，甘願奉獻寶貴的生命，而這些工人運輸隊卻以自己的生命，保障了戰士們的給養，他們是同樣使人尊敬的啊！丁良一走，丁家全家對他的懷念更深了。丁媽媽不再對命運埋怨。丁金在勞動童子團裏工作的更起勁了。

11月6日，這一天秋高氣爽，林中秀精神飽滿地在東園門口站崗。他胸前飄着紅領巾，肩上掛着金色的喇叭，用愉快的眼光注視着進進出出的人們。今天，罷工工人代表大會在省教育廳召開，蘇兆徵和一些工人代表參加會議去了。糾察隊又出動到外面執行任務，好不忙碌。東園裏裏外外樹木蔥蘢，秋天還是群芳競秀。這裏是工人的權力機關，是工人的家，也是他自己的家。為它站崗，使他感到幸福和自豪。

正在這當兒，園裏忽然有人大聲喊着：「失火了！失火了！」「快來救火！救火啊！」

林中秀大吃一驚，撒開腿便往後面跑去。只見一片濃煙滾滾，總辦公室的葵棚着了火，火舌到處飛揚。這是風高物燥的時候，火舌飛到哪裏，火就燃到哪裏，轉眼間，整個東園已成為一個火海了。

人們紛紛到水池裏舀水救火。林中秀也拿起一個鐵桶去提水，卻見大火裏衝出一個人，頭髮都燒焦了，衣服也燒壞了。手裏抱着一大包文件，看見了林中秀，便叫他放下水桶，接過公文。他的喉嚨給煙火嗆得厲害，連話都說不出來，咳嗽着，用手指着文件，嗄着聲：「看緊它！」說了這大字，又奔回後面救火去了。這個火神

爺一樣的人就是方潮啊。

風越吹越勁，火乘風勢，越燒越兇，方潮指揮着工作人員奮勇地和火搏鬥。但是，火已從後面撲到前面來。林中秀知道那些文件多麼重要，一點不敢放鬆，避開火頭，緊緊地捧着跑到前面去了。

人們採取一切緊急措施，拆卸葵棚，斬斷火路，但是火跑得比人還要快，把一切都吞噬在裏面。嗚！嗚！救火車來了！可是東園已成為一個火海了！

大火，招來了很多人，圍在東園前門。有些跑進去救火，有些人在搖頭惋惜，有一些人卻在……

林中秀站在門口守護着那些文件，那熊熊的烈火好像燃燒着他的心一樣難受，更難受的是耳邊那些人的風言風語。他們在嘮叨着為甚麼這場火起得真奇怪啊！又蔓延得那麼快啊！又說甚麼蘇兆徵做了財務委員會委員長，串通會計主任何其英作弊，貪污了錢，借一把火來滅跡的啊！……說這些話的人不多，但是聲音特別尖，又在人叢中轉來轉去，林中秀的耳朵都給它刺痛了。

這時，街上傳來了一陣急跑的腳步聲，原來，蘇兆徵帶着參加會議的工人趕回來救火了。

可是，他們看到的只是一堆灰燼了。

何其英跟着蘇兆徵一起跑回來，看了這情況便跺着腳叫苦：「真倒霉！我剛收到的一張五千元的支票就鎖在辦公室的抽屜裏，現在，連那辦公桌都燒成灰了！還有，那保險箱哪裏去了！那裏面的錢和單據才多呢！」他的話才落音，只聽到人叢中又有人冷笑說：「那不燒得正好嗎？」

林中秀這時不但着急，而且擔心了。那何其英還是連連跺腳，幾年前他在香港受拿把溫誣蔑，真想不到，一場大火，又給他帶來新的災難啊！

林中秀焦急地望着蘇兆徵，只見他沉着臉，不慌不忙地說：「別着急！黑是黑，白是白，我們會把一切弄清楚的！」

正在這時，那個滿臉烏煙，一頭燒焦了頭髮的方潮便跑到人們面前。他的眼睛火紅火紅的，身上發出焦味，越像個火神爺了。他說：「那張支票嗎？剛才火一起時，我就到會計處打破了鎖，把所有的文件都搶救出來了。」他一直走到林中秀面前，何其英連忙跟了上去，從那堆文件裏幾下子就把一張支票找了出來，高高舉起，說：「那不就是？」

林中秀倒吸了一口氣，想聽聽那些人又說甚麼，可是卻看不見他們，聽到的是周圍嘖嘖的稱讚聲。

「可是，那保險箱為甚麼不見呢？」不知道誰在角落裏冷冷說了這句話。

蘇兆徵也同樣冷靜地說：「保險箱是鐵打的，燒不爛的。會計處下面就是河，可能掉到河裏去了。」

蘇兆徵的話，林中秀句句都聽得真切。他便毫不猶豫地把喇叭除下來，塞給了方潮，飛也似的到了河邊，撲通一聲跳下水裏。

林中秀學過潛水，到了水底，也能運動自如，可是他伸手向水底摸索時，摸到的不是保險箱，而是許多隻在摸索着的人手，原來，許多人也同時跳下水了。

林中秀一想，河水是流動的，應該往下游去找。他的身體比較靈便，他甩開了眾人，朝下游划水。他用手抓了兩把，都是爛泥。又抓了一次，才碰到一塊硬邦邦的東西，心裏一喜便想猛嚷，完全忘記了自己是在水底，一張開嘴那些有焦味的污水就咕咚咕咚的灌到他的肚子裏。他急忙冒出水面來，大叫着：「在這裏了！」於是人們就泅水過去，七手八腳把保險箱弄了上來。

何其英看見保險箱撈了上來，一喜非同小可。馬上掏出一串

鎖匙出來，把它打開，大聲嚷說：「好極了！好極了！水沒有滲進去，單據全部在裏面！」

這時，蘇兆徵卻高聲說：「別動它，把它關上！」他對周圍的人說：「真金不怕洪爐火。有些人想趁着失火對我們造謠中傷，我們會用事實來粉碎他們的謠言的。我建議馬上組織委員會清查帳目和調查起火原因，一定要調個清楚！」

那些工人都說：「對！我們都贊成這樣辦！」

蘇兆徵說：「好！我們現在就清理火場吧！」

工人們立即排了隊，有秩序地向火場走去。蘇兆徵走在前頭。回頭一看，卻發現到隊伍後面長出一條小尾巴來。原來那是一小隊的海員勞動童子團，帶隊的是羅小秋。

蘇兆徵看見天色黑了，便向他們說：「童子團細佬哥們，你們有甚麼事嗎？」

羅小秋回答說：「我們望見大火把紅旗燒掉了，特地給罷工委員會獻旗來的。」

蘇兆徵覺得有一股熱流，從心上流過。他說：「謝謝你們，細佬哥。你們把紅旗留下，天一亮，我們就把它升起來！」

羅小秋又說；「蘇大哥，我們要和大佬哥一起，在這裏清理火場。」

蘇兆徵看見火場裏面亂七八糟的，到處都是燒焦的木頭，破碎的磚瓦，崩爛的玻璃和鐵釘，冒着嗆鼻的黑煙，這都是對孩子的健康影響不好的，他便說：「謝謝你們，細佬哥，這裏的人手夠了，你們回家休息吧！」

孩子們一齊回答說：「我們不走！」

蘇兆徵說：「小同志應該聽大同志的勸告呀！」

副隊長丁金嗖地站了出來，說：「報告蘇兆徵同志，這東園

是我們小同志和大同志一起動過手建築的。請大同志聽小同志的意見，讓我們一起清理它！」

蘇兆徵看看丁金，她已把頭髮留長，像個女孩子了。可是又和別的女孩子不同。短短的在腦勺後翹着，多麼像她的倔強的性格啊！他又看看那一隊勞動童子團，一個個都像丁金那樣，誠懇，堅定。他心上那股暖流，現在更熾熱起來了。他說：「好！大家先聽我說一個故事吧！很久很久以前，有一隻鳥從遠方飛來，看起來不過是一隻尋常的鳥。後來牠被大火燒成灰燼。到了五百年之後，牠又從灰裏飛起來，飛過五洋大海，成為真正的百鳥之王。牠的名字就叫『火鳳凰』。孩子們，我們的罷工委員會也是一隻火鳳凰，火不能毀滅它，牠會再飛起來的。我們大家動手，幫助牠早些飛起來吧！」

孩子們都鼓掌了。羅小秋給蘇兆徵獻了旗，她的眼睛裏閃着火光，小胸脯激動得一起一伏，她對蘇兆徵說：「蘇大哥，我們童子團還要組織一支宣傳隊，把東園失火的真相報告民眾，免得他們輕信謠言，你說好嗎？」

蘇兆徵感動地說：「你真想得周到！」

在羅小秋和丁金的帶領下，海員勞動童子團在東園裏奮戰了一個通宵，和工人大哥一起，把火場清理乾淨了。

忽然，令人振奮精神的喇叭聲吹了起來，大家站着向東方瞭望，那邊已是一片亮光了。在新豎起的旗杆上，一面紅旗冉冉升起，天上一片紅色，不知道是太陽照亮了旗子，還是旗子映紅了太陽呢！

孩子們都一齊拍手，說：「是火鳳凰啊！我們看見牠起飛了！」

尾聲

故事寫到這裏，應該來個結束了，應該隨着省港大罷工結束而結束了。正如樹的年輪一樣，樹活過了一年，年輪就畫上一道圈，而樹的生命，卻要繼續發展，繼續壯大的。以後的變化，就讓以後的年輪來記錄，來刻劃吧！

人們常常說：「歷史發生的事就像喜劇和悲劇。我想，不管是悲是喜，只要它能記錄下人的心路歷程，激動人的心弦的，都是人們集體回憶的寶藏。為了尋找這份歷史寶藏，我訪問了好幾十位歷史見證人，到省港大罷工紀念館尋找資料，翻閱了當時出版的《工人日報》和各種有關的報刊書籍，把自己置身於那個時代裏，最後，才寫出這個故事來。故事裏的人，有一些是用真姓名，有一些是虛擬的。重大的事件，也是忠於歷史的。你要問這些人的下落？他們有的已成為烈士，有的成了省和國家的領導人物。至於羅小秋和丁金的原型人物，就是海員工人家庭的羅志群和鄧金娣。在這故事結束後那年，她們手上的童軍棍被繳了，她們無辜地、慘痛地被槍斃了。而她們至死還是高聲唱着少年先鋒之歌，呼喚人們為幸福的未來去奮鬥。

她們犧牲的時候，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正在湖南召開。鄧中夏在大會上沉痛地發表了講話，群眾都憤怒地作出了控訴。她們的名字載到史冊上。

為甚麼我不用她們的真姓名，我怕這裏說的故事不能包含她們所做過的事，她們實在太偉大了！

這是著名作家黃慶雲為香港，為青少年讀者寫成的一部歷史小說。關於香港，關於驚世的省港大罷工，關於香港一段已不再為人所知的歷史。小說故事以上世紀二十年代的香港為背景，作者為了這本小說，二十多年前先後訪問了六七十位當事人，寫作歷時五六年。這部毫無疑問將在香港文學史上佔一席位的歷史小說，既是小說，更重歷史真實，所有重大的情節，皆根據當時的事實，重要的人物也照用真姓名，那是香港一段不能磨滅的記憶。

黃慶雲（雲姊姊），1939年國立中山大學畢業，1948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碩士學位。一生以寫作、編輯、教授及翻譯兒童文學為主要工作。1938年開始發表作品，最早主編的《新兒童半月刊》在香港出版，面向大陸、港澳及東南亞小讀者，成為深受讀者喜愛的雲姊姊。八十年代起，她曾多次出席日本、美國、法國、瑞士、墨西哥、委內瑞拉和韓國的文學及兒童文學會議。主要作品有《媽媽，我很醜嗎？》《肥國王》《埋藏了的陽光》《月亮的女兒》《金色童年》《花兒朵朵開》《童年的花園》系列等等，部分作品被譯為英、法、日、西班牙文，作品曾多次獲獎。最新傳記散文《我的文化大革命》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cover design by Luk Chi Che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學出版社
www.oupchina.com.hk

ISBN 978-0-19-549633-8

